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傳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大弗知五月尹言多劉毅單箴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王兄弟未仕而以弟故列于羣臣者使之班元士祿視子男則繫名于弟

佞夫公作牟夫

王子瑕奔晉

姚舜牧氏曰按吳氏云云瑕卽景王之子也瑕何不利其父之立而黨括欲立佞夫耶左傳載尹言多等殺佞夫括瑕廖奔晉瑕與括與廖同書未必景王子也或佞夫母弟亦可稱王子耳存以俟考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不書大夫奔許矣位絕也罪固當正不必

春秋辨義
去其大夫也

熊過氏曰良駟之爭聞于諸侯久矣良霄太侈嗜酒大夫皆惡之初襄十九年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與子羽記之于是伯有爲政使公孫黑如楚辭將強使之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則出非其罪矣其書良霄出奔者爲自許入鄭故也自許入鄭不復言鄭良霄蒙上之文也許鄭之仇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

焉襲鄭以伐舊北門弗勝歿于羊肆則出非其罪入罪也不言復入惡入也不言叛將以滅國非直反也華亥宋辰據土自保乃云叛也或言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未至叛君非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矣以賊討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四月見弒十月方葬其怠緩可知程氏曰蔡般不討而景公書葬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季氏曰澶淵之會城杞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爾魯不與者叔弓已往吊也前此隣國有災皆未嘗謀而于宋災獨謀者以宋起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吊災卹鄰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謀之不亦過乎春秋書法不目其事目其事如以成宋亂宋災故者必有其故也今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

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兩國相繼來告故比書之今十一國人共爲此會不目其事則識者必以爲討蔡亂矣書宋災故所以著晉平公不知務之罪也劉原父曰蔡人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灌甫曰澶淵之會次于蔡般弑君之後不著其事則人必以爲謀討蔡也郝仲輿曰自宋之盟諸侯無兵車之會者三年矣二十九年會于杞城杞也今年會于澶淵宋災也故經皆詳其事仲輿之說更勝

春秋列傳
已未○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
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
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邲敖三吳夷
昧二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熊過氏曰楚宮者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然
衛詩有楚宮楚室衛文豈變于楚者按類說

理書地形自有魯楚衛晉之名當時或取此義
傳者不曉因傳會歟不然何魯衛皆名楚也穀
梁傳曰楚宮非正也薛士龍曰小寢猶非正况
別宮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叔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
癸巳卒毀也

未逾年之君名不薨不地降成君也灌甫日子
野襄公世子立未踰年卒左綿趙氏曰公薨而

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赤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赤後世以爲弑而子野獨以爲毀吾竊疑之于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以毀言于朝而不察爾不然不地不葬之與般亦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雖然季氏固惡矣弑君之罪不可以妄加也據灌父之說春秋豈無文同而義異者乎

巳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密州之弑趙匡氏欲改傳文以作之字然亦不必改也此弑與僕不同僕不弑展輿實弑傳曰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此傳曰展

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兩傳迥乎不同
展輿之弒所不辭也然何以不書展輿蓋莒子
虐有弒道焉國人之患之國人以攻成弒械焉書
展輿則莒子國人之罪不可見故書曰國人臣
子辭也國人罪不逃而展輿可逃罪乎此書法
也

齊豹既奪司寇自不應書名非合書而不書者
邾莒小國之臣接我則書名非不合書而書者
傳于魯史書法類失考曲說不近人情先儒非

之宜也齊豹乃齊惡之子公孟雖奪其司寇與
邑而有役乃反之則猶在大夫之後與士不同
而同書盜左氏發義蓋以此如齊邾歟閭職二
人皆士也宜稱盜而稱人杜氏謂不稱盜罪商
人先儒亦非之二義交互不同皆未有不易之
說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氏名賤者窮諸人大
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蓋周制大夫士皆有
上中下三等春秋大夫非卿乃稱人窮諸人謂
賤者非一等止于稱人雖士之賤者亦居官食

祿自當坐以弑君如邴歆闔職不稱盜是也窮諸盜謂賤者非一等止于稱盜既非兩下相殺則當坐以盜殺如齊豹非士而稱盜是也苟稱人以殺亦與討亂無辨以公羊此義推左氏事實則二義皆得矣然盜殺蔡侯申自以蔡人諱弑君以盜殺赴公羊不知蔡盜乃諸大夫而又以賤乎賤爲義遂與本例相違如兩下相殺書名氏穀梁有例今乃謂大夫相殺書人何氏又妄爲之註此傳註家專門之敝春秋之旨所以

襄公列國本末

三十年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圍焉逐成愆尹言多等殺佞夫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非其罪也括瑕廖奔晉書曰王子瑕奔晉

二年孟獻子從晉圍鄭戚之會謀鄭也請城虎牢以偪鄭其議自獻子發之虎牢之城鷄澤之盟無不奔走焉四年邾莒伐鄆臧紇救之敗于狐駘五年叔孫豹與鄆世子巫如晉以成屬鄆鄆逼于莒與齊近齊之所欲也魯窺齊意旨恐爲所嫌復舍

之明徵于戚會使齊不我疑六年莒人滅鄆而魯不能保然莒人心不忘魯也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莒凡四伐魯鄆十五年齊侯伐魯北鄙邾人伐魯南鄙魯不堪矣十六年晉悼公初立溴梁之盟以我故執莒子邾子以歸且曰通齊楚之使數年以來魯未嘗得罪于齊而十五年齊侯北鄙之伐蓋爲晉執邾莒二君故也十七年邾人伐我南鄙傳曰以爲齊可見矣自是六年之中齊六伐鄆而四圍邑于是十八年晉會諸侯有圍齊之役十

九年晉又爲魯執邾子魯于莒邾二國莒稍強則用和邾易侮則用戰二十年仲孫速與莒盟于向而于邾則伐之固其宜也齊感晉不伐喪之義及晉平魯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于是城武城齊以納欒盈伐晉而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魯北鄙以報之至齊弒莊公以悅晉而魯患亦解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矣于是爲宋之盟邾則二十一年庶其以濛間丘奔魯二十三年畀我奔魯澶淵之會

魯實不與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恐非十一年正月作三軍

襄元年晉韓厥伐鄭二年晉宋衛侵鄭當是時晉悼公起伯業復興是年諸侯城虎牢鄭伯請成三年鷄澤之盟五年于戚救陳鄭伯從晉列于會七年而鄆之會鄭伯卒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燹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四五年弗得寧矣是冬有楚公子貞之伐而鄭乃及楚平九年晉伐鄭于是有戲之會是年楚子伐

鄭鄭又及楚平鄭之反覆向背實駢發輒王之鄭人怨之一朝而殺三卿以悅晉晉乃城虎牢以逼鄭又用知武子之策三分四軍以逆來者于是楚不能戰十年秋晉伐鄭爲一駕楚公子貞救之十一年公孫舍之伐宋以致晉欲從晉也夏晉伐鄭爲二駕秋楚鄭又伐宋是時晉觀兵于鄭東門會蕭魚爲三駕而楚不敢爭楚人執鄭良霄以其告從晉也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八年楚乃間鄭之圍齊而始令公子午伐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二
而起楚師以去之十九年殺子孔二十四年冬楚子率陳蔡以救齊而伐鄭二十六年楚子又同陳蔡伐鄭楚自蕭魚之後不敢侵虐者十六年今矚晉伯衰諸侯二也于是弭兵之議決矣二十七年爲宋之盟向戌合晉楚之成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至昭二十年子產卒三十年中晉楚克成而子產善于爲國鄭得少安至定公六年而經始書公侵鄭

齊靈公五年入魯襄公而元年之次鄆二年之于戚三年之鷄澤五年之會戚救陳九年之盟戲與三駕之師齊侯俱不與會而以世子光行次鄆時孟獻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則靈公之志可知矣十四年晉爲戚會以定孫氏范宣子假羽旄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溴梁之盟高厚有異志六年之中逞志于魯六伐鄙而四圍邑十八年晉率諸侯以同圍齊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聞靈公卒乃還齊感其義于是崔杼殺高厚曰以悅晉而二十年有澶淵之盟齊成故也晉將嫁女于吳齊

侯使析歸父勝之藩載欒盈入于曲沃自成二年
袁婁以來世從晉二十三年齊侯伐晉齊叛矣于
是魯救晉伐齊楚伐鄭救齊二十四五年晉兩會
夷儀以伐齊而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以悅于
晉而晉侯有重丘之盟齊成故也于是崔慶作難
而齊禍作魯襄公薨齊景公立已五年

成公末年楚戍彭城以隔吳晉之道襄公元年晉
悼公討魚石圍彭城此伐楚第一義也夏晉伐鄭
于是楚鄭伐宋而二年晉有戚之會城虎牢所以

逼鄭也三年春公子嬰齊伐吳晉欲修吳好于是
爲鷄澤之盟不第鄭服故也是盟也以三十四年
背華之陳而一旦使僑如聽會吳亦嚮慕而來會
于善道五年戚之會盟吳人也十年之祖十四年
之向而吳且謀伐楚矣陳人不量而聽楚圍頓晉
自五年至八年三年之中戍陳救陳至再至三七
年鄆之會陳伯逃歸二慶之謀不亦狡乎八年鄭
人侵蔡獻捷邢丘以聽朝聘之數所以媚晉也既
事晉矣而九年楚子伐鄭鄭人及楚平于是九年

有戲之盟自是晉侯用知武子三分四軍之法以待來者故楚疲晉逸而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趙武與鄭子展盟會于蕭魚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此晉悼伯業也十四年爲吳謀楚會于向孫林父叛入于戚而悼公會戚以定之凡向會之諸侯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苟偃之誤不小矣十五年晉悼公卒而齊侯圍成邾人伐魯皆不能討未幾而悼公卒十六年平公立會溴梁有邾莒之執齊逞志于魯

六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故十八年晉率諸侯而同圍齊十九年齊感不伐喪之義亦有悔于厥心齊殺高厚曰從君于昏鄭殺公子嘉曰討純門之師皆說于晉矣二十年澶淵之盟齊成故也樂盈爲亂亦其自取何至商任沙隨兩作會以錮之二十三年齊侯伐晉二十四五年兩會夷儀以謀伐齊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以悅晉而晉有重丘之盟齊成故也衛甯喜弑君衛侯衎歸晉黨孫林父而會澶淵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晉

伯衰矣二十六年楚與蔡侯陳侯伐鄭于是弭兵之議成而二十七年有宋之盟當是時蔡莒皆弑其君晉爲盟主不一問而澶淵之盟徒以宋災故然則又何貴于弭兵哉

襄十四年衛獻公奔齊立公孫剽而會于戚以定之是爲殤公據獻公止以戒孫甯食日盱不召不釋皮冠乃歌巧言之卒章三者取罪亦甚細矣何至與盟不從殺子驕等四人致公出奔乎卽定姜暴妾使余恐亦嫡母之口未足憑也至師曠之言

又釋其臣而君是責非所以訓矣然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能無歸乎獻公在齊十九年孫林父伐齊二十年齊侯伐衛二十五年獻公入于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而使子鮮爲復衛侯衍歸甯喜攻孫氏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于是晉有澶淵之盟討衛彊戚田取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執甯喜囚衛侯于士弱氏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二十七年衛殺甯喜弟鱄出奔晉

元年晉合諸侯圍彭城爲宋討魚石也是年楚公子壬夫救鄭而侵宋二年夏鄭以楚令伐宋秋宋同晉侵鄭十年晉會吳于柤遂滅偃陽以封向戌戌辭乃與宋公楚鄭伐宋而晉爲一駕十一年春鄭侵宋而晉爲二駕秋楚鄭伐宋而晉爲三駕晉文晉悼之制楚皆宋以也十二年楚公子貞侵宋曰以報晉之取鄭也十五年宋使向戌聘魯十七年宋華臣弱臯皮之室而殺其宰華吳遂奔陳二十年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之聘也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宋向戌善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皆許之于是二十七年爲宋之盟向戌至欲請免死之邑以自旌子罕沮之乃辭

襄三年晉已服鄭爲鷄澤之會陳使袁僑如如會晉及袁僑如盟楚使公子何忌侵陳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而陳人猶不聽命楚人使頓侵陳陳圍頓五年楚討陳叛故殺公子壬夫于是晉爲戚會以救陳楚子囊圍陳范宣子曰楚

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七年楚公子貞圍陳晉侯會諸侯于鄆以救陳陳侯逃歸自是陳不復與諸侯會卽以晉悼公之三駕服鄭而終不能復有陳也十七年宋人伐陳二十年陳公子黃以二慶之愬奔楚二十三年陳殺二慶而其弟黃歸陳二十四年陳從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二十五年六月鄭公孫舍之公孫夏兩帥師入陳楚自蕭魚不敢侵鄭今窺晉伯衰又將刀俎鄭矣陳爲其服屬令其擾我者必陳也子產發憤立國爲爭先處強之計首必攝陳二十五年兩次伐陳殆與齊桓兩次伐陳同此正其經綸作手也俗儒不知以嘗理格之陋矣二十七年宋之盟克合晉楚之成而城杞之役澶淵之會陳終不與

楚旣委鄭以當中原又虞吳逞于東三年楚公子嬰齊伐吳吳楚之爭自此始十年晉會吳于柤遂滅偃陽以偃陽與宋公蓋偃陽爲吳入中國之要樞滅之以通吳也與宋者使宋守之耳十三年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二
五十三
侵楚養繇基戰于庸浦大敗吳師春吳告敗于晉
爲吳會于向以謀楚秋楚公子貞伐吳吳敗之獲
公子宜穀二十四年楚子伐吳二十五年舒鳩人
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吳師大
敗遂滅舒鳩是年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門于巢巢牛臣射之而卒二十九年闞弑吳子餘
祭是年吳子使札來聘

十年晉師伐秦十一年秦人伐晉

許者鄭之所欲也逼于楚終襄公世一切大盟會
絕不與二十七年宋之盟以弭兵許僅一見耳三
年晉荀瑩伐許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也十六
年許請遷于晉晉會諸侯將遷許大夫不可晉歸
諸侯而會宋魯鄭衛伐許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
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甚矣許
靈之憤也及考二十六年以前十年中惟載許從
楚蔡陳伐鄭而已鄭無大侵陵事蓋國小無告禁
受不堪其不載于策者多矣

曹終襄公之世大盟會俱與十七年孫蒯田于曹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二
五十四
隧重丘人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于是衛令
石買孫蒯伐之十八年晉同圍齊曹伯卒于師二
十一年曹伯朝魯

元年邾子來朝六年叔孫豹如邾七年小邾子來
朝八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年莒人伐我東鄙十二
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救台遂如鄆十四年
莒人侵我東鄙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晉
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十七年邾人伐我南鄙十九
年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濼水二十一年邾庶

其以漆間丘來奔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齊侯伐
襲莒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二十八年邾子
來朝

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以成屬鄆五年會于
戚穆叔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六年
莒人滅鄆

二十九年晉平公合諸侯城杞杞子來盟

六年滕子來朝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

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

侯

七年郟子來朝

十三年取邾

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

十八年白狄來

襄公列國本末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三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昭公一

庚申○景王四年

元年○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
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
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
敖四年卒吳夷昧三年卒

春王正月公卽位

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不欲立昭公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卽位有子野之命矣

趙子嘗曰傳言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蓋終身未嘗取正適故薨葬皆不見于經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左傳尋宋之盟也

虢之役傳以爲盟而經止書會熊過氏曰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舊書宋之盟辭也宋之盟蓋楚先歆今讀舊書楚人得無重得志而晉少懦乎曰左氏之紀事本疑而杜之傳左氏遂以臆決耳晉楚之從列于會者宋之盟蔡實先衛而虢則漸先蔡是班位不同也楚屈建公子圍衛石惡陳孔奐公子招鄭良霄罕虎是人不同也若齊國弱宋向戌皆宋會不與而今以告之神明獨能無異乎故讀者讀其盟辭而班位與宋不同者據經爲斷可矣經之班楚曷嘗重得

志乎蓋衛晉之從而蔡楚之黨先後之間了然
可見杜氏求其說而不得乃曰衛先至會據襄
十年齊世子光進班之例爲言不知宋之會良
霄實先陳蔡而至亦未嘗進班何獨乎虢乃進
衛也杜氏謂楚恐晉先歆故欲從舊書不歆如
是則公子圍雖有先人之心亦兢兢然徒免爭
端矣何爲得志乎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經未
有以盟爲會者宋統經皆書會而傳皆以爲盟
若經沒其實何以爲傳信乎熊氏之說辨矣不

知傳有盟而經止書會諱之也盟實先楚昭之
明神不可不記其實記其實則楚儼然先矣不
亦傷乎故夫子諱之而不書盟讀舊書加于牲
上亦非特盟也諱之可矣春秋蔡無不先衛若
兩國之臣則名位不同不可例論也今衛先者
熊氏衛晉之從而蔡楚之黨其說是也且陳固
先蔡衛固先陳者也

沈長卿曰旣曰尋宋盟自當先楚讀舊書以加
于牲上令尹圍何巧也經但云會于虢傳以爲

春秋列傳
尋宋盟蓋掩楚之僭也晉本怯懦潢池之會亦
長吳慣以讓人爲主叔向當時若議晉楚遞先
則虢盟猶可得志而顧云小國尸盟楚爲晉細
一屈不可復伸是晉自失策也楚人之言曰晉
楚狎主諸侯之盟豈專在晉味狎與專之意則
楚人初願不及此世以叔向爲能言皆耳食也
叔向旣錯趙武力不能挽故作無聊之詞然夷
夏之防雖潰而南北戢兵生靈稍得安枕亦不
幸之幸也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
通曰公子者其嘗稱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公羊爲殺世子偃師貶則何說焉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
虢公作溇穀作郭今靈寶縣

三月取鄆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
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莒小國不書伐莒取鄆不與莒之有附庸也小

春秋辨義
國不宜有附庸也

熊過氏曰據傳乘莒亂而取邑也然不書伐莒取鄆胡子顧曰不悉書爲內諱也使爲內諱則沒其實而不書不愈乎李廉曰不書伐莒嫌討賊夫書其伐莒誠若討賊若上書伐莒下書取鄆則亦祇見其因利而動何嫌之有乎襄十二年春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趙企明曰鄆者東鄆莒附庸也故不係之莒明鄆之爲附庸者春秋書內取七皆國名例未有以邑書取者也

沈長卿曰鄆小國介莒魯間初本附莒文公十二年鄆願屬魯其時莒魯姻睦姑且聽之未知何時復歸于莒成公九年楚嬰齊伐莒而入鄆至此季武子復取之蓋鄆密邇費季氏所急然經書取鄆則事屬公家匪權臣私取之矣雖然會虢在正月取鄆在三月時不相及也莒人新殺其君密州諸侯未討或魯人乘間而取鄆亦未可知如是則莒人何敢遠訴于會况又未嘗預會耶

鄆公作運在青州府沂水縣東鄆也

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伯之弟鍼罪秦伯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公羊傳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也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春秋書此以見攘狄之效也于是始用卒兵威

一振狄地遂多歸晉矣胡氏謂其毀車戰法崇尚步卒以見聖人識變之意夫三代制度皆有因革况亂世行師變態不測孰謂兵法可以一車而不卒耶

季氏曰左氏以狄爲無終群狄而杜預氏謂大鹵爲太原晉陽縣皆非也盖無終卽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鹵地當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

鹵今其地尚存斥澤沙河之名此其所爲鹵也
狄自僖公時勢甚強悍而又有赤狄爲導故雖
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于箕爲晉所敗至
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旣廣遂漸圖狄故至狄
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
鹵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復卽其
地敗之于大鹵猶交剛之志也

大鹵公穀作大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凡義當承國者各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于大
夫胡氏以爲因不稟命而削其公子非也

莒展輿出奔吳

胡傳展輿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
旣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
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
子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輿無列何
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
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

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衛衍與剽莒去疾展與皆以二君書變例也彼既立踰年成君不書爵已絕之矣不書莒又焉知其爲誰氏之展與乎陳佗見討亦繫國則展與之繫國不必求他義也若殺州吁無知之不國則上文已見矣

展下公穀無與字

叔弓帥師彊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

季孫嘗帥師城鄆後復爲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彊之者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

左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巳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

王樵氏曰公子圍弑君杜預謂楚以瘧疾赴故

不書弑商臣弑父其不以實赴也決矣春秋胡從而大書之乎胡康侯以爲圍弑君而自立中國力所不加不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二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閔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以扶中國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不因亂賊而存亡也何扶之有隱公弑而書薨春秋魯史故也若曰爲中國諱申之會書曰楚子曰卒是君楚矣薨曰薨卒

曰卒弑曰弑事各有實其文則史各紀其實聖人不能易亦不可易也有史從僞赴而聖人正之者矣未有史皆曰弑而聖人書卒者也今以書薨書弑爲凡史皆可及唯或薨或不薨或弑或不弑裁自聖心而仲尼之所獨此何異于舞文弄法以爲非獄吏守典者之所知乎闕疑闕文聖有明訓強說無益于經而有害吾故曰傳可據而經不同闕之可也

楚虔弑君一案紀傳有徵然經不書弑胡可坐

也弑君者必不以弑君赴賊臣當國固然然董狐南史固不乏人陳災梁亡告自他國王室有亂言自叔鞅此何等大事夫子肯輕出入其罪乎說者徒見本國之臣子公言之諸侯之夫夫皆知之七國淮夷三軍之衆皆笑之以爲其事甚確不知誣謗之事在一言爾一人傳言四裔可走人情喜于播惡善爲取似接色卽指有淫交財便稱必盜千古流言如出一轍况楚靈奢侈淫虐又足徵怨國人取憎隣國因其疑似而

闕然歸之事理固應如此宋太宗太平天子而燭影斧聲一時口實總是湘山老僧一錄太宗便爲弑賊藝祖見謗凶終此冤何從白乎故經不書弑則靈王必不弑君無疑也已見子夏傳靈王虔與令尹圍本是兩人而郟敖之卒實以疾非以弑左傳可信子夏傳獨不可信乎李廉灌甫皆有確據矣

麋公穀作卷

楚公子比出奔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辛酉○景王五年

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二鄭簡二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昧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晉侯使韓起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王葆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爲政而是春卽聘于魯蓋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逆從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駟黑富而無禮襄三十年攻良霄而殺之元年與游楚爭室而逐之鄭人畏其彊不討也旣又

將作亂欲去游氏疾作而不克子產因其疾也
數其罪而殺之黑固有罪而鄭之所以誅之者
亦僅矣稱國以殺是國人欲殺之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
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
焉

胡傳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
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
故有國者必謹于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
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說人以自辱
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
權適變無故而輕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盖始
諸此矣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
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
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壬戌○景王六年

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

十七曹武十六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
七秦景三十八楚靈二吳夷昧五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邾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卑一睦焉逆群好也

當時諸侯之降禮非其自貶則主國卑之如季武子欲卑邾是也昭七年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罕以亞大夫爲嬖大夫則當時卿大夫亦有降等之制矣小邾微陋名謚無所考傳唯此年見之後又一來朝而止如知武子宋仲幾之言則小邾蓋服于齊宋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春秋列傳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胡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欵去諸大夫固不君也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脇其主而出之也獨罪燕伯何哉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于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于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

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義也

癸亥○景王七年

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
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
十八春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昧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爲災繇藏水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水未爲不藏水如五帝以前未有藏水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爲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水欲以諂媚強臣抹殺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

熊過氏曰當雪而雹故以爲災凡陽侵陰不入爲霰陰侵陽不入爲雹

雹公穀作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諸侯始也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至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也

黃正憲氏曰按左氏載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又謂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夫盟宋會虢晉既甘心讓楚矣楚何必再求且

盟宋之後魯衛諸國悉已如楚今楚子自爲盟
主大會諸侯又重之以晉侯之許乃敢托辭不
至耶蓋楚之與抗者惟晉所畏者惟吳今晉旣
已通好則思爲拒吳之計而拒吳之計莫要于
絕中國之通吳彼若鄭陳蔡許之素所服者若
淮夷居徐魯之間爲東諸侯通吳之路者若徐
頓胡沈居淮上流錯居于魯衛宋之區者若宋
隣于鄭與滕邾之近宋者此皆楚入中國要害
之地故合而會之淮夷會則中國通吳之道絕

宋鄭諸國會則楚入中國之路開不必召魯衛
曹邾等國而實已掣其肘掖使不敢動矣此楚
人之善計左氏之說或未可據以爲實也若其
爲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
其屬國何足怪哉

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申今信陽州

楚人執徐子

胡傳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

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試麋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城竟莫較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于棘里而縊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

熊過氏曰蔡陳鄭許徐滕頓胡沈邾宋淮夷相率受命于方城之內而晉人聽焉宋之盟爲之也至是斷吳通上國之道而晉亦不得通使南方矣以爲未也于會而執徐子秋率七國伐吳則斷吳之情見矣左氏祇以徐子吳出爲見執之繇未見得其情實也

蔡未嘗先陳也楚執牛耳則自先蔡矣非復往時之序也

楚專會諸侯之始

春秋經傳集解
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界古下邳僮縣頓
今項城縣界古陳州南胡今潁州界漢汝陰沈
今汝寧府汝水南淮夷今淮安申今南陽古宛
縣申伯舊封時屬楚指掌圖以爲吳地者非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

此卽會申之諸侯應當從一役再見之文今不
言諸侯而詳言之者以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
也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
而盡滅其族

郝仲輿曰傳稱慶封辱楚子蓋緣飾之辭其實
殺慶封亦一義舉也經以討賊及之

遂滅賴

熊過氏曰賴今汝寧府息縣賴本近楚乘伐吳
而滅之以威與國可謂暴矣左氏云賴子面縛
銜璧楚子焚襯啖叔佐曰按經但言滅是死位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也經傳不同誤耳蓋此事是他年楚之伐賴降
而舍之非此時也舊書不編年故誤

賴公穀作厲

九月取鄆

左傳莒亂著丘公去疾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
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季氏曰取鄆不繫之伐國則鄆本自爲國也其
非滅爲莒屬明矣鄆素屬魯曷爲取之始以爲
已邑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書豹卒蓋爲舍中軍也季氏欲分公室久難叔
孫豹故未行耳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
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豎牛誣豹欲毀以媚季
氏而行其私豹一卒而正月卽舍中軍矣不然
魯大夫卒者多何獨書豹乎雖豎牛禍叔孫氏
殺適立庶使亂大從所關不小然經絕不載知
非徒係于此也

左傳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昧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

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杜氏曰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孔氏曰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民全不屬公公室益卑也

公羊穀梁以爲復古復正非也苟曰後此二卿
二軍則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何以三卿並將三軍並出邪荀悅云春秋之
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于公穀之說而未之考
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爲二于吳乃殺之

公如晉

高忠憲曰昭公如晉者七見止者一及河五惟
此年善往返而以莒人之訴幾不免辱宜叔齊
謂知儀而不知禮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熊過氏曰牟氏夷名則莒卿也自于法應書三
傳云莒無大夫重地故書陸渟並非之是也牟
婁本隱四年莒人所取紀邑及者有別之辭防
在今安丘古平昌縣茲在今諸城古姑幕縣牟
婁在防茲之間南界莒地與諸城聯比矣穀梁

氏曰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公羊氏曰不以私邑累公邑然則哀八年齊取謹及闡又何大小公私足別耶

三邑今莒州地

秋七月公至自晉

公在晉而季氏納牟夷晉以莒愬欲止公罪固不在公也故范獻子不可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張洽氏曰按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莒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比書而大夫之專可見也

蚡公作瀆穀作賁

秦伯卒

不名史失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

櫟麻之役

蘇子繇曰越于是始見徐吳越雖與中國會盟皆以夷故不得稱人今越始見而與徐皆稱人何也不可言沈子徐人越伐吳故也猶戚之會吳以郢故稱人耳

趙子嘗曰便文則曰徐人越人復其恒稱則曰徐曰於越皆從史文也

越始見經此楚子通越制吳之始

越今紹興府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昧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

魯受莒牟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王之及莒愬
晉公幾爲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
如晉謝歸公且偵晉也左氏以爲拜莒田不甚
鹵莽哉觀固請徹加之慎則亦結納大國求免
于辱耳乃晉旣受莒愬又不止公何不出一言
以讓宿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
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
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伐右師乃與
寺人柳比從爲之徵

王樵氏曰按殺太子痤也以寺人伊戾之讒逐
華合比也以寺人柳之讒刑人之能敗人國家
如此然附伊戾者向戍比柳者華亥得外臣之
合而其譖乃售刑人與小人陰類相合間人之
父子兄弟以至于墜宗隕祀者多矣可不戒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三十四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左傳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王樵氏曰楚子使遠洩伐徐其伐吳而敗者令尹子蕩也子蕩歸罪殺遠洩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于吳乃移兵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吊敗也

熊過氏曰諸侯兩事晉楚宿如晉則弓如楚矣高抑崇曰四年公會申巳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丙寅○景王十年

七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八

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
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昧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春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
人行成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

杜云燕與齊平蒙上文也非也此魯暨齊平也
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
好遂絕是時魯娶于吳事楚甚謹齊將納燕伯
恐魯之議其後也齊求魯故暨齊平

李氏曰推之經例暨齊平正與及齊平及鄭平
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婁如齊涖盟正與
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
成而上文又以爲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截
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
另起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
誤而許惠卿之誤也夏四月傳有齊燕平之月
則謂濡上之盟耳疏強增暨字以實之非是卓
子曰不第此也暨者及也凡及以大及小以內

春秋列傳
及外燕不可以暨齊也

胡傳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五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蓋不與齊也

胡傳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則魯蓋無汲汲于齊可知矣春秋書暨二又見定十年但諸家皆以暨爲已之不得已而劉氏獨以爲人之不得已齊以莒故與魯構怨魯挾吳楚之威強齊以平耳據此說似與宋辰強仲佗石彊之暨合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公穀作媾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
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
所以來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景王十一年

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靈

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

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昧十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孔氏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
楚殺行人于徵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于過而
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又推過爲首得免重
責不死而放之于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
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今書曰陳
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仲尼知其實狀以
招爲首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趙子嘗曰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世子不書据陳佗曹負芻此何以書斥君之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哀公縊

叔弓如晉

左傳賀虎祈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蘇子繇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矣不曰陳留而曰陳公子留何也留立于招耳爲君非留志也

秋蒐于紅

趙子嘗曰師田違禮自僖公而後不書者五公矣蒐于紅何以書自僖公救齊而後將帥無公臣凡師皆大夫師之苟軍政不出于公則闕治

田狩之事不足譏也于是舍中軍三家分魯而自爲師乃蒐于紅以大閱焉蓋魯君無民于是始則其事與師田違禮者不侔矣故大蒐于比蒲于昌間終春秋悉書之詳著其世變以譏大夫之不臣也陳氏傳曰蒐于紅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莊桓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

秋而行蒐禮姑淺獵而寡獲示不貪于從禽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諸家非時之論未盡其情也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旂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檠流房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拚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壤其地亦廣矣四蒐皆書大而此獨不稱大者首著公不得與而歸惡于三家也書蒐始此

紅今泰安州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陳無君者五月矣曷爲稱人以殺與討亂同薛公子過與殺偃師者也以其罪宜討故不曰招殺而稱

人以殺以爲猶國人殺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奭

詹萊氏曰陳侯之疾也病固欲其奪嫡而立庶故招爲之殺偃師而立留也執招稱陳侯之弟目陳侯也于徵師爲招之使是招黨也殺之也宜而人楚者以其刑之頗也招首也而止于放徵師孔奭也而極于殺爲失輕重之倫矣留

既爲君懼討而出不曰陳留而曰公子若曰此溺之子猶目陳侯也陳人之殺過也既曰公子又曰大夫何也是無罪之人爾招所誘罪以謝楚者也故加之官以別之放招何以殺孔奐楚人所歸罪以謝陳者也楚人之討賊也赦其主而誅其黨何也楚人之志不在討招亂陳而後已得滅之則似德之爾

公子大夫過非弒君首惡又爲招所誘罪故不去其官與族非全無罪之人也本是有官有族率其恒稱非故加也陳奐亦招所誘罪之人無官無族率其恒稱非有貶也

奐公作瑗

葬陳哀公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使穿封戍爲陳公

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爲楚師所據魯豈于其葬而使臣往會

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
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文無齊
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
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

曰滅曰執曰殺曰葬皆楚子也則曷爲但稱師
趙子嘗曰異其文以異其事也楚子奉孫吳以
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則是
夷狄以詐滅中國而已是故滅陳滅蔡皆不稱
楚子稱楚子則疑于楚莊滅蕭入陳皆稱楚子

也子嘗之論美矣實非也子嘗以爲據傳楚子
在師者爲有侍飲于王之事也然而在國在陳
傳無明文豈必楚子在陳之語乎况上文明載
楚公子棄疾帥師胡以爲楚子也非楚子故稱
師

郝仲輿曰哀公故嬖臣袁克葬公殺其馬毀其
玉焉義也倉卒舉事魯會未可知經亦書葬不
欲亡陳而沒袁克之誼也春秋可以例求乎

戊辰○景王十二年

春秋經傳集解
九年○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衛靈二蔡靈十鄭
簡三十三曹武二十二陳成杞平三宋平四十
三秦哀四楚靈八吳夷昧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是時如楚者宋有華亥鄭有游吉衛有趙厲不
書止言魯事而已或以爲夷狄猶夏春秋畧之
非也

許遷于夷

諸儒皆謂許畏鄭欲遷請楚而遷于夷恐不然
當時許堅從楚楚之威方熾也鄭雖世仇許未
必敢動許曷爲畏之卽請于楚楚曷爲聽其遷
成畏鄭之名哉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
滅陳遂遷許于此耳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
夷實城父是也

夷今鳳陽府亳州

夏四月陳災

公穀曰陳已滅其言陳災何存陳也杜氏曰天
火曰災陳旣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

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

王樵氏曰陳災與宋災同亦直書災異耳存陳之說固非本旨以梁山沙鹿爲比而謂其已降爲縣而不書楚者繫災所在爲名此亦非也存陳之說雖非本旨不傷教意漢建安二十五年通鑑已紀黃初之元朱子以爲奪漢太速予魏太亟非春秋存陳之意以不與楚之滅而存陳此本可通但公羊家又以存陳爲天意左氏亦

有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之說皆諸儒以意衍說不足信也國曰災邑曰火亦非

陳實未亡也使穿封戌爲陳公猶之使許叔居東偏也書陳災非存陳也陳宋之災春秋所當書也滅者毀滅之謂一國可言滅一邑亦可言滅一人亦可言滅非殄絕無遺之謂也學者不知滅義妄有紛紜耳

災公穀作火

秋仲孫纘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襄公之末年齊景新立即使慶封來聘以通嗣君自是禮意久曠七年齊平之後乃令孟僖子如齊以修好焉夾谷之會齊來歸田侯犯之叛齊又致邠州仇如齊其後叔還葬景公蓋景公末年更結魯以叛晉也

冬築郎囿

熊過氏曰郎隱狩地莊公築臺焉以察戎者三家既分公室兵民皆制于已故多闢蒐狩之地張三一以爲娛君耳目而竊其權夫魯之權何待竊哉

已巳○景王十三年

十年○晉平二十六卒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十一鄭簡三十四曹武二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昧十二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高彊同奔不書非卿樂高嗜酒信內多怨彊于

陳鮑氏而惡之與陳鮑戰敗來奔

黃正憲氏曰晏子端委立虎門數語及待召而入殊爲泄泄籍令不召將無入乎大臣急君之義何如也况前晏子對叔向之言旣謂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今桓子又分邑粟于公族則無尊卑貴賤盡德陳氏矣乃不一爲節制而復勸陳鮑以所分樂高之室致諸公何救于國哉予嘗妄謂晏嬰是遠嫌避難之人觀其處置崔慶皆假手于人而泯其迹可見矣故稱其智孔子

稱管仲一匡九合而晏平仲止稱其善交則二子之優劣不較然乎

齊公作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左傳平子伐莒取郟

王樵氏曰舍中軍是借二軍復古之名以掩其中分魯國之實耳其平居也四分其民季氏擇二三子各一至其出軍則季氏專將一軍身爲元帥而孟仲各將一軍之半以爲之副此所以

雖曰舍中軍而三卿帥師蓋舊額固存也八年
蒐于紅自根卒至于商衛革車千乘邾人告吳
曰魯賦八百乘則魯軍制非能復古可見矣叔
孫婣居守故叔弓所將者叔孫氏之兵也取郟
不書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

意公作隱

戊子晉侯彪卒

李琪氏曰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
亂城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讟祁午數當時之

功若此然溴梁之會委權以與大夫宋盟授權
于夷狄何其謬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
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
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作亂
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
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王夏盟而挈
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讀舊書
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
蓋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

也

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婁公穀作舍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史闕文

成公作成無冬字

庚午○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

靈十二弑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

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昧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名者諸侯之終事也蔡侯般稱名是也其曰楚子虔何以名楚子非伯討也楚靈暴虐敢于執中國之君而殺之春秋惡之故名之也于是知衛侯之滅邢以燬名也若蔡侯之罪則見于其弑矣穀梁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謹之而名之也公羊何以名絕之也懷惡而討不義

春秋辨義 三十一
君子不與也二說皆有其意矣若楚人執戎蠻子殺之戎蠻子不接中國名固無考然以蠻夷攻蠻夷亦畧之而已

姚舜牧氏曰楚討中國之賊四殺夏徵舒也執齊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而書法各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季明德曰齊歸乃襄之夫人而昭公定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見于經者爲公子時娶也熊過氏曰左氏以襄公夫人爲敬歸而齊歸乃其姊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一年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爲襄公嫡夫人明矣夫齊歸爲嫡夫人則敬歸謂何齊歸旣爲所生母則母以子貴卒之亦可

大蒐于比蒲

熊過氏曰蒐春事也以五月行之非其時矣晉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侵祥

汪克寬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于魯魯籍晉霸之力溴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讐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合盟侵祥以修好也侵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左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胡傳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

春秋辨義 四十一
宋之盟以弭兵召諸侯故諸侯麋至今楚背盟肆暴欲逞無厭于陳蔡晉不能以義責之而反姑息含忍遣使請楚卑屈已甚冀保前好豈不悖哉春秋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書法至此時列國之大夫無不名矣胡氏以備書其名爲無惡者非也

厥愬公作屈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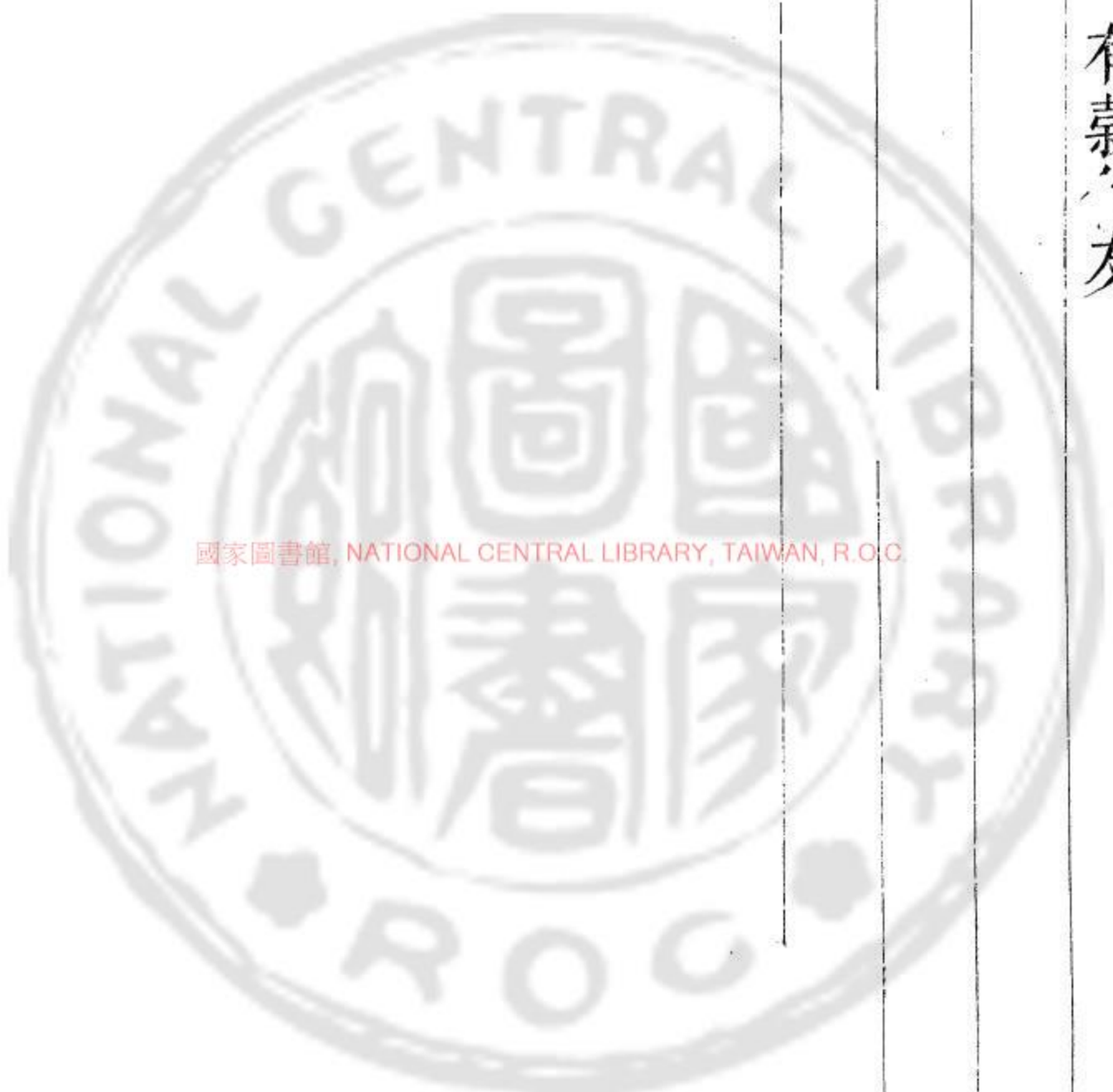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熊過氏曰圍蔡稱公子棄疾帥師而滅稱師者一事再見則從畧之恒辭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殺國圍拒守危困以至于死未立可知也

陳君舉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爲滅國也嘗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亦不能臣也

左傳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申無宇
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
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有穀作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四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昭公二

辛未○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蔡滅鄭簡
三十六卒曹武二十五陳滅杞平六宋元二秦
哀七楚靈十一吳夷昧十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陽卽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蘇子繇曰三年燕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始納之其
言納燕有君也各其出奔而不各其納不以高
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于燕者未得所
都也

陽今保定唐縣古中山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高閔氏曰鄭去中國卽楚久矣至于簡公乘晉
悼之方與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
薰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取郟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
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公如晉者七至
河而復者五豈盡爲莒之愬耶蓋惡公附楚也
穀梁氏季孫氏不使遂于晉也是也

趙子嘗曰穀梁氏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氏
謂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晉人以取郟故辭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子仲還及郊奔齊使晉人但以莒故二子何懼
之甚唯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愬已于晉故私
屬晉人使不納公此二子者所以叛且奔也穀
梁此說必有所傳可補左氏之闕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
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

夫成熊懷寵也

黃東發曰以宣四年鬪椒之亂也熊于得臣爲
四世孫雖鬪氏同出若敖已遙遙矣或曰吳楚
殺大夫必關於中國之故乃書夫將有其終必
有其始此亦楚處見殺之繇豈不關於中國之
故哉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
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鯨臯歸
熊公作然穀作虎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三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怨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慙不克南蒯以費叛慙從公于晉還及郊聞亂遂奔齊

慙公作整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

于乾谿以爲之援

王樵氏曰楚子已滅陳蔡欲肆其心將有事于北方而患吳之撓其後故伐徐以威吳也然則曷不遂伐吳乎蓋懲鵲岸房鐘之兩敗且慮兵連釁結未易得解爲北方諸侯所窺故乘滅陳蔡之威加兵于徐欲以先聲脇吳使不敢動爾何以知其將有事于北方曰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求伯父昆吾舊宅之許田于鄭此非啓其端乎且申之會所聞六王二公之事其心欣然

春秋列傳
四
極其願之所止固必如穆王周行天下皆有車
轍馬跡而後已也子革之言固其志矣動之以
後禍其心暫而怵焉隋楊廣之江都金完顏亮
之江上與楚子虔之乾谿前後一也

晉伐鮮虞

春秋記事前畧而後詳先言荆而後言楚先國
而後人後名後爵書法固自如此非徒以漸進
之也晉之于中國舊矣何以畧而舉國鮮虞新
也鮮虞爲狄之餘舊也而鮮虞爲狄別族又名

鮮虞新也晉國啓疆鮮虞新國兩者皆不來告
魯國聞之記曰晉伐鮮虞而已不能詳也不詳
伐鮮虞自不詳晉也過此便可知其顛末矣昭
十五年定五六年哀六年四伐稱將稱師矣此
等魯可以不記記者著白狄之餘孽舉攘狄之
始終爲春秋一大事也

季氏曰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真定府
新樂縣漢志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中山
今爲定州其東南爲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爲

鼓子國下曲陽之西南爲肥子國在中山新市南三百餘里後漢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本治慶陶縣卽今順德府平鄉縣也按地理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狄鼓子國則中山鉅鹿之地皆狄區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爲白狄別種失之矣白狄自有一種在今延綏葭鹿之地與中山鉅鹿相去甚遠安得同爲一種也

昔陽城在今太原府樂平縣東五十里

壬申○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殺吳夷昧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趙子嘗曰內邑言圍皆叛也費叛曷爲不書家臣叛其大夫而非叛君也是時三家分魯尺地一民皆非魯君之有故家臣得假張公室之美以充其大夫故圍鄆圍郟皆不言叛苟非叛其

君則不足志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胡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
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
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
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
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

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
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生歿皆觀從與國人所
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
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
爲令尹棄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
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
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
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
矣

楚君淫虐四族失職陳蔡腐心棄疾爲蔡公子
于子皙二亡公子在外者耳觀從作構而蔡朝
吳以一言決之是時棄疾已翻然決計以藩爲
軍速于入楚使須務牟史弼先入殺群公子者
棄疾也及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于乾谿者
先歸復所後者劓亦棄疾也公子比一妄庸人
爲人牽美棄疾輩尊其爲王則爲王而已彼其
深謀狡計久握兵柄一國之人咸爲之用夜駭
大驚豈無故而然乎比始而妄立旣而妄驚歟

匆自殺徒作笑端據其情事乾谿之弑棄疾實
爲賊首然比已爲王矣王位其可闡于乎魯公
子偃僅以穆姜一指春秋書刺曾不少貶豈以
子比爲妄庸人乃可貸其罪乎故書弑不得不
書比書比而棄疾之罪益不可逃春秋每書弑
賊之法或重或輕或推或附大抵如此或曰棄
疾無主名罪終可卸子曰子未讀經爾經書楚
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夫弑君大事豈十三年之亡公

子一旦言歸倉卒可舉乎討賊之辭不曰楚則曰楚人而今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兩下相殺矣夫比實爲君則應書弑君比實首惡應書討賊兩無所加而以相殺書蓋在比爲弑君故以弑君書在公子棄疾不得爲討賊亦不得爲弑君故以兩下相殺書書法著明甚矣杜元凱曰不爲弑君位未定也此言亦未盡公子比總不可言王如草頭野寇掠一城一縣輒以黃袍加身侈然自大而已何足笑哉

姜廷善曰乾谿杜元凱以爲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蓋楚滅陳以乾谿爲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於此以時駐師游觀焉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註云有乾谿在縣南者卽其地也

殺公作弑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九月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
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
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
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齊人懼從之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
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孫明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
會楚之專盟會者又十年晉昭公一旦與劉子
合諸侯同盟于此夫晉昭初立楚國有亂有志
于收諸侯叔向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是也至于
同盟之書盟會殊日復舉同盟若曰諸侯同盟
于平丘則上有劉子不當書若曰劉子同盟于
平丘則劉子爲天子老苟可但已何不諱之不
忍書其書法文理應是如此蘇子繇曰齊人不

欲盟要之乃可故書同盟胡侍講曰其曰同盟劉子與盟也穀梁以爲善其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爲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

郝仲輿曰晉自魯襄公二十五年夷儀之會失諸侯十九年矣康靈張楚晉同寒灰熊虔死晉突發其甲車四千乘耀武邾南脇齊人盟聽邾莒之愬辱魯君臣于會是臧紇所笑齊莊之功如鼠者也世儒強春秋與之何與

平丘在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邾人莒人訴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耻也曷爲不耻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小耻不與焉

廬陵李氏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于同盟幸也胡氏謂平丘之會具五不韙

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爲善則固宜以不與爲譏公矣公羊以爲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自公不肯與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蓋如胡氏則以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爲曲直之辭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不與自相對爲曲直之辭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說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叅較二家論之黑壤之

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僞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于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季氏曰去年昭公如晉至河乃復魯以南蒯子仲之憂正卿未往致謝此晉人怒魯之本也邾莒自會虢以來亦未與晉通好至是晉合諸侯而以威責貢邾莒無以諉罪乃乘晉怒魯而曰我之不供魯故之以晉於是乎拒公使不與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且執季孫意如以歸夫以貨財之故而威之所
加先及于魯雖人望弗恤焉何以使諸侯有固
志哉戴溪氏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
欲復霸最先治魯晉之盟主止于此亦理勢然
也

左傳子產歸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善矣
惟夫子知我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爲蔡平公吳者世子偃師
之子是爲陳惠公楚滅陳蔡而縣之于是棄疾
以陳蔡諸師入楚因遂得國事定而疇之故二
侯得歸事理直是如此聖人雖無與楚之心棄
疾亦非復國之善而本等酬恩報德復國歸君
自不容沒胡康侯云歸者順辭不與楚滅也不
言自楚不與楚封也趙企明直謂晉力皆不必
然也

范守已氏曰廬世子有之子也吳世子偃師之

春秋列傳
子也皆未嘗爲侯者楚子初立而封之耳曰蔡侯陳侯者何皆非出奔者曰歸于蔡歸于陳何蓋陳蔡雖夷于九縣而二子之侯爵乃其所固有者不與楚人之絕其統也二子雖未嘗爲君而陳蔡之故國乃其所偶失者不與楚人之縣其地也然則二子之侯非楚與之非天子與之非方伯與之夫子之與之也夫子何敢與二侯二侯之國乃其固有當時周天子之封國也夫子本周初而與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癸酉○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鄭定三曹武二十七卒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秦哀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昧十六

春意如至自晉

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爲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卒名耳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憾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胡傳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于莒則

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
鄭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
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
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
絕吉凶慶吊往來施報之嘗禮也以此見意如
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敖狠脩怨敢施于昭公
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
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
是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
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
有賂田

趙子嘗曰殺意恢者蒲餘侯也曷爲以國殺書
譏不在相殺也莒子卒國人欲出郊公而立莒
子之弟庚與蒲餘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則意
恢者郊公之所爲存亡者也故書其殺以明變
也然則郊公出而庚與入何以不書春秋公子

爭國非有辨于疑似之際則不書也既郊公見出而庚與以公弟立自無嫌于亂適春秋奚譏焉是故書鄭忽曹羈不書莒郊公書鄭突曹赤不書莒庚與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氏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二氏之說如此予謂未然邾莒小國書其一足矣其餘畧之而已

甲戌○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晉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八蔡平三鄭定三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杞平九宋元五秦哀十楚平二吳夷昧十七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左傳春將禘于武宮二月癸酉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王樵氏曰按曾子問當祭而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皆廢而未及大臣檀弓記衛大
史柳莊寢疾君曰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舊不
告也不告禮也衛當祭而告神明已接而禮不
終乃以請于尸而往示全于祖魯襄仲之喪卒
事而聞而不知廢繹乃以萬入去籥示全于臣
是皆失之今年有事于宗廟叔弓泄事籥入而

卒去樂卒事得禮之變矣孔氏曰緣先祖之心
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撤
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而可也若叔弓歿于家
則不可告公穀之說非也宗廟合禮者嘗事不
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以事而專祭一廟或方望曰有事以事而全祭
各廟或群望曰大有事此有事于武宮左氏謂
禘非也若禘直云禘如禘于太廟吉禘于莊公
是矣故前此十三年四月左氏記楚共王埋璧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之祭則曰大有事于群望後此十七年秋左氏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與三塗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忠于蔡亦有功于平王安于下位似非貪
寵利者推其心內不忍遠于舊君外不敢自踈
于楚王此兩難也則勿居其位可也張子房韓
讐已報不賴漢寵翩然物外得其道矣然使韓
存良歸韓亦必不免朝吳有功兩國見信兩主
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來位下速飛之謗

而不復詰耳費無極固巧于讒然在君子不可
不精于自處也王氏之言是也滅蔡者前靈王
復蔡者今平王熊氏責吳國亡不死而又事仇
則非矣乃觀從者觀起之子固奇士也亂楚復
蔡爲子干謀殺棄疾已以先佐開卜安受卜尹
蔡有吳從二人欲不興得乎其意在比原自不
錯特棄疾桀黠子干爲其所肉耳
朝公作昭無出字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兵行奇正不可缺一穆子之圍鼓也不受叛人食未盡力未竭不許其降君子以爲美談克國獲君可謂勝矣及反鼓子鮮虞又叛二十二年穆子畧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是何前正後譎歟豈鼓子不俊不可以德綏禮服耶抑兵法貴奇前穆子之下鼓涉于腐爛如宋襄之仁義也

鼓在今真定府晉州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

乙亥○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晉昭六卒齊景二十二衛靈九蔡平四鄭定四曹平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楚平三吳子僚元年

春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左氏此意蓋緣五月公在楚爲此說耳不知楚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二十
爲夷狄公在楚不可以不書晉則繼伯之國主
盟諸侯何嫌之有

齊侯伐徐

熊過氏曰齊景公女于吳昭四年申之會楚合
淮夷執徐子通吳之道斷矣于是齊侯將兵伐
之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莒人邾人
會齊侯盟于蒲隧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
哉齊侯之心非叔孫所知也晉人始欲通吳以
制楚今晉衰而楚亂方新景公不能自修遽欲
代興耳以興師伐遠爲齊無道亦未察其微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熊過氏曰左氏蠻子名嘉今不書名史失之耳
楚子誘殺戎蠻子與楚虔蔡般無異而或名或
不名杜氏曰蔡大夫怨深故以楚子名告此非
蠻人所告蓋楚不以其君名告故不得書名也
若是乎其書也聖人不如是之隨賈逵曰楚子
不名以立其子夫殺則殺也立則立也是二人
之身也若是乎其書也聖人不如是之恕胡子

春秋辨義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曰虔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夫
亂而無質罪也誘而殺之是田于蹊而牛奪也
以是爲討也聖人不如是之武公羊子曰夷狄
相誘君子不疾也不疾乃深疾之庶乎知春秋
之旨矣

戎蠻子不名非特不與同盟會且畧之也蔡般
名不獨以其弑逆諸侯之卒必名例也楚子書
名不獨惡其誘殺同列諸侯爲大惡以蔡般敵
楚子不得不名以戎蠻無名敵楚子不必名也

戎蠻公作戎曼今在汝州西南有蠻中聚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李琪氏曰晉昭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
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爲晉君臣者改物
厲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夷
未觀德而虜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
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
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

之去而不之顧况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二十年

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
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
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春小邾子來朝

郝仲輿曰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
諸侯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強臣耳以力
服人諸侯不可况大夫乎春秋之事聖人難言
之矣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先王居允姓之姦于瓜州自晉惠公誘以來偪
諸姬入郊甸世爲周患后稷封殖天下而戎制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之晉之咎也今驅而逐之亦晉之功也卽如汪氏追其昔日伊川之故今能滅之亦不可罪王氏謂非王室除患乃因其二楚而陰襲之夫楚嘗伐陸渾觀兵周疆貳楚卽爲王室患矣又曰使非萇弘先見戎備素警則震驚王室大矣夫兵事貴密如必先告王室曰以某日伐戎則先聲已露阻拒必多豈成行兵之道哉熊過氏曰兵將等故登其名氏謂褒非也貶非也是非存乎事焉耳

陸渾後屬晉曰九州之戎

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范守已氏曰大辰大火卯之宮也孛星似彗而短光芒四出暗昧不明者也大辰宋鄭之分野其内心宿又爲天子之明堂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也申須梓慎以爲火祥胡氏以爲王猛子朝之亂皆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氏曰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

楚將令尹陽句不可言卑吳爲公子光亦不可畧大槩吳楚君臣之稱春秋不甚措意焉然吳于時少進矣五年吳敗楚于鵠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止書伐吳而已今書戰者吳楚敵也自是楚大夫不見于經者十有八年而吳入郢矣

長岸杜元凱以爲楚地蓋吳兵至楚境而楚禦之水戰也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定六曹平四卒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八秦哀十二楚平五吳僚三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春秋災異多矣止書周齊晉二伯宋陳三恪大國耳宣榭火書周也齊火災書齊也梁山沙麓書晉也石隕鷓飛書宋也陳災書陳也今書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衛陳鄭災及衛鄭者何宋陳挈之耳且四國控
在中原數千里天下心腹之地盡災卽非宋陳
挈之自當書也此春秋書災異之法也

六月邾人入鄆

左傳盡俘以歸鄆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
莊公反鄆夫人而舍其女

鄆國在瑯琊開陽縣一名啓陽今沂州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
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
而晉助之楚喪地矣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
土不可易國不可小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傳許之白羽自葉遷也九年遷夷何說已考十
三年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
荆焉平王卽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許于成公
十五年遷葉昭公九年遷夷楚滅蔡在十一年

則靈王之遷許自夷遷荆也十三年平王之復則自夷還葉也今之白羽又自葉遷乃與傳王子勝之言合王子勝爲是言似爲國計其實不然明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蓋欲陷太子建處于葉以便其讒間耳則王子勝之遷許其亦與無極比者歟

白羽卽析今鄧州內鄉縣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鄭定七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春

宋公伐邾

左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籍稻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

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
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
盡歸郟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郟之俘其
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
長惡惡短之義

高氏曰天下無霸而宋元于此一正入郟之亂
是以春秋錄而進之

邾以蕞爾小邦而侵魯鄙用郟子黠鷲素甚故
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橫不第爲向戌報女怨
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止一事頗極紛紜然獄貴初情事有原案惟
讞者洗出之耳按經書許世子弑其君買左氏
曰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
奔晉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據二傳明是許
止以藥殺父矣卽穀梁許世子不知嘗藥一語
蓋謂卽使手自和劑亦須先嘗以知藥性味非
謂別醫所進世子僅一不嘗而已自穀梁有此

春秋辨義
一語而永叔泥之刻者推永叔之瀾以爲許止
必有實弑之惡微者摸子春之意以爲不嘗之
罪等于操戈然而皆非也切意世子必是雜學
喜事之人生平自負能醫適遇父疾銳然投藥
自詭應手取愈不意一劑而殂如此之速無論
史書聖筆卽世子亦不欲自卸其弑君之罪以
悖倫壞法觀其與弟虺哭泣啜飢粥盍不容粒
未踰年而死則自責可知矣趙子嘗曰藥劑所
以致人死者非一端也止進藥而藥殺可不謂

之弑哉止所以異于楚商臣蔡般者過與故爾
然春秋之法一施之者以臣子于君父不可過
也金氏曰雖無弑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
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藥不依本方致殺
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視疾無狀者
死蓋謹亂賊之防也蘇子繇曰今律過失殺人
以贖論過失殺君尊臧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
母臧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蓋父
子之親許以情論至于君臣則情不勝法此春

秋之遺意也張洽氏曰是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瘡者以砒鍛而餌之多愈然鍛不勝法而反殺人者亦多悼公之歿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爲遽棄國而出奔乎夫諸儒蔽許止進藥之罪是也永叔蔽許子藥殺之罪亦是也其誤認穀梁不嘗藥之旨則謬矣永叔理學大儒而每以文理阻礙致起紛紛如議禮不會小記父母之文而君實深譏此事誤認穀梁嘗藥之語而後賢聚訟則亦讀書未精之故爾

巳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季氏曰高發偃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庚輿又以郊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襄而爲鄆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已卯○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晉頃四齊景二十六衛靈十三蔡平八
卒鄭定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十秦
哀十五楚平七吳僚五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此條書法與宋華向自南里出奔楚同左氏無
傳已不可考李廉氏曰賈逵及公羊皆以爲叛
然經不書叛故公羊有爲喜時之後諱之說夫

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于周
也况春秋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必先書叛如
宋華亥向寧自宋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
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今書自
鄭出奔而不先書叛又安得槩日出奔爲叛乎
大傷教矣胡主劉敞之說以爲待放按十八年
三月曹伯須卒豈會得罪于嗣君故因平公之
卒而待放歟惟劉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專
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

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極奔齊公孫會之自鄭奔宋其賢于臧武仲遠矣但宋乃曹之讎國也會可往奔之乎其視華向之亂糾紛無已則公孫會者其見幾遠去以避禍患如叔盼子哀一流人耶無出于此矣

高忠憲曰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何也必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也其曰公孫賢之也言其專乎鄭而不以鄭叛賢於臧武仲遠矣公羊曰會子臧之子

左別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鄭穀作夢

春秋正義
三十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惡北官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衛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齊子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皆殺之穀梁傳盜賤也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熊過氏曰胡子以盜爲宗魯而蔽罪是乎曰宗魯之罪不知學耳其謂以周事豹而歸歿公孟乃若其情則可哀矣卽兩治之亦當分其重輕今乃釋閔中執戈者而以受戈斷肱者麗法焉可乎

傳有公聞亂載寶以出如死鳥北宮喜定難復國之事皆不書

沈長卿曰此公子朝衛也非宋也然兩子朝皆通于衛夫人按季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歷數其人而公子朝與焉夫旣名君子則蘧瑗史魚之流亞矣若通乎國母而因以作亂乃巨奸也札號知人豈顛倒至此意衛同時有兩子朝如晉

有兩士丐之類

繫公穀作輒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傳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必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登奔吳

寧公作甯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公作廬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晉頃五齊景二十七衛靈十四蔡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十五宋元十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秋辨義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郝仲輿曰時叔孫婍執魯政季孫嫉之使有司殺禮以怒晉使魯人懼而加四牢焉爲十一牢具

許翰曰禮好不結而求財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書聘止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語公曰貍將納亡人司馬費遂乃與公謀逐華貍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貍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人胡傳凡書叛有人于戚者而不言衛有人于朝歌者而不言晉猶曰非自外也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則自外人者也此自外人獨稱宋南里何也南里者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左氏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墉及桑林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四
門而守之是華氏與宋公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

沈長卿曰華費遂處君臣父子間何舛錯也業已知多僚之讒則條其罪于君而逐之殺之皆可也反隱忍而逐所讒之軀是何等舉動耶軀拒張句之請不殺多僚尋因句殺多僚而遂劫司馬以叛召亡人據南里欲何爲乎費遂與軀皆以轉念迷其初念而慈孝兩失殊可異也左氏徂傳聞而未核其實止當據經文爲準宋華

亥等三子籍陳之力竊入盧門與君分國而居較諸據邑以叛厥罪更浮庶令觀史者可信耳
叛公作畔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瘞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怵蔡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自是不反矣

汪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卽東國而誤爲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戍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歟朱穀作東

公如晉至河乃復

郝仲輿曰左傳謂晉有鮮虞之役辭公非也晉六卿魯三桓之黨昭公不見悅于魯而欲見禮于晉乎往則郤豈必鮮虞耳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齊侯伐莒

莒素服于齊自庚餘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齊不相能九年齊高發伐之而倨強如故令北郭

啓伐之莒子不聽苑羊牧之之諫而反敗齊師于壽餘于是景公親帥師致伐始得行成然猶彼此涖盟不甚相下則莒之民力亦疲于奔命矣寧不大惡其君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載前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氏北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諸侯之戍謀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爲楚功乃固請出之以晉大夫會諸侯之師救宋而紂于遠越譏不在宋矣是故救宋不書不足書也

王樵氏曰按入春秋亂臣賊子有之矣未有劫其君殺其群公子質其太子母弟亡而再入圖危宗社與君分國而居君臣日戰借夷狄之援如宋華向之甚者也黨亂賊爲之羽翼者亦有之矣未有借之師以抗諸侯之討如楚之甚者

也楚莊王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君子猶惡之以爲內弗受而強納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道况遣將帥師以逆隣國不令之臣曰寡君請受而戮之明爲亂臣之地制其君使無討是豈止于亢不衷獎亂人而已乎樂盈奔楚再入于曲沃而晉得誅之華向奔陳再入于南里而楚特脫之楚之右賊而蔑中國也至是極矣大蒐于昌間間公作姦

昌間近邾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甸皆爲母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于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卽位所以三月卽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

王室亂

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曰亂嫡庶並爭亂
在家室故不曰京師而曰王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熊過氏曰以者挈乎人之辭未成尊者則施之
苟成尊則否敬王居乎狄泉是也故天王出入
或有以之而不書者于傳有之莊二十年鄭伯
以王處于櫟昭二十三年單昭子以王如劉二
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皆有其事而經沒

之者也以爲尊王諱書也劉單之以王猛不諱
而猛稱名杜元凱以爲未卽位是也所在言居
明其當得位也劉原父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名
通謂之小子王王生名之歿亦名之尊未成也
若是則皆史法也何嫌于君前臣名之義哉劉
單之失第不能早定其位魯春秋書曰王室亂
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子
猛入于王城王子猛卒屬辭疑于群王子則正
不正何以辨焉故正其尊稱而繫以在喪之名

春秋列傳
四十一
以別于群王子之爭立者所以別嫌疑而定猶
豫也

今鞏縣西北有皇亭繇湟水而名湟卽皇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合言之曰京師言王城者別皇也王猛之居入
不可不詳故曰王城

王樵氏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
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
也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入者

難詞也公羊云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云入者
內弗受也皆妄

高忠憲曰凡稱以者不以者非所得
而以者也劉盆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無
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
能廢立之也何以稱王示當立也當立何以名
明嗣君也未立也以別子朝也曰以曰居於皇
而景王之亂國本輕宗社之罪著矣

季氏曰王城在今河南府城唐苑內漢爲河南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縣卽武王定鼎郊鄆處周公營此以爲都洛誥
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自平王東
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乃周之京師也不言京
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衆大之稱自王室之亂國
內無主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久不得
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城
者無主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亂兵相拒故
耳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于書入之義始
合

冬十月王子猛卒

趙氏曰未踰年之君雖嘗有謚猶不列于廟是
故衛侯申雖謚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爲不
成君也

蘇子繇曰猛旣稱王猛矣于其卒也稱王子猛
何也春秋書名嚴于卒葬于其卒不得不正其
本名也所謂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春秋辨義卷之二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辨義卷之二十五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昭公三

壬午○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
悼三卒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
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趙子嘗曰爲取邾師故晉人來討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五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

邾人愬于晉故晉執之

或曰諸侯有罪盟主當以罪討之不當執其使者故書行人譏晉之執使人也予曰非此之說也不當執行人蓋謂兵交使者在其間耳諸國一有罪而卽興師動衆不亦勞乎執其行人以警之或令其服罪返正足矣晉之譏在范獻子求貨在受季孫之計不在此執也

婍公穀作舍

晉人圍郊

胡傳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二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熊過氏曰郊者何周邑也而有子朝之黨不係之周土無二王以別于諸侯也與圍溫一耳趙氏曰子頽之亂虢鄭成復辟之功子帶之亂晉文成復辟之功雖其績甚偉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故皆不書子朝之亂晉籍談荀躒以十月帥師納王于王城而王師敗績于郊十一月王子猛卒敬王卽位十二月晉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跪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春正月二師圍郊郊鄩潰王使告間遂還亂未弭而王告間必二卿不親兵師不肅也明年三月晉侯使景伯涖問周故于介衆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是豈無觀望之罪乎旣而徵會于諸侯則曰明年會于黃父謀納王則又曰明年其怠于勤王如此故經書圍郊居狄泉立子朝以著其罪郝仲輿曰書圍郊志不急也郊不繫周非周也王者無外所以尊之內稱不備所以親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朱東國蔡二子皆奔于楚必楚受朱訴而拘東國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趙子嘗曰于是郊公歸何以不書庚與復見出則郊公之歸固其所也故庚與以接我書來奔而郊公之歸不復詳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蘇子繇曰吳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公子光先敗六國之師遂奔春秋書諸侯之師未有畧而不序者今畧而不序何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大夫也將言及其君與大夫戰則未陳也將言敗其君與大夫則胡子

沈子滅陳大夫獲不可止言敗也故畧言敗其師而詳其滅獲于後蓋亦記事之宜也且序其敗不以國之大小而以君大夫爲先後則亦微見之矣

熊過氏曰鷄父楚地也未陣而緩以取之曰敗頓吳沈夷也而躋之蔡陳許之上背華卽戎春秋一施之而已胡子謂以君大夫序叔孫舍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况夷狄乎是春秋本狄之也滅者身殲而國亡之稱鷄父隸今壽州霍

丘西南其地北與州來界胡沈隸潁州壽潁北界君殺則國滅矣胡沈以身滅爲文胡子所謂自取焉是也不言楚楚未接也當是時楚師殿後實以六國先嘗之六國旣敗則楚師遂奔而未嘗與吳接戰矣故不書楚見楚之畏吳以愚六國吳之強勁而無楚也

姜廷善曰鷄父杜預云安豐縣有鷄備亭在其南卽此安豐今壽州南有安豐鄉乃故安豐縣也今爲霍丘縣

父穀作甫遼公作楹穀作盈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敬王稱天王者既崩已踰年也公羊傳天子未三年不稱王此踰年爾則其稱王何趙子嘗曰必三年然後稱王謂宅憂而未出命也春秋侯國之史也諸侯皆踰年稱公而天子未三年不稱王非所以明尊尊也

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卽成周也其時成周自爲一城而狄泉在其西南云居于狄泉可見不在成周故城內也至二十二年城成周然後遶狄泉入城內耳

姜廷善曰是時敬王欲入成周而成周人黨子朝故未得人欲入王城先儒謂子朝黨多在王城不知劉單已在王城矣當不復有子朝黨于此而敬王之立必自有擁之者亦非劉單所奉以爲主也故亦不得入王城而居狄泉蓋畏劉單之專制而姑居此以待事定至晉納王入成周子朝奔楚侯諸侯之成城周也然後擴而大

之併狄泉亦入成周城內于是遂卽此爲王都
定居焉而不復還居前此之王城矣左氏謂敬
王爲劉單所立其以王如劉爲避子朝也說俱
未信

郝仲輿曰天王敬王丐也猛卒丐立春秋不王
猛而王丐何也猛立于單劉之手丐自立也猛
不踰年卒敬王立四十有二年爲共主久矣君
臣之義久則定稱天王而繼猛朝不二之義也
居狄泉在外也立子朝據王城也

尹氏立王子朝

篡位不書此其書立何趙氏曰以佚賊也非徒
然也昔子頹之亂鄭虢克復而討子頹不及一
年今子朝之亂敬王蒙塵四年而甫定尹召猶
以子朝奔楚聲勢旣大時日又久則子朝之立
不可不志矣蘇子繇曰王猛敬王當立也故不
言其立書子朝之立明其不當立也且尹氏立
之非周人之欲立則與衛人立晉異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爲叔孫故如晉

左傳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嘗必亡
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
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
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
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
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若敖蚡冒
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
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癸未○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
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
八卒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釁卒媾至自晉

王樵氏曰按左氏穀梁無叔孫氏左氏曰媾至
自晉尊晉也杜預曰貶媾族所以尊晉媾行人

春秋列傳
故不言罪已蓋以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
意如以罪見執宜有罪也媾本使人不應見執
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于公也
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夫生事
疆場侵奪寡小罪在季氏而晉不能討徒能加
怒于使人君子蓋賤晉之偷也何尊晉之有若
以爲推魯之心魯之于晉畏威而強服亦未嘗
知罪而悔則尊晉罪已亦非魯人之心也意如
之不氏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媾公羊作舍而有
叔孫字胡氏因以爲春秋特書氏以賢之亦非
經意

劉氏曰媾不忍自同于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
忍見欺于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褒而
褒之三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
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

公羊有叔孫字媾作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

不克克必甚能無早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沈長卿曰梓慎與叔孫昭子皆據秋分爲衡量
而揣之一觀于已然而卜陰之極盛謂其將水
一竟于未然而卜陽之極鬱謂其將早至秋八
月果大雩次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則
昭子之言驗而梓慎之言不驗獨怪慎以術鳴
于世者反出土大夫所見下也此與子產折禘
竈之請相似若謂儒者信理賢于方術家之憑
數則老生嘗談子未敢以爲然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王及圍陽而還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
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巢楚之附庸書吳入州來者著陵楚之漸書吳
滅巢者著入郢之漸

春秋列傳
一
蔡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春叔孫婣聘于宋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趙子嘗曰內大夫外如非聘而不言事者四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文六年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聲伯如莒逆也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今考陳自季友女叔交聘之後未嘗繼好使魯人果以脩好而聘陳無不報之理襄公之世聘宋者二一通嗣君一報其聘昭十一年宋元公立來朝以通嗣君而已昭公之世三家分魯聘晉

聘楚之外無脩好姻隣之禮何能專聘于宋季孫如陳叔孫如宋或因逆而私覲或因逆而聘則有之蓋季孫所娶者宋公之女則假君命以聘而逆焉亦因逆而聘也左氏謂二子皆因聘而逆非事實矣古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大夫婚禮與士不同其書已亡不知得親迎與否禮重大婚而國卿非一人以君命行宜不爲過禮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請于公而行故書于策見國卿出入之重也然不可直書逆女者嫌爲君逆也季孫人臣而使卿逆疆僭甚矣以其事不可書故但言如也杜氏于茲與嬰齊亦皆言因聘而逆乃非左氏之失魯于齊等之國非報聘結盟通嗣君未嘗專聘牟莒小國何聘之有內臣書如不必皆聘明矣

熊過氏曰春秋內大夫出者其私皆言故傳云爲季氏逆婦非也非國君無代逆者逆無有以其僚友弟兄代者且意如見經至是十五年計其齒長矣又十三年而斯已代父專政斯豈宋

女所出耶以是知傳誤矣

媯公穀作舍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謀王室也

熊過氏曰黃父卽黑壤晉地于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前年三月晉侯使涖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復爲黃父之會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不于周而于晉地曰明年將納王

春秋之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屬成周之入說者以爲無益于天王是已是故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天王書入而晉師克鞏不書不以討子朝子晉也而胡子以爲免于貶非矣二年王入成周劉單之力也諸大夫皆不與焉故春秋無美辭

詣公穀作倪大心公作世

有鸚鵡來巢

邵氏曰按先天卦圖言天下將治則氣自北而

南天下將亂則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周禮鸚鵡不踰濟而至魯則氣南而北之驗也自此晉霸不兢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幾于改物則知鸚鵡之來不但巢居爲異昭公出奔之祥特其一而已

郝仲輿曰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鸚鵡不踰濟濟水在魯鸚鵡非絕無一名鳩鳩性不能巢而孚子穴中故以名司空時居鵲巢故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以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

臣道也而來巢是無成知始臣擅君之象非爲書所無耳傳又謂文成世有童謠昭公出奔死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童謠先若此其明告耶蓋修飾附會之辭沈長卿曰南齊時孝子劉瓛廬墓鸚鵡不來山者三年釋服還家則仍至人以爲孝德所感然則鸚鵡豈不祥之鳥耶

鸚又作鵠公作鸛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五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公若郈昭伯臧昭伯大夫怨平子謀去季氏臧孫以難告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歿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

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惡不可蓄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展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展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

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
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
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
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胡侍講曰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姜廷善曰按意如之無君甚矣豈肯有登臺之
請請察罪于沂上請囚于費請以五乘亡乎卽
有之亦是詐情知公必不能勝而姑爲是說以
相款爾至於叔舍仲孫何忌皆賢大夫舍方不

欲舍中軍何忌方居喪學禮未與國事寧肯縱
其司馬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寧肯殺郈昭伯以
伐公徒蓋當時季氏自文其奸有此一種議論
而左氏誤信傳聞故輕載於史傳如此要未足
爲信據也季氏曰意如忿然逐君無復臣禮此
易明之惡也而傳皆歸咎于公若季氏本無罪
者大失是非之正矣

王樵氏曰按史記是年孔子適齊荅景公問政
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語斯言人但知其爲

景公而發不知其微意所在殆亦爲魯事而發也

巳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陽州齊魯境上邑

齊侯唁公于野井

胡侍講曰唁者吊也生事曰唁歿事曰吊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其無納公之實也

今濟南府禹城縣有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李廉氏曰昭公之禍原于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旣歸倘正驪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柰何不及甯俞遠矣祈歿之說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樂祈已知其將死則昭子實病終耳姜廷善曰意如在當時權勢已盛舍欲助公以伐之力所不能李氏濂欲其正驪戾之罪而誅之恐亦力所不能也惟欲謀安衆而後納公此最策之善

者惜乎天奪之速而不克遂其志爾

郝仲輿曰叔孫婍之死後矣方昭公之謀季孫也婍無故而如闕其真不知耶其知之而先去以避耶其已授指于驪戾而預爲備邪不然季孫已歸命矣驪戾輒敢帥其徒以伐公邪其語于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也此非婍肝膈之要邪國有難而執政不赴君出而後歸歸無一言詰驪戾讓季孟而從公于齊故公徒欲殺之而乃甘言于幄許納公閒道脫歸竟無所短長以

歿何耶左氏爲祈歿之誕說世儒遂以婍爲社稷臣豈仲尼之意哉說者曰大夫卒公不與小歿不日今公出亦日爲之解曰公在外非無恩理窮辭遁春秋無此例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宋元意如之外舅也而求納公說者以爲正倫恤患而不匿其私親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然春秋不若是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五
之隱也蓋宋公爲公故如晉行至曲棘而卒著其所卒之地以見其勤魯耳非以地旌其憂內也

今開封府杞縣城中有曲棘里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齊何以取鄆之易也季氏深結梁丘據必不納公于魯而又不可居公于齊故陰使取鄆而陰授之俾齊侯以此居公可以安其身耳

乙酉○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魯地也

夏公圍成

齊侯謀納公幸臣梁丘據餌季氏之貨獻謀于

齊侯而齊侯聽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而以取成先嘗焉則當書公以齊師圍成否則曰公及齊師圍成可也而曰公圍成者惡齊之所爲雖得其師不足以也且我有成而令人圍之而貸之可耻甚矣故書曰公圍成使成大夫僞降以牽留齊師成備而後薄與之戰齊人皆無鬪心所謂若其無成君無辱焉特是以復于齊侯齊侯亦姑有所借口以塞魯君之意而已使人讀之千古尚有遺恨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左傳謀納公也

廬陵李氏曰鄆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旣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何晉不復王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邾

嘗盟于蒲遂十九年宋邾郟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于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齊侯怵于邪說爲義不終是時公方信任晏子何無一言及之予以爲不克納公于魯者以梁丘據也有此鄆陵之舉者晏子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冬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十二月晉師克鞏召伯遂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高忠憲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者罪晉也敬王居狄泉三年矣至是始入焉其不急君父之罪大矣入者難詞成周者東周下都洛誥所謂我又卜灑水東者是也不遂入王城者子朝之餘黨在也

陳氏傳曰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于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襄弘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

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邾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晉師克鞏不書以晉頃之定朝者怠也

漢河南縣者卽邾邾武王遷九鼎周公營東都

于雒陽是爲王城漢雒陽縣者周公于東京之
旁又置一邑曰成周卽下邳遷殷頑民于此是
爲成周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相
對而言也成周爲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
相對而言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
王城爲所據故敬王入于成周而居焉後竟定
都成周左氏敘王入成周在子朝奔楚之後今
依經正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七月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
宿于褚氏次于雀谷入于胥靡次于滑晉知躒
趙鞅帥師納王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
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
尹氏固南宮嚚奔楚召伯逆王于尸王入于成
周

范守已氏曰據左氏所云則是晉師納之也其
書天王入于成周者見世嫡之正自能得國不
假諸侯之翊戴而諸侯勤王分所當爲亦不得

以爲功也成周王之下都入成周則得王都矣
不曰京師者京師二都之總名也子朝奔楚而
書以者罪尹氏召伯毛伯也不有立之其又焉
奔立之于前而奔之于後子朝之禍皆三氏爲
之耳故書以以罪之自古禍亂之作皆其群小
成之而上之人受其名春秋之誅尹氏輩所以
爲天下後世亂臣之戒者嚴且切哉召伯逐子
朝而迎王可謂反正矣而春秋與尹氏同誅者
禍人于危亡而後鬻之以爲利天下之大惡必
歸焉春秋肯爲原之耶

沈長卿曰按傳晉師克鞏乃荀躒趙鞅帥師納
王而子朝之告諸侯亦曰晉爲不道是攝是贊
則晉有功於周明矣經顧沒之但書十月天王
入于成周盖罪晉之慢也桓文定王室之難在
俄頃間而克鞏之師遲至六年必待其告急而
後勤王功不掩罪尚可謂盟主乎然書天王入
而不書劉單之以則王之能自強與晉之能復
辟俱隱然言外矣尹氏子爵也經列諸毛召二

伯之上以辜分首從不以爵序先後也立子朝者尹氏以之奔楚者亦尹氏召毛直黨逆者耳左氏敘此既混而敘召伯微與經戾蓋召伯盈于子朝初冀其成而附之後逆其敗而逐之以迎敬王首鼠反覆如是則與子朝情好不終已大開釁隙又安得仍從尹氏後而與朝奔楚乎經于天王入成周下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顛末井井傳增出召伯逐子朝逆王于尸與劉單盟之說且召伯既歸周矣經何故書

以朝奔楚乎勿宰之言是也召伯疑作召氏高忠憲曰子朝之亂皆三子以之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尹氏卿也卿乃子爵而敘召毛上者則二伯乃大夫字非伯爵也

丙戌○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
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
宋景二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

弒

汪氏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爲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弒不以光首惡而歸罪于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爲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爲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爲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爲夷昧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爲是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與吳師遇于窮左尹郤宛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縛設諸弒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鍾庸奔鍾吾楚師聞亂而還

杜氏曰僚亟戰罷民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

稱國以弑罪在僚

楚殺其大夫卻宛

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正也不亦甚乎然而卻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臯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趙子嘗曰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及大夫之子質于諸侯以求納公于是樂祁犁北宮喜固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于季孫辭二子與曹滕之大夫而以難復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宋衛君大夫拳拳于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爲之也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

春秋列傳
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序何也
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
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令行乎所以
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
重審矣

郝仲輿曰公五如晉而晉五辭公知季氏託于
晉者厚不往亦宜舍晉則唯齊齊方病魯一旦
來歸謂夫以魯與我矣喜而遠勞之許四千社
居之將以魯爲禽以公爲囹以已爲羅從者子

家不可而齊意遂懈然猶以師從公圍成取鄆
塞前諾耳豈真有納公之志乎齊不納公而恐
公之從晉也晉不禮公而又惡公之好于齊也
遷延四載至齊人以宰夫飲公以主呼公然後
乞哀于晉晉果責魯無一个之辱兩棄之而公
遂無歸矣季孫之賂絡繹于外朋黨徧諸侯公
出不復固其臣逐之亦齊晉交擠之也世道人
心爲鬼爲蜮可勝慨哉魯弱而齊晉先亡天道
所以罰不衷也說春秋者置此不論而區區書

春秋辨義
人書名之例愈比而愈不合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而春秋錄之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

秋詳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熊過氏曰傳言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乎且知先儒以爲存公不書非也說者率謂定哀之際多微辭然辭微矣豈有盡沒其實者乎經文不見是本無其事也懿子名何忌孔子之徒豈至以臣伐君子

丁亥○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
一蔡昭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
六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子闔
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趙氏曰公初去國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以向者
五如晉而不得入耻于奔晉也至是何以復如
晉以三如齊而不見恤也然則何以次于乾侯

晉人以公非見卑于齊則不來故使入其國都
繇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

乾侯晉邑或曰齊邑觀子家子勸公其造于境
勿聽宜屬齊邑今廣平成安縣古魏郡斥丘地
在衛地勿聽不至乾侯也乾侯宜屬晉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五
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姑已若何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戊子○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
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
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稱王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祇取辱焉公
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歿此皆無公也
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梁丘以宋元昭子之事阻
齊景士鞅以天贊民助之言阻宋衛其謀同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孔氏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嘗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

巳丑○敬王八年

三十年○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蘇子繇曰二十五年公出至此五年矣公雖在外而猶在魯因其出入而書之可也二十九年鄆潰公無所歸而寓于晉故于每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所以存公也鄆曰居乾侯曰在魯地公所得專晉地非所得專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姚舜牧氏曰葬宋元公葬晉頃公皆二月而葬

何亟也是時昭公播越在外凡會葬之禮季氏專之宋元曲棘之行專謀季氏季氏不爲讎而葬之亟晉頃不納公而黨季氏季氏深爲德而葬之亟卽他喪葬亦皆盡禮而使無生心焉此季氏之所謂神好也

李琪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于悼公寢衰于平昭而遂廢于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諸夏至頃定一壞

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繇失矣或曰晉之廢也其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衰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然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令晉春秋繇此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

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則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國之先貳也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乎吳楚今也晉景有抑晉代興之志衛宋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我執宋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河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于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收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我則與齊會于

牽矣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也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輸王室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中國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蒞政敢于位以命大事而趙藉韓虔魏斯爲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

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我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牢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壞又誰咎歟春秋所以嚴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遂奔楚沈尹戌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左傳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

春和辨事
三三
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黃正憲氏曰按徐在江淮間實爲勾吳通中國
適荆楚之路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
斷其道則徐久服于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
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
左氏乃云章羽斷髮携夫人以逆吳則既降矣
何必奔哉其書名先儒以爲不歿社稷非也竊
謂國君歿社稷與奔降者皆當書名使後世知

其賢不肖以爲勸戒若謂歿社稷不名則反沒
其令聞而萬世之下焉知歿節者之爲誰哉
徐子名著其國絕也譚弦溫不名國小畧之或
史失之

禹公毅作羽

庚寅○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
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
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陳氏傳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又納黑肱卒大夫會葵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是故文公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則非諸侯之事矣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爲此會昭公所以歿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公會晉侯于夷儀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屬辭比事而晉人之罪著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

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脇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左傳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不書國闕文或曰諱屢受邾叛邑也

熊過氏曰此與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同不書邾闕文也公穀傳皆云邾黑肱知黑肱邾臣也故啖趙纂例從左氏所引經文曰邾黑肱矣意如當國爲逋逃主故快肱以類至而肱又以濫至二傳鑿生異論公羊以爲通濫于天下以賢叔術也濫何足通而叔術何足賢歟地固有通于天下者沙鹿崩梁山崩是也濫今滕縣東南古東海昌慮縣地何繫于天下而黑肱書名何足知其賢耶而穀梁曰不言邾黑肱別乎邾不

言濫地非天子所封也且別封而不受王命者在春秋固有之邾邾之別封也蕭叔宋之別封也邾黎及蕭皆以地書而黑肱安得不書地今假黑肱實別封不受王命然地固王土春秋反正諸侯安得專封不還繫之邾者且旣爲別封則固已有國世有挈國而奔者哉此皆不近人情矣闕文之云學者無疑焉爾
濫在今滕縣東南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列傳
三十九
辛卯○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
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八宋景
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取者非以兵力得邑魯以闕與而公取之也向
也季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
侯自公執賣歸馬者乃不歸馬又荀躒會後意

如無君之勢益疆矣于是共具盡絕而故歸是
、邑免公之饑餓也春秋不言歸言取不得已之
辭爾季孫自是放其君矣闕實魯先公之墓在
焉意如以闕歸公假居桐之義耳乃公羊傳以
為邾婁之邑則又何據焉

闕魯地今東平州古須昌地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趙子嘗曰此京師也其曰城成周何以地舉也凡王者所都皆曰京師周自東遷定都王城久矣于是王室亂天王復辟入于成周遂命諸侯城焉故以地舉而不言京師是役也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則盟何以不書魏舒何以不序大夫自爲盟也魏舒南面韓

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自爲盟而無王如此此狄泉之盟所以不書也其城成周也魏舒屬役于韓簡子旣削狄泉之盟則魏舒固宜不序矣穀梁曰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高忠憲曰敬王旣入成周卽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群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旣成後遂謂之京師諸侯不勤王事久矣今猶能從王

命以安王室衰世善事也

周至于此播遷甚矣曰王城曰成周不可言京師也不忍言京師也非以地舉而不言京師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郝仲輿曰意如之逐昭公狡矣始而公伐之也陽爲不敵請盟請亡以緩公而待兩家之援公旣出矣請改事君稽首叔孫僞求復公公之奔齊晉也則賂齊晉公之在外也則車馬遺于外齒及君則憂恤之言不絕于口君之左右衣履不絕于餽是以內有逐君之實而外連強大結歡群小昭公昏庸不斷忠言不入卒至大行而不返也悲夫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五終

春秋辯義

卷之二十五

三

昭公列國本末

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詹桓伯辭直晉反潁俘十二年甘劉相殺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周大獲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而伐之二十二年王子朝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謀欲立之王崩劉單攻殺賓起于是子朝作亂劉子奔揚單子亡劉子乃以王猛居于皇巴入王城晉藉談荀躒帥九州之師納焉冬十月王子猛卒謚曰悼王二十三年敬王立晉人

圍郊伐子朝也王使告間晉師還王又避居狄泉而尹氏立王子朝于王城天子蒙塵齊魯大國俱不動宋鄭亦罔聞晉師不力至明年二月乃使士景伯涖問周故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憐矣于是二十五年有黃父之會謀王室也魯使叔詣往齊竟不與明年王入成周而尹氏召毛以子朝奔楚晉頃公卒定公立三十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成周

昭公庸主不足有爲元年季氏爲政伐莒取鄆疆
鄆田取鄆受莒牟夷三邑皆私家所自利也楚將爲討晉幾止公不之顧矣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民全不屬公而公室益卑連年君臣如晉如楚者各三十年季氏又伐莒取鄆十二年公如晉晉人辭公至河乃復豈莒人之愬耶穀梁以季孫不使遂于晉也季氏叛君陪臣自叛季氏南蒯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慙不克公子慙奔齊南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晉以邾莒之訴平丘之會辭公不盟已執意如執叔孫舍公爲如晉不見公之不能

爲有無也二十五年公若郈昭伯臧昭伯大夫謀去季氏公伐之季孫登臺而請亡不聽叔孫氏司馬驪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不聽遂遜于齊自是入齊次陽州而不容入晉次乾侯而不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齊景公暱聽于梁據而士鞅尤爲逆首二十六年齊會于鄆陵謀納公二十七年晉會于扈謀納公然不過借此以爲取貨計耳宋元公不顧私

親衛靈欲質公子爲納公計甚力曹邾滕小國之大夫亦踴躍聽命其如奸黨何哉至三十一年季孫意如荀躒復有適歷之會而平子惡逆益熾矣當晉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也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此善畫也公欲從之而從者脇公不得歸悲夫

三年齊令晏子請繼室于晉與叔向各嘆其國之爲季世也二子皆賢者作相知語故如此魯自襄公時齊魯相侵盟好中絕至是齊欲親魯七年與

魯平叔孫舍如齊涖盟九年仲孫纘如齊十年陳
鮑欒高四族相爭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
族召之無所往欒施來奔先是三年燕伯奔齊十
二年納于陽蓋十年而其君始復國景公庸才無
志僻處海國耽樂牛山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
不可晉使告劉獻公齊人乃懼而與平丘之盟則
其無心大業可知矣景公女于吳申之會楚執徐
子通吳之道斷矣故十六年齊侯有伐徐之役王
室亂吳人強鷄父之師黃父之會齊皆弗聞至魯
昭公陽州之次而景公之惡益彰齊與魯比隣甥
舅之國也聽梁丘據之言坐視不救昭公適齊之
日夫子亦適齊君臣父子之對所以默提景公者
至矣而景公昏懦庸惡取鄆盟鄆不吞不吐夫子
以夷齊相較歿無得稱說者徒謂其以崔杼弑兄
篡立兄弟天倫相比量耳不知忍心昭公助虐季
氏夫子所心恨者在此故作此語以補春秋之所
不及昭公五如晉而不得入三如齊而不見恤卒
歿乾侯景公安得辭其罪哉

春秋列傳
四六
晉于元年爲虢會以尋宋盟仍長楚人使得氣去
敗狄太鹵而攘狄之功成春秋謹書之楚靈王卽
位申爲楚專會諸侯之始伐吳滅賴陳招殺世子
偃師八年滅陳蔡侯般弑其父十一年誘殺于申
于是十一年有厥愍之會謀救蔡也以晉之強宋
盟故在乃不自奮而使狐父請蔡于楚不亦憚乎
竟弗許而滅其國用其太子何賴于有伯哉楚不
肯但已有志于吳十二年之伐徐以威吳也楚靈
被弑氣燄稍息而晉于十三年有平丘之會孫明

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楚子
專盟會者又十年十三年昭公乘楚靈弑逆之禍
與劉子合諸侯同盟而叔向諸臣德卑材下卒于
無成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而羊鮒
瀆貨魯因蠻夷之訴而意如被執坐視諸侯之去
而不之顧自是訖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
而爲鄆陵之盟參盟復作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
晉昭公卒頃公立子朝之難天子蒙塵晉爲方伯
不奔問官守而僅遣大夫魯昭公遜于外晉不哀

同姓伸大義乃聽荀躒之說俄延不救至于客死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曰謀王室二十七年謀于扈
曰謀納公勤王討罪之義固如是乎蓋是時爲晉
頃定之交魏獻子實爲政焉三十年頃公卒定公
初立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初
政差可觀

六年太子佐爲寺人柳所譖其法一如世子痤遂
逐華合比天道亦好還哉十年宋公成卒平公卽
位平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于是二十年有華向
之亂華向誘殺公子賓等遂劫公取太子樂母弟
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爲質華向出
奔陳公復聽華多僚之譖謀逐華彊其父司馬華
費遂反與公謀逐華彊以平之張句不勝其怒殺
多僚劫司馬以召亡人二十一年華向自陳入于
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晉師
敗華氏而二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罪人
終弗得也魯昭爲季氏所逐宋元公與季平子懿
親大義不顧如晉求納公卒于曲棘賢矣哉

元年虢之會尋宋盟也楚仍長晉已而楚虔卒四年靈王會于申楚專會諸侯矣已伐吳滅賴執徐子矣又五六年兩伐吳矣執殺慶封以討逋惡頗爲快之獨陳殺偃師者招也爲昭卸罪殺公子過并殺孔奭因而滅陳何也十一年誘殺蔡侯般十二年伐徐十三年靈王縊于乾谿棄疾爲王陳蔡復國十三年吳滅州來十七年楚人與吳有長岸之戰費無極爲太子建少師而無寵恩所以傾之爲之聘秦女而美勸王自取之又勸城父以寘

太子二十年乃譖太子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奔太子而殺伍奢伍尚又取貨于蔡東國而出朱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敗于鷄父太子建之母在郢吳人取之而歸讒賊在內強敵在外國勢以衰于是二十三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日子嘗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明年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吳遂滅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二十六年楚平王卒竟立昭王吳子因楚喪圍潛楚令尹子嘗等帥師救之遇吳王僚弒乃還費無

極又譖卻宛殺之沈尹戌曰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自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而子嘗乃殺費無極三十年吳滅徐三十二年吳伐

越

或謂蔡在春秋中國勢單弱剪焉無以自通于夏盟然宋虢二會以來蔡爲楚從公孫歸生攘臂于列國大夫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不能爭

雄于諸國也靈公負篡弑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最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吳滅賴又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吳又書曰楚子蔡侯蔡楚之相得未有若靈公之甚也至十一年而楚子誘殺靈公于申矣以爲未快也又刑其士七十人復未足也而用隱太子于岡山滅蔡以封棄疾蔡之蒙禍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晉昭公大合八國于厥愍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狐父請蔡于楚甲哉十一年楚子使棄疾爲蔡公楚靈虐群族怨觀

從以蔡舊臣設謀令公子比及棄疾入楚靈王縊
棄疾復殺子干自立爲平王十三年蔡廬乃得與
陳吳歸國楚靈之弑蔡實啓之觀從亦奇士哉二
十年蔡平公卒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欲立之恐
以圍蔡蔡侯朱奔楚不知所終二十三年蔡侯東
國亦卒于楚是爲悼公二十四年蔡昭公立

鄭簡公二十五年而入昭公之元年先是鄭爲游
楚亂故元年六月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曰七子子產勿討三

年因黑傷疾乃數其罪遂縊三年鄭伯如楚子產
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明年春許男如楚遂
止鄭伯復田江南與楚有申之會十二年鄭簡公
卒鄭卽楚久矣晉悼之興以國反正子產相之遂
得兵息國安蔚爲春秋之賢諸侯定公立十年子
產卒二十八年定公卒子產爲政如作丘賦鑄刑
書立公孫洩此其大者而平丘爭承登陴置對韓
起求環弗與襪火弗聽不一而足俱見于傳惟三
年經書殺大夫公孫黑一事耳自襄公二十五年

子產伐陳之後至定公六年鄭國無事者幾五十年非子產之善于治國不能也乃知春秋所書皆非有故苟可但已者春秋不書矣

鄭有簡公賢君子皮子產相繼爲政國家無事宜也乃衛自魯襄公二十六年復國後直至魯定公七年幾五十年衛國亦無結怨興兵之事春秋經中止于昭二十年書盜殺衛絜一事耳乃考獻公卒後昭公八年卽爲靈公元年在位四十五年哀公二年方卒則衛家治日于靈公之身甚長也靈

公無道而專聽諸臣爲政夫子所稱叔圉三人各治其事億寧上下應對諸侯鮮有違忒主昏于上時清于下用人之功曷可少哉又考左傳衛盜條下載衛侯聞齊豹之亂載寶以出亡于處島齊侯使公孫青來聘文與辭俱可觀予甚疑之齊豹之亂未必及公卽及公何至越在草莽且公子朝襄夫人宣姜名謚又與前同此段事恐簡策有雜元年于虢之會莒人以季武子取鄆訴之楚欲執叔孫不果莒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

于齊是爲著丘公展輿出奔吳莒魯爭鄆爲日已
久于是叔弓疆鄆田因莒亂也莒著丘公立而不
撫鄆九月取鄆亦因莒亂也五年莒牟夷以牟婁
及防茲三邑來奔莒人來討叔弓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帥師伐莒取鄆十四年著丘公卒郊公
不戚國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郊公善意恢蒲
餘侯善庚輿于是蒲餘侯殺意恢而郊公奔齊逆
庚輿于齊二十二年齊北郭啟伐莒苑羊牧之曰
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

侯伐莒莒子行成莒于是大惡其君二十三年莒
子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

邾子于襄公二十八年來朝故元年邾悼公卒始
會其葬十一年與魯有祿祥之盟十八年邾人入
邾邾夫人宋向戌之女明年宋公伐邾二十六年
邾快來奔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三十三年邾
人城翼還自離姑魯武城人取邾師晉人來討執
魯行人叔孫舍魯蓋受邾人之辱升陘之胄狐駘
之鬘以至今日受晉國之討拘我使人宜魯之必

亡邾而後已也

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二公子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四月哀公縊行人于徵帥赴于楚楚執而殺之公子留出奔邾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十月楚師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放公子招于越又殺陳負以委罪失刑甚矣九年魯叔弓會楚子于陳夏四月書陳災二十年宋華向出

奔陳二十二年宋華向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澤獲陳夏

齧

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四年楚人執徐子遂滅賴十二年楚子伐徐十六年齊侯伐徐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十二年晉伐鮮虞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十七年邾子來朝小邾子來朝十八年邾人襲鄆

十九年宋公伐邾

十三年吳滅州來

九年許遷于夷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十九年許世子弑其君

二十四年吳滅巢

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三十一年薛伯穀卒

三十二年吳伐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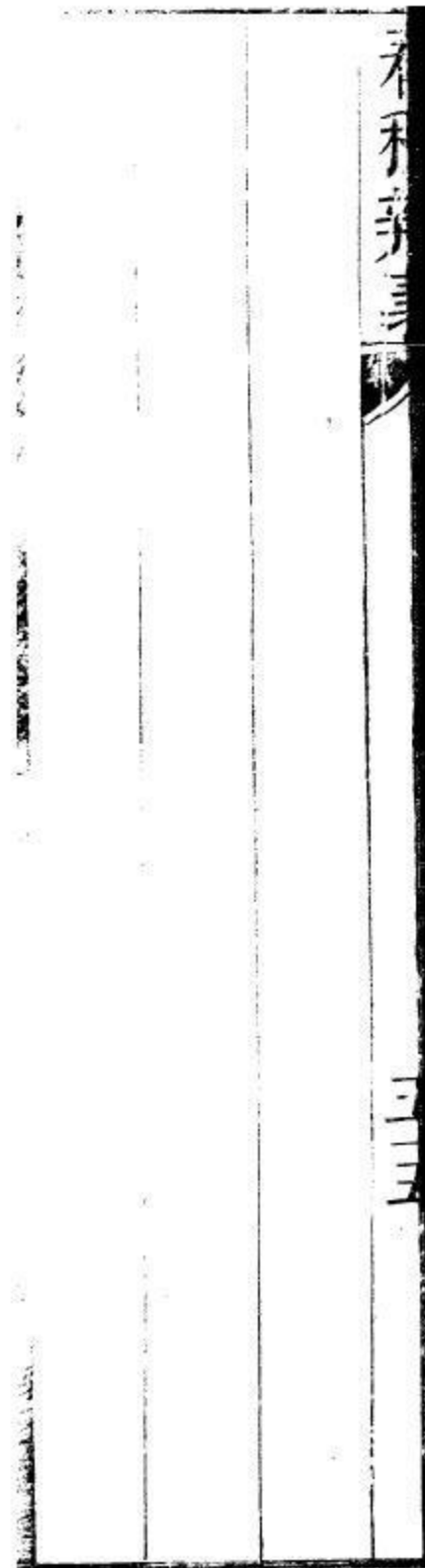
元年三月取鄆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年九月取鄆

昭公列國本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六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定公一

壬辰○敬王十一年

元年○晉定三齊景三十九衛靈二十六蔡昭十
鄭獻五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杞悼九宋
景八秦哀二十八楚昭七吳闔廬六

春王三月

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卽位漢惠已後卽位于



先君卽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卽位
改元於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
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
君之改元以爲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
法于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卽位
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
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
旣廢元年始于三月卽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
武元年春正月也

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卽位之歲有書卽位者有
不書卽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卽
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

孔氏曰凡新君初立必于歲首元日朝正于廟
因卽改元正位國史因書于策其或國有事故
不得行卽位之禮國史亦書元年春王正月見
此月公應卽位而有故不得隱莊閔僖四公元
年無事而空書春王正月其義也此年不書正
月者公卽位在六月故也傳稱昭公喪及壞墮

公子宋先入則正月定公猶從喪在乾侯不是
卽位缺禮故不須書正月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傳幾之罪何不薨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
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
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
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周衰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號與祭此時
而城成周諸侯之大夫勤王事矣而仲幾不受
功晉人執之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也

王樵氏曰其歸諸王吏與自治皆不可知但旣
執于京師則不可復云歸之京師以大義而論
則以王事執有罪與他之擅命者不同矣春秋
不應舍仲幾而專苛議晉人也然則稱人蓋全
之也稱君則不在會稱臣則嫌與大夫之專執
也

灌甫曰公穀欲發定無正之義乃分春王二字
爲一節晉人執宋仲幾爲一節後儒宗之致使

春秋經義
經義反晦况定公卽位于六月戊辰此時位尚
未定春秋豈豫責其罪耶蓋是年正月無事三
月適有晉人執宋仲幾之事故書之其義責晉
非責魯二節合看自明也

啖氏曰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
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按此說
重也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
大夫專執于是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穀梁傳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
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
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
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
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癸亥
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
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
間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
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

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于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則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吊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吊魯人不吊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侯乎

黃正憲氏曰按王氏經世謂定公受位于賊魯不念先君之有適在至比于桓宣非也公衍公爲不惟意如之所忌嫉而昭公之出奔客死皆

起于謀伐季氏二子實不能無罪焉藉令宋孫位于適則意如固必不相容卽國人之心亦有難使帖服者篡弑之事勢所必至與其冒萬世大逆之罪孰若順一時之人情以安國祚乎故定公雖不無欲貴之心揆之理勢亦合如此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郝仲興曰旱也九月夏正之七月百穀方實若之何不雩穀梁之說謬也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傳非禮也

萬孝恭氏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魯以弟繼兄蓋始乎此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舍昭公之嫡嗣而立定公恐人議已于是立煬宮其意若曰魯一生一及乃國之故非吾私意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癸巳○敬王十二年

二年○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六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周禮象魏鄭衆云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崔豹云蓋爲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又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何氏曰門爲主觀爲飾

何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之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季氏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

春秋經傳集解
有庫雉路三門殺于天子周禮闈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觀爲中門陳祥道氏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爲周公故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門天子應門正以魯之庫門臨外當天子臯門之位路門在內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疏以爲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

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嘗故曰創始此以旣災而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廡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其說亦足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秋楚人伐吳

楚稱君將久矣今稱人畧之也楚不在諸侯乎

昭又非英物故畧之吳兩敗楚獲楚公子有戰功矣不書畧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之有雉門兩觀相仍久矣災則必作作則必新春秋亦因事書之耳未必有他意也自左氏載子家以設兩觀爲僭公穀有修大加度之譏而後之譚經者遂同聲和之不知此時公室貧困興作甚難焉能侈爲美大而定公柔弱劫制強家豈可遽責以撥亂反正之事乎

甲午○敬王十三年

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二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定公卽位三年而朝晉晉人亦却之以公爲季氏所立不能爲有無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左傳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脩邾好也

拔公作枝

乙未○敬王十四年

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

三鄭獻八曹隱四弑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二

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

春秋經義
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失諸侯

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蓋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

之望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于復仇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栢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栢舉之爲褒則知召陵之爲貶也

胡侍講曰蔡侯患楚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老在焉乃以求貨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矣呂大奎氏曰召陵之會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
服役于楚者也而皆與于會則病楚而歸晉也
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二十四年矣今上
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子召陵齊桓之師不
如是之盛也而曰侵楚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
是不復宗諸侯矣

襄陵許氏曰臯鼫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
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于佩裘使蔡侯自絕晉
士鞅以賂罷扈之盟荀盈求貨而得溫召陵之
謀故正勝于明時而賄流于衰世此晉伯之衰
而吳所以橫行于上國也

或曰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
而楚納子朝故合諸侯以侵楚也明年王人殺
子朝于楚不可謂無功而書侵者侵淺事也不
敢深犯紀實耳觀傳文意劉子合謀亦是
晉楚兵交止此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
趙子嘗曰許頓胡沈皆從楚之小國也三國皆
從蔡歸晉而沈獨不會召陵畏楚故也晉人既
不能絀楚以信蔡乃遷怒于小國使蔡人甘心
焉夫以齊桓之伯而不能使楚毋滅江黃宜沈
之不敢會中國也其後楚卒滅項滅胡則小國
之從于侵楚者晉亦不能全之矣從我者不能
全之不從者吾乃滅之是召陵之會諸侯徒以
二三小國而已諸侯何賴焉

姓公作歸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此召陵之諸侯也陳氏傳曰有晉侯在何以書
公及諸侯盟非晉王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
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
公及諸侯盟則以魯王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
諸侯無會同于是諸侯有特相盟者矣程子曰
公受國于季氏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
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二氏之言各有其

意使晉爲盟主并心合德則必書曰同盟于臯
馳不以公及矣會十八國之諸侯其力尚可以
有爲而君臣好貨晉人假羽旄于鄭荀寅求貨
于蔡伐楚之事非其所欲而魯定公以自立故
假會以定其位故臯馳之盟竟書魯及有以夫
汪氏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
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鷄澤平丘之盟尹
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
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孟而與于

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
而與于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扈之盟公後
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年公與于
召陵之會又與于臯馳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
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
于臯馳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
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爲此盟也蜀
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
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

春秋經傳集解
臯鼬之盟蔡將先衛衛使祝佗私問于萇弘弘
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
先王觀之則尚德也纍纍數百言萇弘悅乃長
衛侯而史記亦載蔡侯私于周萇弘以求長于
衛衛侯使史鮪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然通觀
春秋此盟以前止桓公十六年夏伐鄭衛先于
蔡固自有說其餘無不長蔡者蔡侯何必請萇
弘卽此侵楚之會蔡侯仍長于衛衛侯何必使
史鮪不知二書所載何以如此至于魚所舉踐

土載書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爲次而春秋所
書踐土原是蔡先于衛蓋爾時衛爲叔武攝君
之母弟耳尤不宜先蔡也豈載書如此而夫子
正之耶今不可曉矣

臯鼬公作浩油今襄城縣東南有成臯城卽此
非汜水縣之成臯也

杞伯成卒于會

高忠憲曰不云卒于師不成乎伐楚也

成公作戊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在白羽之南白羽在楚北鄙與中國爲鄰
召陵之會許男預焉楚怒其內附故遷之容城
以離其交耳先儒謂其違害就利而願遷故春
秋以自遷爲文則何其不憚煩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趙子嘗曰王大夫不卒此其卒之何召陵之會

爲諸侯主于是天子爲之來赴故卒之而不稱

爵

林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于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卷
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周是故特卒
之也司馬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
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召陵之役荀寅以求貨不遂怒蔡故以無損于楚而失中山爲慮今蔡圍不救而鮮虞是伐酬其言也然二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觀虎則是爲拜賜之師亦嘗事耳

圉公作圉

葬劉文公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

李廉氏曰天子三公稱公曾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謂劉子在外

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係采邑下係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柘舉之戰發舒華夏吳功亦雋矣楚稱人嘗辭也奔鄭稱名實之也王樵氏曰楚憑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蓋嘗滅陳而夷之爲縣其于蔡也誘般而殺之用隱太子于岡山遂朝吳出侯朱

東國客死昭公又以囊瓦求美裘弗與拘于南郢數年而後歸之讐耻極矣故蔡侯吳發憤請師于晉晉不足與請師于吳吳子爲之興師大敗楚兵于柘舉囊瓦奔鄭于是蔡人累世之讐憾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也吳子親行君重于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楚陵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天厭之假手于吳國幾亡華夏之氣吐矣哉

公羊吳何以稱子夷狄而憂中國也穀梁吳信

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胡侍講曰囊瓦以貪敗國故特稱人

栢舉公作栢莒

栢舉漢汝南西平縣

庚辰吳入郢

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爲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入郢趙子嘗曰此入楚矣其曰入郢何修春秋之特筆也以其僭王猾夏不得與三代建國無辜見入者同文也此說非也書入不

行不地若書入楚漫矣國小者止是建國之地其餘一聚一邑不足數故其入稱國若楚地大封廣不得不稱郢以著其實也且郢楚文王所遷都也

郢公穀作楚今荊州文王所遷

丙申○敬王十五年

五年○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

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王人殺子朝于楚

郝仲輿曰說者以納子朝罪楚非也子朝王猛敬王皆非樹子也而子朝爲長敬王在位久不得不緇于子朝非謂子朝必可殺也使子朝有不赦之辜如陳佗州吁樂盈其見殺無不書者不書春秋之義可知

三月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公羊孰歸之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是矣未盡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然此是魯歸也言魯歸則諸侯歸可知矣春秋內辭書法自是如此左傳載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可見

於越入吳

趙子嘗曰於越勾吳皆蠻夷之號也春秋不曰勾吳而曰於越何也武王封太伯之後周章於

春秋經義
三十一
吳吳其國名也故得稱吳越雖禹之苗裔而始
封于會稽則越非其封國故以其自號舉之也
林氏曰傳曰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
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越爭而後越入中國
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嘗壽過始見于經而亟稱
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
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
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栢舉也則吳稱子矣
至于吳越終春秋未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
書吳入越不書

范甯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
書之按汲冢竹書有東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陽虎將以璵璠欵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
玉陽虎欲逐之

陳氏傳曰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
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
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六
三三
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苟有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左傳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甫文伯而逐仲良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歟及秦遄皆奔齊○楚子期子蒲滅唐○楚子入于郢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報觀虎之役也

丁酉○敬王十六年

六年○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左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哀之冊後見許杜氏云楚復存之熊過氏曰此則當如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滅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疑當作入此皆不知滅義而妄爲之說也滅有
滅其國者滅其邑者滅其人者以許男斯歸滅
其人耳傳所謂君死曰滅也
速公作遯

二月公侵鄭

左傳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王樵氏曰按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
無君者將八十年至是而侵鄭再侵齊一圍戚
皆書公豈公室能張而兵權在公哉三桓旣微

陪臣執國命而挾公以行耳召陵之盟口血未
乾而鄭受囊瓦之奔弱晉間楚之敗而滅許又
黨王室之亂人加兵天子之六邑其罪大矣魯
于是奉辭以伐之夫誰曰不可而陽虎之徒釁
于勇嗇于禍以逞其私觀季孫獻俘于晉則魯
安有獎王室之實哉

左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
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私人闕外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王樵氏曰按春秋于魯卿使鄰國變文書介副者二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大夫擅廢立而君始失政也此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陪臣執國命而大夫受制也二子專國而聽于陽虎行云則行止云則止立于房外致請于范鞅佯爲陽虎道地而實以取入求哀于羈國吁何其衰也春秋之書皆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晉曷爲執樂祁犁祁犁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縣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范獻子怨其主于趙氏又有納焉乃譖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稱人非伯討也諸侯惟宋事晉謹書此爲內叛之始事也

冬城中城

趙企明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警
故城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齊境穀梁以爲
三家張蓋以中城爲城之中踈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
鄆潰遂貳于齊今圍鄆圍齊矣不書伐齊鄆本
內邑也故以圍叛邑爲文陽虎坐議季孫親行
故也

熊過氏曰杜曰夫忌者何忌其遺何蓋缺文也
公羊子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
二名二名非禮也或問不知夫謂何忌名乎忌
又一名也乎曰何忌名也忌又一名也嗣是經
無書忌者何也春秋無是也或曰謂二字乎疏
所謂哀七年晉魏多之義乎將孔子作春秋改
古禮爲後王之法是故欲定一名而使天下易
諱乎曰古之名聞諱山川日月之比矣一可也
二何譏焉吾觀三氏哀七年俱書魏曼多也不
聞去曼以示譏也惟十三年公羊書魏多焉二

傳無是也且古今之本不同耶雖然奚以不同論也且何忌書至是凡三見矣城成周者何忌定三年盟邾子于拔者卽又何忌也今年夏同季孫斯如晉卽又何忌也假孔子故示譏乎城成周其始見也何故至此而後譏以爲孔子之立法何故恕意如不敢責何忌之深也彼元凱之謂缺文者是也此義也關於春秋末矣讀公羊者疑焉附見之

左傳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蕪辟僖翩之亂也

戊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左傳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春秋經傳集解
左傳徵會于衛

齊鄭皆與魯爲仇齊鄭盟鹹將致衛叛晉以危魯也陳君舉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是其再見何諸侯無盟主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叛也

諸侯始復特盟

鹹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杜元凱曰瑣卽沙也黃震氏曰齊景乘鄭之怨晉而樓鄭與盟又乘衛欲叛晉僞執其行人以侵衛假求平之迹而竊與衛盟時景公卽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昭頃未嘗敢爭諸侯見今晉定庸弱六卿擅政而老年妄作凡再盟而得二國適開禍端耳

春秋經義
王樵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蕞蔭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夫齊固伯國之餘業而衛亦中州之大國也使能修其德政豈不足以自強乃間晉楚之衰逞爲不義未幾而屈于強吳曰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泣而女于吳茲非不義之明效哉沙公作沙澤今元城縣有沙城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東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左傳晉藉秦送王王入于王城

巳亥○敬王十八年

八年○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七鄭獻十二曹靖四卒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十五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左傳樂初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虎已無復顧忌正月無功勸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春秋屢書所以深恨陽虎陷君子死地也陷于

死地故不待踰月或卽在本月皆書至然此時公位危凡出皆書至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晉師來救何以不書書會晉師則來救不必書省文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今衛輝府胙城縣東北有瓦亭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乃叛晉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陳氏傳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于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于是侵鄭衛又明

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士公作趙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趙鵬飛曰鄭衛雖受兵而叛晉益堅故爲曲濮之盟不復事晉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
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
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
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

馮允南言昭公始得從祀太廟蜀人馮山曰諸
侯五廟從祀昭公則文宣成襄昭適爲五廟僖

公當祧而僖公爲魯賢君當議祧之始此心不
安故禘于僖宮著敬愛耳左氏則云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
氏冬十一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蓋專禘于一公則或武宮或煬宮越次擇宮而
行事焉若先公非一公依先後列昭穆公祭之
故曰從祀無所不祀無所不祈小人媚福之心
也禘于僖公者何也僖公爲魯中興賢君故特
行一祭且三桓得權始于僖公今將更物所以

告之其曰禘者魯人昧禘本義徒以禘爲盛祭云爾若曰禘審昭穆禘其始祖則此時已祀先公何必舉此耶熊氏以爲季氏之攝春秋辯疑謂如制五品陪祭貨欲從祀于廟者益非矣昭公爲季氏迫逐不得正其終神主久未祔廟定公不得正其始凡事劫制于意如卽位八年禘祫大祭尚未舉行故祔廟之禮至今缺然陽虎欲殺季氏專國政特舉祔祭以暴季氏之惡而取媚國人所謂托于正以售其不正者也其

曰先公者指五廟言耳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二馮較諸說獨爲確當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陽虎前驅林楚御陽越殿桓子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國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與陽氏戰于棘

下陽氏敗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

陪臣執國命聖人有所不忍焉家臣張公室聖人有所不絕焉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讎龜陰叛侯犯以邠叛春秋皆不以叛書然而陽虎益非其人也至于大事不就徒亂人國其取寶玉大弓蓋以解衆夫子亦止書其盜寶玉大弓而已矣賤之惡之厭之而以盜書

戊戌○敬王十九年

九年○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

十八鄭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作蠆

得寶玉大弓

公羊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惡得之得之堤下陽虎以解衆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
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
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也黃東發曰陽虎竊
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滑之深姦邪
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
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
筋而逃狗追噬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返數返
則追遠矣陽虎蓋欲徇國魯也晉明帝覘王敦
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

自盟沙以來衛人叛晉晉不忘討衛而衛與齊
合將欲備之于是有五氏之次

王樵氏曰今按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未見所用
正趙氏所謂無寇而次是欲自爲寇也左氏言
齊侯伐晉夷儀杜預謂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
次告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不諱乎

春秋列傳
三十四
陳君舉又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絕晉故不言伐
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乎
五氏晉地今廣平府邯鄲縣

秦伯卒

秦哀公在位三十五年未嘗與盟會不知其名
故畧之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于春秋則知秦
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于中國矣

冬葬秦哀公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七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定公二

辛丑○敬王二十年

十年○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
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
景十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以魯事晉七八年兩伐魯魯亦兩侵之此時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用魯惟平齊從晉爲救時用世第一務及齊平
見魯之睦隣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
其施爲如此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齊欲結魯而伐晉也或謂魯欲叛晉而從齊非
也夫子當國叛晉之說非所出也蓋將平齊從
晉以靖中國耳

王雒氏曰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
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

魯國大治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爲
夾谷之會焉安得有使萊人以兵劫魯侯之事
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于
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爲經言會傳言盟
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境而魯以三百
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荅之
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其不倫乎使齊
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爲齊役乎他書載景公之
言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

春秋經傳集解
道教寡人晏嬰之言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于是齊人歸田以謝過此爲是則左氏之說爲非矣

姜廷善曰何休氏載晏嬰謝過之言理或有之但考晏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君時已用事于齊至是又四十八年則嬰不勝其老矣觀孟子載齊景公爲晏子作君臣相悅之樂則似言無不聽者當時稱晏子以其君顯必非偶然然

景公自定七年之後結黨稱兵侵伐魯衛類非賢臣輔佐者所爲豈嬰時已老不用事而復因孔子以勸齊平魯邪然考左氏以及穀梁家語史記諸書序夾谷事皆盛稱孔子而不及嬰惟何休乃一言之疏以爲本于晏子春秋則亦未可信其必然也

郝仲輿曰齊魯之不相能久矣遠附晉而近讐齊非魯之利也齊毆魯使歸晉亦非齊之利也二國親睦則晉不得閒而東方以寧故夾谷之

會仲尼爲輔行其非失計可知說者必欲以諸侯奉晉則仲尼不當與于斯行矣

熊過氏曰夾谷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界左氏祝其實夾谷則今淮安贛榆矣其地遠疑非會所

夾公穀作頰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報夷儀也○去年五氏之次

趙子嘗曰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繇涉佗成何于

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甚矣晉之不競也許瀚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八年鄭澤之盟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無禮已甚晉討叛故而殺佗求成其克已善交亦足錄也趙許之論全是客氣何足以知春秋哉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

來歸之

趙子嘗曰結叛晉也當是時陽虎既去而南蒯侯犯公山不狃之難未息季孫之用夫子非爲與魯也彼齊人固知孔子于魯非有三年淹者故歸女樂沮之則鄆謹歸陰之田不爲孔子而來歸明矣

章俊卿氏曰左氏載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劫人之事

齊景公圖伯魯方請成以兵劫之何以視諸侯乎借或有之左氏以爲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言劫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爲戲數者之說更相背戾如此且左氏曰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兵出境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

屬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謹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于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次年齊人歸鄆陽關不得以此田爲汶陽田明矣左傳

以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徒見左氏以鄆謹龜陰爲汶陽卽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拒齊汶上之陽盡屬齊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卽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來歸汶陽田也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春秋之作正以賞有功罰僭亂方三

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竊
後有叔仲圍邠之變聖人若用于時不能一振
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不
能正三家之專陪臣之亂又書其事于經將誰
之過歟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爲大夫于魯必有
其功夫子雖暫爲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
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卽致政而去歸田之事于
聖人何與當時諸侯喜怒無嘗與之際則橫見
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

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逮是年及齊
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謹龜陰
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
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
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謹及鄆及魯睦于齊經則
書齊人歸謹及鄆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
濟西之歸謹闡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
三傳妄設事實亂經十八九予非好爲臆說以
毀聖人之功益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

必以予說爲然

熊過氏曰于是東諸侯之卽晉者魯而已齊將伐晉已得鄭衛而難魯自臯鼬以來齊之伐魯西部者再魯之圍鄆者一侵齊者再齊急于得魯以爲南王是桓公管仲之始謀也夾谷會齊齊蓋幸矣故亦率桓公之故反魯侵地鄆濟西田與范界齊嘗取以居昭謹汶陽田與棘界則陽虎所以挾而奔者龜山之陰是爲龜陰鄆魯西南謹魯西北龜陰魯東北皆魯故也景不自

度欲脩桓之業爲是來歸本非畏魯其歸田亦曰田反而齊師出境魯以三百乘從矣季明德謂齊欲息爭亦非也趙氏曰學者欲以相會夾谷歸侵田實其言其知聖人微矣子嘗所指切蓋謂馬遷康侯等耶金氏有言三家于孔子非有土地甲兵之用至甲辰閱四年始攝相事聞國政則前此其權可知學者忿聖人失職而幸其用欲以是歸功不考于事實也近陽氏言齊畏三家益踈矣

季氏曰鄆濟西田也此田昭二十五年爲齊所
取謹汶陽田也此田成八年魯歸于齊龜陰龜
山之陽也龜山今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
里漢爲博縣北一十五里其北爲嬴縣地所謂
嬴博之間也汶水自泰安州萊蕪縣西南出焉
龜陰之東北爲漢泰山郡牟縣地古根牟國也
牟汶出焉牟汶蓋卽小汶地志在泰安州新泰
縣東北三十里源出龍池西南流百里餘入汶
河今泰安州西南四十里有徂徠山汶水流經

其北小汶水流經其南而西與汶水合于泰山
之南流經魯北以至于謹是爲汶陽田矣魯在
汶南龜又在小汶之南卽二水之所從出自泰
山以南徂徠山以東嬴博之間似皆非魯本封
內地蓋小國見侵而齊魯之所互爭者也觀其
上猶有根牟國在焉其下鑄亡而後以蛇丘名
謹焉亦可見矣詩所謂泰山岩岩魯邦所詹者
亦據後人尊以爲望而言耳然則龜陰未歸之
前其田嘗爲齊得何以不見于經耶疆場之民

春秋辨義
九
自相據奪互爭未決不以國事錄也今魯與齊講會夾谷兩相修睦故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而已蓋濟西之田鄆范之界也汶陽之田謹棘之界也龜陰之田嬴博之界也鄆謹博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范棘嬴之近齊者則爲齊有此歸田之意也大抵齊魯之爭多起于疆場之事田分而爭息矣又按鄆在魯西謹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爲汶陽田非也

夾谷之會及鄆謹歸田記者徒欲歸功夫子不知竟掩聖人本色其所侈稱歷階要盟等語不過曹沫藺相如作用耳儒者于是起而非之將當日情事盡行抹殺以爲此吾夫子所羞而不道也是則然矣夫智者不背時仁者不棄世夫子仁智盛聖身不際堯舜文武之時鳳鳴圖出已不可得及時濟物爲兆致功卽當日之事勢調停補救以慰安民濟世之心期月三年必有許大事業掀揭出來假如當日事勢晉定昏庸

諸臣好貨而失諸侯齊叛晉取朝歌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天下岌岌盡將解散而我魯有陪臣之患三家就衰正患難可共語之時惟齊大國比隣可以協力齊舉事不能合我我舉事不能合齊此天下之大勢齊桓圖伯始謀亦不外此取魯一着定公七八兩年齊魯構兵其交甚惡夫子爾時作用惟竭力善齊是一做手善齊以聯鄭衛因以平晉諸侯言歸于好上者尊周匡主可還豐鎬之盛次亦脩政

禁救民水火之中此夫子實事也晉爲伯國之舊夫子當事必不能置于度外此後更當有幾許好晉功夫在俗儒闡于大較夾谷之會亦以魯欲叛晉爲言夫叛晉之說豈夫子所出口哉定公十年夫子在魯駸駸嚮用開手所書及齊平此爲第一妙用已墮邱墮費子路任事夫子與聞一旦而去百年之聚毒還我魯于清明豈非一大快事其歸鄆謹功雖夫子所耻居然非齊平何以有此其所以平齊之故與致齊之平

非吾夫子一段苦心妙用不能也有大國焉向者逆我顏行而今乃歸彊章章謝過以質當時功效只合如此此時安得便有圖出鳳鳴以彰吾夫子之大化哉若夫彼婦出走大業不竟者天也然則卽以歸田頌功夫夫子亦可也
田上穀有之字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郕叛

季氏曰侯犯宰郕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爲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于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革心改行陽虎旣不能安其仇矣則郕費之叛勢所必至也春秋內叛不書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恃強不服亦可知矣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也何忌方受學于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郕繼以兵

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侯犯與不徇者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孫二家且不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

郈費成三邑惟費爲家臣所據耳武叔以私怨殺公若故侯犯以郈叛若成則公歛處父且爲孟氏故守之矣三家勢一而情事不同

郈公作費

郈叔孫氏邑在東平州東古無鹽縣故宿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秋二子及齊復圍郈弗克郈工師駟赤謂侯犯曰子不如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樂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口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

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季氏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猜忌固爲有罪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爲亂哉書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也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地公作池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鹹沙之會鄭衛單至曲濮之役鄭衛自盟今兩國同會于齊地則服齊之志益堅圖晉之謀愈

亟矣

安甫公作鞍

安甫齊地

叔孫州仇如齊

此役爲謝歸田致邠也齊以致邠見德叔孫荅云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君豈以寡君賜義正辭嚴可謂不辱君命矣魯論語載其毀仲尼于朝大聖人固非才能應對者所知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爲地請勿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辰于君爲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于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佗彊身爲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七
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
十八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

熊過氏曰辰猶稱弟屬藉未絕也出奔稱暨辰
強之入于蕭以叛則稱及辰主之也蕭宋邑莊
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
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加之以蕭邑封叔爲附
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爲宋邑故辰等今入
以叛胡子以爲叛臣所食私邑非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
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魍故也
陳方附楚曹方好宋故亂臣往依之大心不言
叛者蒙上文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洫盟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社氏曰魯自僖公以來世服于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郝仲輿曰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晉黨季孫逐昭公識者知晉之將失魯矣及韓范內鬪同盟解體齊張于東衛鄭先往故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與晉絕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而晉遂失諸侯不復可收矣

六年魯侵鄭取匡鄭不與魯通及齊平歸三邑而鄭亦與魯平皆齊意也鄭附齊者也季氏曰平齊之後魯不復與隣國爭似夫子用魯而盡修睦之道也

泄公穀作蒞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趙子嘗曰郈叔孫氏之邑也州仇曷爲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爲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囚季孫居鄆陽關以叛三家幾不免焉侯犯以郈叛叔孫與仲孫帥師圍郈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郈奔齊齊人乃致郈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任于朝而仲孫爲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絕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帥師墮郈郈易墮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曹不從齊衛爲齊伐之

諸侯惟宋事晉曹以宋叛人之奔方與有隙衛欲因其隙伐曹以求成使之絕晉以從齊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孫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
費

何氏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季氏曰公山不狃以費叛者也何以不圍觀不狃初欲召用孔子蓋猶有善意焉故從容調護

姑不急攻而先以仲孫何忌助叔孫州仇攻郈圍而又圍及郈墮而後何忌乃助季孫斯以兵臨費則不狃聽命費遂不待圍而墮矣此見不狃猶賢于侯犯也左氏謂仲繇爲季氏宰將墮費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而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夫仲尼所以默運于其間者以有何忌也使叔季二氏而無何忌通焉雖子路亦無可爲而况于申句須樂頎哉以此知左氏之說非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季氏曰黃之盟齊魯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
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間之矣女
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齊公作晉

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趙子嘗曰成孟孫氏之邑也公曷爲自圍成孟
孫氏不肯墮成也三家者患同而情異成宰公
歛處父者孟氏家隸之良也陽虎之宵軍齊師
戒都車將爲三子不利賴處父發其姦以免陽
虎伐孟氏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而敗之二家
之臣方竊邑以爲其主機穽而處父獨以其邑
爲孟氏保障此孟孫所以不肯墮成也孟孫不
肯墮成而公自圍成用建墮三都之議定于公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七
朝將以弱私家張公室而不但除陪臣之患矣
除陪臣之患三家之願也故孟孫與季孫同帥
師以墮費張公室非三家之願也故孟孫不肯
墮成公親圍之而不克胡侍講曰孔子爲魯司
寇而不能墮成何也圍成之明年孔子繇大司
寇攝相事則圍成之時仲尼未得魯國之政也
及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遂行矣使聖人得志行
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公至自圍成

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
年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于晉陷之于齊
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
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
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于此亦謀所以
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
而政聲四達子路等欲墮三都強公弱私夫無
成是無孟氏季氏豈不知之顧是時季方受制
家臣未敢自計其私耳及郈費旣墮衰相現前

桓子便忽然憬悟未必不悔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亦必有以不利告者故一聞處父之言輒爾中止且此時齊欲爭晉故與魯作好耳成墮則齊人必至于北門處父固謀國忠言亦夫子所慮也蓋三家之在魯猶癰毒之處身攻與不攻皆爲吾害與其去成折而入齊不若存之而猶名爲魯若無法以處三家張公室草草墮成聖人作用豈若是哉書公圍成見公之輕動耳穀梁乃曰大公謬矣

陸粲氏曰三都之墮其孔子以張公室乎當是時費人不服公與三子狼狽登臺兵及君側僅能勝之及公歛陽一言而孟氏之意中變則魯公親駕圍成而弗克也聖人以禮爲國之功微矣孔子嘗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三都之墮曾不能逆策其成否而輕發哉或曰成之不服定公徂于速克之過也邠費墮則曰仲尼之功成不克則曰定公之過勝則歸已敗則歸君非君子所忍言左氏言仲繇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夫

是舉也謂孟氏之徒或與焉則可謂自孔氏謀之則不可不然則三子者之意而仲繇贊之孔子或不與聞也曰夫公山佛盼之召孔子猶欲往就之將以有爲也矧三桓自墮其城非可乘之會耶而聖人不屑也曰聖人應變之權非吾徒所知矣然吾以爲孔子誠與夫二三子者共事則所以消息其間宜自有道亦何至動干戈干邦內而捨攘至此乎所謂與聞國政誅少正卯者亦非事實昔之君子以爲此論語所不載

子思孟子所不言雖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蓋齊魯間陋儒者爲之攝行相事之云愚謂亦因左氏會于夾谷孔丘相之言而誤耳相會禮之相非相國也是時政在季氏定公不能爲有無孔子仕日淺謂其君臣能知敬信以咨謀議則有之謂舉相事以授焉使攝行之無是理也然則三都終不可墮乎曰何爲不可使聖人而得魯國之政將舉周公之典法率三家以尊魯率魯以尊周雖以復文武之盛可也而

于區區之三城何有

李廉氏曰按史明年孔子繇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宏氏曰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繇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據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皆爲十二年事也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九宋景二十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使師伐晉

垂葭一名郟氏在鉅野其西南爲曹地季氏曰衛蓋懼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遙制曹也與九年次五氏義同左氏以爲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南則非矣

垂葭衛地一名邯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邯亭
鉅野今屬兗州府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在汶陽謹田之東界李廉氏曰此正與
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
已服疆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
孔子爲政時

今兗州府定陶縣界有蛇丘城在寧陽縣北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趙鞅
以不速歸衛貢疑午有二心而殺之專利擅殺
罪不容誅然傳載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
鞅奔晉陽非如二氏伐公不逞也而春秋以叛
書之與朝歌無異蓋晉陽爲鞅私邑欲以衛貢

五百家真諸晉陽爲私據自封之計今又逃歸于此安得不以叛書

趙今平陽府趙城縣晉陽今太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荀躒言于晉侯曰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奉公命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氏遂伐公二子敗奔朝歌

季氏曰荀寅吳之子是爲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是爲范昭子荀氏本封於荀鄭漁仲曰荀邑在絳州正平縣唐絳州治也士氏本居于范鄭漁仲曰其地在濮州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意士氏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其別名邪蓋荀士二氏之私邑在此矣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衛地後服于晉故自朝歌以北皆謂之衛貢但邑非逼取而自服者春秋恒不書耳則朝歌者公邑也胡康侯以爲二子所食之私邑則非矣朝歌遠晉不

能爲亂特欲自保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爲國患也

荀寅下公有及字

晉趙鞅歸于晉

趙子嘗曰鞅叛而言歸韓魏請而復之也韓魏惡荀范而善鞅故復鞅使同敵荀范也胡侍講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入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以明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傳曰歸不

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辭也樂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趙鞅之歸公羊曰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是謬說也穀梁曰貴其以地反許誨過是勦辭也胡氏曰罪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是漫論也三人不束身歸公而各事奔邑擅有其地春秋書叛夫子武仲要君之法也然三人事異而罪亦不同殺邯鄲午不可謂非專殺入晉陽

不可謂非要君然究其實邯鄲午不歸衛貢固
非有罪矣趙穆涉賓以邯鄲叛不可不圍也而
不肯始禍以辭董安于之備又不可不謂束身
聽命也若荀寅士吉射以私怨仇趙氏可耳其
伐公何爲伐公是亂臣賊子誅不待教者也春
秋以君臣之義不可差池故書趙鞅叛與二子
叛其文一施之所以戒天下之爲臣子也若寅
射安可與鞅同論哉王樵氏曰趙鞅以地正國
夫子正其叛臧武以防請復夫子正其要君得

其旨矣故趙鞅得書歸以鞅有歸道也且入難
歸易入邑歸國人有奉歸無奉三者鞅有是乎
卽非春秋赦鞅亦不得不言歸矣

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
吉氏卽范氏也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
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薛弒其君比

胡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
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

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嘗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于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卽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陸粲氏曰稱國以弑者有數義焉或曰君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或曰國小政亂而訃告之畧也或曰地遠而聞之弗詳也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其論固不卽人心而槩指爲當國大臣之罪者亦疑其未盡矣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衛靈公夫人南子有淫行公叔戍衛世臣也謀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于公曰戍將爲亂公爲逐戍與其黨趙陽北宮結趙陽奔宋北宮結以公

叔戍之故來奔衛侯嬖南子縱其淫佚而不之
禁于是一言而出三大夫

衛趙陽公穀作晉趙陽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三月楚滅
頓頓嘗會諸侯于召陵也明年楚滅胡亦以召
陵故

孫公作子佗公作捨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趙子嘗曰凡夷狄交相敗不書据襄十三年楚
人敗吳師十四年楚伐吳吳人敗之不書此爲
吳子光以敗卒而書然此時吳進矣不在此例
也

黃正憲氏曰按檣李杜元凱云吳郡賈逵云越
地然左氏謂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
則越反先渡江至吳地吳駐師境內以待越之

御也則攜李當從賈註爲是或云此是勾踐加兵于吳又與傳不相合

攜公作醉今嘉興西南有攜李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傳謀救范中行氏

季氏曰范中行入朝歌以叛衛之所深幸也而朝歌近在衛西不無陰結之情衛方有內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于牽蓋察虛實耳而晉實未嘗有兵至朝歌則三國亦遂

退矣左氏謂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救范中行氏經文未嘗書圍書救安可遽謂三國爲是而會哉

牽公作堅又作擊齊魯爲會止此

今濬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之會著齊不能靖宋難也此亦一說蓋時宋衛
方多事而宋之患爲尤急豈能舍其國而謀救
范氏哉謝氏說是
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旣與同盟矣宋猶未忍絕
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旣覲晉有內難且本國
又有難也

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穀梁傳賑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日賑熟曰
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
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
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

書天王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王樵氏曰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以剛承柔而
治其壞當巽以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伸
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所害大矣衛靈公陽
位而陰才南子陰尊而不正以易言之固幹母

之蠱之時也公叔戍欲去夫人之黨疾惡之正也而不免爲犯上世子蒯瞶之命戲陽速羞惡之心也而不免爲作亂

先儒謂蒯瞶無殺母事特南子與戲陽速朋比誣之與驪姬害申生相似不然宋南子家何以反奔宋乎

衛公子孟彊出奔鄭

左傳太子奔宋盡逐太子之黨故公子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蕭不能容故來奔公子地等亦于此時奔鄭宋公以公子地白馬與向魋此細事耳魋欲地馬嬌也公朱其鬣穉也地更奪魋狼也泣目盡瘡癡也公子辰爲謀悖也謀不得而出奔陳入蕭以叛逆也仲佗石彊偕叛黨也樂大心入蕭濟也鄭納地奔魯納辰奔亂也卽此事而亂宋者凡十二年亦可笑矣于是晉有趙范中行之事衛有趙陽北宮結之事君臣列國如此安得

不爲春秋之終乎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近洙之地

邾子來會公

杜元凱曰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張三一曰蒐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孫莘

老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矢魚于

棠公狩于郎政猶自公出也自蒐于紅政在三

桓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見公不得爲

政也

城莒父及霄

杜元凱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明年

城漆亦此義此年不書冬史闕文

按史記此年孔子始以大司寇攝相事夾谷之

會葉氏所辯益足據矣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

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景二十二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子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止此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不言其所食漫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豹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

晉會召陵侵楚頓胡之君皆在楚有吳患不能

報今吳越構難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蓋不能報
之于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汪氏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于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于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謾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正寢也得正而斃惟莊宣成三公而已

諸侯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小寢在路寢之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高寢之後則後宮矣

後宮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爲東宮世子居之右爲西宮妾媵居之諸侯寢內之制似當如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

杜元凱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哀十二年老氏曰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是也

季氏曰罕達虎之孫也鄭乘晉楚之衰卽有許斯之虜盟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蓋已侈然有爭雄之志矣故罕達乘宋亂而伐之

罕公作軒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左傳謀救宋也

王樵氏曰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爲是觀望之役按五氏垂葭之次皆爲伐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蕩蔭公作蘧蔭宋地

邾子來奔喪

趙子嘗曰邾始強世有惡于魯而嘗恃晉以爲重至是衰微而晉亦不競故躬爲非禮以示服從庶免侵伐之禍也何休氏曰天子崩諸侯奔

喪會葬

諸侯始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孔氏曰夫人初薨赴于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祔于適祖姑妾祔于妾祖姑若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薨

劉氏曰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安有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妣氏要爲妾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爾黃正憲氏曰按此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蓋僖宣昭卽位旣久嫡母已薨故成風敬嬴齊歸皆以妾母尊爲夫人哀公初立定公喪在殯嫡母又未薨故定妣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未備尊崇之禮也左氏云不赴且不祔夫國君

之母卒則史書之何待于赴祔在小祥之後豈待朞而始書薨耶

妣穀作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家氏曰周末小國以事王朝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矣故邾滕二君來奔會葬書之著其失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春秋經義 卷之二十七 三十八
姜廷善曰按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敬羸日中克葬葬後猶可虞若日下昃而葬則失虞之時矣故當爲雨具而不爲雨止可也若不爲雨具而雨不克葬也則寧有待焉葬而虞可也日下昃而葬失虞之時不可也

昃穀作稷

辛巳葬定姒

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王樵氏曰非也若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薨而後葬不稱

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日曰姒氏卒則非夫人何足以見不成喪乎諸家皆以哀未踰年之君故定姒止書卒葬而不書夫人以薨小君以葬此皆因諸侯僭禮而爲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得夫人其妾母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春秋亦從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以著其非禮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已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卒曰姒氏卒葬曰葬定姒皆正名也非以未踰年不稱夫人小

君而已踰年則可稱也按如王氏之說則成風敬嬴齊歸稱夫人皆爲非禮而禮自哀公時始定耶魯至于此君道日衰定公不得行其寵妾之事哀公亦無所用其尊母之心更以自卑反成得禮劉氏云僖宣襄昭四妾母群臣皆逢君而尊之定哀母不成爲夫人亦足見魯道之衰也

冬城漆

王樵氏曰按漆本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城之蓋疑其貳于邾也昭公之世政在季氏待邾無道亟受其叛人與邑自定公爲拔之盟邾好復修終其世無犯焉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奔其喪禮雖過而情則真也定公旣薨三桓復起釁此年兩大喪之後亟城漆元年伐邾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致吳人來伐齊取譚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三桓之罪哀公之愆也魯欲不削得乎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秋齋

四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八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哀公一

丁未○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晉定十八齊景五十四衛靈四十一蔡昭
二十五鄭聲七曹陽八陳閔八杞僖十二宋景
二十三秦惠七楚昭二十二吳夫差二

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報栢舉也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王樵氏曰按蔡人男女以辨則是降也使疆于江汝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滅不言入陳嘗縣之矣而不書曰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達路矣而但書曰圍凡以存中國不使夷狄盡其虐而滿其辭也胡康侯謂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報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噫此亦大失春秋

之旨矣入郢者吳也壞祖廟徙陳器撻其父之墓處其宮而欲妻其母者又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楚既可笑矣乃春秋亦從而成之謂蔡宜得報而楚之復讐爲可恕不亦悖乎且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于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于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讐楚豈下于入郢乃以復讐恕之孰謂春秋有是法哉康侯之言爲高宗不復金讐而發然宋則蔡也金則楚也欲勸其以復讐于夷狄而反恕夷狄

之遷虐于中國義則踈矣

杜氏曰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侯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得見經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字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

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溝

師及齊衛伐晉則何以不書師爲內諱伐盟主也陳氏傳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諸侯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于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傳文止載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上下

不及魯疑有闕文豈傳亦諱魯耶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左傳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季氏曰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于公室多合禮義及孔子去魯此年遂伐邾六年復伐強家擅兵貪利不能以禮義自克其習非一日矣何忌亦無能改於其德昔之學于仲尼者何如哉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

昭二十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

景二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瀆沂之田而受盟

胡傳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

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孫四分公室有其
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
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
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

孔氏曰既取其田慮後悔競故共盟以要之伐
則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
歸使二子與之盟三人伐二人盟穀梁謂各盟
其得而胡氏遂以爲季氏歸二家而不取趙企
明日勢在季氏季氏不往則勢不徒行故伐邾

取田非季氏不可得信于邾子邾既屈則信已
著故句繹之盟季氏所不必與強者已親之以
示威屈者已辭之以避辱則信乎季氏之強而
不可制也或曰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叔孫之
郈在魯西鄙仲孫之成在魯北鄙相去邾田爲
遠懼季孫之強而邾田卒歸于彼也故叔仲二
家獨與邾子盟皆非也惟季氏不屑與邾盟之
說近是郝仲輿曰季孫不盟志未厭也明年遂
復圍邾

春秋經傳集解
熊過氏曰潯東沂西田在繹山東南蓋邾城在繹山陽卽今鄒縣地近季氏費邑句繹繹山之曲也

書盟止此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劉氏曰江熙曰若靈公廢蒯瞶立輒則蒯瞶不得復稱世子稱蒯瞶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然則從王父之言穀梁傳失之其說是矣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瞶出入稱世子正其名也其言納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黃正憲氏曰按蒯瞶出奔原非其罪雖有戲陽速之言其所謂顧乃殺之者意必欲殺其私人非欲殺夫人也速誤認之耳故曰速禍余稱世子見未絕于先君也况靈公臨終欲立子郚未嘗言及孫輒輒之立乃出于郚口而擅成于國人者何以奉先公而服天

下乎藉第令靈公遺命立輒輒猶當迎父歸國讓位于父不得已則以國養可也乃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孔子正名而書曰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特罪輒亦罪一國之人也穀梁氏乃云弗受以尊王父則反嘗拂經啓天下後世父子攘奪之禍者必斯言矣

章貢李氏曰樂正氏記蒯聵謚曰孝公蓋蒯聵本無害母之謀奔愬南子之母家宋人爲之辨而納之于晉晉人以大義而納之于戚孔子亦

知其非不孝之人而就公養之仕故其卒也衛人原其心而謚之以孝左氏乃謂蒯聵謚莊公非也莊公者武公之子揚也豈十世之孫上同十世祖之謚乎或曰出公亦非出不可謚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于戚甲戌將戰登鐵上

鄭師大敗

季氏曰按左氏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鐵如此則是鄭人爲
齊致粟於范氏也夫鄭雖與齊合黨盟鹹然安
甫一會之後鄭亦不與齊通觀鄭罕達伐宋而
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救則可見矣且齊
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逕致朝歌主衛以
爲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耶蓋鄭本叛晉幸
其有范中行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
范中行之仇也聞有鄭師則邀繫而敗之耳鄭

不量力而欲與諸國爭雄且以黨叛名其敗宜
矣鐵公作粟今開州有鐵丘卽此

鐵衛地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畏楚也是爲下蔡在今鳳陽府壽州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
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

遷于州來

杜元凱曰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吳人因聘襲之蔡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爲之也

季氏曰州來本楚屬國而爲吳所滅則吳邑蔡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爲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吳人襲蔡亦不當以自遷爲文矣公子駟必主議不遷者

姚舜牧氏曰蔡初不自量受命于楚而背楚既不自富請遷于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爲解其何以令一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書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書遷止此

巳酉○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秦惠九卒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
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
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其說大悖

趙子嘗曰戚衛邑也齊大夫主兵以圍衛邑而
不繫之衛何也脩春秋之特筆也時衛世子蒯
賁在戚輒據國以拒父而齊卿至爲出師助衛
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昔者楚取宋彭
城以居宋之叛臣晉爲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
其圍也雖有宋人猶必繫彭城于宋晉取鄭虎

牢以復鄭而鄭不服諸侯以伯令戍之猶必繫
虎牢于鄭此以齊卿主兵乃獨不繫戚于衛者
以蒯賁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
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賁出入皆稱世子雖魯史
舊文夫子實因之以正名而于圍戚特不繫衛
以異之也或曰不繫衛者上已書納蒯賁于戚
矣此不復詳也

高抑崇曰齊與晉爲仇若賁蒯入則從晉矣此
齊所以助輒也許翰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

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命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足以伯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宮曷爲不毀孫莘老曰桓公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劉侍讀曰三家者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爲院者也夫子聞之曰其桓僖乎若曰兩宮固當就毀而不毀若有災也者惟

桓僖可以當之蓋決其情而疑其詞也其言之而中則偶然爾

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宣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鄆國爲邾所取者今魯逼邾而城啓陽不書邾者不與邾之滅鄆也熊氏曰魯人習濶水沂西之利二卿帥師脇邾而城焉恐其爭耳非邾邑故不繫邾杜氏曰魯懼晉故比年四城趙企明因言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啓陽在今沂州地近邾元年取邾田疑邾伐我故備之以地證事趙疑若得矣然繼是伐之者二城迫之者一未聞邾一報也已而遂入邾以

邾子益來矣魯何疑于邾之伐哉企明僅得其一耳申失而外鍵本亡而未務許氏之論魯然乎哉

季氏曰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爲開陽汪克寬氏曰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卽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枋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鄆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鄆鄆子從帑于邾然則啓陽者鄆之別名如號之爲下陽荆之爲楚然非邑也其地在邾之東鄙今沂州南也然枋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西北爲費則近于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旣取鄆東沂西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脇焉季氏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啓公作開

宋樂髡帥師伐曹

季氏曰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洩且從齊盟洩而未暇致討今聞齊景公之耄而怠無畏于齊而脩曹之怨樂髡之師宋景志也曹陽背晉故晉不救自是疲于奔命身爲虜囚尚誰懟哉

高氏曰曹本屬宋旣而叛之薛士龍曰討樂大心之亂也黃正憲氏曰按髡樂喜之裔定十一年春樂大心自曹入蕭以叛故伐之以脩舊怨薛氏謂討大心之亂則是時大心已不在曹况髡與心同族宋景雖昏庸亦未必誤遣之也卓子曰樂大心已不在曹其怨固在也宋安得不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三
伐髡與心同族然瑾亮同生一在吳一在蜀吳
蜀不交兵乎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熊過氏曰凡放者君與大夫咸與焉稱國胥甲
父是也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則稱人李廉以
爲稱人者放其罪焉杜註以獵爲公子駟之黨
則是不主于遷非得罪國人者杜必有誤矣明
年而公孫翩之亂辰姓霍皆公孫也豈獵放吳
故其黨乘蔡侯如吳而遂甘心于一報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孫已卒二氏恐邾生心故復圍之明德廷善
謂季氏欲并收二家之說故圍邾責其背句絳
之盟太曲矣

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

十八弑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
宋景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
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穀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
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
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
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
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殺蔡侯者諸大夫也特以公孫翩下手耳經宜
書王名不然亦宜如密州之法不曰莒則曰莒
人今何以盜書蔡昭旣以國遷又迫于吳國人
不欲遷吳公孫翩因衆心之怨從而殺之國亂
無道故以盜殺而不以國殺文之錯不書

詹萊氏曰盜者微乎微不可以姓名通者也何
以能弑君蔡昭不道無恩于其公族若駟也者
若獵也者俱見殺是以人得而賊之也抑二公
子之黨與不稱君盜不得以君君也或謂君弑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八
而辰也奔姓與霍也殺其與聞乎故者與非然也奔者避亂者也殺者被亂者也不得執節則有之矣曷知之書弑君者未有先隱而後名者也

傳恐其又遷也承諸傳曲解不知此古文語法如曰誰與哭者耳已見韻會承字註云承漢縣名在東海杜預音懲楚言也左傳蔡昭侯將如承恐其又遷孫翩以衆人之意而射之此雖無關經旨然傳語不通處一朝洗出爲之快然

申石經作繇灌甫曰豐氏曰按蔡文公名申卒于宣十七年者是也昭公文公之曾孫也豈同其曾祖之諱乎當以石經爲正

二月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弑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傳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弑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弑矣

左氏謂文之錯射殺公孫翩逐公孫辰殺公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八
姓公孫盱則弑賊既已討矣辰等不論其盜賊
與否聞弑與否而坐視國君被難自不能逃其
罪而昭侯方密事吳故懼吳之討而奔以說之
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以小邾事魯而執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傳文公執曹伯畀宋人今云歸于楚者涼師
楚也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蠻爲楚所圍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楚起二師以
索赤晉安得不與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
楚必速與之京師楚之說不然也
蠻公作曼書執止此

城西郭

杜氏曰備晉也

六月辛巳亳社災

熊過氏曰穀梁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有屋故得災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又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亳社在左立于廟門之外以爲屏蔽與國社不同故左氏述季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
亳公作蒲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于定哀之際錄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于楚陵遲至于標季而昭公乃銳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爲之數見于經也使昭公出于晉悼之世其功烈當何如哉

葬滕頃公

左傳秋七月齊衛救范氏九月趙鞅圍邯鄲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八
寅奔鮮虞十二月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
栢人

辛亥○敬王三十年

五年○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
公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
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
六

春城毗

備晉也

毗公作比又作茈

夏齊侯伐宋

王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
小邾子欲爭伯也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
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是時齊與晉爭伯而中國諸侯堅于黨齊者衛
鄭耳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仇衛故庇之鞅度

齊兵力強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于
是計納蒯賸以爲衛主是將制其心腹掣其肘
腋一舉兩得耳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歿諸子鬻姒之子荼
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范純夫曰治愈久政愈弊
德彌退者是也

杵公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趙子嘗曰葬節以月斷合數閏故書閏月也襄
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此閏月明矣不書閏者
喪事以年斷則不數閏也

熊過氏曰按長曆是年閏十月也公穀謂不正
其閏劉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
者則以閏數葬之爲事以月斷故以公穀爲非

然九月至此僅三月耳茶以非分而立故速葬也

王樵氏曰按成六年穀梁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與公羊不同公羊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旣以月斷則得數閏是以葬亦數閏以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亦數月故也如穀梁之說是此葬齊景公自九月併理閏月爲五月而喪失喪

事不數之義春秋譏之故曰不正其閏也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弒衛出四
蔡成二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
七宋景二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
七

春城邾瑕

季氏曰瑕邾邑也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閔父註縣北有邾瑕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一
三十
十里當近泗水其東則漆間丘之地也邾瑕謂之瑕必與魯負瑕連界而得名負瑕卽瑕丘蓋在今兗州府滋陽縣東南界上而邾瑕在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耶汪克寬氏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高閔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然則杜元凱以爲備晉者非矣
瑕公作葭書城止此

子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治范氏之亂也

杜元凱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故

吳伐陳

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逢滑曰晉盟主也以晉辭吳若何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侵陳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茶之立陳乞不與故乞先構二子與諸大夫成釁遂帥甲入室逐之國高爲國世臣從君于昏

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蓋國高奔而乞之弑械成矣

叔還會吳于柤

或謂吳伐陳魯懼兵之及我故叔還往會之未必然吳方強大一介往來言結于好然觀後伐邾而邾人奔告于吳則魯是時將有伐邾之謀先爲會吳之舉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郝仲興曰楚昭王經喪敗之後改紀其政孔子去魯司寇將往焉陳蔡人阻之王興師迎之欲封以書社地七百里西不可昭王遂卒嗟夫天欲平治天下則子西之說不行而昭王不蚤死矣儒者強謂春秋擯楚何居

齊陽生入于齊

書齊陽生入于齊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言齊陽生將不知其爲何國公子也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爭國者多不書公子方爭爲君不必言公子也陸粲氏曰陽生曷爲繫之齊徒

言陽生入而已矣則未知其爲齊之陽生也故繫以國若曰此齊侯之子也云爾如景公之廢長立少以啓亂雖書齊未足以見其罪也然則鄭突曹赤何以不繫國乎書歸于鄭而知其鄭人矣書歸于曹而知其曹人矣歸者歸其本國也入則疑于異國焉故詳著之

齊陳乞弒其君茶

穀梁陽生正茶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陽生入使朱毛殺茶耳陳乞不對而泣宜若無罪者春秋歸獄于乞者何蓋國夏高張受先君之命而立茶者也而乞逐之陽生茶之惡也而乞立之鬻婣茶之母也而乞去之王甲江說王豹茶之黨也而乞殺且拘之茶其能自存乎乞雖不弒茶而茶之死繇于乞矣不對而泣其誰信之

茶公作舍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季氏曰前三年何忌已與州仇並將圍邾意邾

田之利仲孫氏所獲不及二家而邾方恃齊事魯多闕故何忌以爲名而伐之此亦不然意邾未定故復伐之至于伐者或三人或一人則因其時勢緩急難易耳

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鄭叛晉故也

宋景公寵任向魍故致五卿叛亂乃不知自反而督過于所奔之國去冬伐曹今春伐鄭以報罕達老丘之役疲民以逞欲何爲哉豈謂晉伯既衰齊景復歿故妄意圖伯蹈祖襄之故智耶左氏謂其爲晉討鄭誤矣瑗戴公子皇父之後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衛不服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八
趙鞅兩伐無功故以曼多爲帥而侵之其興師之意以納蒯聵爲主蒯聵入則德晉無二可以攜齊衛之交而洩朝歌之憤耳且正名于衛題目甚大也

夏公會吳于鄆

季氏曰鄆近邾吳夫差至此必畧地也故公親往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甫罷而卽伐之此邾人之所以奔告于吳而魯遂被伐歟

鄆穀作繒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國獲君大事也三家固必強公使往公實在行自當書公且春秋亦不欲盡以其權諉之三家也薛士龍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親之不得已也公內迫于三家歸過于公也王經世曰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二說得其情矣春秋內辭國不書滅大夫不言殺蘇子繇曰其不書滅邾大夫茅夷鴻保于茅請救于吳明年吳爲之伐魯復邾子故此亦一說也杜元

凱曰他國言歸于魯言來內外之辭也

自公羊強作入不言伐之例于此伐邾入邾而不能通也則曰伐內辭也若使他人然夫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何取于內辭乎遜其辭而不隱其實故但言入邾使若他人豈所謂不隱乎入邾使若他人以邾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穀梁不知內外辭之法而曰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夫外曰以歸內曰以來內外之別耳春秋豈以一青遂外其父母之邦哉故曰伐邾自是秋初事入邾自是八月事兩在行耳王樵氏不得其說乃曰先言公伐邾下但言入邾猶爲掩其辭耳遜其辭而不隱其實聖人待父母國之道也此何以說哉至胡氏謂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

之亦已甚矣鄭與曹踈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
欲報皇瑗之師也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晉定二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聲
十四曹陽十五國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
景三十秦悼五楚惠二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熊過氏曰經書入傳曰滅經書歸傳曰殺凡不
有其地曰入入輕于滅歸輕于殺春秋之恒辭

也聖人豈舍重而錄其輕哉此左氏之誣元凱
蓋癡而黨之乃曰宋公既還不忍褚師之詬怒
而反兵滅非本志故以入告非也馬遷世家亦
言宋滅曹蓋襲左氏之誤據曹陽歸宋在敬王
甲寅至丙申去孟子去齊已一百八十三年而
趙臺卿註曹交曹君之弟臺卿博學必有所據
孫奭失考實耳交未必陽弟則當孟子時必有
曹君豈國實未滅耶曹始從齊桓爲北杏之會
以府宋怨其後齊桓進曹與會盟嘗抑諸莒許

春秋列傳卷之二十八
之下以謝宋耳終春秋會列因仍不改然自僖
十五年至宣三年三十九年耳宋之圍伐者三
自哀三年至八年圍伐而遂滅凡加兵者四鳴
呼諸侯之無伯也害哉熊氏之辯析矣然亦不
知滅字之義故爲此多言耳若知滅義則言滅
者必非殄滅無遺之謂何礙于曹交之時曹尚
不亡乎左氏曰君死曰滅固已得其義矣况經
原無滅曹之文當時止有入曹耳又何害焉
林氏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
刪詩也繫曹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
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思治也傷
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傳吳爲邾故伐魯

蘇子繇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
也于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言公諱之也

前年吳伐陳今年伐我吳畧地而入中原勢駸
盛矣左氏所載獨孟懿子與景伯謀及其事而

叔季若罔聞知所謂利則歸已禍則歸君者歟
夫公山不狃叛亡囚虜猶能折叔孫輒之對觀
其言亦若繫心宗國者何叔季反不若斯人耶
書伐我始此

夏齊人取讎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
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
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

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孫明復曰邾子益
齊甥也二說公羊孫氏是

讎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之封內地
也屬寧陽縣有剛城屯卽闡也

闡公作僂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
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
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

春秋辨義
三十
秋七月

左傳秋及齊平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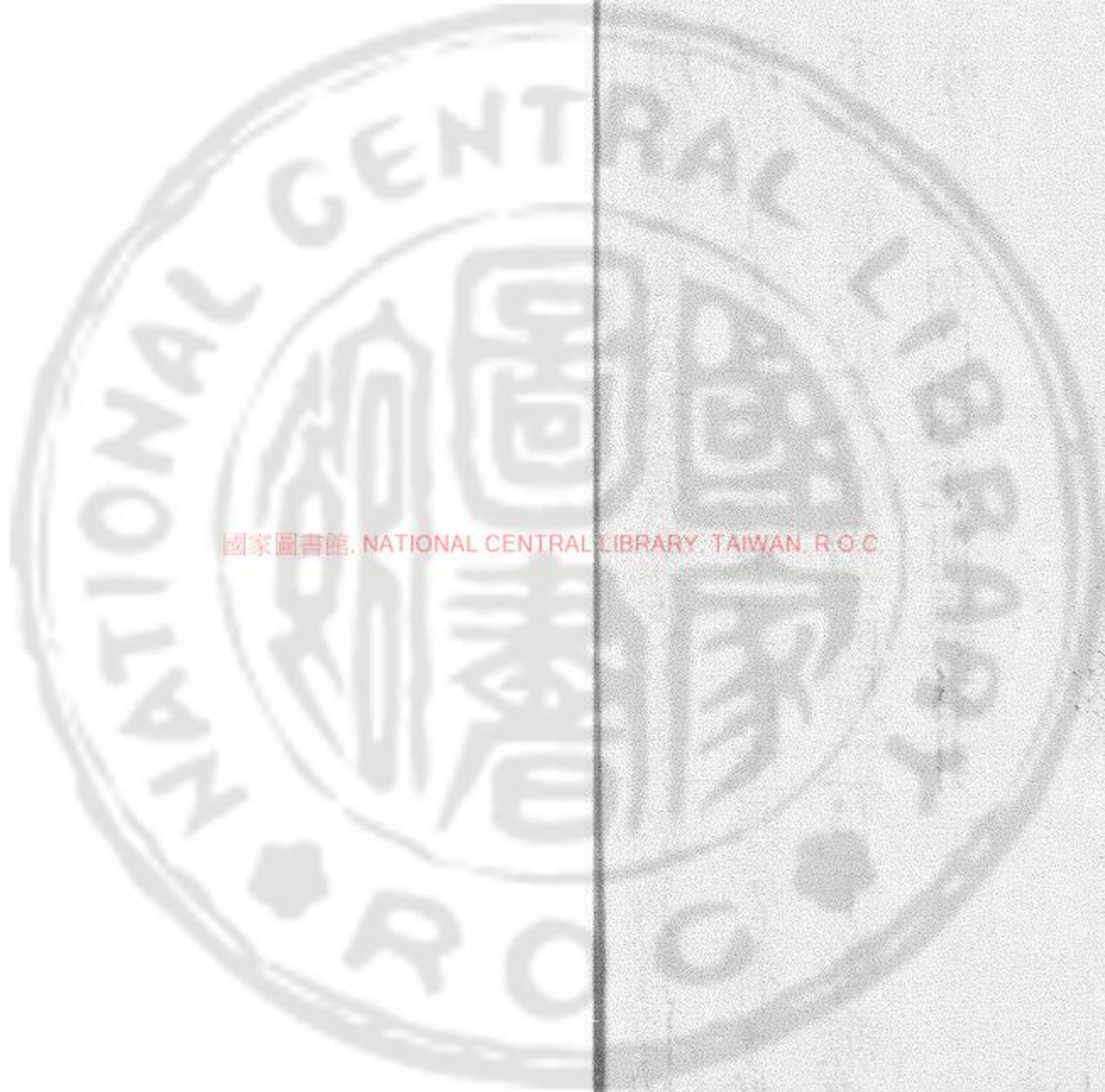
左傳季姬嬖故也

趙子嘗曰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然則交涖盟何以不書皆非卿也非卿名氏不登于策魯史舊章也趙子嘗曰齊惠以宣公事齊之專故還

所賂之田公在齊受之故言歸我齊悼以魯入邾以邾子益歸故取二邑至是魯邾子益及齊平齊魯交遣人涖盟而歸二邑于魯無專使故亦言歸而已或生他義者非

春秋辨義卷之二十八終

春秋雜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八十八
八十八
三十一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九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著

哀公二

巳卯○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晉定二十六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
十五陳閔十六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秦
悼六楚惠三吳夫差十

春王二月癸巳僖公

左傳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

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
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穀梁取易辭以師而易取鄭病矣鄭自定十五
年罕達伐宋至又以達嬖許瑕之故欲取邑于
宋以與之不義甚矣然至設覆而悉俘之則豈
已怨之道哉

姚舜牧氏曰自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後未

見有書取者此書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後書
鄭罕達取宋師于崑蓋甚其譎惡其盡著其罪
之不容誅也

雍丘今杞縣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卽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興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
齊晉不加討則其志益驕且皇瑗又盡俘許瑕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九
二
之師則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鄭非弱國豈肯遂爲臣虜連年侵伐不能得志于鄭而喪師于出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左傳吳城邾溝通江淮

冬十月

左傳冬十月吳子使來傲師伐齊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晉定二十七年齊悼四卒衛出入蔡成六鄭

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秦悼七

楚惠四吳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邾子益嘗爲魯囚何爲又來奔邪蓋邾又見迫於齊也齊爲邾故與魯爲仇及邾益歸而謹闡復則齊又責報于邾故又來奔魯終非所安故又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息
熊過氏曰據傳吳子使來傲師伐齊然吳遠于
齊間魯而後至魯弱不敢及吳尊吳爲主故不
書及而書會吳之患及于中夏魯爲之也

左傳有邾子邾子不書杜氏曰兵并屬吳不列
于諸侯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齊人弒悼公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當
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弒爾與鄭伯髡

頑同

熊過氏曰自左氏以爲齊人弒悼公而胡子遂
以爲悼公變而克正故書卒以沒其見弒不忍
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然卒而書日無以起
問者見情實元凱直云從赴則亦必隱情以赴
魯人無從知之雖魯侯在行亦必莫察也左氏
何繇察之而春秋又不以微文見意耶既云吳
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似哀有喪者然必齊人
敗海道之舟吳師乃還情文不侔蓋左氏之誣

也且魯吳邾邾之師不強于齊頓兵于郕尚未
入國齊何所憚而遽弑其君哉

趙子嘗曰陽生亦弑而書葬者國人諱弑既以
卒赴自宜以禮成喪也外弑書卒者三陽生與
鄭伯髡頑楚子麋也魯史承赴而書辟不敏也
夫子因而不革存策書之大體也後之作傳者
于齊鄭二君之卒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
國之君于楚子書卒而不通則曰申之會十三
國諸侯在焉恐貽後世之譏故不革其僞赴者
爲之諱也說經若是聖人之志荒矣

郝仲輿曰傳謂齊人殺陽生以說于吳嗟乎陽
生歿已晚矣積惡滅身豈曰不宜然則何不書
弑君齊人以卒赴也猶鄭髡頑楚頰敖疑則傳
疑聖人之慎重也聖人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
有亂人故君父之弑躡嚙不忍出口弑逆之事
踟躕似不欲言聖人之仁也說者謂不忍以夷
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迂濶之言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伯之衰雖繇于君臣不令吳楚日強然中國諸侯所以背晉者實齊啓之也况范中行氏乃趙鞅深仇齊又帥鄭衛黨援之則鞅之欲甘心于齊久矣今悼公旣歿國事動勦彼方幸其釁之可乘又惡知伐喪之不可哉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則彊固蒯聵之黨也蒯聵猶在戚今乃托齊歸衛從輒而背蒯聵從于不義矣後十四年蒯聵復國彊復奔齊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左傳吳子使來復傲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杜氏曰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黃正憲氏曰按陳本堅于從楚者六年吳伐陳而楚不救則陳必背楚從吳矣故楚伐吳救自然之勢也春秋亦直書其事耳胡康侯謂救在

夷狄則罪中國張氏謂楚近于中國故免其夷狄舉號之稱吳純于夷狄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尤非正論

陳氏傳曰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矣鄭救曹則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也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于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六年吳伐陳九年楚伐陳今年復伐陳吳救陳十三年楚伐陳非救者善而伐者不善也蓋傷中國衰微而夷狄爭諸侯也

汪氏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而外諸夏故魯爲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于諸侯竊以爲春秋詳內而畧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于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迫于魯之國都矣杜諤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然則國書之伐與他伐異矣

書救止此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
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
三秦悼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
不可求曰二子之不欲戰宜政在季氏矣冉求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九
帥左師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孟孺子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公爲與嬖僮汪錡乘皆死

王樵氏曰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于涉泗則兵實加國都在城下矣故直言伐我無他說也然公歛處父謂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前此無兵及近郊者今年齊師在清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不可居封疆之間不可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孟氏始黽勉以右

師從從而又後戰而先奔微冉有在左師則魯事敗矣季氏當權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同力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召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故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傷之也

郝仲輿曰報去年八月吳伐齊之役也君子曰齊未嘗負魯也邾子復則謹闡歸矣與魯盟則吳人辭矣魯何爲又爲吳伐之書伐我齊直也故亦不書鄙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熊過氏曰凡例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於一國之故而後書轅頗之奔在楚伐陳吳救陳之後其必志本向楚而與衆有不合者乎趙企明不信左氏賦公田之事有繇然矣

轅公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魯會吳伐齊應當言魯及然有吳王兵非例也吳爲蠻夷又不可及人故書法如此趙子嘗曰于是將戰吳子呼叔孫賜之甲劍鉞則魯與戰矣其不以與戰之辭言之何也諸侯以兵屬夷狄皆不序也然上言公會吳伐齊則不言可知矣

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熊過氏曰齊卽大叔疾儀之孫申之子也前年公孟彊自齊歸于衛今世叔齊出奔宋一出入其黨有不能相容者矣齊適宋卽臣向黷則必悖逆之臣其奔不爲無罪矣左氏載孔姑事得其一耳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晉定二十九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鄭聲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四秦悼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何休氏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用田賦言以田爲率也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賦十六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也杜元凱曰一丘十六井丘賦之法因其土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是嘗賦之法今欲別其

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用田賦也鄭康成曰見古者不以田爲賦而今用田爲賦也

陳君舉曰以丘賦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李廉氏曰田賦之說杜氏以爲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

注穀梁同之然杜氏于作丘甲條內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况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大率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觀左傳所載多臨事始授甲出車則馬牛車乘官以賦里之入素具可知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出一乘之人耳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熊過氏曰賦者歛錢之名據傳仲尼曰以丘亦足矣則周制以丘賦今改用田賦論丘賦者主夫家論田賦者主田畝故鄭康成曰古者不以田爲賦是也蓋賦者兵賦用田賦是計田以賦矣力役之征宜出夫家夫家謂之丘田征粟米而已魯以稅畝井田盡廢豪強兼并夫家不保其居丘甸數損故用田以賦若漢歛民財以田爲率蓋不復論丁中矣周制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豈有以田爲賦者哉杜元凱言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二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不知古法田與夫家本別授田有法本無甚貧甚富之家不以財爲準也魯用田賦則不論夫家其田旣出粟米又出力役今又供軍需是爲重耳國語賦里以入止是布縷之征又曰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益害道矣竊詳孔子丘足之意必改三家四分之制而一切兼皆還之古然

後力役可責夫家其牛馬車乘之費輔以漆林之稅非苟然也古之獻民數者其意深哉今之言治者主糧而棄丁不論觀此可知矣

王經世曰賦之本義專爲出軍計丘而出兵車賦之嘗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強吳事克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托以軍用加歛于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熊過氏曰禮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歿曰孟子卒然論語曰吳孟子猶存國可以起問今直書孟子則真若宋女內大惡諱也此昭公夫人也或者以爲妾夫強吳之女魯人敢妾之耶吳幼清曰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

君且逐之而葬不備况夫人乎

公會吳于橐臯

吳子將求諸侯故有是會以公嘗同伐齊又與晉會也是以明年黃池之會惟三國爾

橐臯今廬州府東北廢梁縣界古淮南逡道縣吳地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吳欲圖伯故魯爲致二國于其地傳言吳徵會于衛然經不書吳人與會于事理未然也左氏

初衛殺吳行人且姚然記宰嚭藩衛之辭止言衛侯來緩不問且姚之歿則原無其事矣然則謂吳子與會二事果有之乎灌甫曰齊庇衛輒我屢伐齊輒方懼討而叔齊之奔宋疑其有謀乃合二國之君與大夫會鄆以求免也輒竊國拒父而魯宋會之以安其位皆黨逆也是也熊過氏曰鄆今揚州府泰州古海陵界吳地也鄆公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衛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
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
平元之族自蕭奔鄭五年鄭人爲之城岳戈錫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
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蝻

杜元凱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
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
蝻至明年復十二月蝻實亦十一月也趙鵬

曰春秋書蝻十有八皆在夏秋獨哀公之世再
書蝻皆在閉蟄之後此恒燠之證也燠而蝻生
災異兩興也

范守已氏曰季孫聞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
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周之
十二月今十月也十月豈猶有蝻乎火猶西流
則爲今之八月矣司曆者再失閏故以建酉之
月爲歲終敬授民時之義何在哉故書以譏

已未○敬王三十八年

春秋列傳
十有三年○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
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
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囅

灌甫曰宋鄭怨已十三年雖造端繇于罕達然
宋自九年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公宋人兩伐鄭
亦可以釋憾矣而向巢之師復起何耶故是年
鄭亦取宋師于囅彼以諉來我以諉報耳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七
月辛丑盟吳晉爭先乃先晉人乃歸

趙子嘗曰夷狄舉號君臣同辭故祖之會書會
吳傳以爲壽夢也此其稱吳子何始接以諸侯
之禮也吳僭王猾夏其與諸侯交接往往禮文
不典是以中國之君皆自爲會而後殊會之故
雖吾君之大夫與之特會亦一切以號舉而已
黃池之會晉吳兩主之然其盟而爭先軟也卒

先晉人又子服景伯對吳人之辭有曰執事以伯召諸侯蓋吳至是始竊侯伯之禮以與諸侯接而魯史亦假子爵以稱之也此盟矣何以不書單平公與會矣何以不志陳氏傳曰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主之辭而春秋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經書會而傳稱盟吳勢憑陵觀司馬寅子服景伯之言先吳可知經書會不書盟者會則從我而言可以書我盟以徵實位序有列神明要之先後不得亂也諱先吳故盟不書書會止此

王氏曰黃池或以爲在衛或以爲在晉或以爲在宋在鄭據杜預所釋陳留封丘縣南地近濟則在鄭衛之境而晉嘗有之也

黃池今開封府封丘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九
秋公至自會

郝仲輿曰是時三桓專魯哀公幼昏每書公尊君也哀以前國有長君每書臣誌專也是故春秋有義無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霸國侵伐止此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范守已氏曰十有一月今九月失閏則爲八月矣八月日在壽星之次平旦東方則鶉尾也孛星見鶉尾白公亂楚之兆見矣不曰鶉尾而曰東方譏司星之不明分野也

盜殺陳夏區夫

季氏曰夏區夫陳卿蓋夏齧之後必主于從吳而不欲從楚者也盜者刺客之名蓋楚使人刺之

區公作疆

春秋辨義
十九
十有一月螽

左傳冬吳及越平

王仲厚曰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以是終焉范守已氏曰仍不置閏司曆者之罪大矣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或問春秋何爲始于隱公而終于獲麟歐陽公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于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

春秋辨義
二十一
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嘗職乎
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
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
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
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灌甫曰獲麟紀
異也三傳訓釋不同治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
而作文止于所起治公穀者以爲制作三年文
成而麟至睦桴按史記敬王三十九年春魯人
獲麟孔子作春秋以是知麟出于前經修于後
致瑞之說無足據矣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
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是不祥此
數言足以破千古之疑足以正千古之謬

今兗州府嘉祥縣本鉅野澤地世傳獲麟卽此

春秋辨義卷之二十九終

春秋辨義卷之三十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繇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初陳豹欲爲子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我臣他日與之言政悅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遂告陳氏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公執戈將擊之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闈庚辰陳桓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子我卽闕止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左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魍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魍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向魍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

莒子狂卒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左傳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
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
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
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
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
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
弗許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左傳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入齊平

左傳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
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
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
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
哉吾不早聞命

衛公孟彊出奔齊

左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慳孔氏之豎
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太子在戚孔
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

乘軒三歿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孔伯姬杖
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豶從之迫孔懼於廁
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
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
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
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
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廩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歿冠
不免結纓而歿孔子聞衛亂曰興也其來孫也

死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戚入于
衛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左傳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瞞成卽還成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左傳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

一人以在位笄笄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歿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徵之

子木卽建

十七年春

左傳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大亂遂敗之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

十八年春

左傳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

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十九年春

左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二十年

左傳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
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若使吳
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告
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
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
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
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
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
珠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
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

左傳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二十二年夏四月

左傳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天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

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

左傳宋景曹卒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擒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

左傳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

廩丘晉師乃還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

左傳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公乃出將適蒲彌曰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
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公與
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

左傳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茂納衛
侯文子欲納之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
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
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

俾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
未有立焉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
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
司城笈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歿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
罪也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

二十七年春

左傳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山氏卽陘氏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矣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鄩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悞趙襄子繇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辯義卷之三十終

定公哀公列國本末

定元年晉以宋仲幾不受功執之此勤王一大事也五年王人始得殺子朝于楚而六年猶有餘黨儋翩者因鄭人作亂天王處于姑猶以避之晉籍秦送王劉單定王室焉哀公十四年爲敬王之三十四年而春秋終矣

大夫執政已及五世而陪臣起五年季孫意如卒陽虎囚季桓子欲去三家七年陽虎將殺季氏于滯圃林楚于途中篡取以入孟氏陽虎劫公以伐

之公歛處父與戰陽氏敗虎取寶玉大弓以出于
是季氏亦知人情之見惡而天道之好還也子路
議墮三都十二年墮郈墮費而累世之患稍息至
于成之不墮固自有說此魯之家事也當是時晉
伯已衰東諸侯惟魯事晉耳六年二月公侵鄭取
匡爲晉討也且二卿如晉獻鄭俘矣齊以我事晉
故七年八年國夏伐我者兩而我亦兩次侵齊晉
來救魯于是有瓦之會九月亦以晉故侵衛而齊
好未聯也十年及齊平至公會齊盟于黃而齊魯

好始堅則吾夫子柄魯作用矣十一年冬及鄭平
以釋六年取匡之怨鄭亦背晉矣十四年公會齊
衛于牽謀救范中行氏也此決非夫子在魯時事
史記載此年夫子始行大司寇攝相事者誤自定
十四年至哀七年無歲不伐邾亡其國執其君已
耳我以邾子益來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我歸邾
子冬齊人歸讙及闡晉不足與齊景又卒魯于是
從事于吳先是六年叔還會吳于祖七年公會吳
于郟已作好吳之計八年吳伐我爲邾故也至十

春秋經傳集解
十四
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鄆十一年齊國書爲鄆故伐我戰于郊五月公會吳伐齊齊有艾陵之敗十二年魯會吳又會衛宋以致于吳至十三年有黃池之會而吳興

定元年宋仲幾之執差無過舉四年劉文公合十八國諸侯會于召陵可以伐楚荀寅求貨勿得乃辭蔡侯又假羽旄于鄭六年范獻子又以楊楸故執宋行人樂祁黎諸侯于是叛晉七年齊鄭之盟于鹹齊鄭叛矣齊衛之盟于沙衛叛矣涉佗盟衛

侯援其手及挽衛侯怒叛晉遂堅八年士鞅侵鄭遂侵衛是也諸侯惟魯宋尚事晉故齊兩伐魯晉救魯有尾之會至魯與齊會于夾谷而魯亦不堅事晉矣十四年齊宋會于洮謀救范氏而宋與齊合矣九年秋齊衛次于五氏伐晉夷儀十年春趙鞅帥師圍衛報之十三年春齊衛垂葭之次使師伐晉也于是晉趙鞅荀寅士吉射叛而內難作趙鞅以有援得歸荀范入朝歌以叛此後諸國惟亂臣是助晉亦奔走應之定公未哀公時惟作此一

春秋列傳
一五
鬪而已十四年魯會齊衛于牽謀范氏也哀元年
秋齊衛伐晉救范氏也二年趙鞅與鄭戰以齊助
范氏粟而鄭子姚送之也五年趙鞅伐衛爲范氏
也先是四年荀寅奔鮮虞六年趙鞅伐鮮虞治范
氏之亂也盖于是荀寅士吉射奔齊而其亂始息
七年晉魏曼多侵衛以衛未服故說者爲納蒯賈
故借名報怨是矣齊悼公雖卒荀范在齊趙鞅安
能一日忘之十年帥師侵齊十三年晉魏曼多侵
衛猶前志也

齊景公老奸多智矚晉伯衰安處東方召陵之會
以劉文公之命偃蹇不來僅以國夏與會勒惡可
知魯亦絕不相通至七年而乃與鄭伯盟于鹹與
衛侯盟于沙盖有叛晉之計矣齊惡魯好晉是年
秋至明年夏令國夏兩侵魯西鄙而魯亦兩報之
九年與衛侯次五氏伐晉夷儀當是時晉定昏諸
侯二齊故大國也與魯鄰魯欲立國安疆必自齊
始夫子在魯方當嚮用于是十年之三月乃與齊
平遂有夾谷之會歸鄆謹田此後齊魯相睦者數

年至十二年會于黃而兩國之好益堅此後十三年齊會衛于垂葭十四年齊會魯衛于牽會宋于洮十五年與衛次于渠蔭皆所以謀伐晉而哀元年秋齊侯果與衛侯伐晉無盟主矣二年傳載齊人輸范氏粟則無君臣矣三年齊會國夏圍戚則無父子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五年夏齊侯伐宋惡其四年之執小邾子也九月齊景公卒歿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立嗣不蚤子弒國危則其遺孽矣謹闢二邑夏取冬歸爲邾子故亦非過舉蓋自定

公十年以來魯不被兵于齊生民不罹湯火者十五年一平之功不可少也邾子未歸時齊請師于吳以伐魯已又辭師于吳吳不聽魯遂會吳伐齊師于鄆于是齊悼公卒師還十一年齊國書伐魯以鄆故戰于郊五月魯會吳伐齊爲郊故戰于艾陵齊師大敗獲國書

定公元年成周之城宋仲幾不受功被執六年樂祁黎至晉主趙氏且獻楊楯六十范獻子譖而執之十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也

大心辭僞有疾被逐大心遂奔曹于是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怨十年公子地有白馬公朱其尾鬣以與魋地怒奪之地出奔陳于是母弟辰及地黨仲佗石彊俱奔陳復自陳入蕭以叛樂大心從之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公子地亦于此時奔鄭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蓋欲取地以處公子地等也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哀公三年樂髡帥師伐曹宋公寵任向魋以致五卿作亂不知自反乃督過于所奔之國六年冬伐曹七年

春侵鄭冬圍曹鄭駟弘救曹八年春以曹伯陽歸凡十二年而白馬一案始結九年春鄭武子賁爲嬖人許瑕外取邑圍宋雍丘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以報之足矣而是秋又伐鄭十年夏伐鄭十二年秋向巢伐鄭連年禍結不已何也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爲虛蓋于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宋以嬖人禍鄭鄭亦以嬖人禍宋而皆以自禍嬖人之禍烈矣哉十二年與魯衛會于鄆者將以好吳也而宋之伯事歇矣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定七年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私于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于是齊人執北宮結以侵衛與衛盟
于沙矣八年晉與衛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椀于
是衛侯怒叛晉乃堅而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九月
魯爲晉故亦侵衛冬衛鄭盟于曲濮與後之齊衛
鄭會于安甫皆約同叛晉也九年與齊次于五氏
伐晉夷儀十年晉趙鞅圍衛報之曹不叛晉衛且
伐之故十二年夏十三年夏衛兩有公孟彊之役
十三年春與齊垂葭之會使師伐晉也與齊魯有

宋皇瑗侵鄭冬以宋圍曹故鄭駟弘救之此或義
舉也乃九年鄭武子賸以嬖人許瑕之故外取宋
邑至宋取鄭師于雍丘自此至十二年無歲不受
宋兵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始乃一報之然
已疲矣

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四年蔡侯患楚請師于晉晉
合諸侯謀伐楚天子之老在焉荀寅求貨勿得乃
辭蔡侯已乃遷怒于沈使蔡伐沈執其君以楚之
與國塞責也亦瑣矣楚怒其伐沈又圍蔡蔡侯發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憤請師于吳十一月吳爲蔡興師栢舉之戰五戰
及郢奔昭王郢鞭平王墓諸侯惕然歸粟于蔡于
是蔡人累世之仇洩中國久鬱之氣伸晉爲伯主
反出吳後寧不惡哉六年鄭間楚敗滅許男歸吳
盛而越乘之五年越入吳十四年越敗吳于檇李
一伏一起夷夏之勢也楚受吳辱疾首痛心哀公
元年楚與陳隨圍蔡蔡昭侯知必不能當楚已遷
州來又欲遷吳四年國人射殺蔡侯十四年楚挾
陳滅頓十五年楚滅胡皆以栢舉故也

定公四年吳之入楚也召陳懷公陳以晉辭吳六
年吳伐陳修舊怨也楚子救陳九年陳卽吳楚伐
之十年楚伐陳吳救之十三年夏楚公子申伐陳
非以其從吳乎冬盜殺陳夏區夫此必主于從吳
而不從楚者也其爲蔡駟之盜歟

定三年魯仲孫及邾子盟于拔修邾好也十四年
十五年邾子俱至魯定公薨來奔喪以天子之禮
事魯而猶不能免焉自哀元年至定六年伐邾城
瑕無歲無之而七年以邾子益來矣六年宋人執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小邾子八年吳伐魯以邾人之訐也邾子益齊甥也魯之執邾子故取魯謹闡以魯之歸邾子故歸魯謹闡邾子亡國之虜已又奔魯已又奔齊亦可憐矣方魯歸邾子于邾時傳載邾子又無道吳使太宰囚諸樓臺桷之以棘則邾子爲君可知國破身亡豈其自取歟抑左氏見其叛亡加之罪歸之惡歟

定四年蔡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不會于召陵晉令也楚人圍蔡蔡侯發憤請師于吳栢舉之戰五戰及郢蔡憤始洩哀元年楚子陳隨許圍蔡報栢舉也二年蔡已遷州來滋欲遷吳國人不欲諸大夫乘國人之怨令公孫翩射殺蔡侯然非蔡侯之罪也故書曰盜殺前後殺公子駟公孫姓公孫霍放公孫獵奔公孫辰非以畏楚則以畏吳也亦可憐矣

定公二年楚人伐吳伍員伯嚭俱謀楚蔡侯以其子乾爲質于吳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遂入郢齊晉不能申大義而吳申之雄矣哉五年於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越入吳十五年於越敗吳于檣李闔閭傷將指取其
其一屨還卒于涇哀元年三月越及吳平哀六年
魯叔還會吳于柎七年公會吳于郟乃八年吳伐
魯以邾人訴故則魯兩次會吳者魯方有事于邾
乃好吳耳且吳方圖伯魯固欲結吳也十一年魯
會吳伐齊有艾陵之戰十二年魯又會吳于橐臯
且又會于郟致衛宋于吳吳之盛魯地之也十三
年吳晉遂有黃池之會魯從事焉是役也吳遂以
伯然而於越入吳矣

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

定十八年楚陳滅頓以頓子歸

定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定十五年滕子來會葬哀二年滕子來朝

定六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哀三年齊衛圍戚求

援于中山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定公哀公列國本末終



新刊書目

二二三



春秋經義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經義一
惟春秋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五
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春
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
國不相征也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春秋以道名分

漢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胡爲作春秋太史公曰
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
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達王事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明著也上明三
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
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
春秋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
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
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又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劉知幾氏曰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于

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非一家至于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然則乘與紀年檣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于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

書獨行

王文中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

啖助氏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爲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

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旨可謂宏綱旣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爲春秋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僂救僂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于本其弊猶末設教于末弊將若何武王周公承殷

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類弊甚于三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于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用忠爲道原情爲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救文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又

言三王之道如循環然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全守周典禮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旨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

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而用之于名位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惟在立宗爲教原情爲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不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法先王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爲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爲春秋宗指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概殊無深指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

趙匡氏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嘗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昏取皆違禮則書之是興嘗典也非嘗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爲後

王法何必從夏乎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在
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嘗彰善癉惡如斯而
已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
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別有十所謂三者凡卽位崩
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嘗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
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
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
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嘗事不書是也其非
嘗者及合于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

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
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嘗之事亦史冊
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
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略
嘗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意五
曰卽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
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畧因舊史十曰損益
以成辭知其禮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
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非微

經義一
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
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左氏之書爾焉足以
見條例而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
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
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况聖人之言乎此性
情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
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爾而易知乎或曰春秋始
于隱公何也荅曰一則因平王之東遷也二則與
隱之讓也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
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夫觀萬物然後
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而
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五經載道之文
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治之用又曰五經如
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
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于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
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春秋已前旣已立例到

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又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異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曰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揜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國者也有罪者亦未有大于四國者也不先定四國之功

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意矣孫明復云春秋有貶而無褒邵子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伯實有功于天下安得不與之也又曰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聖人無我繇性命而發因事褒貶皆非有意于其間故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

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胡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親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近世推隆王

氏新說按爲國是獨于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微詞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人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蘇子曰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

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

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則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

則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夫子託魯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何如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

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旣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又曰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情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遂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聖人其

言叮嚀反覆布于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嘗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于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哀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

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淺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于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于晉文之召天王曰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于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

何足以爲喜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于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詞氣之所嚮而已矣又日記曰禮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

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之所信也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于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

以叮嚀反復于其間也宋襄公疑于仁者也晉荀
息疑于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
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于戰則曰不禽
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一旦竊取其
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爲仁者相率
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之戰未有若此其
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
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
志而死焉苟息而爲忠則凡忠于盜賊死于私暱
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
則苟息孔父之徒而可名哉

鄭樵氏曰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于
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攷其虛實而知其
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
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并作予奪不
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于史臣之私鄭史書重
隊之盟屈于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

人因魯史記以聞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卽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卽史以知其詳此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爲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爲萬世吾于此見之

又曰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爲不徵故當時高弟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舊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卽其舊文而用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趙盾弑其君出于董狐鄭棄其師出于汲冢之類是也易其舊而脩之則如公羊所論星

隕如雨穀梁所謂三石六鷁之類是也疑則闕之
則如甲戌己丑之繼書丙戌丙戌之累書夏五之
缺其月郭公之缺其人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
史記以脩春秋未敢言作也

又曰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
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
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
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
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

盟所以紀信裂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
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
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
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
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于魯國則詳
季子叔盼之卒延廐郭囿之役是也于他國則略
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洹刑書之在鄭反
堵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畧
外蓋如此烏有所謂例耶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

預謂例爲周公之嘗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真知言乎

劉永之曰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繇之而明亂逆繇之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或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

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

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于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于是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

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

辭之愆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王法繇之而明亂逆繇之而彰也

呂大圭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于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義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同事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

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謂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淪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淪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

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歛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歛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彊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

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褒貶乎至于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

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君則尤謬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荆

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辯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電

水彗孛蝻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
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
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
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某
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某日而魯史但書其
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
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
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
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

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
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
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
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
知其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貶也
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
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
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蝻生則有以見
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

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

取郟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之爲不敬巳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巳未同盟於鷄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爲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

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一吳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

吳楚之臣亦書各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子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

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強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

論矣

又曰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

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莖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于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絜而曰衛侯之兄絜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盖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不能與此

又曰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

經義一
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于堯典
終于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
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
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
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脩扞我于艱患已弭矣
用賚爾秬鬯一鹵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國無復事矣卽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
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
毫振起之意聖人于是絕望矣繇是而上則爲西

周繇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
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時有
勝負也蓋至于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
俗偃然與晉侯爲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
未至于竊位也蓋至于獲麟之歲而齊陳嘗弑其
君齊自是爲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
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
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藉韓虔魏
斯爲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于中國者

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于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地爭城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于是合天下而聽于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于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

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于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于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于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繇是止鄆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

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後則名字著于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字也于後則有生而名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于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

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邇之而上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于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于韓趙魏之爲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黃楚望曰春秋之初如衛州吁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及春秋中世當責伯主及其後肆無忌憚然後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說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說得似急迫恐非本意及衰亂之極王者既不與諸侯又無伯聖人既生此時不應坐視其弊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澤推春秋如推校日曆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盡處自然見聖人之心然亦有窮極推不得處却須要悟如桓公子糾事非悟則不化不化則終礙理趙子嘗曰策書者國之正史也班固藝文志因謂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杜元凱亦以備

物典策爲春秋之制而孔穎達以爲若今官程品式之類皆爲魯之舊史有周公遺法在焉自伯禽以來無大喪亂史官前後相承有非他國可及者然古者非大事不登于策小事則簡牘載之故曰國之正史也今以春秋所言準西周末亂之時其書于策者不過公卽位逆夫人朝聘會同崩薨卒葬禍福告命雩社禘嘗蒐狩城築非禮不時與夫災異慶祥之感而一國紀綱本末略具善惡亦存其中蓋策書大體不越乎此而已東遷以來王室

益微諸侯背叛伯業又衰夷狄縱橫大夫專政陪臣擅命于是伐國滅國圍入遷取之禍交作弑君殺大夫奔放納入之變相尋而策書嘗法始不足盡其善惡之情矣故孔子斷自隱公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志其所謂策書之大體而一國本末具焉者皆有筆而無削使不失魯國正史之嘗所謂存策書之大體者也是故有筆有削以行其權有筆無削以存其實實存而權益達權達而實愈明相錯以暢其文相易以成其義者也然自左氏

不知有筆削之旨爲公羊學者遂以春秋爲夫子博采衆國之書通脩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貶之說盛行又有以爲有貶無褒者又有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嘗而嘗事不書者有謂黜周王魯者有謂用夏變周者其失不知有存策書大體之義而已假筆削行權者何也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撥亂之志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于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史記世家論孔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正謂此也蓋嘗考之筆削之例有三曰不書曰變文曰特筆而存策書大體與日月之法不與焉不書之義有五一日略同以顯異行不書至之類是也二曰略嘗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是也三曰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是也四曰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不書勤王復辟不書之類是也五曰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大故不悉書是也凡書不書之大端不出于此而夫子于

春秋獨有知我罪我之言者以其假筆削以寓揆亂之權事與刪詩定書異也變文以示義者何也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之辭然或有文同而事異者有事同而文異者其與奪無章而是非不著則非唯不足以盡事變而反足以亂名實矣是故有變文之法焉雖所因革不越乎一二字間而是非得失之故可無辯而自明將使屬辭比事者卽其異同詳略以求之所以決嫌疑明是非而非褒貶之謂也然文有可變者有不可變

者有異其文以異其事者有併上文以見其罪者諱一也譏在內與譏在外異稱人一也伯王與諸侯異公子稱字與大夫異稽其類不王其辭當其名必辨于物其知者以爲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其不知者謂之無達例而已辯名實之際何也正必書王諸侯書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皆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夫春秋之名實如此將以示後世曰實錄可乎實錄且猶

不可而况于聖人撥亂以經世之事哉此辯名實所以爲春秋之要義也蓋其說有二一曰去名以存實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是也一曰去名以責實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辭則稱人是也此二者實王伯升沉之會國家喪亂之繇夷狄盛衰之變天下大勢之所趨而一經之樞要也是以聖人深致意焉特筆者所以正名分決嫌疑也筆削不足以盡義然後有變文若夫亂久禍極大分不明而又有非嘗之故焉則變文亦不足以盡義是故有特筆皆謂有所是正者也此所謂特筆以正名也

楊用脩曰班彪氏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莒人滅鄆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經義二

唐應德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直道之公心也人

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

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爲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辯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感動于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于勃然而動者之不可隱而牖之于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

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

又曰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于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橫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

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于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于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于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于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專征伐雖其專之亦必其臨時請命于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

天子之權也其不出于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于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于天子而顛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故戰有彼善于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立盟者故會盟有彼善于

此而要之無義會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懷
諫有借以說于大國有謂爲強臣去其所忌故殺
其大夫有彼善于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
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于盟會侵
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爲其會其盟其
侵其伐其戰旣足以著其罪矣不足以問其故也
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
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
非略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

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
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如人與其爲有罪
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
其會也以某故殺其大夫也以某故至于盟戰侵
伐亦然是皆無益于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
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
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
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

矣故臣子至于推刃于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臣而竊其君會盟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辯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于自大夫出無道而至于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于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于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

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殺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灑洛之外聲教阻絕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劫無一不出于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文桓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于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審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王勢孤矣莖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于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于大夫矣行出奔孫陽

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名書鷄澤之盟君旣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

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許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鷄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許大夫者以併治諸侯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厲

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邪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將爲人役之未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許今日書人爲貶則是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徂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

往公山佛佺之召而曰吾其爲東周云者卽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于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與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旣出也則權旣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權之散臣悖于主權之聚臣疑于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鬪猶不若權之

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獨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謂之凶豫之坤曰繇豫繇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于一人未有十餘國而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

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于其庭天子黼辰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役屬臣僕于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撓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于某盟于某是

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
既以盡折而入于齊晉已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
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邪使桓文而誠
于勤王誠于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
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
惡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陰
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爲譎已
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于請
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

則聖人所稱民免于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
之專論功也而春秋者專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
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辯
何也曰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于江漢之間而
泰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
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倣而王是亂
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
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
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

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書卒不書葬君臣同辭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于夷儀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人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躑躅之勢已見桓文奮而阨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阨

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于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服楚于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秦晉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克楚于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于結秦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讐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河曲積十數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

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于略
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
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
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
晉之讎秦非特生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
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于夷書宋人及楚人平而
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
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

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
之匱盟蓋諸侯猶揣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
南北之從交見于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
帛于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
晉之所連以阨楚者今楚人連之以阨中國矣申
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于晉
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于
楚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于吳越交兵而夷禍
極矣書伐郟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

經義二
夷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
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矣今日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斲人之權以
資敵是責鷹鶻之搏而繫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
然吾有以譬之今有僕于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
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以逐之
以僕爲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爲善也然而
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于四夷縱橫而莫之
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于臣疑其主
而莫之恠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
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
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
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于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
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諸
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
皆亂賊之道也

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一語學者多未之識故謂夫
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耳南

經義二
面之權可託哉蓋一家之事一家之人任之他弗能與也一國之事一國之人任之他弗能侵也唯天子之事天下之人皆得分憂共理以贊襄有不容自諉焉者故當堯之時卽有禹共其事當武之時卽有周公共其事當哀之時孔子目擊臣子叛逆不共其事而誰共哉故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孔子宜共其事以翼贊天子之事也以存王者之迹也非夫子託天子之權之謂也審得此一語明則孔子所云其義則丘竊取云者蓋謙不自居

耳非如今人誤認天子之事夫子本不宜託無奈而假託乃有知我罪我之說也故讀孟子王者迹熄而詩亡等語自有深得孔子吾志在春秋之旨又曰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任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浮羅何與于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

黃省曾氏曰仲尼者執周之禮秉天子之法而議乎諸侯大夫問其位則仲尼匹夫也考其書則所

執者宗伯之禮所秉者大司寇之法所筆削者太史之職所仗義而執言者方伯連帥之權也使周王者取此以討乎諸侯大夫之罪則此書者可以爲誓爲辭者也安得謂之徒是非云而已也徒是非云而已者蓋徒曰某善人也某惡人也無其事而徒是非之者也今論夫一人也則有夫一事也如刑典之議罪者然有板也有案也安得謂之徒是非云而已也故孔子曰知我罪我也知我者必謂其不得已而竊取之也所謂庶人議之也罪我者則曰此宗伯司寇太史與夫方伯連帥之所司也爾仲尼者匹夫也不得而爲也則仲尼受以爲罪而不辭者也仲尼躬自受以爲罪而學者務欲文而飾之以立仲尼于無過之地此春秋之義所以不明也

王元美曰春秋聖人之書也其有疑焉者闕之闕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辭誤後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弑君大惡也有不幸而蒙者以嚴戒後世可也幸而免者非聖人志也盾弑不及穿探盾謀

也誅歸生而不及宋何居則何不曰宋歸生弒其君哉必欲懲天下之從亂者而寬天下之首亂者是使人爲惡必極也猶未也樂書中行偃弒君而以庶人之禮葬惡愈極也其不書名弒何也厲公驕而好殺固耳不猶賢于楚圍乎重誅盾以幽而輕待書偃以顯我未之前聞也其卒麋何也杜氏之釋左曰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弒然則史舊文耳安在其爲筆也公穀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闕之可也胡安國曲爲之說曰圍弒君而伯大合諸侯

而莫之討也宋向戌鄭子產有獻焉而不敢以爲非也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弒以扶中國也果耳則何不大抑其會而貶削之而顧爲之諱哉嗚呼安在其扶中國也爲其主盟也而諱之則天下後世必如項籍如梁冀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項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聲之而固誅之矣焉用春秋爲也莽操裕溫之徒匿其篡弒可也偃然而居正統可也爲安國說者登聖人于叛黨者也麋弒而比奔比于

圍無君臣之義也歸而見脇以立靈王就縊也靈
胡君也卒胡弑也信此則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
聖人之書也非歟曰聖人胡可非也經傳之佚秦
燼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闕其疑者子姑反而求之
于心可也

高拱氏曰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
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
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
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

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
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
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
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
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
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故賤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
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

也是作威作福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
又何以懼天下亂賊乎曰周室凌夷諸侯僭亂孔
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曰所
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
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
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
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
僭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
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

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
秋孔氏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
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
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
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
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
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
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

之典制天下之所共守之天子之號令行于天下
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燕饗之樂與夫受釐陳
戒之辭皆所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燦然具在
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
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
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存號令猶有行者迨
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噐而已
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
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
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跡于天下矣孔
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
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
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
于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
焉春秋始諸魯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
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
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

續義二
繼二雅表王迹續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故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

太祖舊制云耳非謂孔子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謂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

政教號令孔子躬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于此則有之乎五伯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于不知有王者也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卽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

哉

詹萊氏曰春秋者有是非而無賞罰者也其曰能爵人罪人者鑿也夫以天子之權不得黜陟異世之士生殺異域之氓也而况仲尼雖聖德其位則卑其分則臣子也而敢肆然于天子諸侯卿大夫予奪之進退之其爲逆理犯分亦甚矣而謂夫子爲之乎人之恒稱尊則嚴之如先生大人之類是也等則夷之如兄弟媼婭之類是也卑則下之如奴隸盜賊之類是也而其人之所行或不副其情

之所存則尊者或有時而殺而卑者或有時而登矣且以古人言之若張子房若諸葛武侯若韓魏公若范文正公若司馬溫公彼豈無名矣乎而不忍斥言之者其德業誠足崇也而况于若周孔者哉若商鞅若李斯若張湯若桑弘羊若李林甫若王欽若若丁謂若蔡京若秦檜若賈似道彼豈無爵矣乎而不肯推尊之者其奸貪誠足鄙也而况于莽操者哉其稱乎今之人也亦然春秋之作猶是也王之稱天魯之稱公尊之也而或以賄妾去

天以會夷諱公者其行不足尊故弗盡尊也諸侯不生名公族稱公子公孫等也而或以失國書名或以弑逆去族其行不足齒故弗盡夷也夷狄稱國媵妾不錄賤也而楚負貞以救鄭稱公子紀季姬以歸鄴稱字其行不可下故弗盡賤也蓋聖人睹行而感于心繇心而宣之口繇口而筆之書不待矯強而爲之也夫人有是心也非曰某也吾罰之某也吾賞之某也吾今日賞之而明日罰之也春秋之可尚特以其察識精品第公功罪當故足

貴爾非謂聖人有之而他人獨無也昔者子貢自其家來謁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罄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蓋尊卑疏戚之不同故身之倨仰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因之以異從心而達者春秋之褒貶猶是也

又曰說春秋者類取信于三傳至有經文瞭然而反曲移以就其事與例者遂使本旨晦薄誦說浮誣愚謂聖人傷吾道之不行退而刪述惟春秋則

其所自作固將顯明其意如中天以教天下後世而乃秘詭掩藏不俟箋釋然後微見端緒豈其開物成務之本心哉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子每伏讀此經固必求之一言之與奪不得則究之以其事之終始又不得則質之以其舉動之後先又不得則旁達以其勢情之向背又不得則通證之以一經之去取蓋誠有不俟傳而後知者久久頗若有得遂私錄之以備遺忘計十二卷名之曰春秋原經尊經也大抵春秋之褒貶準諸禮而周

禮之節文本諸情情者人心之所同有周孔特得其平者耳當是時有以見天下之倫法淪斃奸弊縱恣反而求之不得乎情作而嘆曰周禮之廢所繇致也遂因魯史而作春秋一皆斷之以禮所以與天下共是非之也至于禮所未有而委曲以義起之者有矣或侈然大之如周王加天魯侯稱公之類或惻然隱之如魯弑不地夫人孫邾之類或哇然闕之如用致夫人嬖氏卒之類或亶然詳之如紀叔姬宋伯姬之類或闐然覆之如璧假許田

至河有疾之類或顯然闡之如趙盾許止弑君之類或愉然受之如高子來盟季子來歸之類或拂然拒之如入于櫟入于南里之類蓋亦其情之不能自己者爾今夫閭閻村鄙之父子兄弟相與談論叙述于華門圭竇之間其抑揚舒慘以發揮其喜怒愛惡者尊尊而親親善善而惡惡豈無情哉特不若聖人之平焉耳得其平則皆可以爲春秋矣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惟聖人之情率于性性通于命命原于天得天道者可以爲天子故儒者謂春秋爲性命之書也謂其以天道自處也謂其爲天子之事也夫以是三者大孔子則可以爲孔子之自大也則不可

鄧元錫氏曰莊僖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自諸侯出王失統始降而霸也春秋治諸侯予其以天道尊王者奪其不以天道尊王者而後王統尊文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自大夫出王統之又失也春秋治大夫予其以天道而尊君者奪其不以天道而尊君者而後王統存桓莊以前列

國之大夫雖管隰狐趙之勲不見于會盟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以大夫無繫乎天下之故也列國之大夫雖先卻樂胥之烈不見于侵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書之以大夫惟繫于一國之故也大夫無繫于天下之故春秋天下之書也故得以天下之故而略之大夫惟繫于一國之故春秋魯史也故得以魯國之故而詳之大夫之名見于春秋夫子之所恫也其嘆之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諸侯盟也自垂隴始也其主諸侯

兵也自伐沈始也是晉襄之過也桓之霸也毋懷宴安下諸侯而親之文之霸也無卑諸侯襄繼文業墨纒興戎敗秦矣又敗狄于箕矣易而不知其難故亢而不能下怠而不知其制也於是乎委柄于大夫垂隴之盟士穀主之經列士穀于宋公陳侯鄭伯之下卑士穀也卑士穀者嚴諸侯大夫之等也伐沈之役書叔孫得臣以著卿列國稱人以退諸大夫人之也者微之也微大夫者峻諸侯大夫之防也至扈之盟棗林之役而會盟征伐一出

于大夫經不列諸侯不目大夫特書曰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正名其爲諸侯而後天下之爲諸
侯者定也正名其爲大夫而後天下之爲大夫者
定也晉盟主也晉大夫終不得以主盟之故而先
諸侯是不使大夫與諸侯埒也大夫埒諸侯且不
可况得而干其君乎逮同盟于新城則諸侯列爵
矣晉大夫著名矣諸侯列爵而後知前所謂諸侯
者宋也魯也陳衛鄭許曹也所謂大夫晉趙盾也
始不目言正其名已乃目言者著其實蓋責實于

名也夫同盟新城趙宣孟之謀楚競矣春秋終不
以能競之故而先晉治大夫之道也棗林之役宋
公陳侯衛侯曹伯會盾而伐之也宋陳衛曹之君
會盾而伐之是舉諸侯之兵而從盾也舉天下諸
侯一晉大夫之從則天下無邦矣義不可以訓故
經于救陳書晉趙盾帥師其伐鄭不書特書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書會晉師重
師也不書盾不以諸侯會大夫也不以大夫主諸
侯之兵也若曰莫重于師諸侯之會棗林會晉師

已焉救陳名之以紀實伐鄭沒之以正名蓋舉名正實也夫師莫善于救楚鄭侵陳宋而能救競矣春秋終不以能競之故而得書正大夫之道也且春秋之法非主兵者未有先晉者也伐許之役鄭伯非兵主矣經書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先鄭伯也先鄭伯者不以大夫先諸侯也猶扈棐林之志焉夫鄭之爲鄭弱小矣春秋終不以鄭弱小之故以大夫而先諸侯正大夫之道也曰扈之盟大夫主之諸侯不列序可矣又三年

而盟扈晉侯主之宋陳衛蔡鄭許曹之君咸在矣乃經不書書諸侯盟于扈何也略之也討齊而賂討宋而平責鄭貳而紕職大夫之故也君曷故焉傳曰無能爲略之也畧之者以爲天下無諸侯也故溴梁之會書大夫而不復繫之諸侯曰晉悼鷄澤之盟諸侯在列旣盟矣而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亦大夫專乎曰非也晉不使大夫盟諸侯也是悼之治大夫也陳之卽楚也久矣悼復霸而袁僑如會於是而抑不與盟則棄陳進與同盟則

亢陳大夫故諸侯儼然在列而陳大夫不得干焉
已乃使諸侯之大夫與之盟而上下之防峻于山
川矣故牡丘會而書諸侯之大夫救徐鷄澤盟而
書諸侯之大夫盟袁僑一也繫諸侯者正也君令
臣行君逸臣勞諸侯主而大夫聽命焉正也溴梁
會而書大夫盟不繫之諸侯非正也臣繫于君子
繫于父妻繫于夫有不繫非正也其事同其志異
春秋者別嫌明疑以正同異明是非者也曰宋之
盟諸侯不在而復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又何也

存諸侯也諸侯之大夫交正于中國又適合夷夏
之從而不書諸侯則遂無諸侯矣大夫而遂無諸
侯則王統遂絕矣故復書諸侯明諸侯之未嘗無
也書諸侯之大夫明大夫有屬也存諸侯之道也
存諸侯存王統也爾是故春秋之始公及莒大夫
盟浮來矣經不書大夫書及莒人傳曰疑君也可
以言及莒人不可言及莒大夫至晉襄使處父盟
公經諱不書公傷亂始也成公之世晉荀庚來聘
也而盟矣衛孫良夫來聘也又盟矣夫聘以爲好

也聘不信而使大夫者要主君以盟烏在其爲好乎又諱不書公傷亂遂成也至宋向戌來聘成公崇向戌不于國出郊而與之盟於是乎以大夫而加于諸侯三家之分魯也六卿之分晉也田之擅齊宋三世之無大夫也斯積漸之勢然豈足異哉豈足異哉乃陪臣益又微矣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是不與它大夫雜居而齊齒者也况大夫君乎故春秋之法陪臣之名不經見以爲于王統最遠也而或執國命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是故陽

虎之柄魯至改紀國典而從祀矣其欲殺季孫也戰于國都矢著于莊門入于公宮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謹陽關以叛亂甚矣經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盜竊重器誰之爲也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叔弓帥師圍費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曰圍費圍郈而已矣是邑孰邑是圍孰圍內邑如國內臣如敵誰之爲也先其本而已矣皆治之以不治者也夫季氏之逆節甚矣昭孫不反矣定無正矣虎南蒯犯弗

經義二
擾未始不以張公室爲口實聖人奪之而不予微
之而不著何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
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令虎犯蒯弗擾之倫
得行其胸臆于逆用豈有極哉故曰是盜而已矣
蓋至于墮費書墮郈又書曰是叔孫氏之邑也叔
孫墮之矣是季氏之邑也季孫墮之矣蓋于是而
知崇必毀成必壞而極之必反也是天道也始其
城而崇之爲固也卒極乃毀之而墮又帥師而墮
世未有逆天之道能終遂而不還者也抑又明過
之可改焉故治陪臣治大夫而已矣

又曰楚之爲楚始敗蔡春秋外之舉號而稱荆舉
號者君與臣同詞者也君與臣同詞賤之矣已稍
進而稱人猶之人也又進之乃子無小不大無微
不盛又以明變之有漸焉而四夷之大不過子則
猶微之也是故齊之盟楚不先陳蔡鹿上之盟楚
不先齊宋會孟而宋公執楚僭矣經書宋公楚子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書先宋文若宋公之自執然不與楚執也

其釋也經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文若公會諸侯而釋然不與楚釋也其敗于泓而傷也經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文若宋公之自敗然不與楚敗也不以夷狄加中國也迨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楚人暴驕伐齊取穀而圍宋蓋儼然霸矣春秋懼之楚子主兵抑稱人而列陳蔡鄭許諸侯於其下不以夷狄加中國也介然夷夏之防也公會楚子盟于宋諱不書書會諸侯介然諸侯自爲會也蓋至于宣成之世霸統絕而楚莊者抗衡

于中國夫中國有霸書同盟志同欲也志諸侯之合也然自齊桓盟幽兩書而止矣楚莊霸而清丘斷道蟲牢新城柯陵之盟畢書同何也傷中國之病于楚也又曰迨宋向戌者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于是乎合晉楚之交而盟宋是欲以夷狄而同中國也薰蕕之合雖十年猶臭言同之不可苟也今決夷夏之防而同之故楚人志僭氛惡趙武不能難而托于信以自說楚盟駕晉經先晉晉中國也先中國存夷夏之防也又六年而復盟于虢則

楚再駕晉經先晉猶宋之志也又八年而楚靈求諸侯于晉晉無以難而天下之諸侯大放而從楚經列諸侯而不殊淮夷傷天下之胥爲夷也爾晉主夏盟不與諸侯同心焉以治楚而欲與荆楚僭亢者同事治諸侯也是失統也曰向戌之罪也夫曰非也趙武聽之矣曰趙武罪乎曰武安得無聽也自晉文沒而諸大夫者以師武臣力爲競也宣孟力之矣欒武又力之矣于是乎不務德而日尋于兵爭國憊矣勢不得不趨于平請智瑩志平矣

歸鍾儀又志平矣於是時而入曰弭兵能無從乎斯失統久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是王統也蓋至于平丘之會諸侯咸貳楚難方構叔向請而王人下臨諸侯咸會經復書同盟以爲是諸侯之合也儻有同乎而會先抑魯公不與盟霸略彌退狄患彌進楚不競而吳昌吳已競而越昌而認認然欲構吳抗楚構越以軼吳也失統甚矣于是乎同盟不復志于春秋故鍾離之會始會吳也始會吳而列之諸侯之上不可以正名列諸侯之下

經義二
三十一
不可以紀實經列諸侯而殊吳殊之者明同非所
同也黃池之會魯卽吳矣而會晉經終先晉終殊
吳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夷夏之介如此其
防乎防也謹之至也

又曰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
復讐何以謂無義戰而盡惡之乎曰春秋之記災
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天下之大二百四
十二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縷數而所善所榮者
不二三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

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
君子奚善于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于偏戰復讐
也猶其于諸夏也引之魯謂之外引之夷狄謂之
內比之戰詐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
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
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
及皆在于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以適道
矣此春秋之義也

又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明經正之道辨人事

之紀達時措之權以著世盛衰明人失得扶衰而振微彰善而癉惡者也是故有通春秋而書以法者矣有卽一人一事而權之法者矣通春秋而書以法者義不繫之其人者也義不繫之其人其書也以紀世世者勢也勢輕重也勢極重而不反雖天子諸侯不得而亟焉也膏小貞貞疾未亡是也况下焉者乎卽一人一事而權之法者義繫之其人者也義繫之其人其書也以明道以爲人者仁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雖匹

夫匹婦不得而奪焉獨立不懼致命遂志是也况上焉者乎是故春秋之無諸侯大夫也無義戰義盟也是以世論者也春秋無諸侯終不以無諸侯之故而并棄天下之諸侯以爲并棄天下之諸侯是裂之也且是非一諸侯之所能爲也春秋無大夫終不以無大夫之故而盡疾天下之大夫以爲盡疾天下之大夫是決之也且是非一大夫之所能爲也春秋無義戰義盟終不以無義戰義盟之故而盡比天下之會盟戰攻者而誅之以爲比天下

會盟戰攻者而誅之是禁之也且是非一盟一會一戰一伐之所能爲也世之變也猶川放而河之決也于是而責一人焉畚土而塞之豈有救乎故通一世而書以法著世之變已焉是故察其所起窮其所止救患于未患扶危于未危危而持之不使傾也患而藥之不使極也極而存之不使亡也時當需也則遵晦以養尊義當正也則引義以正典示王者重微慎勢毋使其極重而不可反也示王者操重察勢必使其反重而趨平也舉大夫而

屬之諸侯不決之於諸侯舉諸侯而聯之王不絕之王也其用歸于以道易世而已矣故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乃其卽一人一事而權之法也則善善也甚長惡惡也甚短全人之耻達人之恭誅人之意貸人之跡志正者予亟本直者論輕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均欺三軍或死或不死必使其死者與我俱無憾也均敗君國或誅或不誅必使其誅者于我俱無辭也以是爲王道之權衡說者又曰春秋誅亂賊之書也春秋之始

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春秋之中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春秋之末併治陪臣夷狄之爲亂賊也是以世之故比其人窮誅之而不知罪之所蔽也又曰春秋有貶而無褒是以世之故比舉世而窮誅之而不知其情辭之所差也有激者言之也有激非王心也且人道之有好惡也猶天之有陰陽也其有美刺也猶其有燠烈也今日有貶而無褒猶有陰而無陽有凜栗而無溫燠也故以五霸爲亂賊而誅之也不若以霸爲霸亂賊爲亂賊之爲質

也求過于功而誅之也不若以功爲功以過爲過之爲質也物付物而我無與焉壹正之于天其斯爲曲直之繩墨也爾善乎崔文敏之言曰春秋立法謹嚴意實溫厚若天之于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澤故以爲性命之文後世之史幾乎詈其忿嚏之用矣又曰孟軻氏有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何懼也曰聖人感人心之效也蓋昔者孔子之視天下一體也邪暴亂賊肆行而莫之忌也痛之矣舉其痛不可忍者而著之春秋故曰孔子懼作春

秋天下之于聖人一心也觸而怵惕焉觸而慘怛焉又觸而悔痛悼恨焉雖實亂賊亦有人心然且感其心而知懼也况于人乎又况賢君良大夫乎是故以孔子之懼心感天下人之心使天人理欲之介誠僞之端華夷人獸之辨凜凜乎知所懼也如震洊雷而蟲蟄昭蘇如懸日月而魍象潛伏也如鍼石關通而甦死起痺氣血復流注也是正人心之大端也讀春秋者其必感諸此矣

又曰春秋以名姓日月爵號爲誅賞諒乎曰不必然也然而有之矣春秋之褒貶也上法乎天行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愛志動于中則辭溫然而春春者蠢也書季子公弟之類是也樂志動于中則辭大焉而假夏大也書爵書公之類是也嚴志動于中則辭肅然而厲秋者孿也戎舉號諸侯大夫在焉稱人之類是也哀志動于中則辭怛然而傷子般卒夫人歸之類是也今夫匹夫匹婦之有愛志也亟稱其爵必諱其名非然者斥之矣匹夫匹婦之有恪志也詳其記錄謹其

日月非然者略之矣故曰有之然于比事之文而
銖銖寸寸之以求合則支辟之過也曰孔子言之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善求春秋者
求之聖人之心善求聖人者求之愚夫愚婦之心
其以爲有微辭與義者求之過者也諒乎曰有之
矣然不盡然也比事所書盟而屢盟焉伐而屢伐
焉盟而背焉伐而利焉其大者篡弑滅執而必行
焉亦求之愚夫愚婦之心而足矣然屬辭以明志
而志隱比事以彰教事顯而義微是故志微

而幽則其辭志而晦義深而端則其辭與而確仁
善救人故辭婉而章禮以周已故辭恭而平盡而
不汙其心天而道故辭渾渾焉神易無方復而不
亂釋而不厭也其知周萬物而不過則乎事立而
情著言近而旨遠文約而義博雖游夏之徒莫能
與焉槩之塗人之心豈有當哉故素臣如丘明亦
惟傳舊史記往故發凡以明例微詞以抉隱而已
簡而信文而深其時有論斷必歸之君子亦足徵
其重慎之至矣猶或執舊史之文而刺其艷富以

誣也謂言易知乎哉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當也故例可廢乎則周公之典禮實在例可執乎則春秋無達辭從變而移夫何嘗之有易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嘗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噫是深于春秋者也

春秋一書自孟子有天子之事一語而莊生則曰先王之志董生則曰禮義之大宗王文中則

曰王道之權衡乃夫子當日惟揆天理本人事隨文生義以著其志焉爾方其未著則君父而冒首惡人子而陷篡弑有國者而前不見讒後不見賊及經聖筆而或以一字或以微文點綴撥動俾躬弑逆者謀弑逆者將弑逆者漸弑逆者與非弑逆而實弑逆實弑逆而不知其爲弑逆者莫不抉其隱衷蓄志而巧發其同己之事陰吐其若覆之情毛骨聳而心膽驚羞惡形而睡夢醒乃所謂懼也若止以書弑書叛書僭爲

春秋之貶罰又止以推刃爲弑據地爲叛顯侈爲僭則弑君三十六懼者止三十六輩而已叛而懼者止林父魚石數人而已僭而懼者止兩觀大蒐數事而已彼且悍然爲之惟見君父有不是處而一切奢侈犯禮天下習爲固然又安足以動其心哉尊春秋者曰夫子黜周王魯改正朔命德討罪進退二百四十年之君大夫則是夫子代天秉柄以作私史僭逆且躬爲之乎非也易春秋者曰左氏據告而書夫子因文成

錄是非自見無所增損毋乃夫子又僅抄謄舊史編比成書而已乎亦非也蓋天下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兩者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勝之貶爲子也杞之淪于夷也楚子之主會中國也議復議奪惟周天子得而主之天子不能主亦付之無可奈何耳矣夫子固不敢削亦不欲削削之則無以徵實而其罪反得以自掩子長項羽本紀君實統魏永叔帝五代說者謂得春秋遺意理固然歟至于一字之趣微文之旨

此聖賢之分夫子不敢讓也說經之義千古惟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二語最爲有得蓋以先王之道格之則周禮天子下交稱聘諸侯時見爲朝而春秋無義聘義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考德問俗而春秋無義會義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而春秋無義征義戰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君臣盡罹罪辟無得免者而春秋且爲一部刑書決錄夫豈聖人體元生物之心哉然公朝于王所無義朝而有義朝矣僖公

兩如齊無義聘而有義聘矣衣裳之會無義會而有義會矣首止之盟無義盟而有義盟矣城濮之戰栢舉之師無義戰而有義戰矣故以王道定一尊而凡天下無義朝義聘義會義盟義戰者夫子之所悲也是所論于春秋之外者也以聖裁權一世因天下之自然就人~~性~~之必至而猶有善朝善聘善會善盟善戰者夫子之所怨也是所論于春秋之內者也論于春秋之外者所以治春秋也論于春秋之內者春秋所以

經義二 四一
自治也當是時周室業已凌夷戎狄業已紛攘
叛亂業已橫行桓文出而拯救之譬如烈湯焰
火中得一滴冰涼焉安得不與桓文桓文旣衰
暴邪復作楚莊以蠻夷之君楚靈以弒逆之子
吳子以蛙黽之儔而戮陳伐宋雪二國走平王
發舒華夏重開日月此豈中國人所能辦哉故
入陳之舉詳書其事栢舉之戰明著其績蓋夫
子于此悲喜係之矣特其意有微顯詞有隱揚
時措從宜不可典要苟非義精理明者讀之固

有茫然不解耳故喜辭劇怒辭遽與辭詳恨辭
亦詳奪辭略嘗辭亦略貴辭重賤辭輕正辭確
憇辭畱從辭同取辭變此十二辭者皆一時之
所迸發而雜物之所結撰也夫子以二百四十
年後之人臨二百四十年中之事據案讀史取
次披陳恍如對面其情固有不得異者焉蓋夫
人之喜也顛倒衣裳精神踴躍不自知其至也
魯有襄仲之難君弒國幾亡誰爲王者季子忽
自陳返國人望之如父母焉猶楚望葉公旣欲

其胄又欲其免胄爾時不知何以爲情書季子來歸快之也非喜辭劇歎哀姜宣淫無忌內比權臣外交與國魯幾爲齊所取臣子不勝痛心疾首當其歸魯書曰夫人姜氏入若曰禍水至矣皆一入爲之也且卽此一字而夫人挾貴作驕翱翔恟怙之態俱可想見非怒辭遽歟紀侯去國處變之正書入書葬書伯姬書叔姬無不備其始末此與辭詳也齊襄爲魯仇王姬主婚可以引義辭免而迎姬築館書之悉恨之深也

此恨辭亦詳也秦兩置晉君亦非忘情中國而鬪晉合楚與同滅庸者何也秦伐晉或人之或國之楚自會申以後氣不復振而吳越起國勢向衰長岍之戰復書楚人此奪辭略也莊公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一條與初年迥異蓋莊公之讐不在後嗣此時魯與齊又有納糾之嫌無所崇異故以嘗辭書之此嘗辭亦略也季友立君削亂以開中興仲遂結齊定位以成擁立故僖賜友族貴友也宣賜遂族雖私亦以貴遂也

春秋重而族之曰季友仲遂者有以也殺人者
有大夫有司寇斥之爲盜不得比于人何賤而
輕之至是歟趙盾納捷菑于邾非力不能也義
弗勝也蓋于令狐之役有悔心矣書曰勿克納
卽其能自克而與之也正辭確非乎魯與邾爲
同禍之國齊人牽以伐邾心不欲也頌言不與
圍邾勢不敢也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不
言公諱公也俟陳蔡次且不進也甲午治兵有
托以待也邾降于齊師諱其凌暴之勢也師還

善其不戰得全而歸也書法迂徐委婉而一種
遲留顧惜之情溢于言外趙氏不知以甲午治
兵爲平時治兵振旅之舉引入蒐狩一例夢矣
愍辭留非乎君大夫出稱如事不可質亦稱如
祭伯言來介葛盧亦言來夫人以姦出稱會以
國事行亦稱會衛晉繼故言立王子朝篡位亦
言立王猛出入言以子朝出奔亦言以美惡不
嫌同辭所謂從辭同也取辭變者其義最廣正
筆削之旨丘竊取之故有前詳而後略者取邑

螟災是也有前略而後詳者楚君楚將是也義在書人而名者必有異義僖公以前是也義在書名而人者必有異義文公以後是也或微而顯或淺而深或墮而登或避而就主人心知其微而辭難猝解所謂取辭變也夫子措此數語以提衡一代貫串全經喚醒天下後世一皆師心匠理捉筆成文會當日之情事忽然得之于心而成之于手殊無擬議後世見善者曰褒曰華衮曰代周天子之五服五章而夫子無意也曰如是以稱其善善之事而已見惡者曰貶曰斧鉞曰代周天子之五刑五用而夫子亦無意也曰如是以稱惡惡之事而已明白顯易變動縱橫雖道法不移而實格套難執學者區區以例求之固哉

武林卓爾康

春秋經義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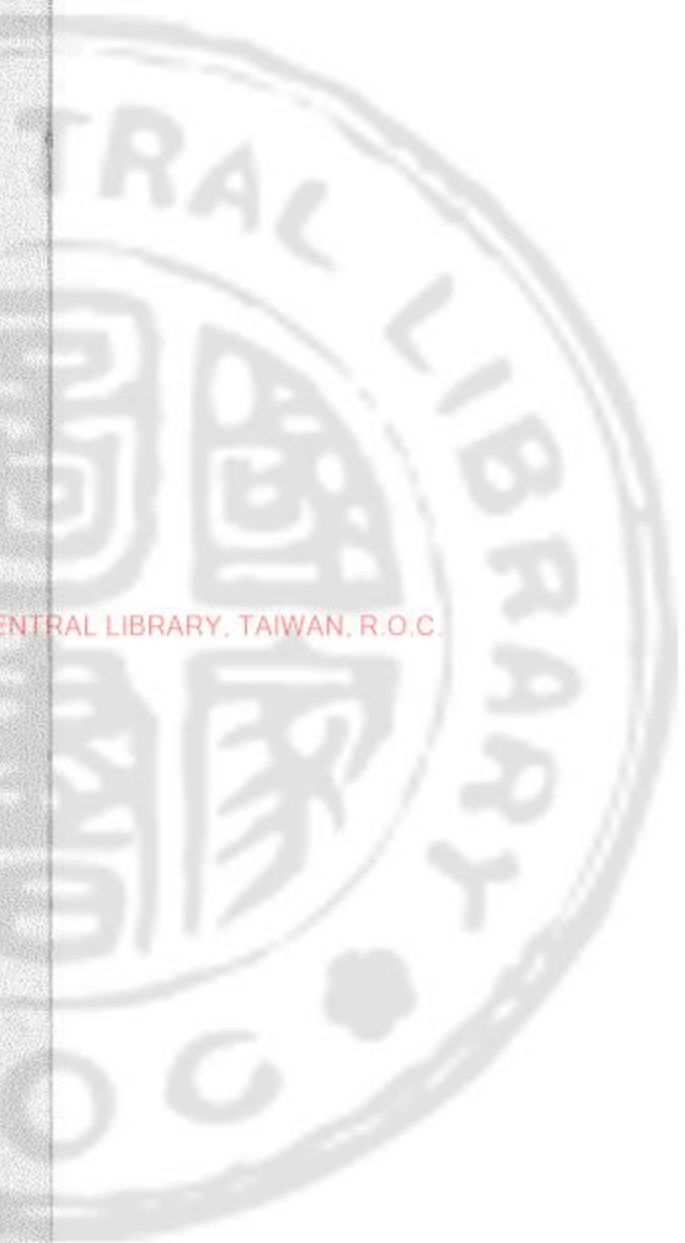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傳義

劉知幾氏曰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于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籠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于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



者焉必揚摧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于經稱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于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

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後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三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

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于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檇杙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藉莫不畢覩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詢其徒凡所採摭拾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于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

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鬲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辯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彙削孟堅雌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于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得流俗之口說故使

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
詞令行人答應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
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
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
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
次之配經稱傳而已矣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
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
故理近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
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

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
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
遂詐稱戾太子至于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
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
命執以屬吏霍光繇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
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
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
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
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較茲五短勝負之理爲主而于內則爲國隱惡于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脩之以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丘明用是善惡必彰真僞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脩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

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繇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

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禦宋得雋
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
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于兩堂子罕相國
宋睦于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于陽門介夫乃
止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
爲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正大
夫皆執國權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
其女爲荆昭大夫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
楚莊王葬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

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樂書仕于
周室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于奚齊
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棊申誠或以先爲後或以後
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
左傳旣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
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
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
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東哲云若
使此書出于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摯

虞東哲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
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爲師範繇是世稱實錄不
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經于曾子
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
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
見也曾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
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
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
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
劣見矣

杜預氏曰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法多違舊章仲尼因魯
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
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
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
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
聖人孰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

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書例皆經國之嘗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

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

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諸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以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推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

何休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嘗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間不得不廣是以講訟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之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哭者不可勝紀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櫟括使就繩墨焉

范甯氏曰孔子觀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嘆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興衰之者在巳于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備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于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

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于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

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脇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母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疆通者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

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于春秋沒身而已矣

啖氏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書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

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典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渾然難證其大畧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公羊穀梁初以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紀然其大旨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

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徃徃鉤
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
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踏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
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爲褒貶誠則
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二傳穿鑿悉以
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
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
國至多若會盟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
可盈數卷况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

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
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
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
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曰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爲丘明受經于仲尼
今觀左氏解經淺于公穀誣謬實繁若丘明才實
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
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且夫子自比皆引
徃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

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于當時耳焚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丘明爲其人此事既無明文唯司馬遷云丘明喪明厥有國語劉歆以爲春秋左氏傳是丘明所爲且遷好奇多謬故其書多爲淮南所駁劉歆則以私意所好編之七畧班固因而不革後世遂以爲真所謂傳虛襲誤徃而不返者也劉歆云左氏親見夫子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

傳例云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又曰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隣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又云平地尺爲大雪若以爲災沴乎則尺雪豐年之徵也若以爲嘗例須書乎不應二百四十二年唯兩度大雪凡此之類不可類言則劉杜之言淺近甚矣左氏決非夫子同時亦已明矣或曰若左氏非授經于仲尼則其書

多與汲冢紀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劉惠卿著書云記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疊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嘗率多此類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爲之也劉之此論當矣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辭

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於魯卽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賄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正則鑿矣要在反求于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

取之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墻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與七家之例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說甚畧于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爲證云

鄭樵氏曰或謂春秋其爲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

說春秋有以一字爲褒貶者有以爲有貶無褒者有以爲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者意在于尊聖人其說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于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意在于矯漢儒其說于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

有所主然亦不可以盡泥也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勞頓也泥于有貶無褒之說者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也泥于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爲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爲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爲惡人茲所以爲褒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舊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八佾也

聖人雖未嘗云是爲可褒云是爲可貶然而實錄其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逃乎萬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爲一字之褒貶者歟如是而已

又曰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畧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爲

大官以公羊爲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爲墨守
以左氏穀梁爲膏盲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
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爲右穀梁者以爲文清
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
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識穀梁善于經均取其
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
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三傳作而春
秋散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爲春秋
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是數說者皆不足以

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
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爲王魯是公羊之害教
以獲麟爲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爲君
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
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
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
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爲長公如
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
梁曰非嘗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

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
長經書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
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
蓋明天下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歆血初
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爲長三子之長
如此者衆也至于三家背經以作傳猶三子之失
也不可不知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
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
曰非公也是攝也于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

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
孔子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
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
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國不必論
也然官爲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非
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
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
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
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

傳義
時公穀旣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
獄飾吏事其有功于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
氏旣作凡太師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
皆不得捫摭而自見其有功于世又非特傳聖人
之經而已學者非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
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又曰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
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
明爲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

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詳
諸所說皆以左氏爲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
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
任以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爲
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
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
何代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的論然使後世終
不以丘明爲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况孔子所稱
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

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令左氏引之此左氏爲六國人在于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

在于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于周卽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于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爲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于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

爲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曰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左師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縱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爲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爲雄辨狙詐直遊說之士押闔之辭此左氏爲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慚猶拾潘等語則左氏爲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爲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

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歟

又曰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錄必出于焚書之前公穀之口傳實出于焚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雖書與汲冢師春正同則作于焚書之前明矣公穀設同左氏之時二百四十年事猶當十得四五不應盡推其說于例也此公穀作于焚書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旣作于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

傳事
三三
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據于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子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宣也唯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于世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毋生以公羊學于景帝時先立學官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于漢善乎范甯之言三家

之學曰廢興繇于好惡盛衰繼于辯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興廢繇于好惡也瑕丘江公訥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傳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繇是公羊大興此盛衰繼于辯訥也嗚呼自胡毋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泯而左氏彰杜預之傳晦而啖趙起信矣夫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

專去小處理會徃徃不曾講學公毅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徃徃都不曾見國史○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襄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尋嘗亦不滿于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

策相似○胡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劉永之氏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愈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

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祖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傳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授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煉之益深也已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爲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

傳事
三一
之一論少室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
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
細故也

呂大圭氏曰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于理蓋左氏
曾見國史故雖熟于事而理不明公穀出于經生
所傳故雖深于理而事多謬二者合而觀之可也
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
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于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
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繇深于情僞熟

于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于時世
之趨而不論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
繇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
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權爲愛君趙
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
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又多有如楚自
得志漢東駸駸薦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
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者然其所
以攘楚者豈驟舉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

黨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于侵蔡則曰爲蔡姬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病在于推尋事繇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徃徃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

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躄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授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歸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

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故嘗以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旣以畧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于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魯托隱公以爲如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而休乃倡之其

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于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于同母弟兄而薄于父子之枝葉者未必不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有惑于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

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
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賜之義
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
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
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
不過日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
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日記災也而
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
氣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蝨螟彗孛之類
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繇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
必強爲之說春秋記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
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
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于穀梁之義
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爲
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
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馬端臨氏曰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
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爲蔑公羊

傳事
三十九
以爲昧則不知夫子所言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
左氏以爲郿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
乎曰微乎會于厥憇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
所書曰厥憇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
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
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于大義尚無所關也至于
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
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
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于

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
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
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于冊夫子萬世帝王之
師然其始生乃鄒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
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于所脩之
經決無是理也而左于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
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
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于三傳者不特乖
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

晁氏曰春秋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折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繫傳其或未決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

之害爲甚啖氏製統例分別䟽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纂而合之凡四十篇○皇朝孫明復撰尊王發微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爲多嘗秩則譏之明復而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于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于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馮信道名正符撰得法忘例論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之一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

穿鑿皆正論也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

葉夢得撰春秋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事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于事則考于義不得于義則考于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辨訂攷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數則所未可曉也

丹陽洪興祖撰春秋本旨其序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于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于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

傳義
陳傳良傳春秋後傳樓叅政鑰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趙子嘗曰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卽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繇三傳始左氏有見于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嘗主

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于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然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

傳事
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
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所載書
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
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
其本矣故于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
所削則其不合于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于孟氏
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

吳萊氏曰自孔子没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
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
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
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
杜元凱或杼已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
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
決於傳遂專意于訓詁江左則元凱河雒則虔自
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諸家之短長列朱墨之
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于先聖人義理
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

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于國師劉歆求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又曰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雒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孰愈也

宋濂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以爲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爲一途莫能致辯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

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于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旣盛行杜預氏爲之註其于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傳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斯固讀春秋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弊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趙子嘗蚤受春秋于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

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子嘗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以至于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于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二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遠行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

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
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于三
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
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
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
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
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繇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
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嘗生于五變之後
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上自非
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難以與于斯嗚呼世之說
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

漢初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鄒
氏無師夾氏亡公羊高爲子夏弟子齊人胡毋
子都傳公羊春秋三傳而爲嚴彭祖顏安樂故
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漢末何休作公羊
解說穀梁一名赤一名俶亦稱子夏弟子自孫
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漢宣帝好之遂
盛行于世詳穀梁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濂江

熙等十數家范甯皆以爲膚淺于是作集解左氏初出于張蒼家賈誼爲訓詁劉歆欲立于學諸儒莫應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于世晉杜預爲經傳集解此漢晉三傳之卓犖大者也左氏傳自魯史今日得有所見以據事迹窺聖心者舍此無繇故蘇子繇一以左氏爲主而唐有盧仝者悉排三傳獨看本經韓退之詩云春秋三傳置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識何解然左氏文詞富艷

不識道理如周鄭交質渠彌復惡全是糊糲心目之語其好信小說奇聞闢于大體則齊桓之伐楚而以蔡姬與師三國之戰鞍而因笑蹙發憤二事豈因無因然齊晉之本事不在此也公羊穀梁文體清勁的是先秦人作左氏全是史例公穀却是經旨中間論事或違說理頗盡有儒者家法第多踏駁不雅馴然註家以公羊黜周王魯穀梁行夏之時則其大謬也兩漢之時尚有董仲舒繁露掇拾公羊之大義亦成一書

頗有生發若別著決事比以助斷獄深刻者之
焰大非正誼明道者所宜蓋王何以老莊釋經
何休尚謂罪浮桀紂况以春秋殺人乎杜氏于
左傳盡心焉耳而馮信道以三體五例與何氏
三科九指同類共譏過矣啖趙創爲春秋之學
而陸淳學之其纂例諸篇雖未必悉協聖心而
此事有例取裁得法固唐代之鴻典也宋程夫
子著說悉本于理莫可瑕疵胡氏發憤著書尊
夏攘夷復讐討賊誰能易之而過求聖心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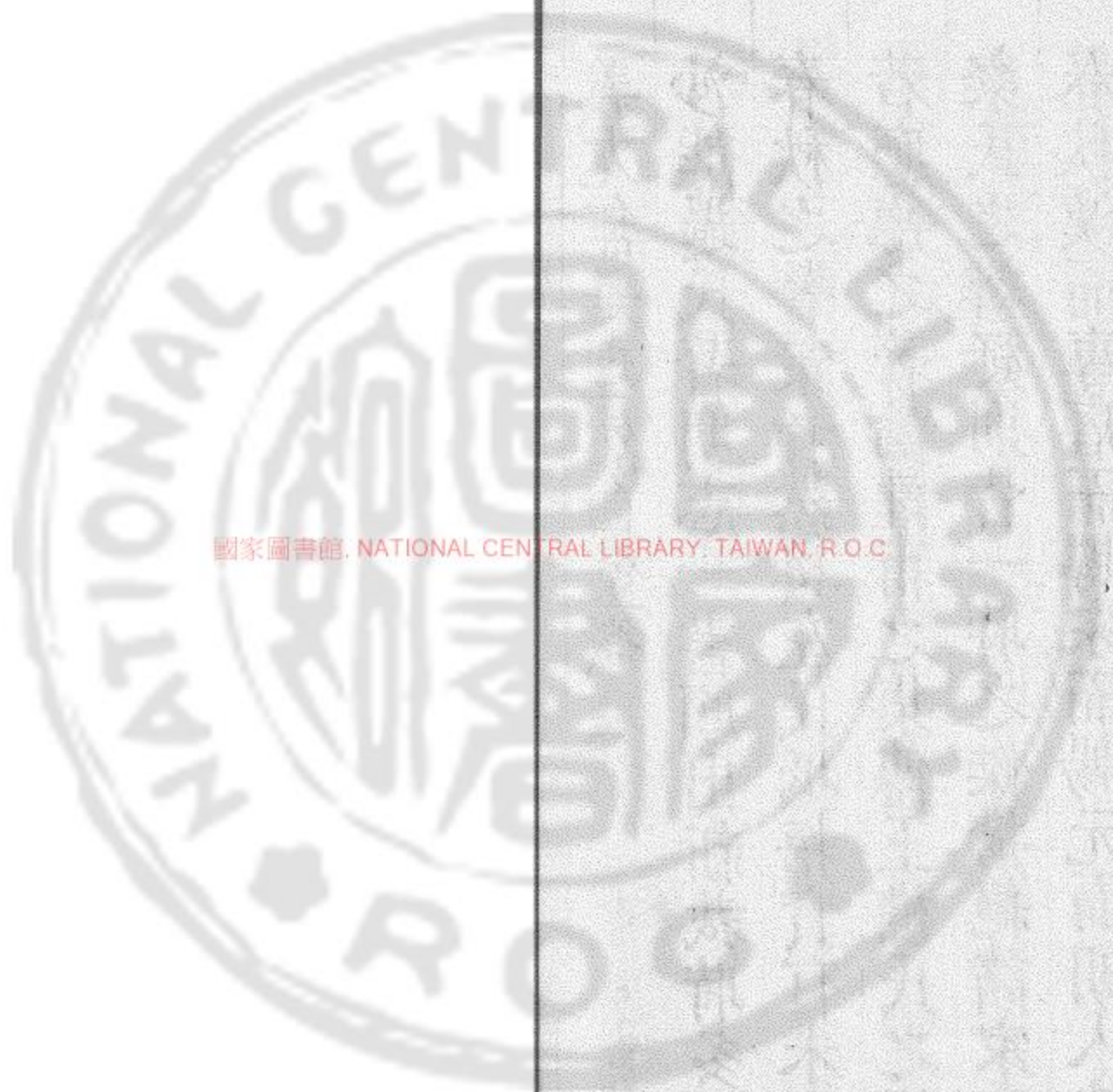
穿鑿故朱子平日不滿有曰如此穿鑿說亦不
妨只恐一旦地中得孔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
日之意不如此耳又曰安國文大是時文答策
相似然哉孫莘老經社朱子稱其嚴謹一字不
輕易然盡舍二傳與盧仝同有貶無褒殊非聖
意至于蘇子由之平雅劉原父之總輯鄭夾漈
之博綜呂大奎吳萊之明快則尤拔矣元末黃
楚望先生胸中精徹識見典正以近代理明義
精之學用漢博物考古之功其見于師說者果

是足叅聖旨先得我心惜乎不著全書微旨未
暢其弟子趙子嘗汭爲洪武時人著爲屬辭集
傳一書蓋先時吳興沈文伯棐著春秋比事已
爲萌芽而陳君舉以書考不書之旨千古獨創
子嘗究此二法本以師傅其所謂存策書之大
體假筆削以行權特筆以正名辨名實之際謹
華夷之辨等篇呼吸全經貫串一代文瞻事核
體大思精真可謂集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
製矣中間亦有穿鑿稍過瑣屑難名而日月諸
義尤無是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嘉靖中南
沙熊過氏著明志一書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
春秋之警策者然與左氏抵牾實有未安此外
若應德之著論灌甫之集傳王樵氏之輯傳陸
粲氏之辨疑則皆一時之傑構絕諸家矣古今
春秋漢而專唐而博宋而暢元而朗入我
朝而精其庶幾乎盛哉

武林卓爾康

春秋傳義終

專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

春秋書義上

正建一

正建二

改月一

改月二

改月三

卽位一

卽位二

郊一

郊二

社

雩

禘

祔虞

昭穆

朝聘

會盟

侵伐一

侵伐二

會及

稱天

書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書義

春秋以道法垂誠朱子所謂孔子寫取於此令見者自有畏懼耳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子奪他不得是也然所謂寫取于此者必非徒作漫辭每事定有義在特左氏以體爲例夫子以義爲例義游衆適微妙難知非同周官史法定不易如印板水耳故謂春秋有例不可謂春秋無例亦不可黃楚望先生曰說者謂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止是隨事記錄與寫日記簿相似

有何意義近世作宰相者不肯拘例若用例則一堂吏可爲此說固是然亦偶遭可以不拘例之人耳若一切不用例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無例亦猶是也槩舉其目正建必用周正卽位固有筆削郊禘蒸嘗叙其本末朝聘蒐狩著其事際會盟分彼此之故兵事有侵伐之殊崩葬與其事則書氏族論其世則別若弑逆一事春秋原爲亂臣賊子而作尤爲大義所關隨事爲義隨義成書兩人同弑則書其從從者旣書則首者自不可遺

兩人不同弑則書主謀主謀不可見者旣書則下手可見者白不能掩臣弑之惡浮于及民雖人弑稱臣及民之惡浮于臣弑雖臣弑稱人以至入山之臣避罪而不能盜賊之輩求名而不得變化周流不可與要却是銖兩較然移易不得特諸子日月一例子不敢信趙氏策書大體一法亦有可商蓋凡事之必記日月者嘗也因其日決者而王日因其月決者而王月亦嘗也乃四國之告迢遞難詳傳聞之辭散軼不免夫子又安能悉記乎故書

日月者固是當書其不書者亦非褒貶也據趙氏策書大體如公卽位逆夫人朝聘會同崩薨卒葬禍福告命雩社禘嘗蒐狩城築非禮不時與夫災異慶祥之感蓋一國紀綱本末畧懼以爲策書大體所當存也予卽以其言折之城築一事重民農時固無所不書以存大體矣若逆夫人以微者不書逆也朝王以因事不書朝也薨葬以諱弑諱夷不書薨葬也郊以三月雩以六月不書郊雩也隱莊三書螟後不復書螟也桓宣三有年後不復書有年也此數事亦有筆削有不書有變文三法奚嘗以存策書之大體一槩例書哉予故于諸義一以左傳爲證而玄覽一代博採諸家內櫛諸心外質諸事畧加議辨以幾于夫子所取者焉

春秋書義一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正建一

春秋天子之事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豈以夫子
執筆而自改年號閉門作天子耶故周正紀事考
之天時記異而合焉考之祀典失嘗而合焉考之
麥禾非時而合焉通春秋書震電者一而爲桓之
九年三月固夏之正月也書雨雪者一而爲桓之
八年冬十月固夏之八月也書隕霜不殺草者一

而爲僖之三年十有二月固夏之十月也書隕霜
殺菽者一而爲定之元年冬十月固夏之八月也
書無冰者三而一爲桓之十四年春正月一爲成
之元年春二月一爲襄之二十八年春固夏之十
一月十二月也皆不當震電不當雨雪不當無冰
者也書大水無麥苗者一而爲莊之七年秋固夏
之夏也以苗與麥同時而知之也書大無麥禾者
一而爲莊之二十八年冬固夏之秋也穀梁云於
無禾及無麥也書大雩者二十一皆在七八九月

秋冬之間固夏之五六月也僅成公三年書大
雩此經文爲夏龍見而雩事在巳月夏周巳月同
爲夏令此三年之雩或爲巳月不可知然經于失
嘗則書而此特書者必知在周之夏令爲卯辰兩
月也雩以周七月爲正今所書皆非雩時也書郊
者九而僖之三十二年成之十年襄之七年十一
月哀之元年以四月卜郊皆卯月也宣之三年以
正月三望則子月矣成之七年以五月三望文之
十五年以五月郊則皆辰月矣成之十七年九月

用郊則申月矣郊當在周三月今所書皆非郊時也書蒸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巳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春正月巳卯烝周正月爲夏十一月烝其時祭也春正月巳卯烝五月丁丑又烝一年之中而舉兩烝非禮也夫書正月烝以見五月再烝爲黷非以正月爲不當烝而書也周八月爲夏六月嘗非其時而乙亥之嘗何也御廩者祭祀之委藏也壬申災矣恐其積朽壞之餘故不三日而舉嘗春秋志

其變非以六月爲當嘗而書也詳考春秋用周正稟王朔無不脗合不知後儒何以紛紜曲解至不可詰何氏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注曰冬言狩獲春言狩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于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異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矣胡氏之說曰周人以建子爲歲

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尊也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周本行夏之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

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薛氏曰謂魯歷改冬爲春而陳氏用其說于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爲不順而又移其過于魯耳汪氏曰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兩月事移在前一年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日之月日矣聖人豈爲之哉繇前諸說皆足以辨周人正建之義矣獨建子非春聊當致疑然漢陳寵有曰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

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歷家相承之說孰謂建子非春乎

正建二

鄭樵氏曰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曆數之歸已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

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則服則纘禹政則反商獨于正朔微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又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

書義一
五
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曆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修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于太初首用夏正迄于今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易耶以湯武易之爲

是耶胡爲不能以遠傳湯武易之爲非耶胡爲亦已行之于一代蓋嘗論之編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紀年始于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正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繇建武帝易之而爲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

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改月一

王元馭曰春王正月之辨無慮十數家而總其說有五則愚請先折四說者之非乃後證其定說焉或謂周人雖以建子爲歲首然而不改時與月也魯史曰冬十一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魯史曰冬正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此二說者以爲此夫子所以示行夏時意也夫子固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

豈其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夫子患天下諸侯大夫之無王也而作春秋而已則首改天子之正朔其何以服天下且如其說則是周人猶以寅爲春而夫子直以子爲春是易夏時者自夫子始也又惡在其行夏時意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或謂周雖以建子爲歲首而不改時月夫子所紀春正月蓋建寅也必若是說則夫子胡不係元年于冬十一月之上乃每歲輒截于丑兩月而屬之前年乎若曰周人紀年仍自建寅始又惡在其改正朔

也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或謂自古未嘗改正朔其
曰商建丑周建子者後儒附會之說也必若是說
則百代一時也夫子何以曰行夏之時卽如輅也
冕也樂也歷代各異故夫子較而酌其可行者柰
何獨以百代不易之時而係之夏乎且考之經史
諸書周正與夏正兩者互著苟自古無改正朔之
說何以得有周月而秦人又何緣而以建亥爲首
鄒衍五德劉歆三統彼亦豈能舉千古未有之事
而鑿空造論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然則其說云

何則愚直斷以爲周人固自改之矣漢書律曆志
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
明日己未冬至而外傳伶州鳩復載武王伐殷之
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其爲建子
月明矣而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稱惟
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則周人之以建
子爲春正月可證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雜
記孟獻子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
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爲之也冬至之爲

子月也必矣夏至之爲午月也必矣然而稱曰正月七月則周之以建子爲正月可證也而明堂位又稱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旣曰七月之禘獻子爲之則必以正月之郊爲故典矣而魯郊稱孟春焉則周人之以建子爲春可證也周禮州長正月屬民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如以寅爲正月又安所更得正歲乎則周人之以建子爲正月可證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周之所謂十二月者蓋夏之十月也則周人之以建子爲正月可證也詩豳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卽繼之曰曰爲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則周人之以建子爲歲首可證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曰以建寅爲正乎則寅卯之月之無冰也亥月之隕霜也惡在其爲異也而紀之而申酉之月尚

安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爲建子
又可證也難者曰冬之不可以爲春至著也豈謂
武周大聖而顧錯謬至此哉曰謂冬之不可以爲
春者自後人習用夏時之人而執之云爾也在書
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之所從
來舊矣非周獨創之也且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
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
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
爲秋冬何爲而不可大抵周之正也本乎陽氣之

始萌而名之也因天者也商之正也本乎陽氣之
上通而名之也因地者也夏之正也本乎陽氣之
已至而名之也因人者也而時以作事則因人要
矣故夫子取夏時焉柰何其必武周之不以子爲
春也曰豳風流火之陳小雅徂暑之嘆二月載離
之歌莫春來牟之誦此周詩也而舉夏時者何也
中春始蠶之詔季冬斬冰之令此周禮也而舉夏
時者又何也曰汲冢周書不云乎亦越我周王致
伐于商改正異域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

烝享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朔而夏正固未嘗廢也當時行之官一遵時王之制若春秋所載是已而民間猶或襲稱夏正故詩若禮時時雜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書異也執是而必周之不改正朔固矣曰商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一月則月不易也秦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豈獨周而易之曰聖人創制立法各自有度夫安能執商之不易而必諸周乎若亥月之陽氣未至其不可以爲春固也與周正異矣且子據十有一月之係于元祀也而必商之不易據冬十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秦之不易予獨柰何不得據春王正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周之易哉蓋武王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也者君道也夫子不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也者臣道也愚怪夫世之敢以正朔屬夫子而不敢以改正朔屬武王也于是乎爲之辨

改月二

蔡九峯謂周末改月引商秦爲證胡氏論之詳矣

而陳定宇辨之曰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于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煖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子使得爲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使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

爲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歲時首以一日論子時旣可爲次日子月豈不可爲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爲春之說陷于一偏明矣張敷言曰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哀公三十年絳縣老人白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䟽甚明文多不載

攷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
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
明矣然卜偃老人并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
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
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
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卽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而
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
凡筆之于史冊者卽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歲
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

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
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
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没而不書主不改者遇
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
者之惑也或曰子謂筆之史冊則用時王春月月
數矣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
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
祇見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
嗣王冕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

書義一
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
爲何如哉朝而自然夕當復辟尤不須于正月也
况正月但書十二月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
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
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繆安足取法蓋秦
于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
正也

改月三

唐應德曰張陳二說互相發明至張說商書再言

十二月之辯尤可備陳氏之缺或謂改正朔而不
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爲
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奉嗣王祗見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
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商雖以丑月爲正而寅
月起數未嘗改也以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張說
似亦有理所碍者卽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崩年
改元亂世之事不容在伊尹有之此是以周之禮
證夏商則然耳夏商以前禮不如周之大備者何

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未可知也應德之言如此夫崩年改元非先王之禮儒者以此爲疑故蔡說得伸應德或意夏商以前禮文不備亦誠有之比如同姓婚姻亂族之道也至周乃改其餘可知矣卽以踰年料商亦自有說太甲宅憂之主不知崩于何時要以三年通喪斷之據書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此時釋吉必元祀前一年某月崩也天子七月而葬則七月以前梓宮在殯嗣

王不可遽離又伊訓曰予不狎于不順則不順之事爲所狎習者亦久矣伊尹望君忠愛無已必非一二顛覆遽放其君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此必虞葬之後適值歲首正當舉祀先王奉王于亳當時一段情事可以想見若非時非祭而第以一二顛覆遽遷于桐如閒宅空宮無論臣子無是處君之法太甲卽賢亦必不肯靡然以聽怨艾若此也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祇見以

是知元祀必在踰年之年十二月必是歲首建丑
之月通筭適得三年亦可無礙且改月證之前漢
緯歷志更足信也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
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戊午渡
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此志傳自漢前最爲近古殷
周改月不旣確乎或曰西漢書註文穎謂秦以十
月爲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
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
當時本稱也故元祀三祀十二月皆商之正月丑
月也改爲十二月者太初之筆也

即位一

人君嗣立踰年改元公羊傳緣臣民之心不可一
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啖氏曰凡天子崩
諸侯薨旣殯而嗣子爲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
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
所書是也劉氏曰諸侯逾年尚稱公王者逾年反
不稱王乎毛伯求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命曰伯

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今按諸侯逾年稱公爲不可曠年無君臣子辭也至於發號出令猶聽於冢宰三年白虎通義曰不可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卽位改元以紀事而未發號令三年除喪乃卽位踐阼爲王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其說于周制得之啖氏又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卽位禮穀梁云繼正卽位正也此說是也文成襄昭哀五公是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卽位之禮穀梁云繼弒君不可卽位正也此說是也

莊僖閔三公是凡繼弒君而行卽位禮非也穀梁謂桓公繼弒君而行卽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謂宣公繼弒君而行卽位其意也二說並是也左氏不達而曲爲之說云莊公不言卽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卽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經無僖公出入之文者諱故也且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爲他國所殺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

書義一
孫何妨正月卽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卽位妄也
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卽位妄也
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不書乎假如實出亦
當非時卽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卽位妄
也章俊卿氏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卽
位爲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
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殯旣殯嗣子卽位
稱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旣殯
嗣子卽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主也觀書顧命及

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癸酉王麻
冕黼裳旣尸天子太保畢公率四方諸侯執壤奠
群公旣已聽命相揖遜而出王釋冕反喪服此嗣
君卽位之嘗禮也夫成王崩齊侯必逆元子釗入
翼室居憂以爲天下宗主及旣殯遂麻冕黼裳稱
王受冊命同瑁而卽位矣旣尸天子受諸侯之奠
贄作誥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凶之服行喪
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卽位之禮斯周

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豈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卽位改元爲未可哉蓋以大位奸邪之窺名號不早正則窺伺奪嫡之禍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喪未踰年伯禽因徐戎之伐稱公以興師蓋諸侯亦然也迨至周衰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卽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爲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子來求賻雖踰三時不稱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卽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于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魯莊公薨于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文公薨于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于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嗣諸侯之禮矣嗚

呼一人之家不幸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爲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窩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矧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無君乎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絕覬覦之望塞禍亂之門耶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慶父得以立閔而殺般襄仲得以立宣而弑赤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始于此也使從周公之典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于春秋所以書其踰年卽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

而啓亂源也近世蘇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反據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爲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爲此夫周公之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爲嘗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爾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故誤爲之說也夫改元稱君之義公羊啖劉最爲得之然春秋之法固以葬爲斷宋桓公

未葬襄公葵丘之會稱子陳宣公既葬而鹹之會稱侯晉悼公既葬未終喪而溴梁之會公羊書侯夷齊未葬遇弒則稱君之子卓既葬遇弒則稱君此確証也乃俊卿之說其慮亦深蓋冕裳尸天子而卽位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聖人之大慮也釋冕反喪服嗣子仍行喪禮天下之大經也二者固不相悖初對臣民臨大寶不可以凶服行事九日之後暫行易服不過一時且麻冕黼裳亦是祭服不甚相悖書誥卽位之禮似無可議

卽位二

胡氏曰新君卽位之始卽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意未明又于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于先君者則得書卽位以別于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齊孺子荼發之荼幼

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欲立君其如先君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歿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歿以別于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予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所宜絕也繇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繇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于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而不與是盟此禮之變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卽位謹始之

義終矣萬世之大倫定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
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胡氏之言辨矣然法
從時立道以勢生當春秋之時自當以春秋論使
是時而必欲天下諸侯一一稟命于天子事亦難
行卽一不稟命于天子而輒格以先王之法有貶
無褒恐亦非孟氏彼善于此之意矣若夫衛人立
晉自以衛遭薦亂急于得君衆望輿情扳晉以立
爲主而無所稟承之意自在言外得乎丘民而爲
天子君者羣也人羣之爲君衛人衆辭也與爲權

臣他國所立者不同若首止之盟尚有別商要以
胡氏扶綱常正名分析精微千古必不可少此議
論

郊一

郊禮有二有日至之郊有啓蟄之郊見于家語夫
子答定公者甚詳定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
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
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

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又曰上帝之牛角鬩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
具繇斯以觀周冬至之郊祭天啓蟄之郊祭上帝
祭天之郊主日配月啓蟄之郊主上帝配稷說郊
者莫確于此矣詳考左氏豈惟魯無冬至大郊之
事卽啓蟄之郊亦不敢主必待卜吉與否而後行
事凡三卜四卜五卜不從不郊者四可證也左氏
穀梁初不言魯郊爲僭公羊傳禘嘗不卜郊何卜
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

天諸侯祭土何氏曰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
卜耳祭統又載孔子之言曰魯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左氏不知其僭乃曰禮不卜嘗祀而卜其
牲日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是謂牲旣成不當更
卜也說者遂謂與周禮太宰職前期十日帥執事
而卜日同夫周禮祀五帝四時迎氣皆國家大祭
三卜必有一吉取吉亦無多求斷無可廢之理魯
之郊天自知其僭故屢卜不吉心怵而止若嘗祀
豈可免哉春秋郊者九在三月者皆不書以周三

月爲夏正月正啓蟄之時失禮中猶爲得禮故不具論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不冬不夏最爲不典是以啓康侯用人叩鼻之疑若以四月卜郊而不郊者四僖之三十二年也成之十年也襄之七年也十一年也以正月牛傷不郊五月三望者一成之七年也以五月郊者一定之十五年也以正月牛傷四月郊者一哀之元年也以春王正月牛傷乃不郊三望者一宣之三年也而宣之以正月三望何也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歿于郊

爲絕望矣故舉郊之細而三望焉非正祭故不循其時也先之而遯其事已矣凡言魯重祭爲天子所賜者皆本明堂位祭統然明堂位記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遂言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是言魯人因有太廟重祭而僭郊郊非成王所賜晰也僖公作頌亦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言有天子禮樂下文卽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使果成王之

賜作頌者何不顯稱之以釋其僭竊之罪哉其他如傳記祝佗言魯公分物甚詳若有天子禮樂不當但言備物典策而已唯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近代學者多從其說余謂春秋郊事緣起僖公若自惠公則閔公以前何無一言及此豈七八十年皆無失禮遂不動夫子之筆耶意惠公固有是請已隱公攝位而立桓公篡殺得立莊公亦碌碌忘仇之人無所發明未能行禮閔公傷王尤不足言適際僖公脩政立國數從伯討享國久長身歷齊桓晉文宋襄秦穆諸君沛然中興遂爲望國故詩人作頌春秋紀典惟僖爲盛作廟作泮一切更新母乃緣惠公之請而特舉郊禮乎且或出於齊桓崇獎俱未可知也

郊二

趙子嘗曰變異之事一牛傷也改卜牛又傷異之甚非禮之事有四疆卜過時猶三望用郊也穀梁傳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疆也公羊傳求

吉之道三此言疆卜之非禮也月令天子祈穀而後躬耕帝籍左氏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言過時之非禮也傳又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此言猶三望之非禮也九月言用郊者用其禮以祈福而不爲農事也成公以國有內難君臣見執而頻年出師未已故竊天子類造之意用郊祀以告事而祈焉在魯郊中尤爲僭妄故特著之魯郊本非禮然旣歲卜而郊則史不勝書故于非禮中記其又失禮者如此其言免牲不言不郊者從可知也言免牛復言不郊者間有事也言牛歿則言不郊牛傷得再卜須言不郊義乃盡也不言免牛而言不郊者卜不吉不免也劉侍讀則曰卜郊者卜日之吉凶非卜郊之可否是以周禮大祭祀卜日同論而不察其不從則不郊之異也據大司樂圜丘方澤月令四郊各用其節日祈穀用上辛皆無事于卜何氏謂天子不卜郊是也凡言前期卜日謂如有大故天子將出皆依郊禮祀上帝及四望類造非嘗祀則卜

日耳是豈有不從不郊之事乎傳謂啓蟄而郊者爲三代正朔不同故舉寅月節氣言之下言龍見始殺閉蟄皆是約夏正四孟月不復舉節氣非謂凡祀以節不以月也杜氏乃謂月前節却雖四月可郊則春秋四月卜郊不從不郊者三改卜牛而郊者一何必書乎四月宜郊而郊與不郊皆書則三月郊與不郊何不書也又違左氏過則書之義矣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公羊傳亦曰用正月上辛非唯不詳魯事且失郊之時義矣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曰可以者獻子以此二月宜郊禘知前此未嘗用此二月也春秋唯僖八年書七月禘而正月牛傷皆以在滌書獻子欲以正月日至祀天而以對月日至祀祖僭且異矣宜不行也明堂位言魯以孟春祀帝于郊鄭氏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則繇不察明堂位之妄而以郊特牲周始郊之文屬之魯也用郊之義二傳唯譏非時則九月豈復祈穀也哉或曰懼卜而不

從故不卜而直用其禮則是歲初無卜郊不從之事何以怠至九月乃不卜而郊也若彼釋用與用之之用則又誣甚趙子嘗曰魯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欲以宋襄次睢楚虔岡山爲比豈人情乎說經好奇一至于此大傷教矣

社

春秋于社無書因日食水災而見趙子嘗曰社者地示之祭記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

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諸侯祭社有嘗禮史不書此爲日食伐鼓于社僭天子又不用幣而用牲志非禮也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其說是也唯莊二十五年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嘗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則又仍季平子之失故劉氏辨之曰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社之

名義變爲北郊此千古一大疑竅不可不辨蓋周禮記地有大示地示土示后土等名矣夫大示地示土示之于后地猶六天之于一天五帝之于上帝或統而言之或因事指之謂其有二不可謂其卽一亦不可先王以郊祭天以社祭地而復作大示土示名號敬緣時篤禮以制繁自然之勢也蓋古者惟天子得祭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得祭地自地一分豈惟有大示土示之別而已哉周禮又有所謂州社左傳有所謂書社千社清丘之社後

世有所謂枌榆之社民間自有一家之中雷條分縷析各自裁祠譬之父一而已子孫世宗之異母別生各妣其母生則異膳歿別立宮其義一也記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又云諸侯祭社稷又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又云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郊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又云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秦誓

書義一
三十一
曰郊社不脩觀此則古時社卽是地祭社之外別不祭地斷乎無疑也彼方丘之說見于周官北郊之說出于孝經緯周官且有別解而况于緯書乎匡衡據之以立北郊王莽因之以配高后遂致制作紛紛祭地又祭后土又祭社辱神黷祀名義舛錯千古知此者惟黃氏胡氏陳氏袁氏數人而已陳氏禮書曰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記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胡致堂曰古者祭帝于社猶祀天于郊也周禮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鼓以祀天神靈

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信齊楊氏號爲知禮者乃駁胡氏之說爲非以南郊北郊順時因位爲正祭以宜于社之社對類于上帝之類社非祭地而亦以祭地類非郊天而倣于郊天是告祭也不亦謬哉卽所云圜丘方澤之說見于周官以予考之竊又不然蓋世傳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以爲兩郊並建二祭時舉耳乃周官大司樂所載有云冬日至于

地上之圜丘祭之天神可得而禮矣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祭之地示可得而禮矣夫曰地上之圜丘則非確爲南郊曰澤中之方丘則非確爲北郊蓋曰必如此乃可昭格云耳且此章總記樂之感動如此非列稱二丘之祭也註中天神則指日月星辰而言非大帝也地示則指神州之神而言非大地也至考神住所掌則此冬至夏至二祭者蓋以禘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則祭之不過于凶災時一行禱禳之事耳豈嘗祭哉是二郊之祭周禮且

無其說矣推其誤皆起于孝經緯而成于鄭賈孝
經緯曰祭天南郊就陽位也疏云知地祇于北郊
者考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地一也而歌奏
之地示則註謂祭于北郊者乃神州之神在崑崙
東南萬五千里方丘之地示則註謂崑崙大地之
神是分地而二鄭賈疏家爲之也而其源又本于
河圖括地象其疏曰郊天必于建寅者以其郊所
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
也若然祭神州之神于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
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日爲七月萬物秀實之時矣
是不惟明造一南郊之祭且陰擇一北郊之時皆
臆附也

雩

趙子嘗曰雩旱祭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命有司
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鄭氏曰陽氣
盛而嘗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吁嗟求雨
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傍雩五帝之精配以
先帝也鞀鞀琴瑟管簫干戚羽毛竿笙鐘磬皆作

書集一
三三
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雩
雩之正當以已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
雩禮以求雨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
及春秋雖旱禮有禱無雩此鄭氏言天子諸侯雩
祭之別也魯諸侯之國當雩境內山川請雨于上
公有歌舞而無樂既僭郊以祈穀遂僭天子盛樂
以雩上帝過則雩于秋又甚則雩于冬于僭禮之
中又有失焉史皆書之志非常也杜氏曰雩夏祭
所以祈甘雨始夏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求之至

于四時之旱則又修其禮此說本鄭氏又曰雖秋
雩非過則誤矣雩當以首夏爲正四時之旱當禱
而已用雩皆過也左氏釋大雩曰旱也凡八處杜
氏謂以別過雩亦非左氏釋經先後詳畧本無義
例何以見不釋者之非旱而爲過乎昭二十五年
一月而再雩釋曰旱甚也定七年一時而再雩謂
非旱甚可乎乃獨以爲過何也又曰雩而獲雨故
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此說
本穀梁爲得史氏之義經書不雨大旱皆雩而不

書義一
三四
雨故也今考春秋不書六月大雩與不書三月郊
同然郊必書日雩不書日者魯雩于秋以禱旱也
故過祀節未遠者不月遠者則月見閔雨之勤怠
也必一月再雩然後日著其瀆也苟甚遠則又不
月異冬雩也春秋雖書大雩之僭猶以閔雨勤怠
見義不以非禮而忘民也然以大雩盛樂爲僭亦
無堅基可據

春秋書義一終

春秋書義二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禘

禘之說有時禘有大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明
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祭義曰
春禘秋嘗祭統王制曰春禘夏禘皆時禘也然以
上所記雜有夏商若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明載大宗
伯文卽周禮非可深信而禴祠蒸嘗一語見于天

言義二
保詩中昭然可據禘之非有周時制決矣至所謂
大禘者殆有五說鄭玄見稷契之生不因人道之
感也又以韋玄成有祭天祖配之說也遂謂始祖
感天神靈而生是以爲祭感生帝也其意本于錯
解禮文有虞禘黃帝語謂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也
不在廟非圓丘而何此說最爲不經學者非之後
魏賈曾以爲王者受命方行禘禮以禘天一代一
祭其禮太濶其說猶之乎康成也明堂位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以禘爲每年之大祭矣杜預

曰禘三年大祭之名致新死者之主而列之昭穆
夫人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
則以禘爲三年諦審昭穆之祭矣春秋說文禮緯
俱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其說本于公羊五年再
殷祭之說五年殷祭自是諸廟合食之典公羊不
錯而何休誤解之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
所以異于禘者功臣皆祭也因而附會之者鄭玄
也則以禘爲五年合食功臣之祭矣其以禘爲王
者配祖所自出之大祭其說甚盛趙伯循曰帝王

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故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
而以祖配之此祭不兼群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
年未可知也程子因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胡
康侯曰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
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止于太祖
廟合群廟之主爲食此之謂祫其說本于大傳祭
法喪服小記以程朱大儒之俱從之也學者遵信
無以難矣禮爲曲臺雜記非有定斷而明徵其事
者莫如春秋諸儒之所據以爲斷者亦不過春秋

三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
太廟用致夫人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
武宮定八年冬從祀先公閔僖明言禘祭無所致
疑文之大事而公穀以爲合食毀廟之祫杜預以
爲三年喪畢之禘昭之有事左氏爲將禘于武宮
而疏宣之有事者亦以爲禘定從祀先公三傳俱
無明文而何休亦以爲禘此六條經文也襄十六
年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又記曰歲祫

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灰者也又僖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此三條則見左氏傳文也以今考之若曰配祖自出以爲大祭則魯爲侯國祖出爲誰廟祭后稷卽魯有之文王之廟亦無確地其餘所謂祭感生帝祭天每年日至之大祭五年合食功臣之祭俱舛謬不足道也獨杜預以爲三年祔祭差似有理然亦不過因吉禘于莊公及用致夫人

二條生義耳其實吉禘于莊公未及二年失之不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歷行三禘失之大過亦非得其實也予竊謂禘者禘審之義每年禘審功德專行祀典以別時祭之嘗特崇功德之盛見于詩者如長發則曰大禘也雝則曰禘太祖也此其證也功德之君代不多見三四人而不爲多如長發之玄王相土成湯可也一二人而不爲少如雝之祀文王一人可也若魯之禘祭則浮慕禘爲盛典效而致祭如經所載二祭則襲其名而用之者耳

如傳所載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禘樂禘禮則襲其文而用之者耳當時侈言用禘而迷其本原故或人疑而問之夫子亦不敢質言也至于文二之大事宣八昭十五之有事者何凡一事之禱祀偶有所爲其事小故曰有事升祀僖公改易世次其事大故曰大事既不可定名爲禘又不可誣稱以禘趙氏曰凡祭而失禮則稱名祭非失禮爲下事張本者則稱事此猶附會禘禘之說非本義也黃氏澤曰據禮記夏

商諸侯以禘爲時祭周改禘而特以殷諸侯之盛祭與魯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于周爲不僭此是成王斟酌禮意以殊異周公其後周室旣衰始僭用于群廟孔子稱魯郊禘之非禮者爲此也按黃先生說則魯僭郊不僭禘僭禘群廟不僭周公故郊自僖公始書而禘則閔卽有之亦可證也
附虞

趙氏曰父母之喪哭無時旣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惟存朝夕哭而已杜云免喪故曰卒哭非

也大抵欲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說耳劉用熙曰
卒哭而祔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廟以當
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
之吉祭而後奉此主入廟此周禮也傳言特祀于
主蒸嘗禘于廟者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
此主若蒸嘗禘之嘗祭則不于寢而于廟合祭也
然與周禮異矣蓋傳爲作主故生此論其曰烝嘗
禘于廟者就新主言耳杜氏不明此義直云宗廟
四時嘗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屬是左氏之

言既違禮文而元凱之說復戾傳意也其謂嘗祀
不以喪廢又以禘爲三年喪畢之祭則先儒辨之
矣孔氏曰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傳之說以爲虞已用
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
以公羊而疑左氏也又曲禮疏曰說公羊者朝葬
日中則作虞主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
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繫
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

言按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蓋虞爲喪祭祔爲吉祭喪
祭用重吉祭用主重既虞則埋之者喪祭用終也
將埋重必預作主何則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
七最後虞皆用剛日卒哭祭用剛日明日始祔神
不可一日無所依也重與喪主不並立者神依于
一也以此主之作猶是虞日故謂之虞主以吉祭
自祔始故曰祔而作主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
皆刻而謚之謂練主爲吉主者後嘗奉侍于廟不

復易也外傳國語襄王錫晉文公命晉侯設桑主
布几筵韋昭注云自以子繼父用未逾年之禮也
左氏不言虞練異主鄭氏通二傳爲一已得之使
有朝葬日中作虞主之禮則何氏必援以爲說是
蓋公羊妄言之耳朱子曰左氏烝嘗禘于廟與王
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按喪不貳事貳則忘哀必
無釋喪服而衣祭服之禮或是大臣攝行亦無文
可據東遷禮失喪祭尤甚如襄公十六年春葬晉
悼公傳言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皆是當時之事非

必周制則然杜氏遂據以爲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證非也予謂卒哭而祔此時奉新主入廟者專爲舊廟主計耳蓋君已大行則廟中禰當進而爲祖曾當進而爲高改題易檐正在此時若有喪不祭則三年之鬼不其餒而且因子孫之沒而廢祖父之祭亦非所以安歿者也假如立君連遭大變皆或未及三年而崩則三君相去便已九年九年廢祭可乎彼三年不祭或者不行大祭或大祭使攝或嘗祭不用盛禮盛樂繁縟其事耳決非

全不祭廟也故祭廟之說當以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爲正至于廟制諸侯五廟嘗禮也昭十二年之傳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所出王之廟也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也同族于禰廟父廟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宗廟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祖廟也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則魯有文王之廟矣此外有武宮煬宮詩又有闕宮而哀公之時桓僖猶親盡不毀致煩天譴昭十八年鄭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廟

書義二
爲厲王廟是鄭亦有周廟矣此春秋之廟制也稱祖之法蒯蕢稱文王爲皇祖康叔爲烈祖襄公爲蒯蕢之祖靈公之父則稱爲文祖其可見者僅此耳

昭穆

春秋釋逆祀升僖于閔三傳初不異而昭穆之說注家不同公羊云先禰後祖穀梁云先親後祖謂僖爲禰爲親而閔爲祖與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語意畧同皆爲閔祖而僖禰也穀梁又云逆祀

則是無昭穆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與魯語宗有司曰非昭穆同皆謂閔昭則僖穆也夏父弗忌曰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嘗之有是欲以僖爲昭閔爲穆也故韋昭釋之曰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僖升閔上故曰非昭穆是則傳所謂逆祀者謂顛倒其昭穆南北之位也孔氏不考外傳及公穀傳文反取何氏注謂兄弟相代昭穆同班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相同位次宜在閔下則是以逆祀爲升

其同班上下之次而已何氏又謂僖以臣繼閔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說者不詳遂以三傳昭穆父祖爲引喻之辭繇不知以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斷之遂與經傳相悖然何氏昭穆之說他無所據漢廟制以孝惠孝文俱爲穆孝昭孝宣俱爲昭何氏蓋推漢事以說春秋自晉及唐宋禮官之議皆以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反引何氏之說以春秋躋僖公爲證其所以爲疑者則曰若兄弟相代昭穆卽異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

君如商祖丁桓公之後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後立者將不得祭矣然又慮同昭穆而並立廟則七廟五廟將不足以容于是以天子之廟而有同室異座之制有皇伯祖考之稱其說至今猶未定也竊嘗以諸侯之禮推之諸侯絕宗而兄弟不得以其屬通者所以重正統也公子不得禰先君故別子爲祖者所以尊宗廟也然公子不得宗君而爲人後者得爲之子不得禰先君而以爲人後之義得禰所受國之君皆禮之變也兄弟本不得相爲

後而亦以爲人後之義治之者爲諸侯上必有所承下必有所授上無所承謂之篡下無所授謂之絕受人之國而絕其後是篡也故非爲後則不得受國變而不失其中也旣謂所受國者爲禰則兄弟四人相及各禰其禰卽同四世一昭一穆祖述迭遷皆以受國爲人後爲重也使非受國爲人後則支子自無干正統承宗廟之理安可以後立不得祭其祖爲嫌而輕受國之恩昧爲後之義乎然則祖丁齊桓四子代立祭享宗廟與父子四世相

承者何異使其世有適嗣亦終不免于祧安可以廟毀于子而昧其子有貴賤本不當俱立乎後世受國與天下者遂廢爲人後之禮其忘君臣之義以輕正統亂昭穆之法以瀆宗廟皆流俗不經之論使然而其失繇漢文帝始漢文自藩邸入繼大統不後惠帝而禰高祖其後遂以惠帝文帝共爲一代則同室異座皇伯祖考之無稽皆末流所必至也若謂兄弟同班立廟將無所容則不得爲昭穆之說非禮意明矣以三傳所釋相同必有所本

而注家自汨亂之使議禮者失其所依故不可無辨按趙氏此說灑灑數百言亦侈矣果若茲則全從受國之恩以勢利上起見是有君臣而無父子重社稷而輕彝倫也且必伸其說卽祖丁齊桓四子代立亦若可以卽祧近祖而無害矣豈先王立教之道哉乃若穀梁本旨原是顛倒昭穆蓋順祀則閔爲昭僖爲穆躋祀則僖爲昭閔爲穆無兄弟同班之說兄弟同班則自漢惠文合爲一代之禮千古殊不可易後人因惠文之得禮而遐推祖丁齊桓亦必同班蓋想當然耳

朝聘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殷相聘也又曰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夫曰明王則此似三代之制也齊桓公于僖公七年盟于甯母修禮于諸侯官受方物是年公子友如齊及十年十三年十五年公如齊以爲合三年而聘五歲而朝之法昭三年子太叔曰昔文襄之伯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襄公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不見于書豈卽子太叔所稱者乎左氏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又曰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時正也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也公羊曰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此皆周官記述朝聘之節也疏數不一引證不符趙子嘗曰桓公創伯之初未遑定制故莊公三如齊皆以事行至僖七年以後所行乃齊桓會于甯母始定其制以爲諸侯朝伯主之禮與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相類不自知其僭也僖十七年桓公卒故僅再朝而已子太叔之說豈文襄嘗舉齊桓之典而主盟日淺故諸侯有不盡從其令者乎諸侯五年再相朝之

說記于文十五年之曹伯來朝夫所謂古制既與周禮不合而春秋之世小國朝魯魯朝大國近或一二年遠或十餘年或間世不朝遲速皆無常準左氏唯見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又來適合于太叔五歲之數遂以其說爲傳而不知其制實始于齊桓爾叔向之說杜氏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岳之下其朝聘之節太數故先儒以周禮大行人所職爲得中蓋成周之禮非唯左氏不能詳當時名

大夫如叔向亦不得其真矣今以春秋所載者裏之朝者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之禮也聘者與國自相往來及天子所以交諸侯之禮也故公朝于王所曰朝穀伯鄧侯來魯曰朝天子使宰周公來曰聘大夫相往來亦曰聘等國諸侯相往來或以事或以朝皆曰如見諸侯不可言朝也本國大夫之京師或以事或以聘皆曰如見人臣不可言聘也小國不能行朝聘禮如介葛盧曰來王朝之臣不以聘禮至如祭伯者亦曰來此春秋筆削之

書義二
體也行人世相朝蓋指小國而言左氏公朝晉等語乃爲命謙言承習俗語耳非實事也啖氏曰禮所謂諸侯相朝者兩君相見公羊曰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是也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其說非是然則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非乎趙子嘗曰周制諸侯于天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見謂大宗伯朝覲以下六禮貢謂小行人春入貢也聘問者上之所以交乎下也東遷小國于大國有朝無聘諸侯不朝貢天子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諸

侯之伉也觀傳記晉韓宣子聘于朝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王曰辭不失舊則諸侯于天子言聘非舊制可知蓋繇周室旣衰雖聘問之禮亦不能嘗故左氏不復辨然不失爲實錄也鄭氏因以釋周官時聘殷頰誤矣成十三年三月傳我公及諸侯朝王而書曰如京師者何也終春秋之世魯君朝王者凡三僖二十八年兩朝于王所晉文尊周攘夷復脩齊桓之績魯僖從伯令以朝天王最爲得正若成公將會諸侯假道京師伐秦不可

過天子而不朝是如周以晉故而非特朝也書曰
如不與其朝也故當朝而意不在朝卽成公之過
京師不許其朝不當朝而意在于朝卽僖公之兩
如齊亦不許其朝考春秋之筆削而朝聘之禮著
矣一說以爲夷周于列國而曰如一說以爲等魯
君子魯臣而曰如皆非也趙氏曰如者始行則書
之未成禮之辭亦非也

會盟

春秋有特盟有參盟有同盟石門于鹹特盟之始
終也瓦屋鄆陵參盟之始終也凡伯之未起與伯
之已衰則特盟參盟作同盟則在伯之方起與伯
之將衰者也齊桓公定伯先交魯魯望國又援國
也得魯而天下可圖十三年與魯有柯之盟特盟
也至十六年而齊與八國同盟于幽齊桓初合諸
侯爲盟主也左傳鄭成也前年秋鄭伐宋今年夏
諸侯伐鄭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故鄭
有此成也二十七年又與四國同盟于幽有陳侯
蓋陳亂而齊納敬仲鄭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以是

再同盟焉齊桓王伯四十餘年惟此二盟言同至
僖公二年貫之盟五年首止之盟七年甯母之盟
八年洮之盟九年葵丘之盟十五年牡丘之盟不
必言同蓋同者爲不同而言也伯業至此不須言
同矣十七年而齊桓卒晉文王伯八年惟僖二十
八年踐土二十九年翟泉二盟耳文公攘楚尊周
事業尤烈豈友邦諸國有不同心乎二盟不書同
何也蓋齊桓當東周之初諸侯草野桓公經營收
拾必三十年而後就緒爲之甚難故書同若晉文

緊接齊桓人心未解伯靈不歇本無甚異何必言
同此二盟所以不書同也文公十四年爲晉靈公
之八年靈公雖不君乎然趙盾爲政傳載從于楚
者服新城之盟始復書同自幽以來未之有也林
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此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宣十二年晉有邲之敗楚莊欲伯景公爲是懼而
糾宋衛二國爲清丘之盟則書同十七年魯與楚
通中國甚危故爲斷道之盟則書同晉與齊有鞏
之戰齊人敗績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其成二年

蜀之盟不書同者主楚人也成五年鄭伯如楚許不勝歸成于晉爲蟲牢之盟則書同七年景公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故七年爲馬陵之盟則書同汶陽之田一與一奪諸侯貳于晉九年晉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則書同成十五年晉爲戚之盟以討曹負芻誅弒逆整綱常大舉也故書同是時爲晉厲公之五年矣十五年同盟于柯陵伐鄭而後盟尋戚之盟也十八年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于是晉悼公初立同盟于虛打悼公之伯與桓文同

諸侯無不誠服可以不書同然而襄三年同盟于鷄澤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皆書同時至于此人心岌岌亦不得不書同也十六年爲晉平公之元年會于溴梁此晉新政也然而令大夫盟矣故不言同前已言同圍齊而後不言同省文者十九年祝柯之盟也已言同圍齊而盟止加一齊仍是圍齊之諸侯而不言同者二十年澶淵之盟也晉楚同主而不書同者二十七年宋之盟也若二十五年晉侯會十一國于夷儀伐齊八

月同盟于重丘左傳齊成故也說者謂晉平之盟不言同此言同者去楚從晉故也然哉昭十三年書同盟于平丘者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故書同盟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繇是止鄆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齊氏曰經書同盟者十有六幽幽新城清丘斷道蟲牢馬陵蒲戚柯陵虛朶鷄澤戲亳城北重丘平丘其載辭若曰同救災患同恤禍亂同獎王室同討不服皆天下之辭所謂公言之也其不書同者若垂隴若澶淵若祝柯若渙

梁若臯馳或以復仇或以平怨或專自大夫或志于黷貨或宋楚主盟或兩國特相盟或侯伯不與盟皆一國之辭所謂私言之也若夫天下之辭公言之而不書同者首止甯母洮葵丘牡丘踐土翟泉七盟是也皆桓文之盛而不書同又有以見天下之一乎齊晉也故以十六盟視一時之不同者則同盟爲愈以首止葵丘踐土七盟視十六盟之同盟者則不同爲盛蓋以其有不同者然後書同以別之旣曰無不同矣夫又何書同之有胡傳同

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鷄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卽胡所言諸侯同欲惡其反覆亦未盡合若有戒心者以該同盟實爲得之人自爲盟者三桓十一年惡曹中國未有伯而人自爲盟也僖二十一年鹿上中國始無伯而人自爲盟也宣十二年清丘中國又將無伯而人自爲盟也

侵伐一

侵伐春秋大事也而侵伐二字終無能名其義者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曰獮者曰侵精

者曰伐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
室曰伐胡氏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趙
氏曰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總而論之齊
侯侵蔡晉侯侵楚用大師總數國若無鼓鐘何以
進止猶侵精伐蓋以淺深爲義也按前後有侵師
至破其國而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又非
矣鄭人伐衛邾鄭伐宋報仇雪怨不得稱討旣用
大師總數國不得言潛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又豈
有壞宮室伐樹木之事乎陸氏曰春秋書侵者凡

五十有七其可驗者亦可畧舉如僖二十六年齊
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檇弗及據公聞有寇追
之已不及則無名之驗也定四年大會于召陵侵
楚據左氏本謀伐楚以荀寅之言而止足明不稱
罪致討但侵掠而已又自成公以前書侵者凡四
十戎狄居其半卽是戎狄侵掠無名之驗所謂無
名行師庶幾近之然通春秋所書凡戰凡伐凡圍
凡滅又安得有名也然則柰何曰周官曰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侵者入其一隅擾其

一角浸漸以至之義伐者以兵擊刺見敵輒殺夾振以伐之義予蓋讀樂書而恍然知伐之義也夫子答賓牟賈曰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國也註謂夾振之者王與大將來舞者振鐸以爲節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則伐者一擊一刺之事其文以人用戈其意可會不見戎伐凡伯于楚丘乎凡伯孑然一身有何徒衆而必詞用聲討容用鐘鼓乎戎人不過伺其行間以戈

取之耳故一人言伐凡伯是也一家言伐昭二十二年伐單氏之宮是也一邑言伐伐於餘丘是也一國言伐鄭人伐衛之類是也孟子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二語尤可互證蓋古者某國有罪天子聲其罪而討之若率師以行干戈殺伐固諸侯事耳可見侵非必無鐘鼓第以掠封疆入城邑爲事伐非必無文告第以稱干戈用擊刺爲事大武之樂原表武功證義之最切者也書滅亦有不同滅者殘殺殄絕之謂或有滅其國而君位未

必絕者如楚人之滅夔以夔子歸或有滅其君而國不滅者如胡子髡沈子逞之滅或有滅國滅君而空其地弗有者如楚之于陳彼九伐之法外內亂鳥獸行滅之此一人之污行惡不及民豈有以一人之身而併其先人社稷殄絕之乎讀春秋者不知此法曲生異義于昭八年楚滅陳而九年書陳災則曰存陳也書存陳者不與楚子之專滅也于定六年鄭人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則曰楚復封之也不書其封者不與

楚子之專封也不亦支乎若左氏于取郟之傳曰用大師曰滅公羊于鷄父之傳曰君死于位曰滅二語似得之矣

侵伐二

王樵氏曰書來戰甚其來者也書戰于某義不在勝敗故不錄也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也恐未必然也穀梁云內諱敗舉其可道者春秋無諱敗之義乾時何以不諱乎凡以兵圍其國都曰圍圍他國之邑皆繫其國如宋人伐鄭圍長葛楚

人伐宋圍緡是也不繫者皆變也義各見本傳凡
內自圍者叛邑圍費圍成是也圍不言伐如楚人
圍許宋人圍曹兵已傳其國都故不假言伐若伐
國圍邑則言伐言圍入者得而不居公羊之說是
也穀梁云入內弗受也此自歸人之例與用兵之
入不同惟隱五年我入祊可用此義言不當入也
趙氏曰左氏凡書取言易也穀梁亦云取易辭也
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余謂凡繫屬外而我
克有之不論難易一切稱取其言伐某取某者是

用師徒也或以勢脇或招收而得之既不侵伐不
用師徒然取之非正皆爲力得春秋之義在辨其
得之邪正固不當唯以師徒爲例也啖氏曰王師
不言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
義雖君能敗臣之師亦不言敗不許其有師徒以
敵君者也鄭伯敗段之師曰克卽其義也但書能
破之而已時若有王師敗諸侯之師亦當言克也
趙氏曰兵出殊稱何也或稱師或稱人或稱帥師
或稱某正名分也王命之大夫曰某具名氏也君

命之大夫曰某人成公以前侵伐稱人者多不必皆君命之卿下大夫稱師內外同內之師少則但稱伐或稱及內師多者稱師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之類是也少則但稱伐稱伐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之類是也大夫書帥師紀其爲將也不書帥師不成師也外則一之莫能詳也君不稱師重君也戎狄舉號賤之也公羊曰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此例施于內師則可于外則不可何者凡外國來告侵伐但言其將何能悉以

衆寡來告乎且春秋意在褒貶其事之是非不必須知其衆寡也公羊又云將卑師少稱人按前後稱人以圍者凡十五若將卑師少何能圍國益知外師不可以多少爲目也趙子嘗曰凡君將不言帥師古者君行師從言君將則師行可知大夫將言帥師師重與大夫等也微者不言將者大夫非卿名氏不登于策公羊又曰君子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策書之法通內外言之唯將卑師少稱人外與內異以本國之史不可復言某人故內微者

不言將外師雖君大夫將有變文稱人者師重與大夫等故兼稱之今考未經筆削之文若邾人鄭人伐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之類知此例實得當時史法其君大夫將而稱師稱人者皆筆削之法不入例趙伯循謂稱人以圍者甚衆將卑師少何能圍國蓋不知春秋所謂師者不可以二千五百人爲限終年帥師國非一師傳言師少非不成師其曰師衆師少皆以成師而言將尊謂卿將卑爲大夫之非卿者何以不能圍國也

會及

春秋之事多半會盟戰伐而書法以及會二字綜其凡公羊曰及者我欲之會者外爲志也說者以爲此僅可施於我魯而不可槩之天下然卽我魯亦正未足槩也公羊不過因隱初年一二事斷其見耳彼見公卽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以及邾之盟爲我所欲見戎請盟以爲公會戎于潛爲彼所欲然將下條公及戎盟于唐相比卽不通也如以及戎之盟爲彼所欲則于書法又不合且十一年入

許鄭所欲也而書公及齊侯入許何耶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此接月事耳公卽位欲脩好于鄭鄭仇宋欲結魯爲援其會其盟二國有同心焉今一則曰會一則曰及何所從耶定四年三月召陵侵楚五月盟于臯鼫亦一事耳而召陵書會臯鼫書及與垂越同也成二年會楚公子于蜀稱會已盟于楚稱及亦與垂越同也襄二十七年叔孫豹會于宋已稱豹及盟于宋亦與垂越同也乃知凡會凡及皆有同心如其

不同則彼所不欲者必書曰鄭伯逃歸我所不欲者必書曰公不與盟其真有不同而強要之入者不過十之一二不可以槩其嘗也蓋嘗通春秋考之會以始見之初言及以結事之成言故書法有及盟而無及會會是大槩合衆人而言及是大槩專一二人而言故叅盟以上無不稱會而合諸侯之大夫間有稱及要之會止一義及有二義會止一義者會某盟于某者以本日會本日盟也及有二義者有繼事之義有殊事之義繼事之義如事

已見上而下繼之如桓元年四月越之盟以三月
與鄭伯已會于垂而越盟言及定四年四月臯鼫
之盟上四月已會而下之盟言及是也殊事之
義若在我魯則以內及外無不言及其外國則皆
于戰伐見之公羊曰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陸
氏曰主人服則客不戰故戰繇主人此恒法也盖
以受伐者及人耳然如鄢陵之戰鄭伯受伐如何
稱晉及邲之戰楚受伐如何稱晉荀林父及虢之
戰齊受伐如何稱宋及趙子嘗曰凡戰以主及客

以內及外以中國及夷狄皆曰及某戰可謂確盡
矣故以大及小爲僖十七年之宋師及齊師戰于
甌以伯主及列國爲哀二之晉趙鞅帥帥及鄭罕
達帥師戰于鐵以中國及夷狄爲僖三十二之衛
人及狄盟以近中國及遠中國爲僖十五之晉侯
及秦伯戰于韓以久蠻夷及新蠻夷爲昭十七之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及義昭然無可異說然無及
會而有及會者一是爲首止首止王世子也世子
可言會不可言及故以及施齊侯宋公而以會殊

王世子書法應爾也戰伐之及獨于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其義可商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齊伐魯還與齊師遇于衛地將以受伐者為主應書齊及將以大及小亦應書齊及然而齊猝然之遇也齊將兵尊者微者皆不可知既是猝烈之遇主將不通僅可謂之齊師而已孫良夫爲國卿以卿與師對自應卿主之此乃以主戰與猝戰書及亦自然之法也故公羊云及者我欲之會者外爲志非也又云以被伐

者爲主書及亦非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內會外以中國及蠻夷兩者合書其法自應如此林堯叟曰兩伯之辭非也

稱天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桓弒君兄自立者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賙王使召伯來會葬夫人風氏薨莊公妾也胡氏以王錫篡弒之命賙諸侯之妾爲非禮故王不稱天以貶之予初不信其說又讀高新鄭曰稱天稱王猶之今人有稱奉

聖旨焉有稱奉旨焉豈以聖旨爲褒奉旨爲貶則
又益躉之及全錄諸例同類並觀而于彼說亦不
可盡非也第謂畧之而不稱天則可貶之而不稱
天則不可于魯而畧之則可于王而畧之則不可
盖人臣有錫予盛事固必隆寵君恩頻繁鄭重大
之稱天稱帝異之爲龍爲光不曰高天頂踵則曰
小臣隕越此人臣祇受之驚心亦頌者誇侈之嘗
語也若桓公錫命祇見爲辱成風承賄適履其卑
不惟令國典不光益更使王靈非貴故三書稱王

而不稱天雖非誅責以見貶實是等夷以示輕夫
子于此下筆有不得不畧者焉不然何隱元之宰
咺隱七之凡伯隱九之南季桓四之宰渠伯糾桓
五之仍叔之子桓八桓十五之家父僖三十之宰
周公叔服文元之毛伯宣十之王季子定十四之
石尚此十二使者何以皆書天王也如其義無輕
重則此十二使之舉何以皆無甚惡彼三使之事
何以適有可疵讀經考傳灼無足疑矣其成八年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稱天子者何臨諸侯曰天

王君天下曰天子二稱名異而義同夫子特存其一以見我周稱號之例耳故凡子後所低徊于胡說者其前必甚違駁于胡說者也從違駁而低徊則予非苟同明矣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不稱天王則以三月庚戌天王崩也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則以前八月天王崩也又以見天子諒闇不言之制矣

書至

書至之義左氏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勲焉禮也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穀梁曰致君殆其往而喜其反者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按趙子嘗謂告廟飲至乃人君往還嘗禮適與書至同時與史法無與且舍爵策勲應惟武功始有之若二傳謂危之而後至者庶幾近之然不可通于全經今詳考全經書至當作三科看又當作兩科看作三科看者桓至一也隱不書至攝位爲謙不敢同于正君也二也昭定二公無不書至昭爲季氏所逐不書至是忘君也卽定爲本

國之地無不書定爲陪臣所挾復得反正其勢甚危不書至是殆君也卽如八年侵齊會瓦俱僅一月亦無不書若他公則有書有不書矣三也故書至之法當以桓公爲正作兩科看者魯自僖公以前伯令修明未敢有公肆欺陵者故隱桓莊三公書至甚少爲一科文公見止于晉襄公見止于楚滕薛降爵以朝杞以不恭見伐其朝聘會盟皆迫于強令而有虞心故成襄以後書至者多爲一科此兩科者又所以爲書至也桓公十八年出行共

二十四次止書二條一爲二年之盟唐一爲十八年四月之伐鄭故元年盟越有不書者而與戎盟則書戎狄豺狼不可近也十三年及齊宋衛燕戰有不書者而伐鄭則書是年四月伐鄭七月始歸歷四月踰二時也可見踰時盟戎爲春秋書至之法然昭公九年乾時之戰傳載公喪戎路伐國踰時何以不書趙子嘗曰凡伐而戰不致公已親戰書敗績則安危得失已著舉其重者故不書至也其敗人而不踰時者又不論矣莊十三年冬盟于

柯其踰時其踰月未可知然齊桓此時立已五年
修伯業尊周室春秋與之自此至僖公十三年凡
與齊桓盟會者十如齊者二而皆不書至自柯之
盟始焉所謂信之也無所殆也若莊二十二年之
納幣二十三年之觀社二十四年之逆女與遇穀
盟扈前後錯列于經而遇穀盟扈不書至納幣觀
社逆女則反書至遇穀盟扈大事不書至納幣觀
社逆女諸事則反書至縱橫變動不可端倪明是
納幣觀社逆女三行非禮故書至以見公過且籍

是見十二會盟不書至以顯信桓之義更快也趙
子嘗所謂以不書至爲桓則以書至爲義然哉若
僖四年伐楚六年伐鄭書至者旣皆踰時且征伐
大事國家存亡安危之所繫不與盟會同也雖與
齊桓盟會而歷時太久則亦書至十五年牡丘三
月至九月十六年會淮十二月至明年九月皆踰
三時也此齊桓之晚年矣范甯以爲齊桓德衰故
危而致之是矣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八月及邾
人戰不書至何也其一伐一戰未踰時不可知然

趙氏以爲公伐小國不書與宣公伐杞伐莒同是矣二十五年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其踰時不可知然親夷狄伐隣國張洽氏以爲危之是矣至于晉文公伯而春秋又以待齊桓者待晉文焉故踐土之盟河陽之會皆不書至若圍許而至者二十八年冬圍二十九年春至隔年踰時也僖公以前非征伐大事而踰時者必三月乃書文公以後踰兩月一月皆書矣新城之盟扈之會僅兩月猶夏秋二時也四年秋九年春十年春公如

齊公至自齊在一月間耳又何以書蓋桓公爲齊所立故屢如齊惟爲齊所立故危其如齊也宣公伐莒伐杞自從伐小國例不書若元年平州之會以定其位何安如之自不書也成公元年蜀盟不書會吳楚之君不書也齊桓之不致者信之也戎盟之至者殆之也吳楚僭王猾夏非夷狄非中國旣不必殆又不與其信不書至者畧之而已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十年五月公會晉侯伐鄭不書至何也晉侯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會諸

書義二
三十四
侯伐鄭受賂而歸不成君不成會不書至者亦畧之也人臣之至君所猶子之至于父母所也趨承喜樂之爾有何危殆而書至成公十三年如京師不書是也齊桓盟不書亦以此意待之也襄公七年鄒之會救陳不成爲時不久不書亦畧之也齊桓盟會不致春秋固以與之也晉悼公復脩伯業襄七年同盟于戲令于列國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虎牢肆青圍鄭三分四軍以敵楚故能三駕成功攘夷安夏中興之業戲之盟赫然比于葵

丘踐土焉不書至同桓文也哀公書至者止會晉侯黃池耳鄆艾陵橐臯不書至者從伐小國例也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不書至何也衛侯宋皇瑗以吳徵而至雖書二會總在橐臯一事亦與會吳不書至從同同莊八年正月師次于鄆傳載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則公在行矣不書公諱之也然此有微義治春秋者向未知也夫正月出師至秋師還歷三時也宜書至而不書者旣諱公不可以目公也實在行不可以不書至也書

師還卽所以至公也此又書至之善法也文公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單伯周大夫爲齊所執故以內辭書昭公十三年書意如至自晉二十四年書叔孫舍至自晉皆爲晉所執已得全歸喜而書之書人臣之至者止此三條夫人于本國惟歸寧得禮則書至文公九年書夫人至自齊婦人不出閨門故以出行爲殆得至爲喜若如齊如晉此亂道妄行已自爲殆不必殆也此五條又書至之異義也

春秋書義二終

春秋書義下

天文一

天文二

災異

婚禮一

婚禮二

蒐狩

典作一

典作二



崩葬

薨葬

卿大夫卒

諸弑

諸殺一

諸殺二

諸執

諸歸

五伯一

五伯二

戎狄

世變

名稱一

名稱二

名稱三

名稱四

爵次

日月

楚一

楚二

獲麟

大義

春秋書義三

天文一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杜氏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
一歲凡十二變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
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
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
事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
月同會月揜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



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揜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揜間䟽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孔氏曰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卽爲弦全照乃成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曆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爲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在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有不食者繇其道度異

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嘗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卽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

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議云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下則其食虧于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踈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

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食之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也王伯厚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曆家推驗者不過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又曰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

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趙子嘗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書日書朔者二十六書日不書朔者七書朔不書日者一不書日不書朔者二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則其意謂王朝日官失之非指魯人明矣公羊傳某月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蓋以爲司曆失之致日食不在正朔故春

秋削其朔日之謬者杜氏釋例以長曆推較經傳明隱三年二月己巳是二月朔不書朔史失之又與左氏曰官失之者相違然長曆所推春秋日食亦不盡得不可據以釋經漢書律曆志叙西漢日食多在晦亦有先晦一日者公羊此義必有所受蓋聖人以日食不在正朔苟書于經非治曆明時之意故或去朔或去日以示義凡日食在正朔者書日書朔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及成以後唯襄十五年不書朔餘皆書日書朔

蓋周曆交朔之法于是始正公羊傳某月某日朔者食正朔也雖在正朔而食于夜者書朔不書日桓十七周又以夜半爲朔故得言朔日未出故不言食史記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按穀梁傳以不言日不言朔爲夜食言日不言朔爲晦食于理未當唯取夜食之說以是公羊傳闕文食在朔後者書日不書朔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宣十宣十七襄十五公羊傳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氏謂二日食今按雖非正朔猶是此

月所統之日故書日食在朔前者日朔皆不書莊十八僖十五公羊傳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何氏謂晦日食今按日與月違故日朔皆不書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公羊傳記異也何氏又悉舉其後事變以當之今考前漢二百二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後漢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魏晉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宋止嘉定十六年日食一百二十大抵世愈降而日食愈數此大運盛衰之候也自漢惠帝

而後日有一歲食晉世至三食亦春秋所未有與他災異不同必欲指某事爲應恐非經旨

天文二

按左氏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曰如雨者非雨也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所謂不修春秋謂魯史舊文公羊僅于此一處及之亦口傳之語但左氏讀如作而義遂相遠未知何據又據漢志永始中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不及地尺而復卽未至地滅

也古今星變固有如此者其所隕者星之光魄故雖多而不見在地之形說者謂積氣消散所致比地異尤甚蓋王運至此而終矣按照昭十七年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杜預郭璞俱以彗爲一星今知不然者漢書注文穎曰彗彗長星其占略同而形少異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彗字然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長星光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史記彗出東井齊景公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

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然則孛勝彗也經書星變唯有四事以其時考之皆大異也古今天文之說甚夥其見于春秋者如此古無有閏而閏自堯始古無有歲差而歲差自虞喜始此固曆家之密率也要皆隨時以立法而非爲法以合天文王周公大聖人惟在革卦見曆明隨時更改之義而已蓋曆數之學道雖本天法終屬藝聖人畧推大率不求盡符故春秋書日食曰日有食之闕于所不見疑而未定之辭也前人失足後人以謀法垂後世愈熟愈巧至元郭守敬一洗年法日法之拙而精之已足千古要未有如我

朝西方之學爲極至者西方人自云歐羅巴國離中國十萬里開闢至今萬曆中年始來朝享此方以筭數爲小學天文爲藝學童而習之白首益精且所造日晷甚巧時置晷于側步影測驗微細玄渺最爲詳確羲和以來無以尚矣其著星數書多行于世予故于中國古今論曆者不敢執信以其所得總爲形似譬如長人觀天僅勝于矮耳乃西

方所主自有敬天之教中國好事有從之者其平日修省功夫甚苦亦類于吾儒之克己然溺于地獄天堂殊非雅正君子不必因此而泥彼也至于災祥徵著有主事應者劉向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地震山崩彗見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有不主事應者歐陽修曰夫所謂災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也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鵠

之類是已孔子于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多見其變則知天之所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乃西方事應又出于二者之外余嘗聞之史百度曰日食月食由于所見無關災眚若彗孛氛祲主水主旱固自有說天漫漫爾六宇覆焉一星移一青變昭昭爾天下見焉不得爲天下同災又難指一

方受害既須論本宿之方又須論同度之線如在經度則經度當之如在緯度則緯度當之若變動在本宿而不細推其一線之度詎得一宿所主之地盡被其災也既須辨五行之氣又須辨五地之壤如火星上變下值赤壤又值夏時又值剋急之政則以火遇火旱災必甚不然則否其餘水木以次爲算若止見一星之變而不細勘其誰地之壤何以五方應驗俱不相准也史氏說殊佳恨世鮮好其學而其人不屑以藝學爲重予與諸人又不

能相遇故無繇得傳近徐玄扈先生上疏修曆開館羅才一主西方之學密率精筭三年成書屹然爲昭代鴻製直紹羲和嗚呼盛哉

災異

國家災異莫盛于饑而水旱蟲災所以致饑故春秋于我魯之變詳書之其所書星移地動及震廟火榭諸雜災亦止于周室耳宋陳先代齊晉大國耳不槩書也卽四國亦書其大者告者耳不悉書也天文亦止書紫微明堂大垣舍耳不漫書也以

年論之一年僅足一年之食此嘗年也一穀不足
曰饑五穀不熟曰大饑五穀俱足曰有年五穀狼
戾曰大有年大饑不甚值也大有年亦不甚值也
故春秋二百四十年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
年書大有年宣公十年書饑十五年書饑襄公二
十四年書大饑總此五事而已隱五年九月八年
九月兩書螟莊六年秋螟高氏曰螟食苗心蝻無
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蝻重春秋之初災之輕
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

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耶夫天以下大
地甚廣也禹績周建甚多也天災物害甚夥也不
書無以紀其實書之將不勝書故周天子之都四
方無所不應災異應書而地小勢微變動不甚廣
赴告不必及宣十六年止書成周宣榭火一事以
見意焉夫子于各國僅取先代之舊所爲三洛者
及齊晉二大國而記之當是時宋陳杞三國見于
春秋杞國甚小無所紀載陳隣于楚不甚赴告得
書者惟宋稍多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僖公十六年

石隕鷁飛襄公九年三十年宋災共四條陳則惟
昭九年書陳災一事乃知穀梁以書陳災爲存陳
者猶偏說也齊則惟莊二十年齊大災晉則惟僖
十四年之沙麓崩成公五年之梁山崩三事其沙
麓梁山不著晉者名山大川不以封非晉之所得
有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衛鄭書衛鄭
者宋陳挈之也然四國控在中原數千里天下心
腹之地盡災矣卽非宋陳挈之自當書也上天之
變下土無不見而星宿分野各有所屬亦惟三垣

之內天下所共者書之恒星經星二十八宿也恒
星不見而彌天夜明矣又星隕如雨此大異也故
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書夜恒晝不見夜半星隕如
雨北斗極星斗柄月建天之樞也故文十四年書
有星孛于北斗大辰爲宋鄭分野宋自當書乃其
中心星爲天子之明堂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宸居之象也故于昭十七年書有星孛于大辰東
方魯地也故于哀十三年書有星孛于東方故觀
昭六年鄭災不書十九年鄭大水不書而各國不

書事三
槩書可知也觀昭二十三年周南宮極震不書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不書昭二十七年龍見于絳郊不書而大國小事不悉書可知也觀于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不書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不書而天文不漫書可知也此春秋書災異之法也

婚禮一

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卽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卽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納幣及逆女也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

也啖氏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嘗事不書凡書皆譏也他國來亦如之納幣使卿杜征南以爲太重非禮况于親納莊公之親納文公之公子遂皆譏也其親喪畱婚尤不待貶矣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說者謂使卿非禮又謂宋公自命有二譏乃公羊曰錄伯姬故盡其辭是也內女歸與外逆女有故則書王樵氏以爲內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此與他婚禮嘗事不書書以志禮之失者固不同也如此則莒慶高固大夫耳何以書乎

其載逆王后有二桓八年之逆于杞襄十五年之
逆于齊魯主婚故書穀梁曰爲之中者歸之是也
王樵氏又以爲王后者天下之母不同于諸侯自
合書之如此莊十八年陳媯爲惠王后宣六年齊
姜爲定王后何以不書乎王姬下嫁莊公元年王
姬歸齊書逆書築館書歸何其詳而縟也說者以
爲魯主之不得不書然此後十一年冬書王姬歸
于齊亦魯主婚者何僅一書而足乎趙子嘗曰齊
魯有不共戴天之仇方在衰麻中而天子命魯主

婚魯人獨不可引義辭免乎故詳書其事見王室
與魯兩失之是也諸侯取女立子通制則有九等
之班隱元年公羊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
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侄娣適侄
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
是時諸侯取女立子雖不如禮而九等班位尚存
故趙孟得而言之與公羊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說
合予謂趙孟所言尚在各國耳據惠公之妃所稱
孟子聲子仲子卽本國之貴賤尤不可不論也蓋

書義三
聲子早生隱公又爲繼室則年長于仲子可知今不以年長之聲子爲仲而仲子仍命于有文在手之夫人可見聲子在宋或爲大夫公子所出而非東宮之妹矣後世論公子爭國者惟以年之長少定之宜其不合于經也

婚禮二

記曰國君親迎有故則使卿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綬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唯

諸侯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趙氏曰桓夫人文姜齊僖女莊夫人哀姜先儒以爲齊襄女僖夫人聲姜先儒以兩會齊桓證爲桓女文夫人出姜齊昭之女魯子叔姬所生宣夫人穆姜齊惠女成夫人齊姜蓋齊頃之女桓公使卿逆而齊侯送女于謹故書夫人至自齊而不書翬以夫人至莊公親迎而夫人不與公俱入故書公至自齊而別書夫人入文公使微者逆故不書其人且不書夫人至是致當時有貴聘賤逆之

譏繇叔姬無寵于齊昭故魯人不使卿逆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凡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或謂逆婦姜者公自逆也蓋不思君舉必書之義豈有國君親逆女而史不書者乎况文公春至自晉必不能夏又如齊也宣成使卿送女書以夫人至乃史策書法凡婚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又請期乃逆女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皆微者之事史不書所書者唯逆女夫人至二事而納幣必使卿或國君親行然後書之夫子修春秋

以國君取夫人同任社稷宗廟之重雖諸侯親迎之禮久廢而逆女夫人至皆不可不書所以存策書之大體也若諸侯逆女則以得禮不書詳內以見實則略外以明義也說者見僖襄昭定哀五公皆不書逆夫人遂以爲彼皆親逆得禮故不書而此所書者皆非禮也蓋蔽于穀梁之說莊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女穀梁傳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不知春秋治內與治外異若吾君逆夫人雖得禮亦書也然僖公不

書逆女襄夫人逆與至薨葬皆不見于春秋何也
考僖公聲姜蓋爲公子時所取齊女傳言襄公薨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妹齊歸之子
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蓋終身未嘗取正適故薨
葬皆不見于經昭公娶于吳爲同姓經諱不書孔
氏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
子卒同姓不得稱姬舊史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
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
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定夫人妣氏亦爲

公子日所取傳言哀公以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
以荆爲太子則哀公固以妾爲夫人矣若隱公則
以攝君故夫人卒不成喪不書趙氏之說如此通
討魯十二公隱以攝君閔以幼殤故逆女不書昭
娶吳孟子不書僖定以爲公子時不書哀公以爲
妾作夫人不書謂得禮而書者宣元年遂之逆女
成十四年之叔孫僑如逆女二事而已夫僖定公
子時所娶固誠有之襄公生于沙隨之歲其在卽
位時方四歲斷無公子先娶之理亦無終身不娶

之理予謂襄哀二公或是聘後二女皆卒諸侯不
再娶卽以二女之姪娣敬歸公子荆之母爲繼室
故春秋無繇書其逆女也蓋婚姻著代敬宗親迎
原是大禮自國君以至庶人無不當行第古時事
簡風淳出行簡約若後來交結強隣繫援大國師
行糧食旣多不便本國事故又有不虞而必欲遠
道間關以行先王之禮不亦迂濶害事乎記稱有
故則使卿蓋定禮者已開此方便法矣文四年逆
婦姜于齊而左氏以爲卿不行非禮也則逆者是

卿抑亦習見後來之嘗法耳若直如程子以爲諸
侯必不出國親迎則又恐不然春秋記宣元之公
子遂成十四之叔孫僑如二條者蓋記禮之變也
趙氏又曰國君來逆女不書卿爲君逆則書又曰
納幣稱使逆女不稱使尤爲確證蓋逆女不稱使
以見君當自行也譬之今差御史鹽漕屯馬則稱
欽差巡按御史不稱欽差以巡按代天子巡狩如
朕親行耳以此觀彼灼然無疑

蒐狩

趙子嘗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周制四時田獵之名也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嘗猶自夏焉此田祭皆從夏時之證也杜氏曰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是諸國各有嘗守之處魯狩地大野是也此田獵有嘗地之說也其禮既有嘗時其地又有嘗處故雖公狩不書卽非嘗狩之地桓四年公狩于郎以地遠書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在齊境以越禮書公羊傳冬月狩嘗事不書此何以書遠也其時

田之名雖言之不詳所謂嘗事不書實史法也自僖文而後歷五公蒐狩違禮皆不書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無足議矣昭八年書秋蒐于紅自是十一年之夏比蒲二十二年之春昌間定十年之夏比蒲及十四年獲麟之後比蒲凡五書趙子嘗曰蒐者春田之名周之春夏寅卯辰之月與之爲得禮秋興之非禮也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而大蒐叔向聞而譏之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國不忌君君不忌親能無卑乎

殆其失國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示疆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悉書之定十四年比蒲之蒐經書邾子來會公則凡大蒐皆公在可見而不書公者師乘非復公有史不虛飾也桓六年八月大閱莊八年正月治兵杜氏曰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趙子嘗曰周制天子因四時之田而教民以武事春曰振旅夏曰芟舍秋曰治兵冬曰大閱天子諸侯四時之田名旣不異則教民以武事其禮亦同史所不書桓公以畏齊鄭之故大閱于建未之月莊公以事仇之故治兵于子丑之春與因田習武之義不同故特書之然莊八年治兵春秋別有微意政非子嘗之說所能了也

興作一

啖氏曰凡土功皆當以農隙之時若有難亦有非時城者非得已也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說非也凡城國之急也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

譏浚洙作兩觀新延廡之類皆當從土功之時王姬之館以非嘗不論不時也趙子嘗曰中城杜氏以爲魯邑宋儒本穀梁非外民之說以爲魯國都城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魯人無不修築之理成城中城而後襄城西郭定成中城而後哀成西郭宋儒說是也小穀左氏以爲管仲之邑宋儒謂魯邑者本魯人孫明復之說以魯地有小穀而管仲所食乃齊之穀也據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則非魯人所城之小穀明矣城楚丘

遷衛也凡伯主之令以內辭書春城者五夏城者七冬城者十五築者一城諸及防城諸及鄆在十月繫事之下跨二時也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謂建戌之月角亢晨見東方畢農務而戒事心星晨見而致築作之物建亥之月定星昏中而樹板幹日南至而畢功蓋周家使民以時之制春秋之世魯人日不暇給平時不能修其保障遇有外憂然後城要害以備難或爲懼齊或爲懼晉或備莒邾

或帥師而城或疆家專邑而城或爭外邑而城雖非時而不得顧雖得時亦不足稱也然冬月興功爲多而獨無書秋城者則猶不以盛暑農殷時勞民也左氏唯以書不時斷之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凡城必有郭廓樓櫓之制郟下邑非要害制不備故曰築與築圉同莊公一年中三築臺成公盛暑築圉其縱欲勞民可知昭定擁虛器而築圉三家分魯而以此娛其君也策書實錄而鑒戒明矣啖氏曰新作南門左氏云不時也凡啓塞從

時謂作門戶爲啓常用春分以後城郭爲塞常用秋分以後順天時以開閉也新延廡又曰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蓋言馬春分入廡秋分入牧縱馬合依時出入新廡何妨用農隙之時旣非開閉之物又何象乎趙子嘗曰言新見有舊言作見有加于前不言作者仍舊制也僖公改作南門新作雉門兩觀新延廡觀其所書之時則時不時可見門戶道橋城郭墻塹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僖公新作南門非治

壞故傳以土功之制譏之蓋左氏但知土功之不
時而不知改作之非制也

興作二

春秋興作築八內城二十三外城六其例有三曰
城曰築曰新作城與築者向未有而今創之新作
者舊已壞而仍新之不時非義固爲害矣雖時且
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故有時而不時者如莊
二十九年之春新延廡冬城諸及防莊三十一年
之春築臺於郎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一年三築

臺或有故也然勞民不太甚乎有不時而時者如
文七年之三月城敵則畚邾故襄十五年之夏城
成郛則以畚齊故雖不時又何譏焉齊伯外城二
除楚丘外邢也緣陵也晉伯外城三虎牢也杞也
成周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桓公主伯初
有此舉救邢則救城邢則城據實書耳穀梁改事
美功之說殊不必然二年城楚丘趙子嘗以爲霸
者之令以內辭書之亦是或謂魯自城也僖十有
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左傳不書其人有闕也穀梁

傳散辭杜氏曰總曰諸侯君臣之辭皆不必然蓋諸侯會鹹而歸改歲各使其大夫城緣陵若不書諸侯則此實各國同來既非戍陳戍鄭之比若詳書諸侯則會鹹之日亦已詳列矣書法自應如此若曰前者盡力而城雖散亦聚今日號召而至雖聚亦散于以摹齊桓興衰之致非不小有意然而亦瑣矣晉悼公于襄二年之城虎牢二十九年之城杞書法無異不足議也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林堯叟曰諸侯有事于成周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

年城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成周不書以爲嘗事也今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嘗也此義猶未盡蓋僖襄之周東周之勢未衰也故以城爲嘗事而不書昭末之周東周之勢漸滅盡矣而此時有能勤周者非空谷之足音乎故不可以不書春秋所書新者有三莊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廡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所書有詳有略詳者備始末也略者見一義也定公二年

之雉門書始書末蓋以門觀並舉且爲居中出治之地不得不詳以示重焉其餘則不然也如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廡不書廡災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不書南門災是不書其始也桓之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不容不修僖之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不容不修文之十三年世室屋壞世室不容不修成之三年甲子新宮災新宮不容不修乃皆不書修御廩修西宮修世室修新宮是不書其末也一不書其始一不書其末蓋諸役

差小于門觀各舉其一以見義可矣

崩葬

天王書崩者九書葬者五不書葬者四卿吊喪者一會葬者二不書崩葬者三趙子嘗曰傳例曰凡崩薨不赴不書此天子崩諸侯卒來赴則書之例也故襄二十八年傳曰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此又崩日從赴之例會葬則書葬不書者魯不往也公羊傳我有往則書蓋知有

葬不會不書之例平王惠王定王靈王書崩不書葬是也吊喪不書其人微者非禮也傳曰靈王崩鄭簡公在楚上卿守國使印段如周吊伯有曰弱不可子產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此微者吊喪之證也文八年秋襄王崩公孫敖如京師傳曰穆伯如周吊喪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此吊葬使卿則書之例也凡吊喪者必歸含禭且臨皆同日畢事雜記言諸侯之禮甚詳鄭康成記禮天子于二王後含爲先禭次之賵次之賻次之以此推之則諸侯于天子可知故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公孫敖奔莒傳言以其幣奔是也古者天子崩諸侯皆親奔喪顧命所記詳矣春秋之世遣微者吊喪如列國而又有不往者其能親送天子之葬乎劉侍讀曰公親會則不書葬既昧書法亦非事實矣文公以襄王嘗使大夫會僖公葬又成妾母之喪魯既使卿共晉襄葬事繇是使卿如周吊喪不至乃使卿會葬昭公之世亦以兩使卿會晉侯葬而後使叔鞅葬景王則魯人之情見矣

薨葬

趙子嘗曰凡公薨必書其地者詳內事重凶變也
薨于路寢正也別宮非正也隱閔實弒書薨者史
有諱國惡之義臣子不忍斥言不書地者旣諱其
弒則併沒其所弒之地也然書薨不言地則雖諱
而實亦不可掩矣不書葬者隱以攝主閔幼而遇
弒皆不以君禮成其喪故其葬不書也桓戕于齊
旣諱且書其地者爲薨在外不可沒也僖文而下
薨皆以君禮昭公客死于外而以喪至然定公必
殯而後卽位季孫雖不臣猶不敢不成其君喪也
嗣君未踰年書卒不地且不得以君禮葬降成君
也子般子赤實弒而諱同成君也未葬則用父前
子名之義子般子野是也旣葬不名無所屈也子
赤是也此皆魯史遺法有不待筆削而義已明者
所謂策書之大體也公羊穀梁不達斯義見春秋
弒君不書葬者之多而不得其說乃爲之辭曰君
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然內于桓公書
葬而辭窮則又遁其辭曰讎在外也外于許悼書

葬而辭窮則又遁其辭曰是君子之赦止也至于蔡景書葬則無以爲辭矣于是又有爲之說者曰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學者習聞辭義之雋而未有能辨其失者陳氏有取于左氏不成喪之說而又誤以爲修春秋者不成之爲君則併左氏所以爲言之意失之繇不知有存策書大體之義故也今考經傳以求魯史策書之法則內之葬以成喪而後書不成其喪則不告于諸侯諸侯亦不來會故不書也傳曰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

葬不見公亦不書蓋公避不爲喪主則禮不成皆不成禮不書之類也外之書喪以我往會而後書或彼不成喪而不來告或來告而此不會皆不書也左氏于齊晉鄭君弒不成喪者每記其實苟無得于聖人之旨則詳述其迹使學者自求之古人用意深厚如此禮諸侯五月而葬速則不懷緩則怠考諸時月可見列國之喪趙子嘗曰凡諸侯卒彼來赴而此往吊則書不吊雖來赴不書卒于杞德公伯姬之事見之伯姬親魯女豈有不來赴者

乎蓋史書卒葬所以志邦交厚薄喪紀敬慢不徒錄外事也但齊等以上大國魯多肅給苟非見殺無不書卒者考宋晉齊三國可見宋殤公與夷公子馮所讐閔公捷弑後國亂昭公杵臼國人不君皆遇弑而不以禮葬以至齊之懿莊晉之厲公則諸侯不會無可疑者唯宋桓公御說卒不書葬蓋迫于葵丘之會不及以禮待諸侯故不送喪也襄公師敗身傷而卒成公卒後國亂皆不備禮周末文繁禮備或有闕則不可以葬期告諸侯禮坊記

曰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也謂不成喪也是以諸侯不書葬非皆繇魯不會苟其國葬不以禮而不以葬期來告亦無繇往會爾卿共伯主之葬自襄公始昭三十年傳記鄭子大叔之言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吊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昭三年傳又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然考當時事迹往往不同豈霸業有盛衰情有戚疎事有緩急不得皆同乎悼公之喪鄭子西吊

子蟜送葬此大夫吊卿共葬之制也魯葬悼公不使卿非定制明矣少姜之喪魯君親吊不納季孫往祔鄭卽段吊游吉送葬蓋晉既以少姜之喪告諸侯則不得不往是又以時君之意而爲禮者頃公卒鄭游吉吊且送葬一卿兼二事晉人雖詰之而不復討者禮過千古既有所加則時有所損終不可爲定制也故有重喪紀而葬者魯方伐齊納糾猶不忘會其葬如魯莊葬齊襄公是也有畏齊而葬者齊景公立齊魯之好復通齊與邾子來朝

故始會其葬如魯昭喪邾悼公是也有畏晉而葬者杞自桓公婚晉以來其卒多日而葬無不會則魯人所以爲禮者視勢之崇卑而已如魯襄昭定哀葬杞桓公以下六公是也有畏楚而葬者魯宣公末年會于宋始兩事晉楚故自蔡文而後若景弒于子靈戕于楚昭弒于盜能以禮葬魯畏楚故重其與國如魯宣公襄公以下葬蔡文公以下五公是也有弒君而葬者國人諱弒旣以卒赴自宜以禮成喪如齊陽生書葬是也有畏而不葬者衛

人伐周立子頹齊桓未暇致討魯嘗會諸侯納衛
惠公然以畏齊不敢會葬魯宣公三與衛成公盟
畏齊不敢復親衛如魯桓公不會衛惠公葬宣公
不會衛成公葬是也有迫而不葬者宋桓公御說
卒魯與宋不薄迫于葵丘之會不得盡禮如魯僖
公不送宋桓公葬是也有從其同而不書葬者君
在其國適逢葬時自然會葬既書在晉不必書葬
如魯成公十年晉侯孺卒公在晉不書葬是也有
避其號而不書葬者蠻夷之君僭號稱王書葬何
以措辭如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五月方歸送葬可
必而不書葬是也此春秋書葬之例也

卿大夫卒

禮王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子卿大
夫將葬吊于宮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有
服也故大夫卒史必書之然傳曰公不與小斂故
不書日則不徒記臣子之喪而已兼欲志恤典厚
薄以見君臣始終之義焉故當祭卒而猶釋去樂
必書况公不與小斂則恤典必不備宜有以見之

也杜氏曰禮卿佐之喪小歛大歛君皆親臨之始死情之所篤故以小歛爲文至于但臨大歛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歛公在位是公與小歛則書日之事也然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而書日卒者惠叔毀請于朝感子赦父雖公不與小歛恩實過厚故書日也公子牙卒時公有疾叔孫婁叔詣卒時公孫在外公孫嬰齊卒于貍脰皆書日卒禮不責人以所不得備爲其有故非不欲臨故皆書日

也大夫卒于境外則書地境內不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今按春秋之初政不在大夫故恤典有厚薄而史亦得用其法成襄而後大夫權重君恩過厚雖有故不臨小歛與恩薄者不同故一切書日此史之變例也然卿大夫之卒自應書日成襄以前多不書者史失之恤典厚薄之說亦非

諸弒

杜氏曰弒君者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諸

國有稱名以弑者有稱國以弑者有稱人以弑者有稱盜以弑者啖氏曰他國大夫公子必書名志罪也稱國以弑目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稱人以弑目賤人也亦惡其君也稱盜以弑凡盜皆潛賊或出不意多不得主名雖有主名其人微不全見經也趙子嘗曰凡大夫不書弑未賜族也公子公孫不書屬非見大夫也雖弑君者當國必告以名者國猶有臣子不皆逆賊之黨也春秋弑君三十六魯公子翬弑隱公慶父弑子般閔公襄仲

弑惡外如隱四之衛州吁桓二之宋督莊十二之宋萬僖九僖十之奚齊卓子文元之商臣文十三之齊舍宣十之陳夏徵舒成十三之曹負芻襄二十五之齊崔杼襄二十六之衛甯喜襄二十九之吳闞襄三十之蔡般此十七弑者真正弑逆罪不容辭魯特以我故諱耳其餘明正其罪無所假借書法亦已著明矣若莊八齊襄公之弑應書連稱管至父而書無知宣二晉靈公之弑應書趙穿而書趙盾宣四鄭靈公之弑應書子公而書歸生昭

十三楚靈王之弒應書棄疾而書比昭十九許悼公之死應書侍疾無狀而書弒哀四蔡昭侯之弒應書公孫翩而書盜殺哀六徐孺子荼之弒應書朱毛而書陳乞此七弒書法不同何也趙盾許止書弒者公羊所謂一以見忠臣之至一以見孝子之至蘇子繇曰二者所以爲教也是也若連稱管至父因無知而弒襄朱毛因陳乞而弒荼罪有主謀二人不過下手者耳其人微不足道董氏所謂十筭之人弗繫人數是也楚靈王之弒不書公子

棄疾而書比鄭靈公之弒不書子公而書歸生杜氏曰楚比刼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予嘗爲之說曰貴賤同弒則書其貴賤者不足數也書其貴而賤者不可逃矣兩貴同弒則書其從主者不足言也書其從而主者不可卸矣若其賤者則止書盜而已然則蔡昭侯應書弒而書殺又何也蔡昭侯爲吳所逼畏欲遷吳身無大惡難書國弒公孫翩亦出一時衆怒原無逆謀亦非積漸兩者皆書盜足矣文十八年齊

懿公之弑賊繇邴歾閭職應書曰盜而書齊人晉厲公之弑賊繇程滑自當書樂偃今書晉而以國弑舉又何也懿公弑其君舍罪逆未討儼然爲君者四年故于歾職之弑書舉齊人若曰是通國人之所共弑也晉厲公侈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多行無禮于國國人皆欲甘心久矣故不稱臣君無道也文十六宋昭公之稱宋人宣二莒庶其之稱莒襄三十一年莒密州之稱莒人昭二十七年之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之薛弑其君

比皆稱國與人何也宋昭之弑左傳謂昭公無道而說例者羣然和之夫昭公不過得罪祖母襄夫人而已乃襄夫人牝誘之婦好惡亦何足準蕩意諸勸其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毅然有申世子風于是說者又欲歸罪公子鮑夫公子鮑禮于國人揭粟而貸饋老者而事公卿不過市恩沽譽之人耳襄夫人以鮑美艷欲通之而不可則其自守亦有可取此宋人者不過受襄夫人助施之國人耳與書弑

其君商人之齊人不同書法有辭同而義異者此類是也莒庶其與密州君無道同更廢立同而弑實不同僕不弑庶其展與實弑密州觀傳文可見庶其實爲國人所弑故書國密州乃其臣子所弑故臣子辭而書人吳以其國遠而僚弑稱吳薛以其國小而比弑稱薛皆略之以國可也不然吳光養士蓄謀躬行弑逆親爲介弟豈無指名者安可貫而不誅乎杜氏不知此義乃曰僚亟戰罷民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罪在僚也支矣襄七年鄭僖公實爲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郟而不書弑昭元年楚邲敖爲令尹子圍所弑亦以瘧疾赴書楚子麇卒而不書弑哀十年公會吳子邾郟伐齊師于郎齊人弑悼公以疾赴于師以悅吳書齊侯陽生卒而不書弑皆從告也

諸殺一

五霸葵丘之盟曰無專殺大夫則殺大夫者天子之事也春秋殺大夫不論有罪無罪皆譏也故內

殺大夫則諱之而書刺僖二十八之刺公子買成
十六之刺公子偃是也趙氏曰凡殺卿皆書雖未
命亦書殺公子公孫雖非卿亦書外殺大夫稱國
稱名討亂稱人不在位不稱大夫篡公子去屬衆
殺稱人啖氏曰凡他國殺公子曰君者惡其君也
稱人者討罪之辭也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兩下
相殺者曰罪人之貴者也稱盜者曰罪人之賤者
也出奔復入見殺不言大夫位已絕也諸侯大夫
不書名稱國而死者又無名遠事難詳因舊文也

稱人者明死者無罪又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
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也子嘗曰古者諸侯大夫
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法斷之
諸侯不得專殺故君殺臣皆書殺其大夫以志專
殺而有罪無罪悉名之以明臣禮示恭順公羊傳
稱國以殺者君大夫之辭也何氏曰凡君殺大夫
以專殺書其說皆是唯左氏以大夫不名爲非其
罪而凡書名者皆求其罪以實之若洩冶以直言
見殺公子燮以謀去楚歸晉見殺皆不得免焉家

語論洩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而不得爲仁劉侍讀亦曰洩治安于淫亂之朝至廢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子昏者多矣其論人臣進退大節則善矣然春秋豈以其直言見殺而更加之罪與悖亂者同科乎君殺大夫有罪無罪皆名示臣禮也莊僖之世曹宗殺其大夫不名義繫于其官不繫于其人也陳氏謂曹赤篡而殺其大夫故不名所以別大夫見殺于其君者宋成公僖二十五年殺其大夫亦不名不知何人何事文七年成公卒昭公未卽位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則稱人謂穆襄之族也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邛皆昭公之黨也則稱人者戴氏之族大夫司馬者公子邛也陳氏謂宋氏將弑昭公而立鮑則其所殺必忠于昭公者故皆不名以別于討亂稱人者不亦瑣乎又曰殺大夫去族者三是爲成得臣鬪宜申蕩山皆討當其罪也凡譏專殺謂殺不告天子爾

春秋書國殺大夫二十二有殺之以說大國者鄭申侯衛孔達蔡公子駟是也有師敗而歸罪者晉先穀楚公子側是也有疆家相傾者晉二趙三郤齊高厚是也有罪狀未著者鄭公子嘉楚屈申是也有以讒殺者楚成熊郤宛是也有不以其罪殺者晉里克衛甯喜是也其他皆有可議者譏不止專殺也而以國殺書者若傳記殺丕鄭者郤芮也而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則史固以國殺書而已或其君臣同謀或用事之臣先意承指或稟命

而行皆從告而書矣然其間亦有討當其罪者筆削之旨可無辨與城濮之役子玉違命喪師罪當討也與共王身敗其師于鄢陵而子反以子重之言死者異矣子西以謀弑穆王誅與成熊郤宛以讒見殺者異矣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爲之去國魚石請討乃反使司徒司城率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其亦可與疆家之相傾者同文乎子嘗之說如此非謂三大夫皆去族以示貶予謂不然春秋之殺大夫自三大夫之外豈盡皆無罪而不去

其族乎三大夫之去族蓋亦有故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也楚淪于夷此是方書大夫之始得書大夫幸矣何計其族昭公十二年而書成熊者賜族已在春秋之末矣此時得臣蓋未賜族也文公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城濮之役方以罪自縊幸而不死歸見楚王使爲工尹其未賜族可知若成公十五年傳明載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去族以告宋之原文如此非春秋削之也

諸殺二

趙氏又曰諸侯大夫稱名氏殺則稱大夫未有不名而以官稱者以公子鮑兇逆特異故獨稱其官爲春秋之特筆也此恐不然春秋獨宋書官宋爲三恪公爵得設官如司空司城之通于天子乎王樵氏曰按如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稱人以殺大夫止此三處餘皆稱國若宋人殺其大夫則又衆辭矣非討罪也疑此等初無義例善惡各繫其

事未論有罪無罪以見列國專殺大夫耳陳人殺其公子禦寇陳亂無政衆人擅殺公子不言世子未誓于天子也如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丕鄭父衛殺其大夫甯喜里克弒二君丕鄭懷二心甯喜置君如舉棋非無罪而晉衛殺之不以其罪故書法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此所謂罪累上也此類甚多姑見例可也篡公子去屬若州吁陳佗不必言矣公子瑕稟伯王之命立之異于他篡立者故書元咺及之而不去其屬也陳殺其大

夫泄冶殺無罪也罪莫大于殺諫臣不目其君何也春秋之法惟殺世子母弟則稱君也予合拈諸殺考事稱情竊謂罪累上討賊之辭二例皆舛君殺稱國以國事殺稱國以公義殺稱國稱國者猶兼善惡焉若稱人而殺之大抵皆私也莊二十三年陳二慶始譖公子黃旣又以陳叛安得謂罪累上乎是時陳侯如楚訴從楚圍陳而殺二慶是陳侯殺之也故稱國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駟氏殺之也安得爲討罪之辭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

黑子產使吏數之以罪而殺之是以公法殺之也
故稱國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以說故稱國文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雖死繇賈季而侵
官之罪實不可辭故稱國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
先都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
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箕鄭等使賊殺
先克晉人殺先都此趙盾等所爲安得爲討罪之
辭襄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子燮欲以蔡
之晉此于國事不誤而蔡人殺之一時畏蕙之私

情也何以書國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莒著
丘公卒國人欲立庚與蒲餘侯惡意恢而善庚與
乃殺意恢何以書國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
宛子嘗信費無極之譖而殺郤宛何以書國故曰
罪累上討賊之辭二例皆舛也若國之小而一稱
國者如蔡國之夷而一稱國者如楚小者夷者略
之可也不然公子燮之殺蔡人殺之也何以稱國
楚之殺大夫者亦多何以俱稱國固知其以小以
夷而畧之也至於稱官與否亦不以有罪無罪斷

之彼鄭公孫黑之罪亦大矣而猶稱大夫者何也
晉人殺欒盈傳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得之矣
諸執

左氏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死也凡君不道于其
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啖
氏曰春秋時以強凌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以其篡立
公羊云稱侯以執伯討也僖二十一年孟之會楚
執宋公非伯討也何以稱楚子且春鹿上之盟不

書宋人齊人楚人乎曰此爲宋公故也宋公不可
以稱人故楚君不可以不稱子若然則何不如前
此僖五年晉人執虞公有同下執稱人乎蓋宋公
執滕子用鄆子所爲不道楚雖夷乎不可謂討不
以罪固與晉人之掩襲者不同也且彼時晉方見
經未全與之稱人固其嘗耳又何以不如後此二
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亦稱人乎夫衛
侯雖恃楚不朝然聽元咺之詐爲臣執君故書晉
人以貶其非伯討也若宋公之執儼然與陳蔡六

國共事于壇坫之上矣且又非盡私討也故又不
得與晉人執衛侯者同成九年晉人執鄭伯鄭伯
既受命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鄭固有罪矣稱人
者杜氏謂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非也夫諸侯苟
有蒙情以告諸侯者魯史卽信之又何賴于吾夫
子之筆乎王經世曰鄭小國也楚以重賄求鄭鄭
安得不復會楚于鄧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卽
當原其不獲已之情而待之以禮可也有以禮來
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况伐其國又殺其行人明年

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間楚之不爭而肆暴
無已故鄭甘心比楚以撓中國者二十年非此一
執啓之乎安得不書人以貶也襄十九年晉人執
邾子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非伯討
邾戎亦非得罪于民二小國不足以當晉侯故略
而人之晉人執虞公稱人因晉以略晉也晉人執
邾子執戎蠻子稱人因邾戎以略晉也杜氏曰晉
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謂蠻子不道于民
者非也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是楚人于戎蠻

有必滅之勢况楚司馬販謂士蔑曰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則晉之此舉豈得已哉憫晉之衰可也如胡氏之說以爲京師楚而惡之者不必也啖氏曰凡稱行人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以已執也穀梁云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以執怨接于上也此說皆通按怨接于上者言非使人之罪也婦人見執有二哀姜微其辭而見討之罪章子叔姬直書其事而齊人之惡見

春秋書義三終



春秋書義四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諸歸

周官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諸侯無相執之道晉雖盟主苟所執之君罪不當廢宜無不得歸者趙子嘗曰晉文纘齊桓之業以大義匡中國將解宋圍而曹衛固于從楚門于曹曹人不服故入曹執曹伯以畀宋人假道于衛衛人弗許既而楚師敗衛侯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晉復

衛侯以踐土之盟也衛侯入而前驅殺叔武是不
賴斯盟矣故溫之會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則二君
挾荆楚叛中國其罪已著而衛侯廢伯主之命殺
其弟之攝君受盟者抑又甚焉晉侯皆不能正以
王法廢而黜之更立賢君以示教戒于天下乃以
巫史之言釋曹伯又取貨以歸衛侯其戰功雖雋
而大義不明故二君者皆書歸以見其罪宜廢而
伯主以私釋之也春秋之世篡奪者無所顧忌雖
齊晉盛時猶不能討曹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

侯請討之晉厲公會諸侯于戚執曹伯歸于京師
使厲公能請于天子討負芻篡逆之罪誅之以謝
諸侯而立子臧以君曹則大義信矣乃列于會而
後執之又歸之京師而後釋之故書其歸見厲公
以釋有罪累京師也至于歸入之義諸家紛紛左
氏曰凡去其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入孔氏曰釋例曰凡去其國
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
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伯入于齊無位也

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公羊氏曰曷爲或言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氏曰歸易辭也范氏曰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辭也則歸有二義善者謂之歸易者亦謂之歸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胡氏曰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也王樵

氏曰書歸者八鄭突曹赤皆奪正衛侯鄭殺叔武見討伯玉出入皆無善狀蔡廬陳吳邾益皆見復于滅亡之餘趙鞅叛而反國公孟彊蒯賁之黨叛蒯賁而從輒自某歸于某者六蔡季陳黃宋華元爲善辭衛孫林父楚公子比爲惡辭曹伯負芻爲幸詞書復歸者五來歸者一鄭世子忽無譏衛侯鄭衛侯衎二人一律也有譏衛元咺惡之也曹伯襄閔之也又陋之也季子宜之也書入者十二李廉曰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復國而不得其道故

書字書入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
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而書入鄭突衛朔
失正亂倫已失國而又求入春秋以其逆也故書
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春秋俟其改過也故
書爵書人而不名胡氏于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
辭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于衛朔曰逆辭則鄭
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爲許叔本小國春秋前
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惡明當誅是蓋不知入
許之本末而妄爲此說也左氏歸入例亦多不合

又曰春秋書納者七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
捷菑同公之伐戰與晉之弗克納同糾捷菑以庶
孽書納蒯聩以世子亦書納蒯聩無親之大罪也
蒯聩得書世子而糾捷菑不書公子者書世子以
著靈公之失也楚之納頓子與公孫寧儀行父齊
之納北燕伯皆內弗受之辭也郟鼎同此義此皆
前人歸人之大例然按之亦多不通左氏曰諸侯
逆而立之曰入孔氏曰本無位則稱入鄭突衛朔
不有位乎復其位曰復歸衛元咺之位又何足煖

乎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王樵氏曰公羊以鄭忽之復歸爲復鄭則其出也正以祭仲受脇而廢正立不正耳出何惡乎以突爲奪正則出入皆惡又安得以言歸爲善乎蓋緣誤以祭仲爲知權故以突之書歸爲順祭仲是突本有惡聖人特欲順祭仲行權而從無惡之書也有是理乎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則樂盈之出爲無惡乎入者出入惡則小白出以逃難入以有奉安見其惡乎歸者出入無惡則趙鞅歸晉其出也以叛可謂無惡乎

穀梁曰歸易辭也鄭突入櫟囊身潛出不亦難乎以胡氏之例言之諸入固有難者逆者許叔流離在外國人望之久矣乘便入國可謂之難且逆乎諸歸固有易者順者鄭突曹赤皆奪正可謂易且順乎至復入之例諸家皆以爲大惡蓋因復入之人而目呼之耳彭城宋地魚石入之樂盈晉人還入晉地故書曰復蓋其成叛繇于復入而非復入足爲叛也予故爲之說曰直至其所曰入明徵其返曰歸失位以出曰復歸驀還舊地曰復入有奉

而來曰自因人而入曰納此六言者夫人往來措辭之嘗無所褒貶也其褒貶者存其本事而善惡自見耳獨還復之說陸氏最妥其曰公羊云還善詞也比復爲善也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倒也當爲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句聞齊侯卒乃還皆不當更還又並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善辭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戎狄

西周之季王綱解而戎益東戎狄相繼爲中州患幾與春秋相終始向非齊桓二伯天下不爲左衽者幾希夫子所爲嘆微管也戎自隱二年與魯會盟已不安蠻夷而有壇坫之想矣莊二十年齊人伐之至二十四年侵曹入其國逐其君勢大猖獗山戎爲其種類三十年齊人伐之所以披其黨也特書山戎必非前戎也二十六年公伐戎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蓋春秋子齊桓攘夷狄匡天下

書義四
之特筆焉左氏情不曉事漫以諸侯不相遺俘常
理斷之此時二伯未起天下尚不知尊周安能責
其獻王即使獻王不告于魯魯安從書之觀宣公
十六年晉使趙同獻狄俘于周此最當書亦以不
告不書可見矣且春秋固魯史也夫子借魯表一
王之法繫天下之事深幸其有此一獻以著尊攘
之業何不可也莊公二十六年書公伐戎而三十
一年即書齊侯來獻戎捷則三四年間犄角齊桓
以成戎捷且見我魯助伯之力亦不淺焉得此一

捷而戎患以銷至僖公十年齊桓公同許男伐北
戎蓋殄滅遺類固無大害矣三十二年之姜戎文
公八年之雒戎宣公三年陸渾之戎成公元年之
茅戎不過數條而襄公四年傳載晉悼公用魏絳
和戎五利之策使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十一年
公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中華八年之
中九合諸侯以金石之樂賜之至昭十六十七年
而戎蠻子爲楚誘殺陸渾之戎竟爲晉滅哀公四
年晉且執戎蠻子赤歸于楚矣此春秋治戎之始

終也而爲春秋之患者狄尤熾蓋自齊獻戎捷之後次年狄伐邢而狄始見經入邢入衛伐晉滅溫侵鄭何啻戎之侵曹齊桓攘郤似于戎有餘而于狄不足然能使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一二親暱不至爲腥土禽人者則齊桓二救之功亦安可泯哉至僖公十八年齊桓公卒五公子亂狄敢于救齊竟作干戈之衛二十年且與齊盟儼行壇坫之禮自此以後伐鄭侵齊逼衛遷帝丘而狄之橫益不可制矣晉文未受伯命在位七年攘楚不暇其迫

衛帝丘之遷政在文公卒之前年雖卒後一年晉人敗狄于箕非文公身親事然固不可謂非遺筭餘靈也不然狄之爲中國害四十年矣使有一矢著狄蝥春秋何以不書乎後十三年而文公十一年我魯有叔孫得臣敗鹹之事叔孫獲狄僑如以命宣伯而左傳于鄭瞞四子詳其始末穀梁侈其佚宕亦非小弱矣傳言長狄而經單言狄則長狄卽前狄可知不然亦狄中佼佼可爲全狄之勢者也夫子書此全以攘狄之功與魯蓋得臣敗狄後

止于十三年書狄侵衛一條而此後宣公三年四年書赤狄八年書白狄則狄勢分矣其狄勢所以分者得臣一敗之功不可誣也得臣敗狄之後而卽書赤狄白狄者則夫子以攘狄之功與魯益不誣也狄散而赤狄盛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傳載晉及狄平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蓋交白狄以制赤狄也于是赤狄果孤而宣公十五年十六年赤狄遂有路氏甲氏之滅春秋攘狄之功至此觀厥成焉當是時晉侯獻俘天子桓子千室士會黻冕

二三子列孤卿受濃賞天下無復有赤狄之患矣至成公三年晉之伐麇咎如則赤狄之別種也赤狄旣滅晉亦無賴于白狄遇待必衰白狄亦知晉之給我也于是成公九年同秦人伐晉而晉遂敗之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傳言無終群狄而白狄亦衰自此狄竟不見于經是晉之治戎用和治狄用戰其法異也其白狄別種爲鮮虞遂成一國晉臥榻之側安能容此耶假道鮮虞以伐肥滅肥而昭公十三

年遂有鮮虞之伐自是十五年定四年五年哀六年伐鮮虞者又四見于經鮮虞終不可滅而更別號中山爭雄戰國晉且先鮮虞亡矣此春秋治狄之始終也春秋一書尊周室攘夷狄此其大者夷狄有三說者以爲戎也狄也楚也狄最爲中國患而楚次之戎又次之楚以虎視猴冠主盟中國彼哉之語夫子固未嘗頌言誅之若攘夷狄則明有是語矣夫子一生匡濟在此書法緊要在此左傳于戎狄諸條漫不知省後儒如陸趙輩亦第隨人口吻曰夫子尊周攘夷而已夫曰攘夷則必于縱夷淪夷書其可貶者何事必于治夷滅夷書其可褒者何事今俱不能拈出而于伐鮮虞則曰啓疆于虜潞子則曰殘幼止矣

世變

齊桓初主盟則在莊十六年同盟于幽也五霸桓公之盛則僖九年之會于葵丘也晉不復主盟而齊復主諸侯則昭二十六年景公之盟于鄆陵也晉始見經則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也楚始見

經則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也楚陵中國則莊十六年之荆伐鄭也荆與魯交則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也荆之易而爲楚則僖元年楚人伐鄭也楚始與夏盟則僖十九年會陳蔡楚鄭盟于齊也楚大夫始見經則僖之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也楚君臣始見于經則文十二年楚子使椒來聘也初予楚以伯則宣十一年楚以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楚大夫有氏族則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也楚與中國準亦自成二年蜀之盟十

二國首楚人也晉楚同盟則襄二十七年豹及八國之大夫盟于宋也諸侯旅見于楚則襄公二十八年之公如楚也楚專合大夫則昭十四年之十二國會于申也楚此後復稱人則昭十七年之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也秦始見經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也秦君臣始見經則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也秦此後不與晉交兵則襄十四年晉荀偃十三國之見伐也越始見經則昭五年楚人伐吳也吳始見經則成七年吳入州來也

吳與諸侯盟則襄五年晉宋列國會于戚也自隱
以來齊伐魯皆書人耳其君將書君則文十五年
齊侯侵我西鄙也大夫將書大夫則襄十七年齊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也自成三之袁婁以來齊世
從晉而始叛之則在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
晉也鄭之叛晉則定七年齊侯鄭伯盟鹹也衛之
叛晉亦自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也魯亦叛晉
則定公十年及齊平也自襄二十三年叔孫豹帥
師救晉後晉楚之救不書者六十年至哀七年而
書鄭駟弘救曹哀十年而書吳救陳中國無伯而
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言也以夷救華
不可言也以大夫會諸侯則文元年公孫敖會晉
侯于戚也以大夫盟諸侯則文二年公孫敖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也是故書士穀而
後凡役書大夫大夫專將則文三年晉陽處父帥
師伐楚以救江也是故書處父而後凡將書大夫
必貶而後人之自宣公而後征伐益在大夫故自
宣公十八年公伐杞後凡伐皆不書公衛書大夫

帥師則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戰于新築也
使舉上客舊法也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
如齊而大夫並使無使介矣將稱元帥舊法也自
成二年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而四卿並將無將佐矣大夫自爲會則成十
五年叔孫僑如會吳于鍾離也雖以吳夷故不屑
與會然而會自大夫專矣大夫自爲盟則在襄三
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也雖以袁僑
故不與同盟而盟自大夫益專矣君咸在會大夫

竟自盟雖盟非尊者之事令大夫盟亦無不可而
君權倒置太阿下執至此而君臣之體不可復問
矣蓋襄十四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
也夏四月會伐秦七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
之大夫也三會皆國之大事而大夫皆專之豈晉
悼將終倦勤不振乎則晉平初立安得不有溴梁
之事耶大夫叛君則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
戚以叛也魯自伐杞後不書公者八十年不狃侯
犯陽虎等起而政不在大夫復書公則宣六年公

書義四
十三
侵鄭也夫大夫專盟既自文二年與士穀盟于垂隴始則桓十一年之柔會宋公盟于折者何大夫專將既自文三年陽處父帥師以救江始則隱十年之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鄭者何豈非我魯已爲之兆乎而乃獨責于晉也然所惡于專盟專將者蓋以大夫爲之主耳若桓十一之盟于折宋公爲主而柔從之隱十年之伐宋齊爲主而翬從之非柔之自爲盟而翬之自爲伐也且在我魯不可書魯人辭不得不書柔書翬也王臣于諸侯會不

必殊而盟殊盟于小臣不必殊而大臣殊莊公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此會不必殊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與盟此盟于小臣不必殊也僖九年葵丘之會宰周公不與盟此大臣殊也齊桓尊周立法必無僭越之事此三者會盟王臣之定例至襄公二年單子與晉宋列國盟于鷄澤昭十三年劉子與晉齊列國同盟于平丘則王大臣爭相執耳矣春秋之初王綱猶振桓五年蔡人衛人從王伐鄭猶有體也至莊六年而王人子

言身四
四
突救衛諸侯不惟無相從者而反助衛朔以與天子抗至于齊桓爲伯首在尊周莊十四年與陳曹伐宋請師于周書曰單伯會伐宋立言有法王室亦甚威重焉至成公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伐鄭則天朝卿佐亦與執戈矣矣是皆世變使然也

名稱一

陸氏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于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又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臧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然則通而言之皆得言氏別而言之單言氏者皆謂族也姓則百代不易又公子之子例以謚配氏僖伯文伯宣叔襄仲之類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爲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字爲祖也其餘則或以官或以邑爲其氏族以自分別凡此皆如近代之論房也又曰男子皆以氏配名華元士燮高固之類不言其姓婦人乃稱姓姬姜之類禮曰

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是也公子公孫以子孫爲氏明與君一體以異于衆臣也不以國爲氏者異于君也曾孫以下去君稍踈則可書其氏矣又曰子生三月父命之名二十而冠敬其名而立其字五十乃爲大夫則又敬其字而呼伯仲凡稱其字必加子字于上子美稱也且以便于言也子突子哀是也宋孔父以子是其姓不可言子孔故曰孔父父美稱也加之者亦以便于言也古者亦有名父者如孫林父胥甲父之類而無以子字名者以子者配其字之美稱故避之父則本非配字之言故可爲名

名稱二

凡王世子不名王子稱字必見殺若相殺而後稱名佞夫以見殺名子朝以爭立名非是不名也天子三公稱公會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周公祭公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故王臣稱子者皆畿內諸侯

也劉子單子是也凡王朝大夫未爵稱字南季仍
叔是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于周禮爲中大夫吳
氏曰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以字配氏上
士中士稱名宰啗是也下士稱人王子在喪未葬
之稱與諸侯同昭二十二年書王子猛卒雖旣葬
而未及葬節是也然則居皇入王城王下皆當稱
子稱名今但稱名不稱子與下文異者見其當立
與子朝別特去子字夫子之深意也蘇子繇曰猛
旣稱王猛矣于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
嚴于卒葬于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薨
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諸侯惟宋稱公餘稱侯伯
子男四等各隨本爵書之唯葬時稱公見其非王
謚也吳楚僭王生書本爵葬則不書傳所謂避其
號也凡諸侯內生稱公葬稱我君外生稱爵卒稱
爵稱名葬則舉謚稱公必見弒然後稱其君苟闔
弒殺則不稱其君凡嗣子未葬稱名旣葬稱子會
諸侯稱子以師行稱爵出外稱子惟施于盟會行
師稱爵也出奔稱名卽在喪亦稱名也君戕國滅

見執以歸稱世子凡諸侯不生名去國辨二君名見納不名復國繼絕名小國之君來朝詳之名附庸之君名大者稱字凡諸侯朝會降爵成禮錄其實諸侯世子來奔逆以諸侯之禮書爵邾伯來奔是也諸侯之弟攝位受盟稱子衛叔武是也附庸世子攝君來朝稱人邾牟葛是也凡畿內諸侯卒不稱爵葬則舉謚稱公同諸侯如葬劉文公是也凡公子公孫爲卿書屬公子益師公子買是也非卿稱名州吁無知是也攝卿稱名無駭暈之類荀

林父曰攝卿以往可也隱不爵命大夫用攝禮也此三例者不必然也繼故名之衛晉是也爭國名之篡立未會諸侯名之殺之雖非卿稱公子諸殺公子不言大夫是也在位見殺書其大夫君臣之辭書屬與氏同也外殺若放不言大夫其君薨未葬稱子旣葬稱爵以葬爲斷不以日月請更詳之如僖公七年冬葬曹昭公而八年春洮之盟稱曹伯僖公九年宋桓公未葬而夏葵丘之會稱宋子可見其不合例者有二桓公十二年十一月衛宣

公卒未葬而十三年二月之戰稱衛侯說者曰墨纒臨戎武事欲威故以爵命也會盟則否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已葬而冬十一月洮之盟猶稱衛子豈葬期未遠衛子尚未以爵行耶衛宣雖未葬已踰年衛文雖葬未踰年蓋又以踰年爲重也成公十八年春晉弑其君州蒲夏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不稱子者蓋晉弑厲公時卽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葬不成禮國人不以君父禮之耳

名稱三

凡諸侯之子公子曰公子公孫曰公孫公孫之子賜族稱氏公孫爲兄後卒稱族凡大夫爲卿二命三命皆稱氏名舊說大夫三命書氏二命書名一命書人按傳言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則叔孫豹二命豹二命書氏則云二命書名非矣小國之卿二命然非接我不書苟接我雖非卿亦名則云一命書人者亦非矣吳楚皆子爵而其臣書氏名與中國公侯之大夫等當時書法豈皆據周禮命數

爲準左氏所言卿大夫之等與周合公穀但據經
文言之書名世爲大夫書人通謂之微者未賜族
稱名挾柔溺之類啖氏謂不請命不書族非也東
遷諸侯猶不請命况大夫乎命于天子稱字孔之
女叔祭仲單伯是也家語曰孔父生時所賜號女
叔來聘穀梁傳其名天子之命大夫也外卿以事
來不見公不名仲孫高子不使禮見公禮無所
屬也主盟會非卿稱氏名成二年晉司空非卿傳
稱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知非卿也內大夫非

卿但志其事外大夫非卿稱人如宋人盟宿鄭人
序邾人下者皆其下大夫也小國之卿稱人必見
殺若討而後書其大夫已絕見討不言其大夫欒
盈良霄之類盜殺不言其大夫非見殺而書大夫
者衆辭大夫旣卒不名原仲夷伯是也文公十四
年公孫敖卒于外不書大夫位絕也凡諸侯子弟
稱公子以氏者有二種曾受王命爲卿者以公子
爲氏公子慶父之類是也此外則被殺者非卿亦
書公子重骨肉也故不言大夫而直謂公子陳子

殺公子禦寇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帶名謂之國氏亦有二種其君自命爲卿稱國以氏莒慶之類是也其篡弑及爲國人所立則雖非君命之卿亦以國氏齊無知衛晉鄭突曹赤之類是也公羊所謂國氏者是也然各國之公子不稱其國何以別之國氏之說亦未然也魯宋齊晉衛蔡陳鄭八國之卿自齊桓伯後無不稱族餘國則否公穀言曹莒無大夫者無命大夫也舊說謂無君命若無君命何以得爲大夫乎禮諸侯之卿皆命于天子

平王東遷諸侯之卿無復請命故隱桓及莊之初少有書族者及齊桓既霸列會頗多凡列班位未命者在已命者下故此諸國皆得請賜族其不得者小國不能自通者而已終春秋秦雖大國少列會盟故亦不請命楚既僭王固當不請及公子嬰齊入會中國春秋書之同于列國命卿豈其能請命于周假此以與諸國爭長乎抑自爲之乎未可斷也自嬰齊之後楚卿亦書族矣已命者則通于諸國故書族書名未命者但曰某人言但某國之

書義四
人耳同于衆大夫及庶士也如此者所以重王命
尊周室也大國之卿不過三人時多僭越其數頗
多皆非禮也魯卿雖未命者書其名詳內事也無
駭翬溺是也他國非命卿不書既無王命不通于
他國也來魯及事連魯者皆書其名詳內事也紀
履綸鄭宛莒拏楚宜申莒慶秦術吳扎之類是也
名稱四

春秋自文公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以大夫見
者多人之文公以後政在大夫無不書名矣故書
人之時稱名必有異義當求其所以名書名之時
書人必有異義當求其所以人視其所以而春秋
之時義思過半矣夫文公以前大夫皆人矣而隱
二之無駭隱四之翬桓十一之柔莊二之慶父莊
三之溺僖元僖三之友僖十五之公孫敖僖三十
三之公子遂魯無不名者春秋詳內事所以異外
也且我魯之史不可稱魯人彼以事適他國各有
本末不得不書名也若閔元之齊仲孫閱二之齊
高子以省難來魯不勝存亡骨肉之感國人望之

如父母焉烏得不詳其名氏乎楚以夷自處至成
公二年公子嬰齊盟蜀始以名氏入春秋而僖四
年卽有楚屈完來盟之目何也大其義者著其事
著其事不得不著其人完安得不書其不言使者
不欲遽進而書楚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莒慶二十
六年之衛甯速皆以名見何也莒以元年酈之役
與魯有怨衛公平莒于魯去年衛君而莒臣此年
莒君而衛臣君臣屢盟不可不記其實也且列國
稱人多是征伐若會盟無慮皆君矣卽臣亦紀其

名以徵會也然而不可謂非政在大夫之漸也君
會而稱人如莊五以納朔會則齊侯宋公稱人十
三以宋御說立方兩月會則御說稱人畧之皆有
故也若征伐大夫固多稱人矣卽以君將亦有稱
人者如莊二十八之伐衛齊侯以事遠畧稱人僖
三十之圍鄭晉侯從晉伯畧稱人三十三之敗秦
晉侯以方墨畧稱人是也至若莊十四之伐宋與
單伯會十六之伐鄭二十八之救鄭爲爭鄭制楚
之始宜無所畧何以稱人乎僖三十三年晉人敗

狄于箕之傳曰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明是卻缺行師而晉侯不過督率之耳齊桓公自莊十六年滅遂至僖元年救邢始稱齊師以前多書人豈齊桓蓋以微者主兵哉熊氏曰苟非身係其君親之卽身在行間亦不必目君也郝仲輿曰凡君臣民皆稱人文成襄以前書法自是如此此于稱人之時求其所以名之義也若文公以後書法不得不變矣文元年衛孔達伐晉書人杜氏以爲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伐鄭受討喪邑故敗稱人是也二年垂隴之會晉以大夫盟諸侯而士穀遂與宋陳鄭三君揖讓于壇坫之上于是卽波臣戎客如楚椒秦術且儼然以名通上國矣故自書士穀而後凡役皆書名氏若不書大夫名氏而書人者必有故也是年晉人伐秦取汪及彭衙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是亦不可以已乎春秋畧而人之卽至次年秦伯濟河焚舟封殺尸伯西戎左氏艷稱之而書法亦僅曰秦人伐晉而已三年伐沈而晉宋五國稱人必微者沈卽自潰不必將尊

師衆可知晉秦無志中國蟻鬪無已春秋惜之故
七年令狐之役兩皆稱人至十年北徵之取且以
國舉書秦伐晉忽畧甚矣說者曰狄之非也至十
二年河曲書秦人宣二年伐晉書秦秋五年同白
狄伐秦十五年代晉書秦人或人或師或國詳畧
同辭非有異義于其間也且楚淪于夷秦僻于遠
苟非實以事至易于稱人不甚計也文九年公子
遂會晉宋衛許救鄭不及楚師左傳卿不書緩以
怒不恪是也十七年晉會陳鄭伐宋爲孫林父北

達石楚矣卽陳公孫寧非上卿亦卿也而稱人何
耶杜氏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以弑君
見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
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所以督大教宋
魯皆弑晉受賂而還故文十七年代宋稱人也文
公十四年鄭激而背華晉貪而醜正皆春秋所不
忍言也故宣元年鄭同楚侵陳稱人晉同宋伐鄭
稱師晉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二年卽趙盾在
行亦稱人將卑師少而稱人則十年之晉宋衛曹

書義四
三十五
伐鄭也食言而稱人則十二年晉宋衛曹清丘之盟也畏晉而竊與楚盟爲匱盟稱人抑或從一事再見之例稱人則成二年十一月蜀之盟也兼有齊非卿故下列楚師與中國準蔡侯許男乘楚車失位不書三義以微而稱人則成九年鄭人圍許也勝大取罪稱人不以勝告稱人則襄公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也尊晉侯而齊宋衛不書大夫者則五月晉悼公會于邢丘也以十四年會向伐秦會戚凡三條人名不同多少亦異曹莒邾滕薛杞

小邾七小國不論君卿大夫書人其常也前二條齊人經俱不書名宋人則前二條書人後一條書宋華閱衛則會向稱人伐秦稱北宮括稱人必微者稱名自卿在行也然公孫蠆北宮括二子稱名蓋以其身為社稷特名以顯之又有別義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者爲籍談荀躒書晉人何也去年十年荀籍雖已勤王爲子朝所敗十二月晉又以賈辛司馬督閏月又以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後五人皆微者故總稱晉人耳哀公十年宋人伐鄭

無傳昭公以後兩次伐吳皆書楚人當時以夷攻夷無所優劣也林堯叟曰昭公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復稱人矣意楚衰且從吳同稱乎趙子嘗曰楚大夫將稱人者七蓋有微旨子重帥師書于經者詳矣侵宋避晉侯而還故畧之橐師囊瓦陽丐未嘗爲中國寇患故有事蠻夷但書人圍蔡伐陳傳不言其人自昭而後唯楚君大夫將奪其恒稱治在夷狄也其娶齊伐莒入鄆一事再見稱人乃史例

爵次

趙子嘗曰凡周班諸侯序爵爵均尚德據定四祝佗告萇弘蓋指始封之君而言也王人序諸侯上僖八王人僖九宰周公是也何氏曰王人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也寰內諸侯之師序列國上僖二虞師晉師是也大夫如其班隱五伐宋鄭人序邾人下僖二十八會溫秦人序邾人下皆以大夫序卿下也莊十五伐郟十六伐鄭二十六伐徐僖二十一鹿上二十九翟泉皆

宋人序齊人上時齊卿猶不先宋也莊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八救鄭僖五侵陳皆齊人序宋人上時宋非卿也文十七伐宋陳人序衛人下傳曰衛孔達陳公孫寧杜氏曰寧位非上卿也成二蜀之盟齊人序鄭人下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也襄二十七會宋陳孔奐序蔡公孫歸生衛石惡下昭元會號陳公子招序衛齊惡下蔡公孫歸生上襄昭以後陳從楚則陳侯序蔡侯下其後蔡從中國則蔡侯復序衛侯上其大夫自如其班周禮大司馬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春秋之初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怒有郎之師小國諸侯亦降爵來朝不待伯者出而班序已亂矣凡主會者所序公羊傳曰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主會謂伯者伯主序諸侯上齊桓劄伯自單伯會諸侯于鄆以後齊侯恒序宋公上唯遇梁丘序爵蓋簡禮相見書如其班與主會不同晉自文公以後終春秋序齊侯宋公上也紀鄭之戰齊侯序宋公上蓋別有故而外傳則曰齊僖于是乎小伯其先宋蓋以疆大爾子謂小伯之說

出外傳非春秋語陳侯序衛侯上蔡侯序衛侯上
春秋皆以陳蔡衛爲序桓十六年伐鄭衛侯陳侯
序蔡侯上杜氏以爲蔡後至此時衛疆齊宋皆以
爲黨故也然自有說杜說非也陳嘗先衛一定之
序然至莊十五年齊桓會鄭陳侯先衛杜氏以爲
陳介于齊楚之間爲三恪故桓公進之非也陳嘗
先蔡亦一定之序也然至襄二十六年二十七年
陳侯始序蔡侯下蓋楚人以蔡近且服楚無二心
故先蔡蔡之先衛亦一定之序然至定四年會召

陵侵楚蔡侯始復從中國故序衛侯上也陳之在
蔡衛後者蔡衛侯而陳子也于是是一反周禮之舊
矣子男序侯伯上男序子上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許男序滑伯上僖四年伐楚以後許恒序曹伯上
十六年會淮許序邢侯上成五年同盟蟲牢邾子
序杞伯上六年同盟馬陵莒子邾子序杞伯上以
後莒邾恒在杞上也世子序小國之君上晉悼之
會齊世子光恒序薛伯杞伯小邾子下襄十年序
滕子薛伯上十一年序莒子邾子上傳以爲先至

非也齊大國也每貳于晉故悼公違禮進其世子以說齊也在喪稱子居本班或降其班僖九葵丘宋襄稱子在本班二十八會温陳共稱子班鄭下定四會召陵陳懷稱子班鄭上杜氏曰無義例蓋主會者所爲也衛侯之弟攝位受盟稱子序鄭伯下僖二十八踐土衛叔武是也晉卿序齊宋上僖二十九盟翟泉晉人序宋人齊人上以後晉卿恒序齊宋卿上也齊卿序宋卿上襄二會戚齊崔杼序宋華元上以後齊卿恒序宋卿上也唯師以國序莊十齊師宋師僖元齊師宋師二十八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襄二晉師宋師衛甯殖是也亦有不序國而序主兵者隱五邾人鄭人伐宋是也秦卿序宋卿上成二盟蜀秦右大夫說序宋華元上僖二十二會盟翟泉秦人序陳蔡下者晉文以周班次之秦伯爵其臣不得先侯國之卿也蜀盟超宋卿上者楚嬰齊主會崇其與國以形勢軋諸侯也楚既可先宋則秦亦可先宋矣此天下之勢也凡盟會以國地者國主不序桓十四會曹僖十九盟

書義四
齊二十盟邢皆國王與盟會唯隱五盟宿杜氏云
宿亦與盟按宿無與于魯宋之故何爲列之盟會
故說者不取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宋方
見圍雖地以宋不嫌與盟凡微者雖有諸侯之事
不序穀梁傳離至不可得而序也予讀春秋而悲
蔡之先陳秦之先宋者楚起蠻夷而亂封國之嘗
也許序滑伯上邾子序杞伯上者中國自爲亂五
等之嘗也天下勢而已矣悲夫

日月

杜氏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
時繫年此嘗法也豈惟大事卽散民野服韻客騷
人亦或有記風雨詳陰霽以卽事感興焉是歲月
日時春秋固無不欲書也第有一時失記而不書
者有他國不告而不書者有年遠佚簡而不書者
聖人亦無如之何耳卽所書月日亦豈無法哉第
以書不書爲褒貶較量一時一日以寄我委曲之
心賞罰之典則聖人亦勞且拙矣蘇子繇曰崩薨
卒弒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

言義四
三十一
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者也朝覲蒐狩城
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
侵伐取救次戍追襲奔叛執水旱雨電冰雹雷彗
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此物
理一定聖人所不得而措意也趙子嘗曰凡上有
繫日之事而下有不日之事嫌于同日則書是月
以明月例如僖十六年春嫌于不日則再書其日
以明日例如桓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
丙戌衛侯卒之類苟二役爲一事則蒙上事日如

僖二十八年盟于濊土與朝王所同日之類凡一
月有二事俱合日而前事赴在後者則以往日附
來日如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甲子晉侯卒之
類蓋甲子在戊辰前四日杜氏曰書在盟後從赴
也赴在後月者則以其日繫後月如成九年七月
丙子齊侯卒之類杜氏曰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
從赴也凡同月事有兩事皆合月者則以下事蒙
上事之月事不合月而下有合月之事則爲下事
月苟二役爲一事則不爲下事月如僖二十八年

冬會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之類
盖壬申十月十日也有日無月見非會諸侯則無
朝故蒙上不月事所謂著例也此文理一定聖人
所不得而轉筆也至于他文則非予所敢知矣夫
事有大善大惡則必慶幸之痛恨之爲之備書其
所繇起以爲勸戒之端書時書朔晦書支于人情
固自如此故日爲詳則不日爲畧不月爲彌畧是
也然有勢不能詳者聖人雖欲詳之而不可得也
日爲重則不日爲輕不月爲彌輕是也然有勢不
得重者聖人雖欲重之而不可得也按經傳書日
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下書日者二百四十
九宣公以下書日者四百三十二此則久遠佚簡
不與近同之一驗矣孔氏曰春秋諸事皆不以日
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
桓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
也而公羊氏又有食在朔食在晦之說此猶易明
者也若卿卒書例傳于隱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
卒發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然公孫敖卒于

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于內而公在外則非不與也穀梁以爲惡故不書日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獨公羊以爲遠者蓋言傳聞之遠實爲得之趙子嘗于春秋已思過半獨拘泥日月太甚至于諸侯之葬以書日爲奢不日爲儉支離乖舛殆不可言究如秦惠公之卒書日而不得其說則歸之無所考而已豈不悖哉

五伯一

蘇穎濱曰或曰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恐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寇亦可伯也盛鼓于時遂弗改于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

子爲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爲矣百里奚反可爲乎嘗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于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于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旣歸而執則曰不以一青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悞君百里奚不幸而生不肖之子

秦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後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于晉也封尸而歸何救于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秦素服于秦豈繇封尸而伯左氏之筆于是爲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說而信其事豈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過是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卯也而與流丸齊

注不自虞毀卵而籍石以綿織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矐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于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爲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霸王魯公尊賢而皆同此謚更繆爲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書文且曰繆者誤亂之文謚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歿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五伯二

鄧元錫氏曰或曰桓文之未出也其權散桓文之

既出也其權聚較利害則權散而交鬪不若權之聚可紓禍而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不若其散而未有屬也是惡聚而喜散也惡聚而喜散有激者之心也非王心也夫齊桓之功莫大于存亡三國矣而衛杞其尤也乃春秋書城楚丘城緣陵畧美績而不序何也進之王也進之王者公之天也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亡與天下存之我無功焉故不著之齊人無德焉故不著之衛著之杞也故救邢大其師城衛大其績木瓜著其感功之矣而終進之于王一泯其怨德之報聖人之善救人也乃晉文之功莫大于城濮矣然伐衛以致楚分曹衛田以怒楚賂齊秦以軼楚雖其克捷而召陵以義勝城濮終以智計勝也故子玉請戰晉師避舍若不汲汲然者經探其志而書及踐土載盟晉獻王所愾而陳俘王享醴命侑賜弓矢桓鬯命之伯也而經畧不書以爲是譎而不正也春秋之義大居正也踐土尊王之功不後手首止而義不得比于首止以爲是文具而寡忠也會河

陽稱符全天王也執衛侯稱歸京師尊京師也春秋之義致用忠也翟泉之會比美于召陵而義不得比于召陵以爲王霸之道自此失也於王圻而盟致王人而盟乃其所與盟者晉列國之大夫也而大夫專盟之漸萌始矣故五霸桓公爲盛晉文下之宋襄霸之反也秦穆霸之修也楚莊霸之變也其每下者也曰霸之反柰何彼其人憤烈似義復言似信小不忍似仁而施之不當爲悖也周書有之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小邦懷德懷于

仁也大邦畏力屈于義也滕之爲滕弱小矣不與于中國之會盟終齊桓之世不加兵亦恕其不及也巴爾而首執之鄆受盟而用之何虐也曹宋之怨舊矣始受盟而復圍之斯遵何義也乃會楚則乘車以示信戰泓則不鼓不成列不獲二毛以示仁威加于小國莫之懷也德狃于大國莫之畏也是宋襄之仁義也其設之不當也仁義之不繇襄也仁不繇襄故愛不著于惻隱義不繇襄故威不斷于羞惡而徒以煦煦子子爲也霸而見執經以

自執爲文故曰霸之反也秦穆霸之脩也誓殿乎
典誥詩列之國風重之矣乃畧不見經何也曰春
秋爲中國王統而脩也秦穆無志乎中國者也置
惠建文立晉君矣城濮之戰與攘楚矣而踐土河
陽之會無列則無志焉故也無志乎合中國而專
闢土以爲功盡岐雍之地而闢之極西戎以爲利
是翟秦之所以并天下也故聖人沒其事于春秋
而列其言於書詩曰湯湯乎風肅肅乎誓茲胡爲
乎來哉沒其事者薄其迹列其言者著其微故春

秋知微也乃楚莊經見何也楚莊有志乎中國者
也莊有志乎諸侯而中國之霸統適中絕而莫振
故謹志于春秋及巴秦滅庸書曰是索中國之西
南而疆之也非志庸巴已也滅舒蓼又書曰是索
中國之東南而疆之也非志滑汭已也于是乎有
陳鄭宋之師然滅陳而能復比于仁其滅也未滅
而書入入鄭而退舍比于禮其入也未滅而書圍
辰陵之盟陳鄭合矣歸父如宋齊魯往矣邲之戰
晉失伯經書晉及傷中國失道屑屑于爭鄭而不

知其本也其自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蓋歎之也至宋人及楚人平不盟不誓釋然而去
之曰非君國之故而平也從宋人所同欲而平也
非宋人所欲而平亦楚人所同欲而平也故經不
書楚子不舉楚師一公之于人蓋君子大其平乎
已也克斯義也蕩蕩乎欲惡與人同而已不與焉
于是知春秋之與善弘憂生民者大而尊王以天
也故治春秋者治五霸而已矣治五霸治之以天
道而已矣

楚夷

郝仲輿曰說者曰春秋夷楚不與其爲國故州之
夫禹貢九州而朝者萬國周一州爲二百一十國
州非小于國也楚居荆荆以卑之吳亦夷居揚而
何不揚之祇可笑矣襄鄧汝漢近在侯綏商頌曰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言至近也楊越之地會稽之
山具笠之澤皆職方內九貢入焉正朔加焉巡狩
至焉朝會同焉帝王盛時以封賢哲爲藩輔仲尼
一切割爲夷狄僅僅守一規之中原曰此王民王

土也不亦觸蠻之天下也與哉而禹湯文武不亦棘端之王也與哉其說始于漢司馬遷謂楚故蠻夷吳自壽夢始通中國夫壽夢時春秋之末造矣九州闢自唐虞歷夏商周千有餘歲豈春秋定哀前荆揚尚爲異域乎齊桓伐楚問王祭不共未嘗詆其爲夷管仲遣蒙孫通好宋襄求霸乞盟于楚世儒何據創爲此例古稱荆蠻猶魯淮夷齊萊戎周之陸渾晉之赤白狄不以累周晉齊魯柰何以群蠻故併累吳楚也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

有爲者正惟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嘗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將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爲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

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遇狂接遇沮溺丈人皆繇楚往來陳楚間耳聖人之志千載如見世儒謂爲擯楚真無稽之言或曰楚不敢兼中原非晉之力與曰然顧晉亦不敢兼諸侯非楚之力與晉自重耳納王請隧包藏不軌召天子朝諸侯睥睨神器所不得滿志惟楚人控其膺耳故有晉不可無楚無楚亦必有晉存則兩存絀則并絀彼執夷夏之例爲安攘之說鄙儒之見

而不識天下之機者也然則仲尼稱管仲曰吾其披髮左衽所謂披髮左衽者非楚與曰非也聖人之寓言也春秋諸國無披髮左衽者雖陸渾赤白狄居中國久亦無披髮左衽者昔戎狄伐周伐晉侵曹侵杞滅衛齊桓公伐山戎管仲平戎于周隰朋平戎于晉城緣陵遷杞城楚丘遷衛城夷儀遷邢所謂免于披髮左衽以此烏在其謂楚乎昔者西周之亡也以戎而東周之有戎也以晉晉人遷陸渾于洛以逼東周楚子伐之春秋書之予楚功

也豈其伐戎者反斥爲夷而豢戎者反爲攘夷乎
先王之制蠻夷要服去王畿二千里戎狄荒服去
王畿二千五百里楚上世爲文王師受封先齊魯
都郢卽今歸州去中原纔千里而南蠻遠在炎徼
北向之外楚宅南方侯服之中惟是洞庭彭蠡稱
三苗唐虞已分北是地爲華壤久矣豈仲尼作春
秋尚追數四凶乎江漢汝墳二南首善斥爲蠻荒
則五服缺一面而中原無南土矣豈春秋之義然
則春秋無惡于楚乎曰有之惡其僭稱王惡其蠶

食諸侯吞併小國惡其與兵構怨與齊晉汨亂天
下凡春秋所惡于楚者晉皆有楚所得罪于春秋
晉不無然則天下何賴于晉何獨責于楚晉欲致
楚不能而說者解朝曰夷狄不可同盟會夫盟會
非聖人之禮不同盟會非聖人之禁世儒艷霸功
而臆爲例何可與論春秋也吳越當楚東南去中
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同唐虞以來東南
爲文明之區久矣是故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巡
狩至于蒼梧之野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

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內殷周盛時無
減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耳司馬
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猶醒者晏起
而問夜未央醉夢之言耳

獲麟

席書氏曰世儒于獲麟之疑迄無合一之論或曰
感麟而作因以爲終或曰制作三年文成麟至茲
二說者吾從誰歟嘗與博文好古之士尚稽遺經
之疑時遭一人焉專于格麟之說甚固時遭一人

焉專于感麟之說且堅讐論頻年莫能下也比歲
都水淮陰有艤舟清浦問予者曰格麟之說信然
歟予曰未也此過于尊聖者爲之也爲斯說者其
必曰夫子之文成于哀公十三年冬至十四年春
麟遂出也斯言也可以語中人不可以語上智其
諸好事者崇獎聖經之過故爲侈大之言謂聖人
神化建天地而不恃質鬼神而無疑也不知所謂
聖人者正唯無險怪以高人也夫謂春秋成而祥
麟至言已奇事已怪矣文以冬成麟以春至時之

的會事之後先曾無一爽奇怪亦又甚矣謂文成于十一月冬是夫子于所際之月書所親見事安知非後時而書乎就以所見而書安知夫子之文果必終于此乎絕筆于獲麟猶曰以麟故也絕筆于十一月冬將謂何歟騶虞麟趾周召之得邦家者之徵應也夫子不得邦家而後有春秋之作豈有窮者制作能致達者徵應歟聖人能使天道必應于已顧不能使天任已作東周之盛易天下之人他經萬世之功不在春秋之下麟之出設果有

爲將爲聖人出不專爲春秋出也况實無爲乎此格麟之說吾無取乎爾也或曰格麟之說旣聞命矣敢問感麟之說何歟曰似亦未也夫子作春秋盖其生平之志非以一朝一夕故也幸而麟出春秋因而作也使終其身麟不出春秋其終不作乎幸而麟出是年春秋因而終也使當其年不出春秋當何止極乎或謂春秋固終作特緣是有發也此亦不得其說而牽會之也按魯哀公十一年孔子知道不行而自衛反魯十三年正其刪述六

經時按夫子没于哀十六年夏麟出于十四年春使麟出於哀公初年夫子初有感而不暇作也使麟出于十五六年夫子雖有感而無從作也春秋之作或于獲麟之年或于麟先或于麟後皆不能必知也若夫子有意而止于獲麟其有感于麟必矣其或無意而偶止于麟是年之後或以疾而不能續歟或以没而不及續歟或如朱子註大學至誠意章而卒歟此感麟之說亦未喻于人心也或曰二說不同是非必居一矣吾子皆不之從何也

也曰無據曰子有據乎曰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聖人以亂賊之懼爲功不以麟出爲功也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以詩亡也非以麟也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之作以懼亂也非以麟也予嘗言曰春秋之作不以麟麟之出不以春秋非予言也孟子先言之矣

大義

春秋所書諸侯爵叙之法隨其自通初無進退能用侯伯禮則侯之伯之能行子禮則子之或人或

子或伯或國因時俯仰不可要典故劉知幾謂春秋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胡康侯亦曰春秋傾否之書而或者以崇勢利獎奸雄卽聖人亦不得已焉嗚呼夫孰知夫子一字特書以盡貶二百四十年之爲君一字不及以盡貶二百四十年之爲臣爲儒者所習而不察乎蓋自周室下衰強侯擅命一切生殺予奪不復稟承爲諸侯者無士服入見之禮爲卿者無命于王朝之法夫士也不請命而爲諸侯爲卿有是理乎有王者起寧待教而誅

之乎故夫子一字特書以盡降二百四十年之諸侯一字不及以盡降二百四十年之卿無一得免者知者見之凜然可畏讀者習之隱然不露然後知聖人雨露雷霆化工之妙真非游夏所可及也一字云何禮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此定制也春秋書魯君曰薨大夫皆曰卒卿卒從大夫此定法也列國諸侯之沒也旣從臣子辭公之矣何以不書薨而書卒乎惟大夫稱卒今列國諸侯而稱卒是降其不得爲諸侯也胡氏曰周室東

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康侯議論縱橫此最有得哉一字不及者云何曰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自命如僖二年管仲辭饗而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詳其語意士會爲新請也以上會有滅狄功乃徼舊京本色以寵之耳若僖二十七之晉命趙衰爲卿成十七之晉悼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昭十二之魯叔孫昭子之以再命爲卿襄十九之鄭立子產爲卿無慮皆自命矣故春秋于諸國一切爲卿者不書卽有一二請命于天子如士會者亦不書以爲諸國皆無卿凡卿皆大夫也諸侯惟得自命大夫吾與其爲大夫而已矣請再明徵之僖三十三年以一命命郤缺爲卿而成三年之晉殺卻缺止書大夫不書卿也成三年晉作六軍趙括韓穿爲卿而成八年晉侯使來言汶陽之田止言韓穿趙括之殺止言大

夫皆不書卿也文元年公孫敖以卿出聘而止書公孫敖不書卿也宣十四年孔達盟于清丘傳謂卿不書而止書衛殺其大夫孔達不書卿也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石成子曰子國卿也而經亦不書卿也數例合符經傳甚確夫王有公諸侯有卿班之等爵布在腹心胡可有缺而春秋一書絕無一卿以名見者是降二百四十年之卿不得爲卿也此夫子傳心之要典正得詩人隱諷之旨烏在其爲立功而傾否耶昔永叔書五代之君皆曰崩

佐逆皆曰薨或者以爲盜賊篡逆之徒生前旣已爲帝爲王崇高富貴止藉君子筆削之嚴以稍誅其惡而復崩薨之則此輩旣得竊命于生前又得徼榮于死後是爲惡者無時而不利也然乎聞永叔後亦悔之而事已無及不能追改矣豈惟命爵卽討罪亦然春秋如有義戰固當書征然而不書也陳氏曰春秋上下二百年間未嘗一書征者以諸侯之侵伐皆非奉王命以敵所愾相爲強弱以構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于我師者也然

則陳人蔡人從王伐鄭亦上之伐下不謂之征何也曰征之爲言正也伐鄭之事出于交惡而已豈所謂正乎吁卽此三事而春秋大義凜然矣

春秋書義四終

春秋不書義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卽位

卽位隱莊閔僖不書與別義不同別義嘗事不書此四公卽位以非嘗不書也隱攝君不行卽位禮莊僖四以繼弒君不行繼位禮也其宣桓繼弒行卽位禮者彼躬負篡逆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以欺天下變世耳趙子嘗曰有以不書公卽位爲夫子所削者蓋繇不信左氏之過左氏知魯深有不

書之例而考之不詳于隱公不書即位曰攝也是
矣于莊公不書即位曰文姜出故也閔公不書即
位曰亂也僖公不書即位曰公出故也不舉其大
而舉其細隨事爲說而義不相通故說者得以排
之惟穀梁謂繼故不稱即位正也死君不以其道
終則子弟不忍卽位此說得之

立國

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
命得立國之大典應書且晉固王盟爲伯者爾時

蹶生之勢隱隱隆隆亦應書何以不書蓋曲沃非
周舊也僭叛之國也曲沃國非功封也誘晉小子
侯而殺奪之者也當隱五年曲沃叛王王命虢公
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七年曲沃伯誘殺小子
侯八年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周天子
于故晉不勝卵翼之乃終不克自振而曲沃勢成
王已無可奈何不得以一軍命晉侯矣是豈酬
功報德文武成康爵命之意哉使春秋書之則亂
臣賊子旣得徼一時之寵而復冒萬世之公是又

與于不仁之甚矣故不書其始使若不知從何而
來與山雒之戎赤白之狄同其造始云爾溫公作
鑑以繼左傳苟明此義則初命魏斯趙藉韓虔可
無書也至夷吾爲晉惠公在位十五年韓之獲書
曰晉侯而僖九年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不書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不書十
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亦不書卽
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文公亦不書殺懷公亦不
書豈晉國終是草莽僭竊無所比數必至文公創
可書想夫子當日心秤手裁實有可據者在耳肇
敏韞然而笑曰然

春秋不書義

卽位

立國

立命

興作

主婚

崩葬

內薨葬

外薨葬

不書義

目錄

四



朝聘

會盟一

會盟二

會盟三

征伐

外侵伐一

外侵伐二

戎狄

救

次戍

滅國

外取圍

君出

諸奔

叛

諸弑

相殺

死難

討賊

討亂

諸及

名氏

春秋時義

春秋地義

春秋不書義

春秋所書一憑告赴左氏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臧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告而不書爲聖人所削者甚多故以不書較書以書較不書兩相比勘而凡得于書者必有義以取焉不得于書者必有義以舍焉則不書一法對照書法而見測義之最確者也然左氏所說者史例而非經旨惟永嘉陳氏始發不傳之秘千古未有而侵伐圍滅異說以磔裂其義趙子嘗

猶不滿焉于是據左氏之跡採陳氏之意每事著義皆有文理可觀其曰不書之義有五一日畧同以顯異公行不書至之類是也二曰畧嘗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是也三曰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異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是也四曰畧是以明非諸殺有罪不書勤王復辟不書之類是也五曰畧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大故不悉書是也凡書不書之大端不出于此予故以不書爲目原本趙旨彙成一篇中有

未安于趙氏者頗爲訂證而其大較莫要于論世也蓋春秋之初如同草昧與魯相及者僅齊鄭宋陳衛蔡諸國莊僖之際齊桓創伯糾率諸侯共翼天子而魯始通于天下赴告四達故僖元年荆始書楚則前此楚之不書者不足據也二年晉始以滅下陽見經則前此晉之不書者不足據也十五年秦始以戰韓見經則前此秦之不書者不足據也襄十四年十三國之伐秦晉爭兵止此以後安處西方鮮與盟會則後此秦之不書者不足據也

諸如此類不可指數先須識得此義然後剖經證傳累黍不差不然吾未見其能通也肇敏曰列國之事夫子未必盡知諸事之凡義例未必相照子以不書較書一一比而同之母乃太泥予曰唯唯否否事有成說義有定裁當時列國文告賢哲私聞風驛星輶流傳雜糅左氏魯人探竒愛博稗官小說無不蒐採一二大事寧有忽遺夫子據舊文而出精義真有不勝比例者焉不然不書者何以義值當棄灼宜不書其書者何以義值當取灼宜

伯有功中國方許其列于春秋耶其義固不出于此矣

立君

諸侯之立稟命天子承國先君凡爲諸侯三年喪畢士服入見于王王特命之無諸侯不當請命于天子無天子不當錫命于諸侯自周衰禮廢而舉行此典者鮮矣故立不可不書也而當時舉天下皆立不以正者春秋僅書二立以見義如隱四年衛人立晉則立出于國人而見其公桓公二十三

年尹氏立王子朝則立出于一家而見其私二立之義褒貶截然胡氏尚以衛人立晉無所稟承爲非正何也蓋天子衰微不能自立安能廢立諸侯若先君則桓公弑矣又何所承乎且君之立以爲民也以萬民之公擁立一人正得乎丘民之義何爲不可春秋彼善于此者此其一矣且終春秋無書君立者桓五年鄭立佗不書桓十六衛立公子黔牟在位八年不書桓十七鄭立公子亶踰年不書桓十八衛立子儀在位十四年不書成十三負

芻殺太子自立不書襄十四衛立公孫剽在位十三年不書昭二十一蔡侯朱立不書夫蔡不書立朱書蔡侯朱奔楚見之矣衛不書立公孫剽書寤喜弑其君剽見之矣曹不書殺太子免而自立書晉侯執曹伯見之矣陳不書立佗書蔡人殺陳佗見之矣此四君者不必書也諸侯旣君朔突而爲朔至逆天子爲突至連與國則黔牟子亶子儀雖欲與盟會徵冊書而見之春秋不可得也故春秋于三君皆不書豈惟亶儀鄭昭公受命當立且在

位二年亦不書立而夫子僅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區區以世子二字寄命爵之典亦可悲已雖然春秋魯史也七國立君自不必書衛立子晉以接我書立王子朝以王朝大事書

興作

隱元年四月費伯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十月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莊公二十六年士蔦城絳以深其宮此時晉尚未通于魯不告故不書僖十九年秦取梁國命曰新里遂城而居之不書蓋書

梁亡則取國城居自不必言從其重也襄十年晉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地不書杜氏曰魯不與也業書戍鄭虎牢則小者不必書矣二十四年齊人城郊于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爲王城之苟狗已私無關大體故不書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犍櫟郊三邑鄭地子產曰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非關於天下之故不書四年八月楚子遷賴于鄢遷許于賴城而還不書冬楚箴尹宜咎城鍾離

不書義
五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
罷賴之師皆爲備吳也不告故不書蓋春秋于吳
楚書其關於天下者而已他不悉書也十一年十
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羨不書旣書滅蔡不必書城
也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
邾遷陰城邾僅以自守故不書叔孫昭子曰楚不
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冬楚人城
州來不能撫民而城州來以挑吳沈尹戌料其必
敗矣畧之故不書二十三年楚襲瓦城郢削弱之

言自不告一國之故自不書二十九年冬晉趙鞅
荀偃帥師城汝濱是所取陸渾地也事不必書一
經凡土功無不書楚宮宜書作而不書者諱之也
主婚

莊元年書王姬之事甚詳然齊桓共姬亦魯王婚
而經不書者此筆削之法蓋魯莊與齊襄有不共
戴天之讐方在衰麻中而天子命魯王婚魯人獨
不可引義力辭乎故詳書其事見王室與魯兩失
之也黃先生曰同一主婚也而前後經不同則前

之所以見詳者深有意矣莊十一年經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趙氏曰此合禮不書之證也杜氏曰不書齊侯不見公天子使同姓諸侯主婚者爲國君敵體今齊侯逆女而公不見何以爲婚主况莊公幼魯方受制于齊乎予細繹之杜氏書不見公亦有說諸侯主婚者爲繇其國賫遣耳不必敵體揖讓况婚在女家奠鴈拜訖卽前馬先行士大夫如此國君未必不然且魯以納糾故與齊方隙直至十三年冬北杏會後公與齊侯盟

初方得成好則此時齊侯不欲與魯侯相見亦未可知以此三義測之不見公甚合至于此年王姬與初年王姬詳畧異者夫子自有義不在見不見也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其非魯主則不書若莊十八年陳媯爲惠王后宣六年齊姜爲定王后皆不見于經是也崩葬

莊僖頃三王不書崩子常之說甚曲其曰莊王僖王頃王崩葬皆不書乃筆削之旨在存策書大體

中自爲變例而左氏學者徃徃妄爲之辭今考莊
十一年魯主王姬之婚冬王姬歸于齊明年莊王
崩王室無不告諸侯之理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冬
會于鄆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
侯明年僖王崩王室亦無不告諸侯之理惠王卽
位傳言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
五穀馬三疋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
陳經傳所錄莊僖惠三王之際其事如此而杜氏
乃以王室微弱不能自通于諸侯可謂誣矣且是

時齊桓方假王命以示大順魯人其有不弔奠天
子者乎文十年公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
故也十四年春頃王崩王室無不告魯之理是年
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
伯如齊使魯不弔葬天子其敢有請于王室乎然
則曰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者其妄明矣
傳記天王崩有秘不發喪定位而後來赴者惠王
也有緩告者靈王也有王室亂雖不成尊亦赴者
王子猛也豈有二臣爭政遂不告王喪之理乎竊

嘗有考于辨名實之說而後知三王崩葬不書爲
夫子所削無可疑者蓋平王東遷以來朝覲獄訟
不至貢賦不歸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唯弔喪送葬
同列國而已伯者雖知假尊王以示名義而不能
身率諸侯享覲于天庭史書崩葬無異文也方伯
之所以寘力王室者如斯而已乎是故莊僖崩葬
特削而不書自有伯以來天下之勢又一大變而
王室亦以無伯而愈卑矣雖區區弔葬之禮存君
子以爲猶不弔葬也是故頃王崩葬特削而不書

皆所以辨名實之際而定伯者之功罪也按子嘗
之說如此蓋以當時諸侯舍大畧細卽弔葬亦不
足取夫子使一性子槩不足書耳予卽其言而折
之周自東遷王靈漸歇然當其初天子典制猶存
諸侯悖叛未甚况周桓桀黠智巧尚足駕馭諸侯
魯桓公亦非闇弱不曉事者故平桓二王無不書
崩至莊王崩當莊公之十二年僖王崩當莊公之
十七年皆莊公事也周僖惠固庸主不能令諸侯
魯莊公知母之人二十二年以前見制文姜三十

七歲方娶妻安能行有理事二王不書崩周人不能告也卽告魯人亦不弔也不弔自不書也至言齊桓方假王命以示大順亦非事實魯莊十二年齊桓雖與魯以糾納故方與齊構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齊桓之令不能及魯卽十一年冬魯以王婚故書王姬歸于齊然所書僅此一條與元年詳書王姬歸齊之事不同則當日魯不畏齊明矣且齊桓直至莊公二十八年始伐衛滑討與子頹之亂其十七年僖王崩時前後數年方管家

門滅譚滅遂服宋親魯以爲根本之計彼子頹亂周虢鄭爭納齊桓付之罔聞勉執鄭詹任逃不究當是時竊恐齊桓且不弔王魯其弔乎趙氏徒認王姬歸于齊以爲莊崩無不告之理而不知書法之簡畧其中有故彼單伯會鄆晉侯朝王又何足爲告喪之證哉趙氏不考經傳記載不度當時勢變而二王不書崩妄作有伯之說聖人豈若是巧聖筆豈若是迂乎至頃王崩左氏明言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不赴何故闕而不信學春秋者不信

左氏將誰信耶蓋赴告必有簡策簡策必有承行天子方煢煢在疚尚未稱王使無執政則誰爲當國誰是主名譬如今時人死爭繼者訃狀書名便披麻執杖而爲孝子矣闕蘇爭政所爭在此政柄未定安肯告喪列國乎頃王不書崩固不告也趙氏妄爲無伯之說亦非也

凶薨葬

傳曰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蓋公辟不爲喪主則禮不成此不成禮

不書之類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不書葬定十五年傳言不祔杜氏曰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旣葬日中自墓及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子氏赴而不反哭故稱夫人而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稱夫人薨不稱夫人故葬不言小君今按杜氏所

述夫人喪禮本隱三年傳例然哀姜殺于外不可
言祔其薨葬無異文何也蓋喪有服葬有制事有
異嘗史有變法左氏亦言其大槩耳定姒從夫謚
哀公親嫡母也必無不祔之理傳言不祔妄矣然
隱二年夫人子氏爲繼娶隱公攝位桓公未立多
所避忌殺哀簡禮不反哭有也姒氏爲哀公親母
而卒哭于定公之時今之妻喪多有不弔定公未
必告赴以勤友邦不赴有也若祔則祔于祖姑有
何嫌避哉不稱夫人總是此意

外薨葬

諸侯不書葬非皆以魯不會苟其國葬不以禮而
不以葬期來告亦無從往會之耳魯成公以黑壤
見止不會晉成之葬故晉葬景公止魯公送葬魯
人辱之故成公親送葬而不書襄公二十五年齊
人側莊公于北郭被弑之君葬不成禮故不書楚
康王卒襄公在楚楚使其親禭二十八年十一月
如楚至明年五月方歸送葬必矣而不書不使楚
之有加于魯且不可舉號也蔡終身從楚然昭三

十三年書蔡侯東國卒于楚蓋畏楚故重其與國也而桓十七年之獻舞卒于楚不書猶曰亡國之君不成禮弔也若文十五年冬十一月扈之盟傳言蔡侯在焉而甲午之卒不書趙子嘗曰有齊難魯不往弔非禮也弔禮卽大國且遣大夫魯卽有難何難遣一微者乎蔡是時方釋城下之盟匆匆會扈不赴故不弔不弔故不書春秋小國之君無所告赴者多矣此甲午之卒乃後人學史者編年列國知甲午之卒當在此年傳中原無明文何足

算也杞夏餘也自魯僖公二十年以後杞桓公結婚于晉葬無不會則魯人所爲禮者以勢也若德公伯姬魯之女與婚也豈有匿而不告之理卽不載于傳可必其告而史不書弔葬者直繇魯素卑杞來朝不敬輒加以兵是時又必有惡于魯故雖告而不弔爾抑或婿女至親卽弔亦不必書乎秦文公至穆公五世結好于晉僖十五年韓之戰始見于經城濮之戰翟泉之盟秦人皆在然文六年傳載秦伯任好卒爲穆公而春秋不書喪紀之文

未及于魯也

朝聘

隱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鄭伯非能行朝禮
卽朝亦嘗事且不來告故不書八年八月鄭伯以
齊人朝王禮也當是時鄭伯爲王卿士齊僻在東
海未與朝家之事故不書文公二年公如晉晉人
以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故
不書四年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正也傳言
晉侯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曹爲他小國不必

書成公七年衛侯如晉襄二十四年鄭伯如晉爲
重幣故且請伐陳也明年伐陳傳故不書二十六
年衛侯如晉晉人執之齊侯衛侯爲鄭伯如晉晉
助孫林父執衛侯故不書二十八年齊侯陳侯蔡
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
也鄭游吉如晉皆爲宋盟故不書晉而更書公如
楚則已傷之矣其昭三年之鄭伯如楚六年之徐
聘于楚爲他國之如楚者不悉書也七年子產聘
于晉爲子產識黃熊傳耳他國嘗事不必書十六

年晉韓起聘于鄭亦爲子產孔張事傳耳不必書
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二十年公如死鳥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旣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
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衛
侯出入不必悉書而在境稱君則當時之唁弔可
想矣他國不書不告也然春秋魯史苟朝聘不及
于我本末不繫其事者不書

會盟一

隱公元年鄭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
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
也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
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
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也媚人伐
人其中有故書伐邾則此不必書冬陳及鄭平十
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鄭良佐如陳涖盟往歲鄭
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之六年鄭伯侵陳
大獲故今年有是盟然亦無及矣且不來告故不
書十年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九年公有防

不書事
之會今年春公有中丘之會既書二會不書老桃
畧之也桓公八年隨及楚平當是時楚之于中國
遠矣方且稱荆安得有楚故不書十二年公及宋
公盟于句瀆之丘以宋成未可知也故不書書虛
之會足矣莊二十一年春鄭虢胥命于弭此事
謀不與齊令安及魯故不書僖十一年晉侯平戎
于王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王子
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此爲天王出居于鄭
傳也既書天王出居故此不書畧之也諱之也十

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晉伐秦以救周故戎與周晉不和王子帶召戎爲
難秦晉不討而和故不書二十四年宋及楚平此
時楚未至爲中國害故不書二十八年晉侯齊侯
盟于斂孟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是時鄭以楚敗
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然是年既書踐土及溫
之盟齊侯鄭伯皆與此不必書也文公三年衛侯
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無關係
故不書四年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傳言晉

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然無所關係亦不書九年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宋諸卿救鄭而不及楚師鄭及楚平無怪也故不書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蔑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陳蔡于楚叛服不足計也故不書十六年及齊平魯爲齊弱且經已書會書不及盟矣故不書平

會盟二

宣公三年晉侯伐鄭取郟鄭及晉平士會入盟爲

楚人侵鄭傳也旣書楚人侵鄭此不必書五年陳及楚平陳近楚不足道且爲明年晉衛侵陳傳也故不書七年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與盟黑壤一事書其重者足矣八年春白狄及晉平不足書也冬陳及晉平故楚伐陳書楚伐陳此不必書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前年毛召作亂討蘇氏今王孫蘇出奔故士會平之雖關王室亦細事也故不書十八年齊侯會晉侯盟于繒晉以笑卻克故執晏弱三子今同衛伐齊齊故有此盟也旣書

晉衛伐齊此不必書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戎狄豺狼晉不能治以致王師之敗未必非其一平啓之後書敗績矣此不必書二年公上鄆之會魯四卿出師會晉衛以報齊怨一戰勝齊晉使魯大夫禽鄭自師逆公召以勞師于體爲辱故不書五年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前年鄭伐許許靈公鄭悼公如楚訟鄭不勝楚執皇戌子國則鄭伯及晉盟反覆不足道也故不書十一年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卻犢盟秦伯于河西楚公子罷如

晉取且涖盟此成主于向戌經所不載說者遂欲以次年瑣澤宋西門之外當之非矣故不書十六年春鄭叛晉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反覆不足道六月旣書鄆陵之敗矣此不必書也襄公四年無終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不來告故不書八年冬鄭乃及楚平春鄭無故侵蔡楚囊伐之故有是平也九年冬乃及楚平同盟于申今晉不得志于鄭伐鄭而與成故楚子伐鄭有是平也此二平不足道故不書十一年鄭與晉盟此正三駕

之時戍鄭虎牢鄭將帖晉故此盟不必書十九年
齊及晉平齊靈公卒晉士匄侵之聞喪而還齊感
其禮故有是平既書齊侯卒乃還義已著矣此不
必書二十年及莒平楚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
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且已書祝柯矣故不
書三十年鄭子產如陳泄盟此爲昭八年楚滅陳
傳也已書鄭及陳平故此不必書昭公五年子產
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晉侯送女于邢丘故有是
會無關大故不足書也十九年夏邾人鄆人徐人

會宋公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既書伐邾故不
書也哀公元年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
告慶越不告敗也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
也助逆故不書八年秋及齊平九月臧賔如如齊
泄盟齊閻丘明來泄盟齊以季姬之故鮑牧伐我
故有此盟以季姬歸書諱之畧之也十二年公及
衛侯宋皇瑗盟書會而不書盟畏吳竊盟也十三
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七月吳
晉爭先乃先吳此實盟不書何也會則從我而言

不書義
故不書及若盟以徵實主會列之明神臨之先後
不得亂也諱先吳故不書盟

會盟三

趙氏曰春秋之初王綱既墜有特相盟而後有參
盟諸侯合而爲亂也有參盟而後有主盟則伯者
與矣自有主盟而後無外特相盟故外特相盟雖
伯主不書如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孟宣
十八年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之類是也舍伯主亦
無敢特相盟者苟無盟主則參盟復作又不但特

相盟而已外特相盟雖王卿士不書如昭五年單
子會韓子于戚是也陸氏曰凡平有關於天下之
故而後書非是不書穀梁云外平不道非獨外也
隱七年宋及鄭平陳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文
九年宣五年陳及楚平文九年宣十二年襄八年
鄭及楚平皆外平也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
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不書皆內平也若宣十五
年宋人及楚人平陳氏曰有與楚平者矣于陳不
書于鄭不書至宋始書之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

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致意焉中國夷狄相盟會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書據成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外十六年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襄四年晉魏絳盟諸戎之類皆不書文十年陳侯鄭稍會楚子于息雖參會不書若襄五年公會晉悼公十一國吳人于戚傳言九月丙午盟不書昭元年會于號尋宋也先是宋之盟楚人先軟楚人懼晉之狎主也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故不書盟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傳言盟于繒衍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言七月辛丑盟皆不書陳氏曰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蠻夷僭號雖以諸侯禮會晉而徵百牢于魯又以公見晉侯長此安窮非他夷狄比矣萊門之盟雖內不書者城下之盟有國所耻故爲內諱之也

征伐

王臣會伐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書晉襄末年大

夫始專文三年經書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爲大夫將書大夫之始而楚卒滅江故王叔桓公
與伐而經不書不以救江累王室也秦晉交兵四
世矣然爲中國患者楚也成公十三年厲公初年
乃與楚成而修秦怨十三國之伐雖敗秦師而經
不書敗績故劉子成子實與伐而不書者不以伐
秦累王室也昭二十二年二師圍郊王師晉師也
不書王師杜云不以告然固不欲煩王師也諸侯
旣叛晉王室愈卑定公六年鄭人因子朝之徒以

叛王伐周闕外天王處于姑猶劉單復辟而定八
年成桓公晉士鞅侵鄭如列國報復之爲者經不
忍書也王叔劉成實以師會不書杜陳皆謂不親
伐非經傳之意予謂不然敬王之遭亂屢矣書出
居于狄泉矣已復處于姑猶不忍言也且不一
年而復爲時甚近不必書也旣不書姑猶則劉單之
復辟不書矣復辟不書則詹翮之亂與鄭之助亂
成桓公之從晉不復詳矣然則姑猶亦一大事豈
可没乎乃八年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而傳

曰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則是報六年鄭人以子朝之徒叛王伐周之師也書之矣凡外師伐魯無不書唯襄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不書蓋伐宋之師聲言伐魯志在還兵取蕭魯不受兵故不書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伐我東鄙此則實受伐矣書莒足矣王師敗績于茅戎則書若桓五年戰于緇葛王卒大敗告赴未及若僖二十四年大叔以狄師伐周昭二十二年鞏簡公敗績于京司徒醜敗績于前城皆不

書蓋襄王已書居于鄭敬王已書居于狄泉入成周書其重者其餘不書諱之也茅戎不可以君臣治不必諱也諸侯勤王必無功而後書非是不書子朝之亂晉師雖取前城伐京矣昭二十三年春書晉人圍郊而傳載郊鄩潰王使告間遂還亂未弭而王告間必二卿不親兵師不肅也明年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于介衆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是豈無觀望之罪乎旣而徵會于諸侯則曰明年明年會于黃父謀納王則又曰明年其

怠于勤王如此故經書晉人圍郊于此而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以著罪其若子頹之亂虢鄭勤王固繇不告子帶之亂晉人復辟此臣子之所當爲事無足議者故不書

外侵伐一

趙氏曰諸侯連兵伯王有事舉重不悉書如鄭衛則隱四年諸侯兩伐鄭書若五年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人皆不書蓋書四國再伐鄭而繼書衛人殺州吁立晉則大

義已明諸侯輔篡之罪無所逃故不必書也如鄭宋則隱十五以公子馮公子滑之故五國連兵宋實首罪故書入鄭以重其罪若是年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人以報其入郟也左氏謂宋不告命故不書趙氏以爲春秋罪宋故畧鄭人報復之過故不書不知宋衛交兵鄭莊實爲戎首夫子豈畧之哉不告是也晉秦則文三年秦人伐晉書七年令狐書而傳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不書十年夏秦伐晉書

而是年春傳載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不書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書而前秦伐晉取羈馬後秦復侵晉入瑕不書宣十五年秦人伐晉書襄十年夏晉師伐秦書而襄九年秦人伐晉不書十年夏晉荀息伐秦不書十一年秦人伐晉書夫晉與秦鬪而忘楚秦與楚結而背晉皆無志于中國者也故不悉書晉襄繼伯則晉楚有事不悉書僖三十三年爲晉襄初年經書晉陳鄭伐許而楚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皆不書者城濮

餘烈未遠終襄之世陳蔡無役不從楚亦僅此侵伐而止不足移二國內向之志也是年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文三年晉先濮伐楚救江皆不書者蔡近楚襄公力盡于敵秦旣不足服楚又安能得蔡經書其合五國之師以伐沈而沈潰以大夫專將救江而江滅則其伯畧可知况以微者伐楚救江豈足議也陳氏曰先濮非卿也晉自靈公成公至景公三世則晉楚有事不悉書楚欲圖北方楚子親師鄭及楚平于是文九年書伐鄭新城

不書事
三十一
之盟陳鄭皆在卻缺入蔡以城下之盟還于是文十五年書伐蔡而文九年傳載楚再侵陳公子朱伐陳不書必宣元年楚既得鄭侵陳又侵宋而後書蔡最近楚陳次之鄭介其間春秋于是三國者未嘗無先後緩急之差也文十年傳言厥貉之次陳侯鄭伯在焉不書至宣十一年盟于辰陵而後書宣三年晉文公伐鄭鄭及晉平不書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十一年楚子伐鄭鄭從楚皆不書者晉成之世鄭猶不忍叛晉是年正月辰陵而後

傳言鄭又徼事于晉而陳侯亦如晉于是楚子冬十月入陳十二年春圍鄭則二國反覆乎晉楚之間濱于滅亡而不悔者豈得已哉故書晉楚之所侵伐則陳鄭之向背可知而凡以侵伐取成者不悉書雖晉君自將亦不書也靈成則政在大夫既失齊又失魯晉雖不競而楚興雖君將豈足議乎于是終失陳鄭而宣十二年鄭敗之後不復救宋諸侯皆楚之從中國之勢爲之一變矣
外侵伐二

文三年陽處父伐楚救江爲大夫將書大夫之始
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大夫復
不書而十年次厥貉侵陳遂侵宋爲楚君將稱君
之始然景公旣失陳鄭而宣十四年書晉侯伐鄭
成公二年鞍戰而後齊魯俱服同盟蟲牢救鄭同
盟馬陵同盟于蒲四合諸侯皆其君親之景公稍
能自疆也晉景公至厲公再世則晉楚有事不悉
書景公自鞍之戰諸侯始服厲公有鄆陵之捷中
國之勢稍振然始終唯爭鄭而卒于失鄭者內治

不足故也成三年景公會諸侯伐鄭鄭敗諸丘輿
雖經不志存大體也四年欒書以救許伐鄭不書
八年又因救鄭遂侵蔡侯獲沈子揖皆不書因侵
蔡遂侵楚亦不書晉不能得鄭而爲許伐鄭不保
鄭而爲鄭侵沈侵蔡不能服楚而因侵蔡遂侵楚
皆非伯者素定之畧不足書也于是楚人以重賂
求鄭鄭遂從楚九年晉人執鄭伯使鍾儀歸楚求
成伐鄭以歸鄭伯而僅能服鄭雖十二年華元克
合晉楚之成而十五年楚子背盟伐鄭明年鄭亦

再貪楚賂而背晉伐宋則以晉楚皆中衰而向背之權惟在鄭也楚伐鄭之後遂侵衛及首止不書楚方失鄭不足以病衛也鄭侵楚取新石不書無益于從違而深楚怨事與柳芬同也十六年六月晉會尹子伐鄭之役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不書義與上同凡一役而再有事非有關於天下之故則不書也十七年衛侵鄭之時鄭嘗侵晉虛滑不書爲中國諱也鄢陵之後晉侯三請王臣以伐鄭而遇楚救輒還能數合諸侯而不復能

一戰此鄭之所以堅于從楚也凡楚救鄭皆不書諸侯非楚所當有方其得則不與故也晉悼公復伯十有一年之中再合大夫九合諸侯始于救宋終于服鄭成十八年楚鄭之侵宋也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雖君將不書襄元年次鄆之役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皆不書者悼公之伯畧未足以侵陳伐楚也范宣子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不待陳侯逃歸而晉人已置

陳于度外矣故鄆之次徒以吾大夫會外大夫存策書之大體而已襄三年楚何忌侵陳襄四年楚彭名侵陳及使頓侵陳皆不書者下書伐陳圍陳舉重也襄元年鄭子然侵宋不書下書伐宋舉重也襄十年七月子耳侵宋北鄙不書上書伐宋皆舉重也又襄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衛人獲皇耳不書者與成十五年楚伐鄭不書侵衛同撥亂之機務當其會也予故因陳氏例更考經傳以明筆削之旨

外侵伐三

諸侯交兵趙氏于伯盟之大亦已詳著矣此外如文宣以前隱元之杞人伐夷隱五之曲沃伐翼隱十一之息侯伐鄭桓四之秦師侵芮桓六之楚武王伐隨桓九之伐曲沃桓十一之楚敗鄖師于蒲騷桓十二之楚伐絞桓十三之楚伐羅莊六之楚伐申過鄧莊十九之巴人伐楚閔二之晉伐東山臯落氏僖九之齊伐晉及高粱僖二十五之秦晉伐都俱以未值其時且令不及魯故不書蓋楚自

不書義
三十九
莊公十年始書荆敗蔡師于莘僖元年書楚人伐鄭而始以楚易荆晉自僖公十五年而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秦亦自僖公十五年而始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前此俱未大著于春秋也襄公十三年書秦與晉交兵止此則此後之秦亦無繫于春秋也知此者可與論春秋矣文公元年書晉侯伐衛衛人伐晉則兩家之構戰已明傳載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追敘受伐之繇耳不必書也宣公三年書宋師圍曹則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者不

必書也宣公十五年經六月秦人伐晉杜註云無傳而傳中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又不見經蓋經六月之事卽傳七月之事也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公賂之而退不書諱之也十四年巳書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則戊戌鄭伯復伐許入其郛不書可也十六年鄭背晉從楚書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又書晉鄭鄆陵之戰鄭師敗績則衛侯爲晉伐鄭至于鳴鴈可無書矣襄二年齊侯伐萊不書畧之也四年十月邾人莒人伐鄆不書諱之

也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魯
于是始鬻此段又見于禮記則其事較著非可掩
者夫子諱爲小國所敗而不書蓋與懸胄魚門之
辱同一法矣九年晉侯以戲之盟爲公子駢所屈
故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濟于陰
阪矣然我實無禮何惡于鄭且上旣已書伐而盟
矣不必書也十六年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
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此晉楚

一大戰也不書者何蓋此師所以報十二年楚子
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之役也而楊梁之
役又以報前十一年晉之取鄭也晉楚治兵紀載
不少書之將不勝書且後言楚子復伐許而還則
本年已書叔老會伐許矣一彼一此書其一而足
矣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
還遂侵鄭不書楚師侵鄭不告故畧之傳不過載
稱子產之善耳三十一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
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

丘嬰以悅于我師杜註曰伐陽州不書不成伐或是也至昭定哀三公之中昭公四年書楚子伐吳則是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不書六年書楚遠罷帥師伐吳則先此楚執徐儀楚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不書二十一年吳救華氏則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適得其宜且既詳南里之叛故此不書三十一年吳人侵潛楚人救潛吳師圍弦楚師救弦定五年吳師敗楚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不書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又以

陵師敗于繁陽楚國大惕懼亡子西喜謂乃今可以爲國遷郢于都亦不書此關係楚不淺然非天子之故也不書至哀元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不書蓋定公十四年既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公十三年又書於越入吳則此不必書王子朝一事前後書之不一而足則昭二十四年六月王子朝乞師攻瑕及杏皆潰二十六年五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尹氏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皆不足書卽定八年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亦殄絕餘黨肅清

京師之事不足書也定十四年晉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也哀元年晉執伐朝歌皆不書蓋定十三年已書朝歌之叛則此不必書宣九年春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諱齊伐伯主也既不忍書伐而書次則齊侯伐晉夷儀河內自不書戎狄

戎狄侵中國必有伯而後書僖自八年狄伐晉終僖公之世凡十許次時齊桓興伯而狄人不逞屢書以見伯者攘夷之功是有伯則書也若于隱九

年北戎伐鄭桓六年北戎伐齊皆不書諸侯無王自相侵伐中國之勢不尊春秋志在諸侯而戎爲列國患不復書急先務也晉襄公以姜戎敗秦師猶曰禦寇也成五年宋辭蟲牢之會而晉人亦以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之豈盟主服與國之道乎故經畧而不書爲中國諱也是故宣十三年赤狄伐晉以先穀之召不書苟有召之者則夷狄在蕭牆矣若僖十一年戎入王城狄伐京師雖魯史不忍書也中國敗夷狄惟晉書若桓六年鄭忽之敗

戎文九年陳之敗楚公子朱宣九年鄭之敗楚師于柳芬不書畧之也其餘僖十六年狄侵晉不書夷狄敗中國惟荆書若定三年之鮮虞敗晉于平中不書畧之也夷狄交相敗獲與中國連則書若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獲公子黨十四年楚伐吳吳人敗獲公子宜穀之類不書以其無與于中國也若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則越興吳衰有關於天下之故與前例不同矣中國與夷狄戰不書定十四年傳言吳伐越越勾踐禦之陳于檣李

患吳之整是皆陳也而不書戰哀十三年傳記六月丙子越子伐吳乙酉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而經不書爵不書戰與吳入郢特異者越與吳世相讐則以夷狄自相攻之法治之而已

救

救之義公義則救私暱則救急勝扶弱則救凡救不同其救者自以爲當救也救不勝書與伯主則書如齊人救邢諸侯救許是也憫中國則書如狄

救齊卻缺救鄭是也蔑夷狄則書如楚人救衛公子貞救鄭是也中國衰夷狄亦衰卽諸侯自相救則書如哀七年鄭駟弘救曹是也非是則不書救之而不成救亦不書胡氏曰救在王室則罪諸侯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救在夷狄則罪中國庶幾得救義矣趙氏曰陳君舉謂救必無功而後書今以經傳考之王師惟莊六年救衛一事內師襄十五年救成襄十二年救台師出而寇還若會救莊公二十八年之救鄭僖六年之救許十五年之救徐

終桓公之伯三國無役不從不可槩謂無功晉楚救陳鄭筆削詳畧亦各不同蓋內師無不書王師令苟及魯無不書會盟亦無不書但會救無功則人其大夫以見義陳氏之說非達例也以齊桓之盛不能逐狄全邢乃宿師聶北待其潰而遷之此亦陳氏所謂以無功書者然邢能以亡爲存則以閔元僖元齊桓公二救之力也僖六年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諸侯救許得事之宜故皆書之以示伯主救中國之義若僖十六年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非有關於伯體不書襄
二十四年晉平合諸侯于夷儀楚子伐鄭以救齊
諸侯還救鄭經但書會于夷儀而伐齊與還救鄭
皆不書以十一國伐齊而不能師不得與齊桓伐
鄭遂救許同文也春秋未有書伐救者文三年冬
書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陳氏所謂以無功
書者也然晉以江故告于周帥師門于方城而楚
之伐江者還書以示伐救之義但晉方撓于秦不
能爲江復出師故江卒滅而前救亦不爲無功宣

五年晉荀林父伐陳救鄭不書猶曰遷怒而非伐
敵也成四年晉伐鄭救許不書許終屬楚鄭不忘
晉非可以敵言也先是文三年秋先僕伐楚以救
江旣書陽處父此非卿不書楚旣得鄭而侵陳宋
宣元年晉趙盾救陳陳事晉者猶數年不可謂救
陳無功楚得陳而伐鄭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故
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十年楚子
再伐鄭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皆不可謂無功然卻缺救鄭之後繼書諸侯伐鄭

而士會之救不書以晉救不足賴鄭終折而歸楚不悉書也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不書僖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亦不書而僖二十八年城濮之役楚人救衛特書之故陳氏謂見晉文之興楚欲救而不能也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間凡楚救皆不書宣元年蔣賈二年鬪椒成三年子反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子申皆不書鄢陵之役雖楚子救鄭不書而其後晉侯三請王臣以伐鄭而遇楚救輒還凡楚救鄭不

書襄十年虎牢之役公子貞之救特書之故陳氏謂見晉悼之興楚欲救而不能也蓋筆削之旨當楚得諸侯則楚救不書不與其救也不與其救者嫌以諸侯與楚也故必不能救而後書其抑強夷尊中國大義昭然不可與伯者救中國例論明矣晉悼公復伯十有一年再合大夫九合諸侯始于救宋終于服鄭當楚鄭之侵宋也成十八年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雖君將不書者楚每得鄭然後圖宋悼公之興楚卒失鄭何宋之及焉故

救宋無關於伯體不書而以襄元年圍彭城伐鄭序績當務爲急也至定五年秦師救楚亦不書以救夷狄也成十六年鄢陵楚救鄭不書者不成救也書楚子鄭師敗績可知也不第不以救與楚也僖十一年春晉伐戎以救周不書周或不告且二十四年卽書天王出居于鄭矣省之也亦諱之也襄公十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而衛以救故身受皇耳之伐其救應書而不書豈以襄牛尚爲衛地不成救耶觀八月克蕭

又侵宋北鄙可知矣至昭二十三年楚遠越帥師救吳州來旣書鷄父之師此不必書亦不足書也次戍

杜氏曰次在事前次以待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趙氏曰凡次皆以無成事書成十六年傳言我師次于督楊公會尹子晉侯伐鄭則成事而不書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伐翼王命虢公伐曲沃桓四年王使秦師圍魏之類則以事在西方令不至魯而不書陳氏以爲筆削之旨誤矣外次必有

不書義
三十八
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非是不書次郎次厥貉爲齊楚之故齊景公不能自度妄欲代興故經不忍言伐晉而于五氏垂葭渠蔆之次悉書之若晉悼公既却楚師討宋叛矣以伐鄭之師侵楚及陳而與衛侯次于戚非伯業之所以興衰故經不書也予謂凡次之故有三心不欲而觀望事未可而待機地或遠而難及杜氏所言次以待事事成而次二語庶幾得之胡氏曰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次楚次陘是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聶北救邢是也又

曰莊十年次于郎見齊伯之難文十年次厥貉見楚伯之難襄元年次于鄆見晉復伯之難皆非也趙氏曰不忍言伐晉者亦非也凡戍有關於得失之故則書如僖二十八之公子買戍衛襄五之戍陳終失陳則書戍虎牢得鄭則書是也桓六年諸侯戍齊閔二年齊公子無虧戍衛無關得失故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諸侯戍周定公六年閻沒戍周臣子之嘗不足書宣十年諸侯戍鄭未幾鄭卽與楚盟于辰陵無濟于事不足書內乞師夷狄則

書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是也若成二年
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外乞師伯主來乞師則書
如成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是也若列國相
乞師無足議者故隱四年宋公使來乞師不書

滅國

外滅畿內國惟僖十年狄滅溫書之夷狄不可以
人理論書之以識變與書王人敗績于茅戎同也
若僖五年晉滅虢虞不書蓋畿內諸侯食天子之
邑與列國不同諱諸侯滅三公封國同叛王室也

然書滅下陽已徵其實矣記虞則虢可見矣若桓
七年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定六年鄭伐馮滑胥
靡負黍狐人闕外雖魯史不忍書也夷狄王者不
畜故滅溫不諱者所以深外之若僖十一年楊拒
泉舉伊維之戎入王城此小醜耳與狄不同雖魯
史亦不欲書也桓八年晉滅翼此時晉未通魯故
不書至昭公十二年晉滅肥爲下伐鮮虞傳晉伐
鮮虞傳曰因肥之役也書此不書肥矣二十三年
晉滅鼓不書前十五年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傳

曰晉伐鮮虞圍鼓則鼓似鮮虞之與屬也故不書
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不書蓋本年冬書公
伐邾明年春書公伐邾取須句則此不書省文也
楚自宋盟之後始詳其事文五年公子燮滅蓼不
書唐國久服于楚不得列于諸侯邲之役傳始見
唐侯而經不書栢舉之役從楚侯吳子伐楚以此
見滅無爲之告諸侯者故定五年楚滅唐不書
外取圍

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
何以書疾始取邑其例是其說非穀梁傳外取邑
不志何也久之也爲隱六年宋人取長葛言之可
也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得之矣據
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
焦夷文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十年
春晉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徵之類皆不書
雖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取龍不書春秋重滅國
白隱十一年書齊鄭人許而後取邑不復書傳曰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嘗之有書之則不勝書故

書其重而已予謂魯事無不書者况于取邑想我勝之後龍復歸我隨失隨得不久在齊故不書蓋是年六月鞍師戰勝卽失又如汶陽之田晉尚使齊歸我况于龍乎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則取以居公非外取邑比也外伐國不書圍邑穀梁曰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隱五之長葛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耳僖六年書鄭圍新城譏齊桓會五國伐鄭而僅圍其邑也僖二十三年書齊圍緡于宋襄傷敗之後僖二十六年書楚圍緡于楚

陳蔡鄭許圍宋之先見中國無伯齊徒以強凌弱楚不盡得諸侯不止也襄十二年莒伐我書圍邑者晉悼力衰于伐鄭蕭魚甫會莒已背盟也襄十五十六十七三年之中齊伐我四書圍邑者中國無伯齊將叛盟主也且內事固應詳也桓莊閔三公竟無書圍邑者僖公三十年止三見如十八年邢狄圍衛菟圃衛侯至以國讓父子兄弟其圍盛矣尚不書他安足書乎昭二十三年書晉人圍郊此春秋之特筆也郊邑爲子朝所據天子蒙塵晉

爲方伯不能竭力勤王徐遣大夫往焉故特書此以罪之曰晉人微之也至哀三年四年之趙鞅圍朝歌圍邯鄲又不忍書矣外入郟惟文十五年齊伐曹入郟書之若隱五之邾鄭伐宋入其郟襄元之韓厥荀偃伐鄭入其郟止書伐而入郟皆不書畧之從其重也諸侯遷國避難則書若文十三之邾遷于繹成六年之晉遷于新田皆不書楚遷都

不書畧之也
君出

信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爲襄王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爲敬王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皆書于經而莊二十一年子頹之亂惠王處于櫟于鄆爲鄭地二十一年虢公鄭伯同伐王城王入于王城出入皆不書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天王處于姑猶七年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藉秦送王已巳入于王成出入皆不書何也鄭爲列國在畿外故襄王書出敬王居于狄泉而尹氏立王子朝亂未弭也入

于成周而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賊未討也故
居與入皆書之莊二十年子頹之亂不告于魯不
書定六年僖翩之亂子朝餘孽也前子朝已不復
書矣其餘如劉居皇于渠皆不必書趙子以子頹
僖翩非王自取不書者妄矣昭十四年莒殺公子
意恢而郊公與庚與更出更入事與鄭忽突相似
而書法不同者郊公雖見出于國人而罪狀未著
庚與以公弟歸立亦非有庶孽亂嫡之嫌故但書
殺以見君卒國亂而一出入皆不書及庚與亦

見出則郊公之歸固其所也故庚與自以諸侯書
來奔而郊公復歸不書苟無亂于名實則春秋無
以議爲也若宋人奉嬖孽以篡適諸侯又從而君
之則鄭忽與突之出入不可無辨矣戎侵中國而
制其廢立之權則曹羈與赤之出入不可不詳矣
莒人弑君無主名則去疾與展與之出入不可不
志矣執君書君歸如僖二十八之曹伯三十年之
衛侯成十五之曹伯固也襄十六十九之莒子邾
子哀四年之小邾子書執不書歸小國之君不足

論固也乃成九年晉人執鄭伯歸不書者何鄭雖私會楚公子成于鄧又卽朝于晉可以已矣晉人因其來會執之非伯討不書者以其罪不當廢無不得歸之道也鄭厲公出奔入櫟使傅瑕殺子儀而後得反國衛獻公出奔入夷儀使甯喜殺剽而後得反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二事正相類而一則書弑書歸一則皆不書何也櫟者鄭之都邑也入櫟卽入鄭矣突在櫟十四年會盟徵役皆從此蓋魯人終始君之趙氏子儀之

弑不書則鄭伯之歸不足論非確語也諸侯逃中國書鄭伯之逃首止是也若陳侯之逃于衛文十年糜子逃厥貉宣公六年鄭伯逃厲蓋逃楚矣故不書

諸奔

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成季奔陳不書魯弑閔公成季以倍公適邾不書皆以國難退而圖之此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之例也王子奔非其罪亦不書桓十八年周公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子克不

知也故子克奔燕不書王卿士出奔如成十二年
周公出奔晉書而莊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虢惠
王立而復之不書宣十六年王孫蘇奔晉晉復之
不書其出奔不以有罪無罪復之不以有援無援
皆不書以王命爲重也至尊制命爲紀法之宗苟
以王命復之則奔者之罪與復之之繇皆不足辯
矣王子朝之亂敬王反正不能討罪奔楚書以佚
賊也僖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奔齊不書奔
齊者以能討也公子奔非其罪不書故蔡履秦黃

衛鱣秦鍼凡十公子皆書而傳三年宋公子馮居
鄭莊八年齊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來奔二十年
陳公子完奔齊僖五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十七年
齊公子昭奔宋襄十四年衛公子展奔齊之類皆
不書雖來奔不書以非其罪也陳氏曰譏不在奔
也昭二十年楚太子建奔宋陳氏曰奔非其罪雖
太子不書是也然書奔者未必皆有罪蔡公子燮
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
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

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皆非有罪而書者陳蔡之人安于事楚其臣有欲從中國者雖公子公弟不能保其身以其有關於天下之故也惟衛齊豹之亂公子朝奔晉有罪而不書者衛人以亂故殺宣姜諱不告也外大夫出奔蓋自僖二十八年書元咺出奔晉而後大夫益專其出入必有闕于一國之故與公子之未命者不同故出奔皆書唯鄭厲公反國討與于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而公父定叔出奔衛不書春秋不與鄭突削其復

歸之文故見殺與出奔者皆不復書鄭文公惡高克使宿師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克奔陳春秋特書鄭棄其師譏文公不君而高克之奔不足書矣若僖以前外大夫無以出奔書者政不在大夫也此子嘗之說也陳氏謂奔者有罪則書無罪不書彼見有罪而奔者多故為是說子嘗亦知非之矣而尚不能盡洗其誤以為快如以無罪不書則莊十九之子頽奔衛昭七之罕叔奔晉固有罪也何以不書如以有罪書則襄二十之陳黃昭十五之

蔡朝吳哀六之齊國夏高張皆以窮出奔非有罪也何以書固知不告而不書者隱元之公孫滑奔衛莊十九之子頹奔衛是也事無關係而不書者昭八之齊子成子工子車來奔是也書其主而其從不書者哀六之齊邴意茲來奔是也來奔而復去不書者襄二十五之齊閭丘嬰來奔是也奔去而復回不書者莊十六之周公忌父宣十六之王孫蘇是也書其歸而奔去不書者襄三十二之成季奔陳是也譏不在奔者陳氏所言莊八之小白

僖五之重耳是也此不書之律令也大夫歸挾外援書以叛出書以有故書而惠王復周公忌父鄭復公文定叔宋復蕩意諸此大夫復而不書古者大夫去國有賜環之命出奔而自命復之事無可議者故春秋皆不書襄二十二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歸而書者與大夫同昭元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此公子之歸而不書者亦義與大夫同

叛

襄公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于

此凡叛賤者不書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國佐以穀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亦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趙氏說亦是然謂必不能討而書叛則趙鞅歸于晉者亦何以書叛乎夫叛則叛之而已矣若昭公三十年鄆潰僖四之蔡潰文三之沈潰成九之莒潰皆民逃散也民逃昭公且季氏使之應書叛不書叛而書潰

者內辭也趙氏云獲麟後書成叛則內邑叛史所必書者非也書成叛非夫子筆也若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定十年侯犯以邠叛十三年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論語亦言公山弗擾以費叛經皆不書者家臣叛其大夫而非叛魯也張公室不忍書叛陪臣僭禮不可以不書叛故春秋沒而不書豈惟費趙子常曰內邑言圍皆叛也圍費圍鄆圍邠皆同此義故不書叛

諸弑

鄭懿公髡頑實爲子駟所弑而以瘡疾告不書弑
楚靈王爲公子圍所弑亦以瘡疾赴不書弑齊人
弑悼公以悅吳以疾赴不書弑然則賊臣當國誰
肯以弑赴者春秋從其告而隱之不獎亂乎蓋弑
逆大變慘動天地此等事有不如無多不如少聞
不如不聞治不如不治苟可但已不必尋求故三
公之弑從其告而書之省書一弑逆卽天地間少
此一大變聖賢悲天憫人之心固有大不忍者在
耳如謂大惡漏網無所鑒戒則聖人之書弑于春

秋者固纍纍不乏矣豈其尚不鑒戒而必欲取信
傳聞之口以爲定案乎故鄭齊二君之弑不弑未
可知也然而寧不書弑也若楚郟敖斷非靈王所
弑而以書卒爲是人第謂本國之臣子諸侯之大
夫淮夷三軍之衆諸皆言弑其爲確弑無疑而不
知惟衆口以爲弑夫子獨披衆口而斷不書弑則
其不弑更確故三君之中靈王之非弑尤決也桓
五年傳載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以
後有蔡人殺陳佗故此不書成十三年曹公子負

不書義
芻殺太子而自立則以後有晉侯執曹伯故此不
書且二國皆殺太子與弑君不同或可當兩下相
殺也桓十八年齊侯殺子亶不書莊十四年鄭傅
瑕殺子儀不書諸侯惟以突爲君故二弑皆不書
也

相殺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旣以證蔡人殺陳佗爲君
命至王孔子陳招乃據以釋經蓋有所受也傳文
八年先都士穀殺先克成十三年鄭公子班殺子

邛國人皆討之蓋兩下相殺之獄有司法守之所
得治也故衛孫林父宋華亥之亂皆殺公子四人
以至昭十三年劉獻公殺甘悼公毛得殺毛伯過
之類皆不書春秋治不及相殺也陳侯鮑卒佗殺
太子而自立曹伯廬卒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荷未
嗣位猶兩下相殺也故雖殺太子不書討篡奪者
以位爲重也莊六年衛侯入放黔牟于周殺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十六年鄭伯入櫟治與于雍糾之
亂者殺公子闕皆不書二公子立黔牟而出朔者

八年蓋嘗請命於天子矣既而五國抗王師以納朔朔雖出入稱君與鄭突同耳于二公子非有君臣之分罪不止于專殺而又不得以相殺書書入于衛則叛王篡國之罪爲重矣鄭突適孽之分既明而出奔之後鄭歷三君則所殺直不附已者而已經既削其反國之文則殺公子亦不得書罪莫大于奪適矣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室復亂陳哀公屬其嬖子司徒招公子過而招殺世子偃師國幾亡則譏不在相殺矣故陳氏曰皆斥君之辭楚公子棄疾使公子比蒙首惡之名然後誅而殺之以篡其位則亦異乎相殺之獄矣

死難

莊公八年齊襄公之弑徒人費鬪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公居牀而被殺僖公十年晉卓子之弑荀息死之文公八年宋襄夫人之亂大司馬邛握節以死文公十六年宋昭公之弑蕩意諸死之十八年魯太子惡之弑仲以君命召惠伯殺而

埋之馬矢之中襄二十五年齊莊公之弑死者賈
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八人皆
死祝佗父祭于高唐反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
氏申蒯侍漁者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
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皆不書人臣死難
千古大節後世有此便驚天動地無論合義成仁
卽失計而死者亦必憑而弔之近如溺死畏死一
流俱贈官予蔭憐寵備至春秋何以不書乎惠伯
埋身馬矢猶曰以魯弑諱也徒人費紛如孟陽三

人猶曰齊之小臣也賈舉州綽十餘人猶曰私暱
之任也大司馬握節以死猶曰襄夫人之亂也若
荀息之死卓子蕩意諸之死昭公不亦得其死乎
何以不書也書何以不褒也豈惟不書召忽之死
則比之匹夫宗魯之死則止賜不弔卽其所書孔
父仇牧荀息亦因君以及非有褒特如左氏所載
荀息死之之語也豈聖賢濟世所重在成功而不
在徒死耶抑于其死也如晝夜寒暑之代變于前
視爲嘗事而不以介意也然則後人以死生爲大

事矜歿爲高名者皆小矣

討賊

春秋弑君之賊而本國討得其正者莫如隱四年之衛人殺州吁于濮莊九年之齊人殺無知他國討得其正莫如宣十一年之楚人殺陳夏徵舒昭四年之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伯國討得其正莫如成十五之晉侯執曹伯終春秋不過此六七事而已若僖十年之晉殺大夫里克似討賊而晉侯殺里克以自解不篡則不成討襄二十七年衛

殺其大夫甯喜似討賊而公患其耑乃以公孫免餘攻而殺之則不成討昭十四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不可謂討賊亦不可謂弑故以兩下相殺書至桓十八年之齊殺子亶而轅高渠彌則不書緣諸侯惟以突爲君故也春秋書奔一義其道甚廣順者奔逆者亦奔窮者奔據者亦奔彼閔二年之奔公子慶父也爲親諱也若莊十二之奔宋萬也何居胡氏謂宋以賂請而非正討故不書殺此大不然夫亂臣賊子或阻兵恃衆或據邑恃援我

苟得而殺之無所逃罪斯已矣譬之殺人者猶之殺也金木手足何論焉衛殺州吁于濮尚謂正討今傳稱宋得萬而歸手足皆見宋人醢之又安得爲非正乎然則宋萬不書殺者以後討賊俱不書也春秋君弱臣強弑逆踵接以齊桓之伯不能討魯宋之逆取賂而還况于他國以至爲臣伐君庇臣逐主與春秋相始終夫子不勝書不勝悉自州吁無知以外絕不書卽里克寧喜二殺楚討賊者亦不書也夷狄之有君而發憤于楚皆不書楚人

殺夏徵舒執慶封惓惓焉卽徵舒爲入陳之事不可不書乃齊慶封已逃在吳楚子伐吳原非追討舊惡可以不書而特書之聖人之情見乎詞矣若趙盾許止二弑不同春秋固不能討亦不欲討也蘇子繇曰此二者所以爲教也非以爲法也舉弑君之罪以責盾則可舉弑君之責以誅盾則不可討亂

周王討篡必殺無罪而後書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而景王殺之無罪故書是也若

莊二十二年之殺王子頹僖二十五年之殺王子帶皆不書定公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亦不書三王子之亂傾王室篡大位動天下其殺之也必告諸侯史無不書之理而孔子削之者以天子討亂臣而罪人斯得其事無可議者不書可也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雖殺殺卿士不書昭二十九年殺召伯盈尹氏固雖殺大夫亦不書天子無專殺之譏與諸侯異也諸侯討亂亦必非其罪而後書陳殺公子御寇晉殺申

生宋殺世子痤非其罪也若莊十二之宋殺子游文十四之楚殺子燮子儀成十年之宋殺圍龜僖十六年之鄭殺公子華文十八年之宋殺母弟須不書陳氏謂討亂不書雖殺世子母弟亦不書謂君父討子弟而當其罪雖討殺無以議爲也諸及

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公以攝位之故求與宋成而宋以微者來故諱公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氏宋公辭平故公

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是公自將也。不書公者趙氏曰蒙上文也。前稱君後稱師者一役再見也。熊過氏以爲內稱及爲微者或又以爲諱公皆非也。特趙氏蒙上文之說疑故人不解耳。今上文之丙戌衛侯晉卒與盟于武父穀梁之錯簡也。故熊氏以爲間有事不得蒙上文不知石經本衛侯晉卒四字原在盟于武父之前則盟于武父與此條戰宋正接不得爲間有事矣。况左氏明載公將安得爲微者乎。趙氏固卽石經本也。然

非石經本亦文無害何也。桓公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事在疆場微者也。嘗爭也故止書及。本年及宋人衛人伐邾亦疆場事也。與戰于奚同也。公自不與亦不必以國與之故書及而已。莊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諱之故不書公。且蒙上公伐齊一役再見之文也。莊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文姜方葬公喪中岳婚故諱之。僖公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而敗邾人懸

公胄魚門辱孰甚焉故諱之然亦不可不謂蒙上文也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陽處父盟公如晉晉人以公不朝令陽處父盟公耻之故諱公不書文公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耳何爲與諸侯盟卑甚矣夫子傷之故以與天子大夫盟諱公不書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二人至魯國故以國對之成公十一年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也襄公七年冬十月衛侯使

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也襄公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也皆此義也穀梁不言其人以國與之是也歷觀諸及惟桓十七年戰奚伐邾二事確知非公亦非卿大夫故以微者書及桓十二之伐宋莊九之乾時僖二十之升陘文二之陽處父襄七之孫林父確知有公皆以耻諱故書及卽乾時有蒙上一役再見之義然使不蒙上文亦不書公也與升陘同也此據傳以斷者也若隱元之盟宿則以受宋之侮而不書義

不書公莊二十二之高侯則以諱喪中而婚而不書公文十之女栗則以諱與天子大夫盟而不書公惟實蒙上文而不書公者止桓十二伐宋一事而已此皆傳所不載而以義斷之者也

名氏

名氏者人之所以爲稱善者有名惡者亦有名非褒貶之所在也然而嘉者稱字以識喜貴者舉族以致尊或沒而不見或詳而列書一筆一削聖人固有義焉故名氏不書者亦有數例而賤不得書

者尤多如成公鞍之戰則曹書公子首而大夫嘗以非卿不書襄元年晉伐曹則止書韓厥而荀偃以非卿不書非徒然也賤者卽出奔亦不書如昭十年齊樂施高疆來奔而高疆以非卿不書是也卽被獲亦不書如宣公二年宋鄭大棘之戰獲華元樂呂而樂呂不書是也卽被執亦不書如宣公十七年斷道之盟晉人執齊晏弱蔡朝南郭偃三子皆不書襄十八年晉執衛行人石買及孫蒯而孫蒯不書是也卽被殺亦不書如文九年晉殺大

夫先都梁益耳又殺士穀箕鄭父蒯得而梁益耳蒯得不書襄二十六年衛殺大夫甯喜右宰穀而右宰穀不書是也甚哉卑賤之可憐也人生世上尊貴富厚其可忽乎哉他如攝者書而惰者不書則襄十四年向之會有崔杼華閱北宮括伐秦之役有崔杼華閱仲江繫者書而漫者不書則文之十六年赤狄有同獲之鐸辰襄二十七年王子有同奔之括廖尊不喪與則如僖二十八年晉踐土之盟王子虎不書如宣八年晉侵鄭衛之師成桓

公不書逃不成體則如襄十六年渙梁之盟高厚不書弑逆者雖大臣被殺如莊十二年太宰督與仇牧同死不書若施于國君則又嚴矣襄二十六年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不書夫私屬猶在平時也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陳蔡以兵屬楚耳卽不書陳蔡定公四年栢舉之戰唐侯之兵屬吳楚耳卽不書唐哀十年魯會吳伐齊邾郟以兵屬吳耳卽不書邾郟猶曰兵戎大事也若成公二年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蔡許

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况其下乎一乘楚車卽爲失位况其他乎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如此襄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左傳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杜氏曰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子考不與伐宋無所據蓋詹帥師從楚則兵屬於楚如城濮之陳蔡例耳

春秋不書義終

春秋時義

天地者時之所造也時者人心之所成也聖人撫世不能違時亦因之而已矣周至東遷友邦諸侯不復聯屬紀綱法度不涉朝廷遠者安僻卑者淪夷廢弛之餘更成朴野平王五十年間東周別成一世界矣于是夷狄起僭亂亦起正名分者起竊名分者亦起使繇其世一一盡格以周天子之法則諸侯無一人當不朝王當伐與國當專殺大夫大夫無一人當會公侯當帥師當遂事專成夷狄

無一人當在門內當侵中國當執耳主盟然而時
勢推移事權所屬春秋不得不聽之夫子亦僅于
中別其視義稍合彼善于此者而姑錄之耳故天
子討而不伐有事則大司馬奉天子命方伯連師
率師以行此舊典也王于興師已屬非體若東周
之初則從王伐鄭便爲王朝赫濯一大事矣至王
人子突救衛則又追想從王伐鄭之盛而不可得
齊桓假王靈以伐宋書單伯會伐宋立言有法王
體甚尊成公時尹子單子夷于列國矣求單伯會

伐之盛而不可得魯桓公有錫命已復有文成二
錫襄公以後典冊不行矣王臣于諸侯會不殊而
盟殊小臣不殊而大臣殊齊桓葵丘之會宰周公
不與盟至鷄澤平丘則單子劉子爭相執耳矣卽
此數事世道可見于是同一圍邑也初則圍長葛
必書後則不勝圍而不書同一大夫稱族也初則
不請命者不書後則不必請而無不書以致或人
或名義各不一前爲爽德後且爲令畱前爲異事
後竟爲常事安歸乎歸于時也故隱桓之世東西

爲黨各不相謀其典禮法度有淪野之事亦有存古之事于時爲初僖公之世桓文造伯秦楚爭雄魯僖執弭齊晉周旋伯業甯母定制文襄脩之禮樂文章煥然天下于時爲盛成襄當晉景悼之際夷楚縱橫人心雜擾能制楚不能遏吳能制諸侯不能抑大夫正僭各半合乃平平于時爲中昭定以後夷夏二伯弭兵結好天下諸侯玉帛楚庭不復知有攘夷一事而吳越起矣于時爲晚故春秋二百四十年是又東周一終始也論其時以比其

義春秋思過半矣

武林卓爾康

春秋時義終

時義



目錄

三

春秋地義

夫欲辯天下之義者斷其事欲斷天下之事者定其勢欲定天下之勢者考其地地也者利害趨避之所生強弱魁從之繇出故學春秋者地不可不論也當春秋之初天下習西周之衰莫適爲主東諸侯止齊鄭宋衛及一二小國相周旋耳晉秦入春秋俱自僖公時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曰始懼楚也諸侯相爭之勢已萌芽于此矣槩觀春秋之勢近則食中則爭遠則交總之壤地同而

有欲于我為利之國而已內夏外夷尊周却楚尚假借好題以為名耳故齊之所欲者紀魯之所欲者邾鄭之所欲者許宋之所欲者滕衛之所欲者邢晉之所欲者鮮虞楚之所欲者陳蔡吳之所欲者州來蓋諸國不幸而逼處強隣固日夜供其燒滿焉若夫齊晉假借名義以駕馭天下則其縱橫押闔亦有可言陳鄭宋皆在河南為中國要樞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鄭宋之間齊魯在東北秦晉在西北曹衛在北蔡江黃在東南齊晉與楚

所爭者莫要于得鄭而欲截楚之勢令其不敢南走者莫如陳蔡齊桓初欲好蔡蔡姬之寵已作緣莊十四年荆人蔡蔡不支折而入楚故滋以蔡為兵端江黃在楚東北江黃不通則師入楚境江黃反在吾後可以絕吾餉道與楚掎角以制我僖二年與盟于貫此制楚一奇也齊桓制楚不出召陵楚陵中國不出蔡鄭至晉文時則楚文黠矣既得鄭又思得宋好曹婚衛包二周過鄭許直至衛曹跨東北之地千里而遙當是時陳蔡鄭許從楚

者也置而不問衛請盟者也携而不許蓋必治曹
衛則斷楚之右臂斬楚之遠蹠而中國之勢方不
致席捲而從楚二伯旣衰楚氛復熾伐宋伐鄭相
爭無已而于鄭爲甚虎牢鄭巖邑也悼公城虎牢
搯鄭咽喉又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
三駕而不敢與爭陳近于楚民生朝夕急寧不從
之卽晉悼興伯終不得陳固其勢也秦在晉西吳
在晉東晉欲通吳以撓楚猶之楚欲通吳以撓晉
也文公十六年楚與秦人巴人滅庸蓋與秦合矣

百晉秦屢戰勝敗相當秦且倦而西歸楚亦不復
媾秦以制晉若吳政晉楚二國可居之奇也自申
公巫臣使吳置其偏兩使楚七奔成公十年吳入
州來則伐楚之與國矣彭城吳晉之通道也十八
年彭城之入分據宋地以塞其道相爲偏陽吳楚
界地也襄十年于柎之會楚故至其地以示得吳
徐在江淮間亦吳通中國之道也昭三十年楚執
徐子以斷其道則吳之爭長有自來矣春秋二百
年大小友邦彼此相制遠近相食而後國勢可以

稍安已私可以自便其地勢固如此予秉鐸浚儀
五年有事于懷歸南汝間春秋所稱中國之地無
所不涉至于葵丘踐土平丘河陽齊晉二伯大會
諸侯處徘徊周覽想當日奉盤執耳之遺輒爲歛
歔佇立者久之墟中人言至今雨後青燐黯黯離
離點在荒草間不可指數掘地尺多有遺鏃土花
蝕如繡其爲春秋之物歟爲五代之物歟未可知
也然而俯仰千秋不勝廣武之嘆矣

武林卓爾康

春秋地
義終